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〇冊目次

皇明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二）（明）黄訓輯　明嘉靖三十年汪雲程刻本　〇〇一

魏鄭公諫錄五卷（唐）王方慶輯　明正德二年曾大有刻本　五七五

皇明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二）

（明）黄訓輯

明嘉靖三十年汪雲程刻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禮部祠祭中

題陵廟疏　商輅

題陵廟疏　姚夔

李東陽廟對錄　劉健

題陵議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正祀典疏　倪岳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題扶正抑邪以崇祀典事　王淯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九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祠祭中

題陵廟疏　商輅

臣等仰惟　太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盖
先帝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附於
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禮亦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别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
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

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
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祀尚且仍與
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
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
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
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
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
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

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　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
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
載諸史冊增我
皇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深願也但臣等識見愚
昧未敢以爲至當伏望
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
臣等所言下於禮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文武
群臣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允合天理允愜人心則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悚懼之至謹題成
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着禮部便會多官同翰林院計議停當來
說欽此

題陵廟疏　　姚夔

昨者該太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于裕陵神
主於太廟等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
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
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
蒙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
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
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
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
實所係焉不可不慎也

太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爲皇后正位六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
矣　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
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章恭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
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

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
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
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
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
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旣
無毫髮之差亦無纖介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
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旣駭
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懿固已洞燭禮義

所在累召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禮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來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
窺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
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
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
容而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

也恭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
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
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
理開諭易於轉移耳惟
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
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貌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替焉

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
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
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
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預則有輕
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
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後葬於右　慈懿今日祔乎廟
皇太后萬年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

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
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
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咎曰此朕
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出而議乎
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
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
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
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
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
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
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
解散如隄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
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遂
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

天下皆由一事所召而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明之德
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
不尊親有光　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隆臣等
不勝幸甚 姚文敏公遺集

李東陽陵廟對錄　劉健

弘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

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至門內扉逡闈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絰麻屨御煖閣素幄起立床
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顧謂曰先生輩上來臣健等皆至幄內
上曰爲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
蒙遣太監扶安諭示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爲釐正此盛禮事臣等
仰見

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裕陵圖
一紙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
者爲
英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
行北轉而至者爲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
不通因曰此大非禮臣東陽奏曰此事臣等初不
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
內官有幾箇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間彭時姚夔
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臣健臣遷對

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
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對曰臣等
聞當時尚有別議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　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
無不稱快垂之史冊萬世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
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爲然臣遷對曰陰陽拘忌之
說不足信　上曰朕已折之矣今開壙合葬不爲

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
曰若如此通通則風流行惡得言動惟一點誠心
爲之料亦無害臣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臣健等皆力
贊曰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禮尤所當講臣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
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
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

史030-006

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臣遷對曰彼三
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臣東陽對
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
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
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
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

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奉先之祭先生輩尚
不知
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
健等倉卒不解 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止
容二分而 孝莊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 皇太
后別祀於奉慈殿今 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
缺臣健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今 皇太后千
秋萬壽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奮及 孝穆太后尤見至公至正超古可以
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卻難處之行之則理有未
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衆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祖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臣東陽對曰願聖見主張得
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
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臣健等曰須下禮官令
多官議之 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

輩爲之耳臣健等曰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同去辦事是日 上稱心腹
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臣健等感激稱謝皆叩頭
起 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出時 尊
謚議已進奉 旨撰冊未上几筵臣健等乃具題
本稱當時
先帝遇難處之事群臣爲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
能無疑乞 勑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
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殿閣幄前立問曰先生

輩昨日所進題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臣健等
對曰即前日進謚議者臣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擬古今大典禮須用翰
林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言語回去辦事蓋是日專
爲謚祔問也自是每召必於朝退立呼内閣未嘗
呼名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臣健等對曰議得
是臣東陽奏曰未知聖意如何先生輩如說臣等

健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
當上曰如何批荅臣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
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世子孫崇奉不欽
之意此本隨文書下來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
亦云即以本授臣復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 太廟寢規制一
般常時薦祭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

曰此 奉慈殿也舊爲神庫今廨廡及井皆未動
又指其東一區別爲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
曰此神廚也欲以此建廟可乎臣健等皆對曰此
地最便臣東陽曰但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旁小字曰東西十幾丈南
北二十丈後有牆牆之後爲米倉蓋較之 奉慈
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牆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
遷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臣健等曰甚當再
問再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臣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
可出否臣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爲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
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擬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

永爲定制於中外翕然稱爲得禮蓋自丁巳之召
不奉接者巳閱八年龍顔温霽天語周詳視昔有
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惓惓以宗廟綱常爲巳
任蓋非臣下所能涯涘矣陵寢事竟不行蓋欽天
監以爲歲殺在此方向不利内官監亦謂事于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巳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其右云

題陵議
近該光禄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
要遷改　顯陵迎請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
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卽與先年革
職錦衣衛百戶隨全罷閑光禄寺錄事錢子勳之
說相同近又該緣事監生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
承羙爲民兵馬周容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
甯河相踵具奏卽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
之出於公私眞僞固不可知然據其論議皆自謂
效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巳經本部會議題猥至
再至三始終未敢輙議奉行者尚書席書固巳備
論於前今大學士李時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

書趙璜嘗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
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皇陵
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
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
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勳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
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陵之議意者本出
於
聖母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以卒不敢
輕議者非謂才識譾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所
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
所詭而不可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顧一
巳利害有所憚不爲也惟是竊念
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巳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
規制巳備恭覩
陛下光臨大寶十年于玆百禄駢臻卽巳然之福
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神靈巳安比者慶旗
聖製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天表章丕顯似
乎事體巳定而一旦議遷老臣長慮多爲駭愕竊

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者事倡和
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
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爲詞自不能不感動
陛下之宸衷上塵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令本部會官從長
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又奉　旨一併會官詳
議了來說欽此臣仰奉　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
惟秪見事大體重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況遷
葬之舉治棺制服事同初喪萬一欲改附梓宮重
易衾歛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

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
陛下震位久虛以爲咎在　顯陵固未必然又謂
陛下龍飛江漢以爲福緣　顯陵亦未必然蓋上
天篤生聖人爲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聖嗣以開
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神所能握其機者乃若　先
皇帝玄宮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
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所以求枝葉繁茂之道是
則不可不尤加愼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　聖
明留神加察淵謀獨斷上同　聖母早夜籌慮有
以自致其決耳愼勿輕爲群議之所搖惑況近世

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波蹤諸論尤
多誕漫每見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
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
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所以可遇
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
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猶有取於孫逢吉之
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十字以爲至論當時
熹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爲當改然亦必須從容
愼擇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爲必
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爲必當遷而建議之

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卽使重復會官集議允有
忠愛之實心者恐亦不能復爲他說也臣待罪禮
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illegible]難議
擬如蒙　聖明采擇臣愚伏乞　英斷特罷會議
亟賜停寢實爲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
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事傷國大體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進初四日
奉　聖旨卿所言說的是朕已奏　聖母慈訓謂
陵寢根本重地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當
都拏問重治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欽此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為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楊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

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為畔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冀州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況今北境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為北境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北則蜀荊南則滇也滇之極西南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

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錄愚見以俟采擇

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岳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岳今在山東泰安州沂山為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

西封華山為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

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燕雲之地
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其為契丹所有從以白溝河
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後傳有
飛來峯之説不知祭璧無間山於何處蓋宋建都
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
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世建都金陵視真
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却在京都之南當
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縣惟此鎮仍

祭於北寧若以為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
為并州之鎮在正北
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
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
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
定岳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為
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
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
不可不為釐正如蒙乞　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
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
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
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
新造止可脩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　勅翰
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爲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
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
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緣係考究神封以正
祀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六年七月十
七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説欽此

正祀典疏　倪岳

禮科抄出本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仰惟
陛下初登大寶郊天告廟又遍及古之聖帝明王
岳鎮海瀆是即大舜類帝禋宗望山川遍群神之
意臣於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欽承
上命遣祭北岳恒山之神臣恐敬不足以接神明
誠不足以荅　聖明有孤
陛下懷柔百神之意是以齋明戒懼不敢遑寧也
臣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不正則神人瀆亂
妖誕所由興人心所由不正也故祭必有義君天
下者祭古先聖王以其有功德於民也祭日月星

辰以其民所瞻仰也祭山岳河海以其利澤及人
也祀典所載惟此族類考之祭法槩可見矣方今
聖明御極欲其首正人心必先脩明祀典不然人
祭非鬼神奸惑人心慕蕎妖誕之說紛起欲天下
務民義而正風化也難矣如蒙乞　勑禮部通行
天下有司除祀典應祭者依例致祭外若神非其
地者氣非其類者非有功德於民非天地之正者
悉皆除去勿使惑人務效狄梁公毀淫祀之法推
西門豹投妖巫之心凡民間拜天告斗脩齋設醮
假降邪神妄稱彌勒一切禳修善事扇惑人心者

嚴加禁約有犯如律若視爲泛常縱容不謹一體
治罪於以正人心於以清風俗然朝廷者天下之
本欲治其末先正其本臣觀朝廷常祭之外又有
釋迦牟尼文佛之祭有三清三境天尊之祭有九
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有金闕真君之祭有
玉闕真君之祭有金闕元君生辰之祭有神父神
母之祭宮觀中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號之祀不
可枚舉凡此皆異端荒昧之說祀典所不載者也
夫人之所載者一天而已漢儒鄭玄五天六天之
說乖繆不經況此黃冠之徒諸天諸君之號豈不

尤爲妄誕天有二日且不可豈復有如是之多天
哉借曰有之不郊而祭則爲瀆瀆固不可也如知
其無徒然而祭則爲妄妄亦不可也昔秦漢四帝
五畤諸神怪荒惑之禱祀非此類乎如蒙乞　勑
禮部於諸宮觀寺廟中此等不在祀典非禮之祭
逐一查出盡行罷去又一切逢七逢九之齋清醮
火醮之類通行禁止如此則朝廷正而天下無不
正矣臣今與祭祀之事故言及此干冒天聽不勝
悚懼之至等因具題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禮部會官稽許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

國何神澤及生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欽此
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
謹按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
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
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
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
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
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
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

國朝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
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以古定制凡
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
依當時所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
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祇無功於民不
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　大明律
內一欵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
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青詞表

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又一欵凡師巫假降
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
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
亂正之術或藏神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
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
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於千古垂至戒於萬
世至深切矣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
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
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

途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
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
明之分在帝王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
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
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
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屛斥
異端之奸亦能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
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無有功德利澤及
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考

盡行革去僧道脩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
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
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於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
但係非時遣祭者應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
難於輙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
廷之上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於祀典之存亦足致平帝
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
風俗以正其於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
項祭祀除太乙之神漢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

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
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稽詳明白
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　旨計開釋迦
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
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
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
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軀爲法身德
業爲報身幷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
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指矣唐儒韓愈有曰三

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
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
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
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
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
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
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
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
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

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
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
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覆亡宗社
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
彷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近年以來凡
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
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還宮詣大
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
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得齋醮
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

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
中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
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
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
之常居也卽其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
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
帝之像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
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
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
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

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雜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爲天尊示現之日故
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

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橦帝君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橦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橦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祠者亦合拆毁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雲峯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

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乙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乙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

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郎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躬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

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 國朝宣德中 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時遣順天府官致祭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查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

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龍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

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鎮嶽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

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升奉上帝命往鎭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耳考 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内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兩京歳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内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屢遣内官陳喜賫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喜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縻費内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奸盗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旣

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歳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今照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事例以每年三月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賫送不無太繁况已有内外官員領勑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闊白綿布二千四百疋闊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王稅

所出卽令民力憊敝亦宜量爲裁減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内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祀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

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君王
靈官爲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
恩殿又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
字迺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
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綉所費不貲每歲萬
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
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
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
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
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

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
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
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
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
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録司掌印官照舊依
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
勑内府各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
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戢矣
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建福州
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

今之金闕玉闕二徐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
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
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
罔効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
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祭歲易時衣給戶灑
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
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額名洪
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
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

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
曰九天金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
迺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
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
不絕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雲龍
袍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
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
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
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

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於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其費已爲不貲又每每差遣内官前往福建賫送道路騷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置既始於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於閩所有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真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袍

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取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焚化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黄袍責付本宮庫内收貯仍行内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製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禮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

母者即徐二真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靜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

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吳國之時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年間勅封者爲正以後增加及一切祭祀俱各革罷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捍衛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

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
朝皆加脩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
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
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
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
之祭不同所據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前
件奏奉
聖旨是脩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眞武廟城
隍廟靈濟宮金闕玉闕祭祀俱照舊二徐眞君并其父
毋妻只仍舊封號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

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
換其餘釋迦三清北極雷聲梓橦祖師青龍崇恩隆恩神父聖母二妣都准擬行
欽此青溪漫稿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
有五焉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
之凡十有四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
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
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
祖所祀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
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
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
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
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
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
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
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
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

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郊廟
旣立於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
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有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等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
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
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
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舉其禮古者所祭

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
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缺
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
始旣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
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
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
之苦是固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
恩倘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題扶正抑邪以崇祀典事　王洧

臣等竊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卽有虞所
謂秩宗成周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職爲第一
清選非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而老成清愼者不足
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該吏部照例推舉得
丁憂起復原任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王佐及
丁憂扣該服滿太僕寺少卿儲巏俱各堪任奉
聖旨另推兩員來看該吏部再推得通政司左參
議陳鍋工部營繕司李堂俱各堪任奉
聖旨太常寺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欽此欽遵綸
音纔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常清愼者著
少卿實職實爲攸宜其儲巏陳鍋李堂又皆發身
科第學行亦優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
用而必於堂上推舉竊見今太常寺堂上官正途
者少雜流者多互爲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爲紫之
奪朱鄭之亂雅者幾希傳曰太常實禮樂之司非
儒者弗稱況寺丞趙繼宗等黃冠羽服道家者流
皆棄天常虧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宜於郊祀
大典豈知損益縱使音律諳通儀文習熟則亦樂
工舞師協律贊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
禮樂而當此夷夔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

正道乞將所推少卿缺員仍於儒臣內簡命一員
以充其任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正學類編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九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目錄

禮部祠祭下

孔子封王辨　吳沉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孔子廟祀議　宋濂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正旦日食對　楊士奇

曆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讀元史曆志　楊廉
請贈謚黃福　楊士奇
題表勵忠賢事　姚夔
題封謚事　姚夔
題乞恩褒異舊臣事　林俊
慎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論謚法　張志淳
題災異事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題停齋醮疏
題照例查處給度疏　倪岳

史030-023

新安黄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 祠祭下

孔子封王辨 吳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吾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

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盖名者實之著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乎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師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爲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以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

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盖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謂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惑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恨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

史030-024

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衮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於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

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乎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祖父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絶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況王之與周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爲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

冠屨之不可紊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岳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岳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孔子善明先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

後宋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退言者廼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憣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

于今儒之僻陋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久而明蓋世之公論卒定於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尚爲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

聖皇良弼豈容有缺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　鏡川文集

孔子廟祀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食祝盥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

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於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設像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

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塼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蕭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豈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顔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

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於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而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顚倒彜倫莫此爲

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褻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飮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僤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濟之宗瀛海也猶

山岳之祖嵩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者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因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潛溪集

吳文正公祀議　楊士奇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朱熹所註大學讀觀之卽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家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司業一言不合卽自

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敎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旣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學問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

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東里文集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

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與模範者莫知所敎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 條陳上瀆 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爲無補謹具奏

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

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

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淫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

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餉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

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

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鄙怪妄之迹將自畔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

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
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
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顔回而下七十六人家
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
載多公伯寮秦冉顔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
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
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
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

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
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
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
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
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
冉顔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
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
一公伯寮秦冉顔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
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
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

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
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
雄進董仲舒
大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
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
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
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
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
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
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
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
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
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
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
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
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
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

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儒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

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没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埒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没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

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爲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

於洛衿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
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宋
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
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
奉
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翰林院爲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
國子監博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
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

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
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
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與從祀而楊時獨不得
與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爲言可見後
學之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
合依照例用手本行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具奏
等因謹按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不
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
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
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
詣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
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
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
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
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
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
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
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
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
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軻而頒其

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
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借聖叛經九數十年龜
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厠宣聖之廟庭廢其
新經不令蠱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
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
治本玆議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
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
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
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
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

亦曰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
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
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
於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
盛而所見益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
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
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
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
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各封爵
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遍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

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
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於朱子若
蔡真遠私淑於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
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
預焉揆之人心誠為缺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
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
山躋於從祀宜合公言謹議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
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
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
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
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
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
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肥瘠
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
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
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

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
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搢紳或當代之臣子君
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
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
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
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

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小影有一毫不類
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
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
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令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
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
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
天子臨視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若
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何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正旦日食對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明正旦
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
奏賀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
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
金幼孜皆未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
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
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
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
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
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
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
此

曆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
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十六百一
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
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
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
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準分二十萬
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準分一十八萬二千七
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準分五十五萬六百分
洪武甲子氣準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
曆辛巳轉準分一十三萬一百五分洪武甲子轉

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臣於曆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經史所載言及曆象之理者以為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者茲不復贅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歲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且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撻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奏為歲差事照得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周濂等奏驗交食以改曆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監官仍依

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叅究郎於官生內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究新法彼此叅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

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擬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朞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緜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

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盖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為月體所掩而食盖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

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阿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

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
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者少必須理明然
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
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
往古下推未來歷幾歷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南
京兵科給事中樂護主事華湘開州判官余珊南
京國子監生祭於殺杭州處士孫一元此數人者
聰敏靜深頗明理致之學而精於九章之法者乞
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華軒事例於本職上超加
職衔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使觀秘書與周濂等

講究參驗數年然後責成其效於攻造曆法庶克
有濟為此具本親賫奏 聞

請元史曆志 楊廉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凡四十餘
曆漢與四百餘年更三造曆唐與三百餘年更七
造曆宋與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
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
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
明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
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為簡易璦學丘氏作大學衍
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
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之統所攻元推
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
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
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
哉

請贈謚黃福 楊士奇

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
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悉出於厚今福蒙賜祭
塋葬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臣等竊思黃福洪武
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
太祖皇帝深見嘉獎超陞工部侍郎
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即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新
設刑部命為刑部尚書及平定交阯初設布政司
按察司乃命黃福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
民布政按察二司印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
總於福福在交阯十有餘年處事甚得人心
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即位之初特遣人賫勅

召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
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
戶部管事
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贊機務中外之人
皆忻悅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　聖恩與襄城伯
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蓋福為人廉潔正直剛
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
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
其比今蒙　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賜
諡一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勵蓋自古治

平之朝及　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若
太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
諡贈官
仁宗皇帝登極贈諡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少
詹事贊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恩今黃福比
前之得贈諡者歷官尤久効勞尤多操節之正始
終一致伏望
天恩特命該部依先朝例賜諡贈官廕使在位臣
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黃福但欲國家典禮
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　聖裁

題表勵忠賢事　姚夔
近該翰林院遞揭帖　欽賜少保兼戶部尚書黃
福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太保諡號忠宣命下之日
人皆翕然稱慶以為公論
皇上勸賢勵忠之意至矣及照得戶部尚書王佐
兵部尚書鄺埜正統年間俱隨駕遠北征進陣亡
後蒙朝廷追贈王佐少保兼戶部尚書追贈鄺埜
少保兼兵部尚書看得王佐為人操存正大經略
弘遠鄺埜為人存心端介處事嚴謹二人者歷事
累朝偉然一代名臣而皆沒於王事始終一節夷

險不變若不明章褒典加之諡號無以激勸忠賢
而示將來合無照黃福事例行翰林院斟酌二人
行實定擬諡號奏請頒賜庶可以慰死者於地下
勵生者於方來其於風教不為小補緣係表勵忠
賢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遞出揭帖欽賜追
贈少保兼戶部尚書王佐諡忠簡少保兼兵部尚
書鄺埜諡忠肅姚文敏集

題封諡事　姚夔
近該本部以已故少保黃福尚書王佐鄺埜生平

行實奏請欽蒙
聖恩追封賜謚報功昭德允協輿情今冊照得已
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穀
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院學士日侍
英廟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
間
先帝北廵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宮獨建脩
禮郊迎之策忠愛之誠人所難及天順初以老疾
乞歸田里遂卒於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贈謚未
加誠爲缺典合無照依前例行移翰林院參酌本
官行實定擬封謚奏請頒賜庶可表厲臣節以示
後來緣係封謚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賜謚文義 姚文敏集

題乞恩褒異舊臣事　林俊

據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十五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看
得本官歷歷中外全德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
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
妙誠爲中朝耆舊名世碩臣本官與刑部尚書彭
韶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贈太
子少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贈謚及賜祭葬以
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江西布政司呈前事
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吳氏先於本年二月內病故
已經奏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官丁憂回家守
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聞何喬新與彭
韶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書
彭韶忠亮慤厚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
史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
先德純名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及位序已極
請老歸榮識者尤以不盡用爲歎疏起者再四彭
韶没有贈謚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綸道適中
和危言峻行廉問貞風文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謚文莊彭韶宜無嫌況追贈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吳訥謚文恪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謚文靖彭
韶寔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脩謚文忠范仲淹
謚文正論者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同生今之
世無愧古人没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
何取惠安之義捨大録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

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卒該府縣祭
彭韶官階與盛文莊事例爲言似亦未慊彭韶之
謚而欲求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
出翰禁不得謚文不知謚以表名實公是非聖君
賢相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籍
是况吳訥葉盛魏驥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
毅曹鼐謚文襄王英謚文安後各謚文忠著例歷
歷可舉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爲申請伏望
陛下褒忠崇德特隆何喬新贈祭開壙之典仍
勑翰林院參詳臣奏揆以公義將彭韶再議與何

喬新果合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憲恪謚法具議上
請
聖裁易去彭韶惠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
緣係褒異舊臣及改謚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謹題請 旨

愼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先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題稱看得巡
按福建監察御史蘇信奏勘過已故左布政使查
約右參議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翔經歷周煥各將
前項被殺事情委可矜憫乞要褒錄一節相應議
處以昭激勸等因奉
聖旨禮部詳議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薛
宗鎧題爲明賞罰以定國是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看得人臣之死事變以節義爲難 朝廷之加恤
恩以功德爲重故士貴處死古人有泰山鴻毛之
喩所以於國家死難之臣必責以義理之正有關
激勸而後褒崇之典行焉上不濫予下無虛冒庶
幾名實相副足以風厲海內禮典所在關係匪輕
今照左布政使查約右參議楊瑀都指揮僉事王

翔經歷周煥偶以公事會集適遭重囚反獄提兵
突至事出倉卒横罹鋒刃死極慘毒委可哀憫但
臣等切詳前項罪囚反獄弄兵自求脫命乘勢肆
毒何暇擇人而查約等適相遭值變出不虞遁身
無從駢首遇害此與孫燧許逵等抗節不屈以身
徇國周憲等臨陣奮勇以死勤事者大有不同所
擬乞要比照孫燧等死節恩典事例一體褒錄臣等
輒難輕議今給事中薛宗鎧具奏前因蓋本官彼
時居閩屬邑中間事體頗未聞見尤真無非公是
非愼賞罰之意與本部奉議相同今該巡按福建

監察御史蘇信查勘各官被殺事情及該院覆題
前因委的詞多文飾義涉牽附殊非公論惟是各
官不得其死原情雖足哀矜然死無裨於公安所
議其褒錄況先年已經奉有　欽依量賜各官營
葬卹典所加已足酬死所據該院請　乞表彰褒
錄俱難准行且各該地方官員平時不能禁奸宄
卒不能禦亂以致方面守臣分閫帥職當白晝大
逵之中憲司公署之地以數輩幺麽囚圄之羈囚
梟乃一呼隸卒潰散衣冠竄服肝腦塗地爲國大
辱漸不可長而當事執法之臣不能彰明憲典以

正生者之罪誠有如給事中薛宗鎧所論者但查
得前事先年已經都察院行勘參提奉有　欽依
各該失事官員俱已罰治外事屬已往亦難再議
但再看得給事中薛宗鎧奏內所言罪囚林汝英
等應決而久不決不錮之臬司而置之於縣獄往
來易通之地是示之以無生之路而與之以可乘
之機此實本官嘗爲有司目擊時弊反獄殺官之
禍本原在此蓋在外衙門問刑不審輕易入人死
罪往往獄成而事在矜疑以致難於處決後官拘
於成案避嫌畏事莫肯平反以致重囚淹禁經年
老於囹圄及在外各按察司官往往移囚府縣以
預防反獄之事罪不及已殊不計州縣衙門獄戶
垣墻卑隘監守人卒寡少易於反獄而按察司在
省城之中牢狴牢固可以防禦今欲覬免已之罪
而不顧貽地方之禍是何心哉合候　命下移咨
都察院通行天下今後凡係死罪重囚俱解按察
司監錮不許寄監府縣如係應禁按察司罪囚而
移監府州縣反獄者罪坐按察司掌印及該道分
巡官如係應決罪囚不決而淹禁反獄者罪坐本
年巡按御史著爲定例則反獄之禍可弭而地方

不致有他變矣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
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
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
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
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爲
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蒙蔽爽
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蓋
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

以偏愛之心狩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謚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已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是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滿天之理盜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

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然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論謚法　　張志淳

周制謚而王秦廢謚而亡此不待辨說而見然自漢以下周之制雖存而畢盡其義者亦鮮矣我

高皇帝跡行定謚至謂不容私諸子而謚以荒成周制謚之義於斯爲盡

文皇帝表章性理以謚法係諸治道且歷載宋儒之論殆以是夫然以今考之古之用謚美惡並也近專美而無惡豈人皆賢而惡謚無所於加抑亦

惡不復謚而謚者得以掠美也竊惑之往居京師得古謚及蘇氏所言與我

朝文武大臣之謚因錄以歸而惡者亦未之見竊意周公以賞罰惟一時而欲久以美惡之謚其用殆要於命討其公殆不容於私諸君父國不第有美而無惡也或乃謂予曰豈惟茲哉先年大臣謚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翰林者謚文而餘多寢不知此亦周公之法否也予未及對則又曰吾唐以下博士行不應謚者可復乎吾益無以對則撫卷而識其說侍御張君應奎見而閔之謂可弁刻

以質諸天下之士遂不敢避易其說意或居廟堂
而思用周公之道者之所欲觀也正學類編

題災異事

臣等竊惟聖上嗣守
祖宗大業十有二年夙夜憂勤圖惟治理天下之
人無不感仰
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過萬萬是宜天道協和
雨暘時若休徵畢應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
來災變實多去歲宮門大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
今春嚴寒河冰重結郊祀之祭大風怒號二月朔

望日月連蝕南京地震陝西天鳴即日又有妖物
害人之異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
遠感召在人觀此則今日人事之不修德政之有
虧軍民之怨困莫伸國家之事變叵測不卜可知
此誠
皇上側身脩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社爲
念增脩德政講求得失疎遠私昵節省冗費以回
天意可也臣等又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誠
不以僞
祖宗創爲郊祀之禮毎年一次舉行極爲愼重迺
者傳聞
皇上推廣敬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王母及
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
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神降之日舉行祀禮
臣等竊詳
皇上爲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
民祈福用圖保安宗社於萬萬年之久聖心誠敬
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之告高
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釋
之者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

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况天者至尊無對尤非
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繁可敬而
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并用南郊禮樂則是
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二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
專且郊祀所用執事并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爲
之其離俗出塵清心寡慾但係刑喪疾病之人一
切不預
祖宗制禮盖有深意存焉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
而致有纖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

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事悉行停止今後　聖節等項脩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爲褻瀆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等無任區區犬馬圖報之至謹昧死具題以聞伏候
勅旨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遂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壽考世運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

永佛老無補倪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爲此五者而爲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廢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爲而終於無爲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爲而強於無爲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旣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廻之空談聳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之外一術耳其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爲之崇奉也
恭惟
皇上裒在淸宮纘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卽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
曆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吽化不便爲詞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德允合彝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從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竊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用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

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
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
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
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脩諸
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
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
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
者旣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
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後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

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
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
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
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
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略
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

術之語乞
物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
許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
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等待罪
言官不敢緘黙誠惶誠懼謹題以聞方洲集

題停齋醮疏

臣某等謹題爲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
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
盡善惟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
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

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
具啓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四
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
人員逐一預選老成厚重愼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郎掌 懿旨施行
曁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
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絶又條奏愼始修德十二事

爲成刑禍懸罣殿碑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
絶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
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
員誘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
止一端至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
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
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
虚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

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繫金虜
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
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
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
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
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
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乃然皆身被誅竄
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
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脩建齋

醮屈萬乘之尊親涖壇場上惑　宸聰下誑愚俗
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
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變災彼何不誦一經念一
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
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驅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
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財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
賙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係於彼則必不
係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摘之天下

傳之後世其爲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治耗蠧民財而
已臣等職在輔導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
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
言于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
干犯率爾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
餘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
部查訪在內在外寺觀向惡相濟表裡售奸僧道

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
過米麪蔬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
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目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冐
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
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而無
疆者端有在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謹題
請　旨

題照例查處給度事　倪岳

祠祭淸吏司案呈卷查弘治元年閏正月內該都
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題爲振肅風紀裨益治道
事奉
聖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
此欽遵內一件淸僧道以杜游食竊惟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不過三十
名每縣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
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
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
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
共計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

共該米三百六十萬餘可勾京師一年歲用之數
況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
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
而隱於寺觀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
職此之由若不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
游食之徒何有紀極如蒙乞
勑禮部通查天下幷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
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
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
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
再言度僧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等因前件
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
奉
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
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欽此
欽遵續於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
戶內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
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
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

欽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發邊衛充軍欽此欽遵
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二千二
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
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因十年一度
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
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
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
財其爲治道之蠹莫此爲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
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
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

給度過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
年有爲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
十年一度之例暫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
日方許所在官司照依額外名缺起送赴部考中
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衙門指以救荒爲由奏請
給度庶不虧損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賄賂敢
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拿問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經欽遵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
間各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
一度爲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

童互相誘引輒便預先來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
僧道官住持以圖至期可以夤緣請給一時不免
蚕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由於此查
得十二年節有奏　准預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
來京援擾事例理合早爲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
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仰生盜賊蠭發
刼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獲到賊徒多有僧人在
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
揮朱驥等奏稱奉　勅巡捕盜賊今爲盜之人多
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刼掠

得贓即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
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爲明驗況天下僧道
額數不過三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
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於軍
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
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躲
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爲限量將恐天下之人
皆流而爲僧道之歸其爲貽患不可勝言合無本
部查照先次奏　准事理及累朝奉有　欽依事
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同查勘原先給

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
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冊繳
保除額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
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
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
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為由預先來
京攬擾各該關津把截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
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
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
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

遣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
內外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
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
或假救荒等項為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指實
參劾問罪緣係照例查處給度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七年六月初二日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一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主客　　補遺　　　　丘濬

譯言待賓之禮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
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也自漢明帝時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
字其後回回女直家各有字然亦以其國人之黠慧者各
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之字其來朝貢及有陳說
與所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譯

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有
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
文皇帝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
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設以舉人為之其
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
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
帶又三年授以官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
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
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

之者豈不至相才哲哉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啓邊
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請却進獻疏
禮科抄出朝鮮國王李琇奏將獲到海靑一連差
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成化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
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國王李琇差陪臣
金承霈等赴京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

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海靑二連今次又差陪臣
崔景禮等進海靑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
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
所産物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次進
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
獻其意蓋謂
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況
緣禽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勞費彼此煩擾
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絶貢獻之意抑
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採厚取又將起傲招玩殊非王者撫
馭外夷之體若蒙旨下凡貢異物則遣人格合無請
勅一道齎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
國王李琇謂爾敬奉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靑等
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
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緣係却
貢獻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止貢夷疏 倪岳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并禮科抄出
欽差鎮守巡撫兩廣等處太監等官韋眷等題稱
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賫
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剌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
子鸚鵡行移支給官錢買辦喂養及差委的當官
員同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具本先差舍人于鐸
親賫題
知該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

化二十年本地面差人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
馬本部查照舊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并
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
子駝馬價彩段共六十八表裡給賜加賜使臣帕
六灣馬黑麻等彩段七十三表裡銀一百七十五
兩衣服絹疋數又不貲似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
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
欽賜路費銀兩後各夷領賞畢完要從海道回還
蒙
憲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
國所宜畜留之於內既非 殿庭之美觀置之於
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喂飼之費及所賜前項
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無且獅
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
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
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
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

踵後來今若不為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
處既然各處倣效以
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奸黠者
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
里馬者下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白鵲
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
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遂

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
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
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
以爲
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
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
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
起送赴京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
聖德之累但恐有先年事例爲容其到京則經過

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
使臣例該於陜西甘肅驗放起送卽令見一起哈
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
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
先朝特旨止是　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
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
詭稱本處差來入　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
知其眞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陜西又
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
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卽令各處地方水旱相仍

人民窮困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
用臣等愚見深爲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斷
自　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
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
按及合干司府官就於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爲
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
嘉荅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脩理若令撑駕回還
仍請　勑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
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

陜西陸路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
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
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
賓服如此則雖西旅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
獅子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
等官太監高彬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
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
剌加國爪哇等處入　貢有勘合者例於廣東布

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
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
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幷
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
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
違亦合叅究伏乞
聖裁緣係遵奉
詔旨阻却貢獻及叅究鎮巡官員幷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十一月
十一日題次日奉
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先番使奸詐又不由
正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遞例起送本
當治罪且都饒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欽此
止取番僧疏　　倪岳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
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送司除欽遵補本覆
奏送科備照外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内該禮

科掌科事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
陳穀等俱題為糾劾事内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
西番醜虜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
費錢粮前擁後詞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髑髏
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為妄
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聖上獨斷乾剛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
法司明正典刑等因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的冒濫陞賞官[illegible]
錢粮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革饒他都依降[illegible]
職事追奪累次誥勑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
發遣去欽此欽遵續據大慈恩寺住坐番僧領占
班著爾等各告係四川陝西等處光相等寺管事
番僧有本寺國師領占竹等先年進貢來京住大
慈恩寺住坐今奉例發遣回還緣領占竹等先年
來京俱有馬疋船隻應給脚力等項乞為轉行應
付等因本部已經題　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
量與應付船隻原給送還原土本寺住坐外及查
得近該禮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為應　制陳言修
省事内一件遵制命内開教坊司額外樂官并番

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　旨降革近日輒有奏
討復職者不畏國法故違　制命如此伏願
皇上獨斷乾剛急頒渙號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
有希求請托故違　制命者務要嚴加懲治以杜
將來等因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
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　欽留大慈恩寺住
坐累陞至法王名號濫叨　恩賞實為第一伏遇
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節該科道官糾劾
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　欽依悉宥其罪從輕

將革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
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行取番僧國師事例必須
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窵遠動
經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
布政司及北直隸順德等府若從水路而來則經
由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南直隸地方所至
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騷
擾驛遞勢所必至況當特大慈恩等寺奉 旨并
陸續奏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必自
今遽乏領占竹一人之用而同時遣回四川陝西

等處國師番僧人等多至二百餘人倘或貪緣效
尤乘機干進倖門復開殆難杜塞則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伏望
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
可絶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為便益
臣等本以庸愚叨承任使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緣
係傳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事　　徐瓊

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等
衙門題吏科抄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等題節
該本部題照得光祿寺之與本部太僕寺之與兵
部各安體統罔有紛更今太常寺與二寺事體相
同如蒙乞
勑多官撿照諸司職掌并
皇明祖訓及節次奏奉 欽依事例逐一會議明
白奏請定奪以定上下之分以塞紛更之心等因
題奉
聖旨是着多官公同會議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太

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等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屠等會議覆奏間又於禮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
端等題爲不遵舊例故違 祖宗成法事節該乞
賜 御覽祖訓條章諸司職掌并本寺洪武永樂
年間以來舊例及節次奏
聖旨便見明白等因題奉
聖旨着多官一併議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查得
本部一應題奏 欽依多官會議俱係本部爲首
承行今太常寺文題奏欽依着多官一併議了來
說欽此欽遵會官併議緣所議事理係本部要正

體統難以為首承行照得吏部係各衙門之長合
無吏部為首承行會議惟復別衙門為首等因具
題奉
聖旨着吏部承行會議欽此欽遵隨准禮部咨該
本部題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禮科抄出
太常寺卿崔志端等題為告補廚役事據本寺廚
役餘丁曹原等告係直隸保定等府易州等州縣
民籍各告父兄曹軏等充當本寺廚役弘治十一
年等年月日不等病故身等俱各係在營生長親
男弟姪自幼習學廚役一向應當餘丁差使告要

頂補等因行間又據廚役董鑑告稱年老力弱兩
目昏花及患瘖風等病不堪應役思得在營生長
親男弟婿董剛等俱各年力少壯應當餘丁差使
曾學廚業堪替前役告乞替補及廚役魏普兒告
稱無丁替補乞要照例放回另行僉補等因各告
到寺行據廚役甲首孟恵等結勘相同在卷査得
洪武年間以來舊例本寺廚役凡有逃亡隨即呈
行禮部轉行提解及在營老疾無丁替補者俱該
本寺査勘明白類呈該部將應補餘丁照例收發
送寺着役其無丁者行移該管官司另行僉補老

疾原役正身俱送順天府給引照回為民其病故
者在營有弟男婿姪替補俱該本寺査勘無碍徑
自具奏收補近該本寺題先奉禮部劄付為廚役
不敷差撥事要將本寺廚役造冊送部等因本寺
査無造冊事例及廚役替役自洪武年間事例具
題奉
聖旨禮部査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禮部查看
覆奏奉
聖旨照洪武年間例行欽此欽遵續該禮部劄付
膳臘行寺開要造冊又該本寺査無造冊事例及

査替補廚役一節洪武年間以來俱係本寺替役
緣由通行具題奉
聖旨遵舊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今照前項
廚役除逃亡提解老疾給引放回有丁替補無丁
替等項合照舊例另行外所據病故廚役餘丁曹
原等告要頂補一節令既遵奉　欽依只遵舊例
行欲便照例收補令其着役當差未敢擅便開坐
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看得本司開項
下廚役蔡方關係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文上縣蔡

原男查得本府州所屬止有汶上縣并無文昌縣
通行案呈看得各衙門厨役係各人告送本部轉行
該寺查勘明白具結連人送部具題方纔着役係
是舊例今本寺因見先次題奉　欽依造冊查覆
辨奏輙便朦朧奏要徑自替補中間如蔡方縣分
不明難保無弊况造冊未報無憑查對有碍覆奏
案候間續奉本部送據太常寺呈爲遵役舊例恪
守
祖宗成法事奉禮部劄付該本寺遵前事備劄本
司查照先今節奉　欽依事理將本部先次題准

行移本寺開造見在并逃故等項厨役文冊作急
送部以憑清查填註格眼施行等因奉此案查先
奉本部劄付爲厨役不敷差撥事備行本寺要將
見在并逃故厨折等項厨役造冊送部等因本寺
查得洪武年間以來並無造冊事例題奉
聖旨禮部查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續該禮部查照
先年本部自造膳部文冊作厨役文冊之例覆奏
奉
聖旨只遵舊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今劄前
因切惟厨役文冊洪武年間以來已查無事例先

奉　欽依照洪武年間例行則冊之不造已昭然
若明貴部劄付前來要行造冊本寺只得查照舊
例　上請又奉　欽依只遵舊例行仰思　聖意
顯明如日麗中天人所共知矣貴部又劄付造冊
禮樂制度　朝廷制命一出臣民遵守之不違况
造冊一事固非大典禮亦非大制度上無益於國
體下無利於生民無非該司假此以資其權勢耳
今　朝廷制命一則曰照洪武年間例行二則曰
只遵舊例行皆光明正大之體卽監於先王成憲
之意爲臣子者尤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貴部節次

劄付既備
聖旨於先又欲造冊之意於後不知欲本寺遵奉
朝廷命令乎貴部命令乎欲便執奏但
聖旨昭然明白有識者之所共知若又假爲不知
上請則是先懷欺罔之心雖
聖明寛大不遽加罪爲臣子者豈可先懷此心衙
昔人謂有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者本寺衙門
卑小止知遵奉　朝廷命令而不敢曲從權要也
所據造冊一事既遵奉　欽依只遵舊例行則本
寺雖無造冊事例亦無舊例以爲式樣難以造報

及照本寺病故廚役先年舊例俱係本寺查勘無
礙徑自具奏收補近遵奉
聖旨只遵舊例行隨該故廚餘丁曹原等告要照
例頂補父兄曹軏等名役行據各該廚役甲首查
勘無礙已經查照舊例於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通行具題次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今案候日久未蒙行寺
郎令　陵寢幷　社稷山川　先師孔子等項祭
祀數多廚役數少差撥不敷若又遷延月久未免
覆奏恐致煩瀆　聖聰況病故廚役替役初非大

權本寺亦非攺僭越但舊例行之年久今旣遵奉
欽依只舊例行本寺若只具告責部奏替則是本
寺只遵貴部不遵　朝廷也爲此通行呈報煩請
查照施行等因備呈到部送司行間又奉本部送
於禮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題爲告補廚役
事據本寺廚役餘丁曹原等告有父兄曹軏等充
當本寺廚役病故原等具告照例頂補經今日久
貧難無以度日守候艱難乞爲查照施行等因案
照先爲前事該寺題奉
聖旨只遵舊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今告前

因委的各役守候艱難抑且本寺郎令　社稷
先師孔子　山川等壇祭祀數多見在廚役數少
差撥不敷及查得景泰天順成化等年病故廚役
李寬等弟男婿姪李友等各告替役節該本寺查
無違礙具題俱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旣遵奉　欽依只遵舊例行
欲便將前項病故廚役餘丁曹原等照前例徑自
收役庶免久候人難不致缺人供祀等因題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該
本部題爲廚役不敷撥去事節該行令該寺將見

在各廚的確姓名鄉貫幷先年原僉在後解補或
替役日期備細緣由限一月以裡送部同逃故虧
折等項廚役本部設置格眼簿候有逃故等項僉
補廚役者項名着塡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劄該寺照依本部題奉　欽
依內事理即將該寺見在食糧幷逃故虧折等項
廚役類造送部以憑塡註施行續據該寺題爲遵
復舊例恪守
祖宗成法事節開諸司職掌並不曾開太常寺廚
役在禮部統屬之下伏覩

皇明祖訓内開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
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欽此欽遵
祖訓中間所謂等衙門者蓋是在京三品衙門與
六部不相壓亦不曾開太常寺是禮部統屬及查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以來百
餘年本司止是將逃故厨役呈行僉補並無造冊
送部之例乞 勅該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以來
有無造冊事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查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本部撿照諸司
職掌禮部所屬衙門儀禮司行人司鑄印局教坊
司膳部項下俸給一條備開太常寺等衙門及查
有洪武一十六年間 欽依造報職掌文冊内開
太常寺厨役四百一十名光祿寺厨役三千四百
六十九名太常寺職專供祀厨役乃祭祀中一事
耳彼時已奏 欽依造報文冊設若不應職掌孰
敢造報則是
祖宗以來職掌已定昭然可見伏覩
皇明祖訓内開不敢相壓乃前罷丞相設五府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彼此各守其職
各行其事不敢相壓而言若謂在京三品衙門盡
與六部事不相壓如太僕寺亦係在京三品衙門
今屬兵部且該寺所行如祭祀牲口等物及樂舞
生并一應厨役不敢自出勘合行移各該司府州
縣僉補仍開呈本部定奪轉發施行上下統屬事
體不紊
聖祖良法美意萬世遵行而不可易道者該司呈
稱厨役不敷差撥内開積年逃故影折等項乞轉
行僉補本部為照各厨役查無冊籍無從清查解

補案候間續該南京太常寺奏要清查兩京太常
寺厨役照例具題類行各該司府州縣各照名僉
解仍行令該司將逃故影折并見在各厨姓名籍
貫僉補替役備細緣由依照造冊送部設置格眼
簿類填格眼候有逃故等項順名書填以便清查
已經奏有 欽依有案可查該寺不行遵奉 欽
依造冊輒引諸司職掌 皇明祖訓并景泰年間
本寺自行奏 准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行事掩
飾辨奏緣彼時本寺奏 准之後本部又經援例
題奏奉

景皇帝欽依只依洪武年間由禮部行不許徑行
有失體統欽此欽遵今該寺故意隱匿本部前項
覆奏節奉　欽依禮部行一節朦朧奏擾意在汨
住造冊幸免查出本寺宿弊懷奸亂政莫此為甚
且景泰年間本部尚書胡濙係洪武年間人歷任
年久備知洪武年間事例設若不應職掌彼時肯
奏豈敢稱洪武永樂年間廚役由本部定奪　欽
諭只遵舊例此大例也弘治七年本部因見該寺
病故餘丁仍前徑自替補查照前項節該奏准由
禮部行事例具題奉　欽依是欽此欽遵此正欲

監於成憲之意該寺乃謂祖宗成法難以輕變欲
查洪武永樂年間以來有無造冊事例不思洪武
二十六年間　欽依造報膳部職掌文冊則造冊
已自有例近年以來廚役日漸增多照例造冊正
欲関防奸弊該寺百端朦朧掩飾隱匿欺罔沮抑
成命不行依限造冊送部詳其本意蓋緣本寺多
有在京殷實之家要得躲避重差賣緣甚當或有
過犯殘疾之人貪圖月糧并軍匠應繼兒男各處
來歷不明之人假作義男女婿展轉替補文有虛
掛名姓專一辦納月錢經年累歲不行供祀公然

在外游蕩此外又有假捏餘丁名色濫投精壯之
人覓利肥己似茲情弊多端正為無冊可以查考
得以朦朧自由一旦造冊送部類填格眼有可查
考再難作弊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昭日月之明將崔志端并本寺
僉書官吏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朦朧掩飾隱
匿欺罔沮抑　成命者之戒等因具題奉
聖旨照洪武年間例行欽此欽遵已經劄付該寺
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照洪武二十六年
間　欽依造報膳部職掌文冊事例將先次題准

行移本寺開造見在并逃故等項廚役文冊作急
造送本部以憑清查填註格眼施行隨又批據該
寺題查照先年病故廚役餘丁楊泰等雖係祭服
緣本寺廚役中間但有見父母在於原籍病故本部行
文照勘是實照路途遠近定限期順天府給引回
還本各限半年或十箇月仍送本寺着役正與病
故廚役事體相同乞　勅本部仍照舊例頂補及
洪武二十六年奏　欽依造報膳部職掌文冊是
該部自行造冊非是本寺造冊今禮部奏奉　欽
依洪武年間例行就便劄付本寺將先次題　准

廚役文冊作急造送臣等不知　朝廷旨意何在
伏望　聖明明示剛斷等因題奉
聖旨只遵舊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本部查
得洪武二十六年間　欽依造報膳部職掌文冊
正係舊例又經箚仰該寺查照先令節奉　欽依
事例將本部先次題准行移本寺開造見在并逃
故等項廚役文冊作急造送本部以憑清查填註
格眼施行去後并查得節准刑部山東等清吏司
手本開送犯人黃福智鄭瓚劉鉞并自首逃廚郭
清各送到寺查無鄉貫來歷及先次奏行造冊未

報難以轉行發遣俱呈堂案候外又查得弘治十
一年五月內爲乞　恩認罪撿舉事節該太常寺
題本部覆題崔志端等繆典祀儀因諳法律以虛
費粮米爲小節以多收廚役爲常事因循積累以
致重役數多亦合有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崔志端多收廚役本當究問旣認罪撿舉
并林杲等且都饒這遭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
太常寺奏稱廚役除逃亡提解老疾給引放回有
丁替補無丁行僉等項合照舊例另行所據病故
廚役餘丁曾原等告要頂補欲便照例收補令其

着役當差并續奏稱欲便將前項病故廚役餘丁
曾原等照前例徑自收役緣查有景泰七年本部
題奉　欽依只依洪武年間由禮部行不許徑行
有失體統及弘治七年題奉　欽依事例難徑自
行收補止該各人先赴通政司告送本部轉行該
寺查勘無礙具[illegible]送人送部以憑奏　請施行且
廚役一事逃亡[illegible]等項俱由本部施行獨病故
廚役餘丁不由本[illegible]縱有扶捏義男女婿及濫收
等項情弊事不[illegible]一何由稽考以後朧或敗露責
將誰歸緣該寺止[illegible]本部題奉　欽依將廚役造

冊送部類填格眼以便清查未審該寺有何窺避
不肯造報重復抗[illegible]及將本部奏行替役舊例具
奏紛更切詳本部前項題奏欽依照洪武年間例
行并該寺自行參奏　欽依只照遵舊例行正與
景泰七年節該題奉　欽依只依洪武年間由禮
部行并弘治七年參奏　欽依是事理相同況該
寺所引楊太等替補事例緣彼時本部以各役係
發服之人有礙供祀照例轉發光祿寺當差另行
原籍僉補比時止爲各役雖有發服緣係慣熟廚
丁發去他處另行僉補不惟廚業生踈臨事有悞

奏行本部仍照舊例替補即非該寺徑自收補不
知該寺何所取義認爲舊例就便遞例要狀連復
朦朧奏請務必勝以濟己私及先次奏稱不係本
部統屬近日呈稱貫部及煩等字行移不惟蔑等
卑之名分抑且違　朝廷之舊章照得光祿寺之
於本部太僕寺之於兵部各安體統罔有紛更今
太常寺與二寺事體相同似茲紛更關係不細況
本内替補厨役趕爲不明縣分情弊顯然本當逐
一參究緣係上下體統自有定分若與一般較計
似乎各執一詞互相訐奏恐傷大體如蒙乞　勅

多官撿點諸司職掌并　皇明祖訓及節次奏奉
欽依事例逐一會議明白奏　請定奪以定上下
之分以塞紛更之心則事例歸一體統不失等因
題奉
聖旨着多官公同會議明白來説欽此欽遵公同
會議覆奏間又於禮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
題爲不遵舊例故違
祖宗成法事節該本寺題奉禮部劄付爲厨役不
敷差撥事開要本寺厨役造册送部本寺查無造
册事例及病故厨役替補舊例自洪武年間以來

俱係本寺徑行及撿點諸司職掌本寺亦非禮部
統屬緣由題奉
聖旨禮部查看了來説欽此欽遵續該禮部查看
覆奏奉
聖旨照洪武年間例行欽此欽遵隨奉禮部劄付
又開造册本寺又查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
泰天順成化等年並無造册送部及病故厨役替
補舊例自洪武永樂年間以來本寺徑自收補循
行至弘治七年十二月内禮部朦朧奏行該部定
奪緣由通行題奉

聖旨只遵舊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隨據故
厨餘丁曹原等告要照例頂補等因本寺查遵舊
例收補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案候間又據曹原等告
稱守候日久艱難等因本寺查照景泰天順成化
等年節該本寺徑自收補緣由題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仰惟　陛下每事率
由舊章不樂更改是以於臣累奏輙賜允可比見
陛下敬天法祖之聖心也而禮部官員怨其言之
不行不肯樂從故違

聖斷又將前情謄朧奏請多官會議奉
聖旨是着多官公同會議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切
思臣等蹤跡寒微孤立少援每有所行動輒掣肘
類
陛下明見憫臣孤立每事不許更改止欲遵守舊
例此非有私於臣實所以恪遵乎
祖宗成法也柰何郎中翁健之執小忿而不解逞
私意而妄爲悵恨於坐臥之頃哀哀求於權勢之
門乃假衆論以救其既往之失又驕同志以矜其
能事之名似玆淺陋爲有遂圖其言光祿寺之於

禮部太僕寺之於兵部各安體統罔有紛更太常
寺與二寺事體相同似以本寺與二寺同爲屬官
也且
祖宗設太常寺以奉天地神明其來遠矣載於有
虞之秩宗與四岳九官十二牧均列爲二十二人
來觀其有所統屬也傳又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戎即兵部所專祀即本寺所司是也太常既與兵
部爲伍則其秩難與光祿太僕二寺等明矣是以
太祖高皇帝有見於此故於　皇明祖訓諸司職
掌二書未嘗明言本寺爲禮部所屬雖至廚役亦不

節亦不曾開註本寺與光祿寺同屬禮部則其大
意已可見矣且光祿寺於精膳司事體相同謂之
禮部所屬似矣而本寺職專供祀所交者不過僉
點廚役一事而已若以此而遂謂之屬則本寺官
員皆選於吏部則爲吏部屬官矣錢糧皆出於戶
部則爲戶部屬官矣夫奚可哉以此爲言似亦不
思之甚也且本寺廚役有過犯者方貴送光祿寺
當差而官員有過犯者俱不得支本寺執事則本
寺之於光祿寺自不同矣兵部爲大司馬而太僕
所掌者馬政也事必呈部而後敢行謂之兵部所

屬似矣而本寺職掌祀事未聞其每事必由於禮
部也縱以爲有相關則於祠祭近之而於精膳則
亦未之聞也二者之不可並論蓋彰彰矣豈可遽
謂其統屬而責諸行移字樣之間乎且廚役之替
補非有大權柄也不過遵守舊例而已本寺自洪
武永樂年間循行至今無所更改直至弘治七年
十二月內始被禮部謄朧奏奪當時本寺官員失
於查例分辨遂爲所竊弘治十二年二月內禮部
又奏要本寺將廚役造冊送部本寺備查洪武年
間以來並無造冊送部事例俱蒙

並斷通照舊例施行已訖而郎中翁健之狡復內
用不遵聖斷後欲借重於多官之口以攀服臣等
正恐多官不知本寺舊行事例不肯詳玩　祖訓
職掌諸書而聽信翁健之一偏之詞以爲持扶斯
文行事則臣等孤寡無援東侵西侮將不能自立
矣古人所謂知立矮屋之下不敢擡頭者卽此將
也伏望
陛下憫臣衙門卑小無人扶持乞　賜御覽祖訓
條章諸司職掌并行查本寺洪武永樂年間以來
舊例及節次奉

聖旨便見明白便知奸臣紛更之由臣等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着多官一併議了來說欽此欽遵又查得先
於禮科抄出戶科給事中叢蘭題臣惟率由舊章
詩有明訓監於成憲書有格言自古創業之君繼
置沿革立爲成規繼世君臣必遵守之而不敢遽
易更改者良有以也仰惟我
祖宗聰明睿知聖神文武以精神心術之蘊立爲
當代典章法度至精至備盡善盡美誠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我
列聖及我
皇上凡於萬幾之至無巨無細一一遵
祖宗成法爲重中外臣工凡於分理之務無大無
小一一遵
祖宗成法爲準以故百餘年來上下分定法制昭
明而措　宗社泰山磐石者皆賴此以維持之也
切照太常寺卿崔志端等生逢明時濫膺重任正
當安分效職絜己奉公小心翼翼遵守成法之不
暇可也却乃不畏
國法不恤人言大肆奸謀輒爲變亂遂一已出位

之私意壞百年祖宗之成法執稱本寺不係禮部
統屬雁次奏辯期於必遂夫我　朝廷立衙門惟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分一職不相統屬
而太常寺光祿寺之屬禮部太僕寺之屬兵部自
國初至今行移往來名分一定非獨縉紳士夫知
之而庸人孺子亦無不知何崔志端等立　朝不
爲不久居官不爲不深而獨不知哉所以辨論不
已者何耶正以崔志端發身道流撅行彰聞累經
彈劾未蒙罷黜遂揚揚自得罔知止足乃敢無無
忌憚恐爲欺罔直欲禁撥六部賴頭九卿小人得

志一至於此其餘僚佐又皆依阿朋比釀成此乖
物議雖多莫知誰何且以見行事例觀之　朝廷
每大事會議止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未
聞有太常寺也吏部每遇分撥進士止該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
九卿衙門齊得乎見本寺乃祠部中之一事與光
祿寺爲膳部之一事太僕爲駕部之一事相同但
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以
專之耳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
獨太常寺與禮部齊等可乎崔志端等乃謂本寺

與光祿寺太僕寺事體不同不係禮部統屬悖謬
妄誕莫甚於此夫
祖宗之建立衙門一皆奉若天道者也上下相承
體統不紊行之萬世而無弊崔志端何人乃欲紛
更而變亂之以快己私此事恐爲則何事而不可
恐哉況本寺衙門凡祀　天地　祖宗及　社稷
先師孔子合行儀物皆其所司以此觀之求其盡
心職務精誠感格萬無是理也以故頻年以來災
異迭見雖宮闈闕里亦所不免揆厥所由詎非此
輩不職之所致而何哉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獨斷昭天討之至公將崔志端等
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
仍乞另選賢能以補前任庶可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絕臣子僭越之分而感格之妙災
異之息皆係於此等因題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看得所奏事情與
前會議相連備由連卷移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又准都察院咨准禮部咨
該戶科給事中叢蘭題前事移咨查照等因臣等
會同後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事太師兼太子太

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看得禮部太常寺節次題
奏事情大略有三一件廚役造冊一件廚餘補役
一件衙門體統臣等查照洪武等年間事例參詳
諸司職掌諸書公同議得前二件本寺明知禮部
節奉
皇上聖旨自合遵依施行不合故違後一件明知
本寺事務原屬禮部不合妄奏所以戶科給事中
叢蘭劾奏本寺卿崔志端愈無忌憚恐爲欺罔直
欲攀援六部擬傾九卿其餘僚佐又皆依阿朋比
釀成此舉要將崔志端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

為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乞另選賢能以補前任
等因不爲無見合行都察院行提崔志端少卿馬
宗遠黄寶寺丞趙繼宗王甫廣周序鄭常容并查
提首領官吏問擬如律首領官吏先行發落崔志
端等通行奏　請定奪緣崔志端等係在京堂上
官及京官并奏　欽依是着多官公同會議明白
來說着多官一併議了來說該衙門知道事理未
敢擅便開坐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本部等衙
門太子太傅尚書乙官屠　等具題本月十一日
奉

聖旨是崔志端等并首領官吏本當究問且都饒
這遭

會計錢粮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副奉本部連送
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會官題
河南清吏司案呈准山東等清吏司副照得弘治
十五年四月以來節該河南等處鎮巡等官奏稱
各該地方被水旱災傷河南六十七州縣衛所山
東二十三州縣衛所山西二十三州縣衛所湖廣
四十四州縣衛所陝西一十五州縣衛所江西一

十三州縣衛所南直隸五十九州縣衛所北直隸
二十四州縣衛所各要將夏稅秋粮裁免等因查
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粮存留一千
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
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
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
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
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二十七
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塩鈔存
留七千二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
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鈔大約二千
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
塩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大
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
部近年支運過錢粮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
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粮有遇事故停減而
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添而歲支過於原額
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今以倉
粮者言之如漕運米四百萬石除天津薊州歲取
三十萬石京通二倉歲收三百七十萬石每歲該

放支三百三十八萬石成化二十一年因腹裡地
方災傷并延綏等處急缺邊儲將額內米摘撥糶
賣減米二百二十五萬石弘治七年又因張秋河
決於臨清倉寄收米八十九萬石弘治十二年因
運船遲悞於德州天津倉寄收米四十萬石如河
南山東山西起運京邊糧料歲有定額弘治八年
因各地方被有災傷等項山東少起八千九十八
石河南少起三萬八千三十九石山西少起一十
三萬七千二百石又如內府供應庫內官監光祿
寺酒醋麪局歲收稅糧米共一十三萬四百五十

石僅勾支用弘治十五年因
部書題免二分成米五千二百一十三石旋告不
足而復徵補此則停減之大略也以加添者言之
軍官折俸銀景泰六年一季支一萬三千三十餘
兩弘治十四年一歲支一十三萬九千九十餘兩
多銀十二萬七千兩軍士冬衣布成化十二年支
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支二十三
萬三百餘疋多布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七疋錦衣
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支二萬六千九百餘
石弘治十五年一月則支四萬五千六百餘石多

粮乙萬八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粮成化八年
一月支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一月則
支三千一百五十石多粮一千五百六十石象馬
等房料豆弘治四年一歲支二十三萬九千四百
餘石弘治十四年一歲則支二十九萬六百餘石
多料五萬一千二百石草束弘治四年一歲支七
百六十一萬五百二十八束弘治十四年一歲則
支九百四萬五千四百一十六束多草一百一萬
九千八百六十二束他如外承運庫弘治十四年
收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當年放支三

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疋多支絹三萬四千七
十五疋又如內承運庫先年進納金兩止備成造
金冊支用銀兩止備軍官折俸及兵荒支給近年
累稱不足金兩將稅粮折納及於京市買過金八
千三百八十六兩有零太倉銀五次共取八百九
十五萬兩甚至又將河西務鈔關船料等項改擬
折銀進納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牲口等項各有
定數供勾一年供用近來數次借過太倉銀十萬
三千四百三十四兩又如各邊先年除原派粮草
之外每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用

兵以來大同宣府延綏等處類解過銀四百二十三萬二百餘兩開中過塩六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餘引茶九百萬斤舉行納官參吏等項事例三十餘件又如各運司歲辦塩課先年止備兵荒之用並無　王府支領食塩價銀并織造借補塩價之費近日各　王府共支食塩價銀每年該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兩織造支過塩六萬引銀六萬兩此則加添之大略也此皆在内者以在外者言之如河南布政司每歲存留稅粮共一百萬七千二百四十餘石本處各衙門并各　王府歲支共一

百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十餘石比原額少粮一十四萬餘石山西布政司每歲存留稅粮一百五十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石本處各衙門并各　王府歲支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六十六石比原額少粮二十九萬餘石雖各有折色數亦不多以致湖廣等處大率類此但冊文不備卒難查考是官用已不足矣此皆在官者以在民者言之如山東河南北直隸起解各邊折色稅粮先年榆林每石不過二錢伍分宣府不過八錢五分近年邊方多事改徵本色每石用銀一兩五六錢者有之

一兩八九錢者有之似此徵輸十分偏重又如各處空閑地土先年許民開種帮貼粮差近年節被各　王府及勲戚之家奏討爲業有至千餘頃者有至萬餘頃者似此侵求十分太多又如内府供用等庫速香黃蠟每年起解各有定額近因靡費浩繁廣東添買速香四萬五千斤各司府添派黃蠟一十一萬斤順天府又買速香三千斤黃蠟八萬斤是民財已耗盡矣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内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以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

疊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悞事非細理合呈乞施行等因案呈到部除災傷行移巡按等官勘報至日另行外臣等切惟因地制賦建立國之大經量入爲出寔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彊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

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
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
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
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鎭等處而已供
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
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
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粮俱
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
京庫折粮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
鎭廬鳳淮揚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

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
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
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
統以前國家費用撙省故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
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
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
東等處之添納邊粮浙江雲貴等處之添買香蠟
金兩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
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
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

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時歲豐登運河易達
邊方無調發之乆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
先年之積將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
補敗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者加
於前內帑鈌先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侈於後征需
已極而郡縣乎涤之不時輸洪已竭而邊方請給
之不已顧後躋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
漕運遲惧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
百七十萬之數尚難猝至邊儲須四百萬兩之銀
亦難遽集不幸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

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
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
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臣等猥以非才叨
司國計今天下倉廩處處空虛軍民在在疲憊晝
夜思惟策無所施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艱難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
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勑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
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以通粮儲支費日增如何節
之使不濫費大倉錢糧廢耗日滋如何制之使得

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
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供厨料缺用每借別
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
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
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餉得倉卒之用秋米莊
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
畫可以省無窮之費迷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
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往則可守而不
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粮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
處存留粮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致天下災傷蠲免

稅粮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
開立條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等因弘治十
五年十月二十日本部尚書侶等具題本月二十
二日奉
聖旨是你每公同議處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
張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馬　等會同將
前項事件逐一議擬開列條款於後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

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　睿覽除自宸衷俯賜
施行臣等再照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豈為減
省近臣賞賚之費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
國有一分之益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於邦計
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惓惓懇之至緣係會計錢
粮以足國裕民及節奏　欽依你每公同議處停
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開坐弘治十五年十月十
三日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卿等所議事宜俱切時弊京儲另有旨發
落省供應出禁外各已有旨行了清鹽法戒措克

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
除外合就備由開坐移咨前去煩照本部會議題
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送司案呈到部
擬合通行為此所據慎嚴藏等內外第二事係隸
儀制精膳二清吏司等行合就通送仰付各司照
該部會議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遵
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為遵照施行計開一慎庫藏
查得太倉銀庫先年收貯兩價折草等項銀兩不
下三二百萬兩遇一 備邊供成及各營聽征
馬疋草價各衛軍士冬衣布又折銀支用弘治三

年以來禮部急缺牲口工部計取物料共借過一
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兩有零雖經戶部奏取
奉有　欽依着令照數補還至今未見分毫送部
奏准將各處拖欠并鈔關折銀補還太倉括銖計
兩能有幾何又因陜西大同各邊警急節次支解
卽今在庫銀兩不過八十餘萬兩而已蓋以先之
數計之借取者已至過半而見在者乃不及三分
之一庫藏空虛莫此爲甚臣等公同計得太倉銀
兩專備緊急兵荒等項支用委的不宜别項花銷
若使平居不能收蓄倉卒何所仰頼况今各處災

傷迭見邊方烽火頻仍若不預爲處置以備將來
誠有不継深爲可憂伏望
皇上軫念庫藏之空虛深思國計之重大痛加撙
節不宜濫費仍乞斷自　宸衷著爲定例今後太
倉銀兩若非兵荒等項緊急乞免取進内庫别項
支用其禮工二部借過之數着令照數補還以後
分毫不許再借違者聽該部指名糺論奏如此庶庫
藏可充兵荒有頼矣

夷情疏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陜西行
都司都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天方國
等地面速壇滿速兒等差來夷使馬黒麻虎力奶
翁等赴京進貢該本部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
及將各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卽今差
官督發各夷起程查得今次土魯番入関進貢共
二百九十名天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緣舊例各夷
入貢十人内准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
止許與哈密依時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後爲寛禁
例以舒夷情事文准毎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
天方國兩處先年赴京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推

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開列地面王號動至數
千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不惟違越舊規抑亦
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
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
後永久之圖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載在
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
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
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
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
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

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令次
勑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
地面皆是入貢之國而彼
國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
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
夷之奸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
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
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啓釁
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當
爲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
慎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　朝以堂堂一
統國勢等強非前代比況
列聖相承
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莫敢[illegible]
小夷乃或肆其狡詐與稱王號僭擬　天朝挨請
國無二主之義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爲此臣
等議得今次回賜　勑書除今國國王一人宜從
本等稱號其餘恐未可頒以示[illegible]答合無請
聖裁　勑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撰　勑一道發
明華夏君臣大義[illegible]迹

祖宗相待外夷恩威並用舊規丁寧天語示以畫
一之令責付進貢夷使賫還本國宣示國王俾知
遵守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爲
聖王禦戎之上策矣臣等膚淺之見未知是否伏
惟
聖明裁擇緣係夷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
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擬欽此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禮部爲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精膳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廣西
清吏司案呈該戶部題先該　欽差總督糧儲本
部右侍郎陳文該　欽差總提督京通等處倉場
御馬等監太監麥用等及兵科給事中徐悅各題
前事該部議得財賦乃國儲之大計京師實天下
之根本必倉廩實斯可以係天下之心府庫充乃
可以備軍國之費我
祖宗以來聖聖相承財用出入俱有定制支費雖
繁蓄積有素以故隨取隨繼未見缺乏近年以來
災異頻仍歲入有限且須因

先帝上賓愈益多事軍餉接踵於邊陲而猶稱不
足賚與大施於中外而尚有未周故一歲之間用
過銀兩將及五百萬之數又稱歲冬季軍官俸銀
尚未支給無從措辦不得已奏 准將太倉餘米
折放數萬石目今與大婚禮合用金銀數多各衙
門不時催促何所取給事之難爲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故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等交章
論列夫豈無自而然哉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
前此亦嘗懇詞 上請會集廷臣預爲計處雖曰
施行全無實效中間用可節省者或拘於

先朝之舊制則可取用者徂於貴近之難行事當
權變者又制於見行之禁例甲可乙否迄無定論
日削月朘致有今日臣等深惟遠慮毛髮生寒反
躬自罪寢食俱廢竊聞天地生財有定數不在官
則在民取民有定制苟於上必損於下茲欲法遠
此永圖所不宜而因財致用未爲不可伏望
皇上憫財用匱乏之極念民生供億之難乞 勅
在京各衙門官員同攄忠悃共濟時艱凡有生財
之道綜理之宜各悉所聞開具上陳候事下本部
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

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公同計議從區處何者在
所當行而可以開財之源何者在所當革而可以
節財之流何者在所當急必以義而斷之何者在
所當緩必以理而裁之或事理可行者不必拘於
禁例或公家可取者不必泥於成規逐一計處停
當開奏 上請施行如此庶幾集衆人之見而用
其所長審經權之宜而期於濟變府庫因之而可
充國計由之而有裕矣正德元年四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韓文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該户科都給事中張文等題

爲經制國用以救乏困事該户部題先該總督糧
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倉在
庫銀兩蕩然一空略無蓄積合行措置等因該本
部題奉 欽依要行各衙門陳言以憑會官議處
等因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該户部案行手本前來隨轉
行外臣等待罪户科職掌户科當此時艱才乏經
濟日夜憂懼無以塞責而該部催迫再三臣等敢
復容默查得先年各處救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
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

者有中納塩粮者有給度僧道者有採辦磚課者
有借貸在京貴戚宦寺者各例行之雖足以濟一
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善謝弊端之後啓而於治體
有不便耳然豈惟我　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
矣考之前史固班班可見也雖以朱元晦之在浙
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
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衣以拋
刑帶以炷灯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
無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劳及納粟之

例太監秦文等徵開礦課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
例不必拘戶部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
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
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之遂至於取之
州縣也而州縣困憊於民也而民窮財竭於隣國
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取之前各例
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
人人殊誰適從哉所以臣言之非不切至　朝
廷命下延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有一人

言之耶夫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
之爲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於老資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
生財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某人某人可
法按近日之典章某事某事可行或博采陳言或
兼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
不必盡同而事理必求所宜盡一且沃焦捧漏之
勢緩則事必不及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
度供用有賴而倉卒不至無辦矣然生財尤莫先
於節用近年冗食冗費積集至今罔非一日自頃

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
匠禮部查於光禄寺司禮監查於內府各監局查
理各項冗費又　命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每歲本部賦入之數酌取
其中以爲定制十以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
陝各邊兵荒非常此外如土木齋醮游賞宴樂賞
賜近幸無名之費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
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
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爲粟瓦礫爲金物

齊而用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
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
論伏乞
聖明留意臣等文惟所貴乎大臣者在知之必能
言言之必能盡幸能止言局若盡言而淺言之姑
以塞責則亦何足取哉切照尚書韓侍郎顧既知
事理牽制本部難以專行當具其情上 請以俟
聖裁何乃姑持兩端之說非有一定之計紓徐於
廟堂之議猥瑣於文字之末是欲揖讓以救焚象
龍而致雨其心何心哉無乃只欲分謗而已耳及

照九卿大臣義均休戚 命下既久若罔聞知豈
以此事不足言耶抑豈以經制國用各有司存不
當與耶夫讓夷急病之義既昧於今則扶顛持危
之忠安望於後所擬各官俱難辭責合無各令回
話惟復容其自新以後凡水旱盜賊兵民財利事
干大計爲大臣者不拘職司惟有見聞並得奏請
不許推避如此庶大臣體國愛君之職盡而迷國
誤朝之罪免矣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
從長議處遂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

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
科十三道等科掌道官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
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粮九十四萬四千
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
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
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官府年例五萬
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
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粮共三十三
萬五千餘兩 內府成造狩玩等項其數不得與
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
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
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二四百餘萬少亦
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
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 詔旨蠲免歲入既虧
於原額而歲用乃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官府
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
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
萬餘兩遼東節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薊邊方
緊急粮草缺乏鎮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

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
共用過銀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
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
銀二十萬各宣大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粮草
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　內府二萬
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
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
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
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
能實漏巵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

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
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於前奢靡之習漸長於
昔而欲應變制用會計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
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
晝惟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
於　國體將欲取給於目前又恐貽患於將來或
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展轉反思如芒在背
臣等所以不敢輕爲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覩
往古下迄唐宋遠探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

本以侈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
不撙節於平日何以克濟於臨時然撙節之道未
不自　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念天命至重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
爲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
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縮以爲贏濟一時之用培
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至除
有禁例難行及各官另有條陳戶部徑自覆奏外
今將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　上請定奪緣係鉠
乏銀兩庫藏空虛并經制國用以救乏困及奉

欽依這本所言經制國用事重戶部便會同多官
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正
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韓
等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近年支用緣何
比前日漸增加多至數倍及各邊衙送銀兩數多
用過存留數目還都備細查究明白并其餘別有
可行長策再議處來說欽此　計開
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　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
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

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奮緣希圖照舊
管事者以致冗食加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
之時而不爲裁並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
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近年科徵雞鵝等
項厨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宗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
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爲帷惜
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
驗還者
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 勑文武百
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
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
聞之莫不懽欣稱頌以爲
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臻於此矣蓋人君一身
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若不能自行
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
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
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
工罷不急之用仍乞 勑司禮監 御用等監

九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
從朴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制可垂於後再
乞 勑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
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裁革者一一奏
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
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
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
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
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
夫光祿寺厨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卽
所謂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
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
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勲戚貴
近惠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筭司兵柄者不
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惜圖儲畜之多姑以大
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
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

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
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
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
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
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
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
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
冬衣布疋成化十二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
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
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

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
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
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
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
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
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
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例近京邊
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
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
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勅

令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
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
府寶冊等項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
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花銷粧造佛像并指稱
齋醮賞賜等項多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
筭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
匠役但係倖陞乞陞妝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
查奏會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

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
務復
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
兵部所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且奏然後
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盈
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
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粮若俱要會同戶
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
一查出奏請施行
題陳時宜革弊政事

禮部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
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田秋等題各准本衙門關
劄備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王汝孝
太常寺卿陳道瀛等光祿寺卿黃宗明等親詣該
寺吊取文卷將見在廚役逐一清查造冊奏繳臣
等竊惟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專以備 郊廟之祭
薦奉 宮闈之膳羞賓饗四夷餼廩百司其職不
爲不繁太常寺原額一千五百名見在一千一百
七十三名光祿寺原額六千八百餘名見在五千

一百餘名雖於舊額未充而其數已不爲少止是
正德年間以來因循日久奸弊漸滋占用數多賓
閑倒起膳夫爲貪饕裒橐之具官廩充游民豢養
之資烹和烹割之業荒而操觚執匕之人病矣且
如尚膳監等處占用光祿寺者一千四百七十餘
名已去四分之一而神宮監等處占用太常寺者
七百一十餘名遂至三分之二應役不敷勢必濫
收公廩浪費有識之士咸思欲一振舉之而未能
也茲幸
聖人在上百度惟貞威斷大行近習斂畏於是廷

臣日擎其弊屢有建白該部職司其事節請施行
然者臣等奉 命從事悉心查理各官亦能仰承
德意盡數退出事酌其繁簡之宜人均其勞逸之
節造成執事文冊以爲定式并將冒濫者革退占
用者取回一時弊政似爲肅清臣等又以爲法立
而後有司得以守其成令定而後奸人無以乘其
姦謹斟酌未盡事宜條具上塵 睿覽乞勅該部
議擬著之令甲永爲遵守則天廚之冗食可以少
節而天下之民力亦少紓矣等因開坐題奉
聖旨禮部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

該行人司行人王禎奏前事臣伏讀 勅諭見
陛下祗悼災變不忍元元受慾引咎自責退託不
敢旁諉博詢乃 仁主恤民之旨 聖人納諫之
心也
陛下躬堯舜至聖之資日親萬幾以圖中興之治
固宜和氣致祥百姓登足然猶災變不已歲歉相
仍
陛下不謂罪在臣工而歸罪於已不謂咎在天數
而致咎由人蠲減租徭大發帑廩覃恩而宥罪施
惠以及物雖夏王之罪已周武之大賚不是過矣

且猶深惟弊端詳察缺政顧勑諭須降謂守令之
選未聞得人謂儲蓄之政未見實效謂軍功冒賞
而負冤謂神祇有慢而虐民謂刑獄冤濫而無訴
謂激揚報復而不公一有於此足傷和氣以招災
沴允撓
至尊之懷抱一皆臣下之作爲仰知　日月之光
明故雖覆盆而畢照內外臣工何以逃罪若此者
固足以消弭災變然臣切思之弭天下之變當究
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
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而民財之不足

實由浮費之太廣且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
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華無素此皆不在
陛下之臨御而在
武廟之積習不在
陛下之經費而在冗食之虛糜臣請備陳其詳勳
戚甲第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役奪
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池
模倣內苑共賍私告詔動計百萬此則裁抑無制
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齋賞虛費廩祿不知幾
倍於古軍兵太冗而招集新舊徒張虛數不知幾

倍於古軍兵太冗而招集新舊徒張虛數不知幾
倍於古工匠廚役鹽卜伎藝新增舊續又不知幾
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　國初於異教私
度者有禁於游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
莫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其億萬此則禁
華無素之弊也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
惟乎聚斂繁急民怨而災變生矣苟欲拯今日之
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
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斂力役
之期會惟辦事爲急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

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從有賦稅京料邊儲之起
運其存留無幾曷以爲糴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祀
審軍功消冤獄公舉劾雖可弭災而召和況未必
如
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
功陞授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槪法也而立此狗
律致錯亦猶觸類伸求條陳毫舉如奢靡未盡樽
節孤貧未盡矜鰥孤臣懷異見而不和逐臣在謫
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弭天下
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

也今日百姓凋弊已極非因循舊弊所能賑濟必
朝廷爲更化而後可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變非易常變古之謂變其弊政參酌損益以從
祖宗之舊制以建經國之遠猷而已夫人情樂因
循而憚更改畏任事而避浮議且恐奬政一更而
浮費冗食之徒必多不悅先爲譸張以眩惑
陛下之聰明者其大本在
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國任而承順
於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
所入者幾何孰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何

其官吏數兵卒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可缺者幾
何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
其莊田非　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賍私係枉法則
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惟足用文
吏以賢否而爲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陞降藝略
具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祿祿不逮者仍使
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
上各自勵職有增減廢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
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
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

以備城守
陛下於王畿之內蓄精兵一二十萬以輔之則內
無不重外而邊陲鎮壘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
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爲屯軍而又選
文武材略之士爲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
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
又將自息游惰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之賞
賚不急之功作皆浮費所當革規畫既詳立爲經
制頒之天下勑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
舉行

陛下奮乾剛以昭勸懲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
法則賞以勸功謬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
不少遷改且抑兼幷之弊減科須之繁以崇教導
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
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生百姓獲豐阜
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夷
狄之變蓄積多而備先具矣況濟之以鹽利益之
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餽餉助軍須不必
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
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臣謹因積貯著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招敵附遠何爲而不可其
陛下今日之治軼史稱漢文之富太倉之粟紅腐
難食都鄙之錢貫朽不較求其所以致治惟在恭
儉
陛下恭已倖舜克已類禹天德之羙遠過漢文而
富庶之效未臻無乃浮冗之費未省耳此臣所以
諄諄而告於
陛下也識微慮淺不係言責承
陛下論以進言竊管所得敢不罄竭仰惟

陛下恕其愚僭俯賜採擇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戰
慄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除外所據廚役合就連送仰行精膳清吏司呈
來施行等因移付到司查得先爲祭修事據太常
等寺典簿廳手本各查開太常寺廚役洪武年間
定四百名景泰六年間添三百名成化十五年添
三百名弘治五年添三百名共一千五百名光祿
寺宣德初年九千四百六十二名宣德十年減四
千四百六十二名止留五千名正統四年復添三
百八十名正統七年添一千四名成化十一年添
五百名共該六千八百八十四名又查得嘉靖六
年六月内爲裕京儲安里甲順孝情革奸弊以俾
聖明修省事該本部議照光祿太常二寺廚役各
項有占用過多者太常寺行收牲口御史光祿寺
行巡視科道官清查退出不許占恡題奉
聖旨准議行欽此嘉靖八年三月内又爲應詔陳
言以弭災異事該監察御史穆相等題本部議照
二寺廚役近年冒名頂補或父爲太常寺廚役而
子爲光祿寺廚役者有之或一家三五役者有之

合行二寺委公正官造冊會同收牲口御史巡視
科道官盡數裁革徑自具奏定奪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經備行各寺一體欽遵會同清查
裁革去後隨爲遵例告補廚役以足額數以便供
祀事該太常寺廚役王通等奏開本寺見在食粮
廚役一千一百九十二名逃故一百一十三名未
解一百九十五名應不敷要將在冊餘丁吳進等
准收補足及爲遵例乞恩將在冊餘丁補足額數
以甦困苦事該光祿寺廚役葛升等奏開原額廚
役六千八百八十四名遠年近日逃故共一千八

百名見在食粮五千八百四名內撥大庖厨一千
一百八十六名御酒供應庫蠟燭旛竿二寺一百
一十六名　欽撥尚膳監跟隨太監等官五百八
十九名　內閣翰林院尚寶司吏科等衙門一百
二十六名　大亨門関防搜撿巡風二百五十二
名本寺止剩厨役二千八百一十五名差多人少
不能支持見有在冊餘丁黃洪等乞行揀選驗稍
等因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又經行移各寺催查未
報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前項厨役專以

供給　上用膳羞及內外祭祀使令執巳司味業
各有定本部近年遇缺隨補空餘無多尚據各役
節告不敷似難槩以原額一切議革但查太常寺
洪武年間四百名隨後增至一千五百名光祿寺
除洪武年間無查外宣德十年尚止五千名隨後
增置六千八百八十四名委的比舊增設過多且
即葛非等奏開寺監等衙門跟官等項雖差非一
實在供役人少必是舊來占役影射之弊因襲未
除嘉靖六七等年本部曾經二次題奉　欽依行
合會同巡視收牲口科道官清查明開不許占恡

迄今屢催竟未完報若非嚴限從實查理不惟冗
食日增亦恐勞逸不均貧難偏累討名雖多無益
於用所據行人王禎奏稱厨役新增舊續不知幾
倍於古要行熟計該用而不可缺者幾何蠹財而
無益者幾何量加裁減或全為禁革一節相應依
擬勘處合無候　命下備行都察院該科奏差老
練風力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本部差屬官一員前
去太常光祿二寺會同各堂上官吊取人卷逐查
前項厨役舊設續添逃故見在總各若干某項官
庖實該用若干名某處供祀實該用若干名某等

衙門跟官聽事寫字是何年月題奉
明旨定撥或一時暫撥借使遂沿為例實該存裁
若干名并此外開載不盡條件通查明白斟酌繁
簡立中制逐款開坐奏行本部查照搭造厨役文
冊永為常額每年該寺仍奏委堂上官一員常川
督隔立法查照禁革奸弊周歲更代具奏稽考數
內再有縱容私占役使辦納月錢借用影射不自
查舉者光祿寺從巡視科道官太常寺從收牲口
御史糾察比照管軍多少則例奏劾處治以後厨
役在逃除三箇月以上照例送問二次為民外若

在逃三年以上一次者照正統九年題准事例常
川上役一年二次者常川上役二年其遇缺告補
務選精壯如有違例頂名冒籍投托勢要希圖置
閑等項事發連原保鄉官送問本廚革如此分數
既明勞逸亦適官無冗役而食祀之正爲之一振
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奏差委官清
查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禮科左給事中
田秋廣東道監察御史陸琛清查廚役陳事宜各
有所見相應依擬開立前件上 請定奪伏乞

聖裁緣係陳時宜更弊政以隆治道以垂萬世治
安事及奉 欽依禮部看議了來諒事理未敢擅
便開坐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 計開
一神宮監 奉先殿 尚膳監等處太監少監丞
奉御長人等濫用廚役數多法應查究但積弊
相承日久又能先事退出合無姑免究取到廚役
共一千九百餘名俱應分撥原所當差 前件
查得嘉靖六年六月內爲裕京儲安里甲順輿
情革奸弊以裨

聖明修省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各項有占用
過多者查照題 准事例太常寺行收牲口御
史光祿寺行巡視科道官覆行清查將各項占
用人役盡令退出不許占恡去後今該科道等
官奉 命查審各監亦能先事退出相應免究
但各監退出廚役共一千九百餘名人數既多
不無虛應故事有退出之名無退出之實合無
候命下之日仍行該寺及原委科道官照名查
點以憑收受分撥當差庶幾役占之弊得清而
供事不至乏人矣

一先該禮部題 准遠年逃故廚役許同鄉之人
頂補事例蓋因未經清查應役不敷且原籍清
勾甚爲民擾權宜行之以濟急用今各該衙門
占役者俱已取回該寺應役之人已自足用合
將前例停止況頂補之人類多軍匠勢豪挖名
冒籍除已革退太常寺二十九名光祿寺四百
二名外以後若廚役消乏太常寺至不足一千
名光祿寺至不足四千名方許將在冊餘丁壯
有力業者選取送部驗中收役不許濫行原籍
勾擾仍三年攢造餘丁冊一次以備取用若果

餘丁不足再行議處○前件查得先該本部右
侍郎桂題為裕京儲安里甲順群情革奸弊以
裨　聖明修省事該本部議得太常光祿二寺
逃故廚役行文原籍暫免清勾以蘇民困其在
廚役有逃故者許戶丁及同鄉之人頂者赴
部告補題奉　欽依准議行已經通行欽遵收
補外無非權宜行之以濟一時急用其法非不
美也但法久弊生以致詭名冒籍混濫者多今
該科道等官清查各該衙門占役者俱已取回
該寺應役已計有一千九百餘名則同鄉頂補

一時權宜之法自不必用要將前例停止及以
後太常寺廚役消乏不足一千名光祿寺至不
足四千名方許將在冊餘丁選取送部驗中收
役不許濫行原籍勾擾但見審處得宜相應依
議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太常寺將同鄉二
十九名光祿寺將同鄉四百二名查照退革其
被革之人不許朦朧奏擾如有故違查究治罪
以後各等若有廚役消乏不滿今次題　准之
數方許將在冊餘丁選取送部審勘驗中收役
仍三年攢造餘丁文冊送部查考不許仍前一

槩濫收以滋弊端如或餘丁不足補用本部另
行議處奏請定奪如此則廚役自足於用而無
詭冒之弊矣
一今次清查之後占役之弊既清以後每年定委
堂上官一員太常寺博士一員光祿寺署丞四
員專一清查廚役酌量繁簡分撥牌局多寡貧
富務令適均并一應替補事情月糧奸弊俱聽
督查年終會同巡視監收錢糧科道官并部委
官查考一次具本題知若有占役詐冒情弊就
行參奏革退其神宮監大烹門并該寺各署寫

字人役亦就於年終會查更換以防作弊今年
立法之初尤在得人臣等見得太常寺少卿王
學夔光祿寺寺丞彭黯皆精敏清強相應就令
管理庶得規模有定法守不廢　前件臣等看
得前項廚役在太常寺者固有占役之弊在光
祿寺者占役之弊尤為過甚且中間替補事情
月糧奸弊及寫字人役又慣生事誠不能無今
該科道等官清查明白仍欲每年定委堂上官
一員光祿寺署丞四員專一清查禁革奸弊年
終會同巡視監收錢糧科道官并本部委官查

考無非杜漸防微謹始慮終之意相應依擬但
內開見得太常寺少卿王學夔光禄寺丞彭鵬
皆精敏清強相應就令管理其所舉固爲得人
然恐各官遷轉不常難以主名定委合無候命
下本部備行太常光禄二寺每年輪委各堂上
官一員督同博士四署掌印官立法查點年周
歲更代之際仍會同巡視監收錢粮科道官弁
本部委官查考一次具本題知其廚役如有仍
前混占者參請重治其各項寫字人役於年終
會查更換以防奸獘如此則奸獘既除法守有

定矣
一神宮監　奉先殿內臣原占廚役悉已革回但
各官私宅上竈亦須用人各行太常寺每月輪
撥與廚役二百名代其薪水之勞但不許仍前
包納月錢遇致祭祀打掃公事仍取供役其餘
趕寒鴉等項人役每日辰時入巳時出不許止
留在內私作及於廟城將種花蔬澆灌穢汙以
上有違俱聽太常寺糾舉　前件臣等看得神
宮監　奉先殿內臣原占廚役悉已革回但各
官公所住居等項亦須用人雖非原額定例而

與權時宜亦應酌處今該科道等官議欲每月
輪撥與廚役二百名以代薪水之勞不許仍令
包納月錢遇致祭打掃仍取回供役其餘驚趕
寒鴉等項人役詳其出入之防廟城所在嚴其
穢汙之禁深爲得宜相應依擬但神宮監等監
有太監少監丞奉御長等官品級大小既有不
同則分撥多寡不容無別合候　命下本部劄
副太常寺分別等第酌量多寡撥與各官役使
其致祭打掃等項事宜俱照原擬施行如此庶
廚役不得濫用而包納之獘革進出不敢混雜

而穢汙之患除矣
一太常寺原有直廳門庫等役與光禄寺事體不
同其跟官看門等項不該輕用廚役但香帛祭
品在內須得嚴於看守而各官入壇供事非廚
役不得擅入是以節年相承占用原無定額未
免過多合定與中制除看門看庫看倉兵部另
有僉撥外其守牙牌祭服每項定與四名卿五
名少卿四名寺丞三名典簿博士二名不許額
外多占違者聽收錢粮科道糾舉　前件臣等
看得太常寺直廳看門看庫看倉等役既有兵

部僉撥人數似難一槩濫用厨役但該寺香帛
祭品在內此厨役之所司者而各官入壇執事
委非厨役不敢擅入以此相沿役用日久令該
科道等官清查議處要行定與中制無非量度
事體斟酌時宜之意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
日本部劄副該寺遂一分撥牙牌祭服每項定
與四名卿六名少卿五名寺丞四名典簿博士
二名永爲定例不許額外巧立名目冒破多占
如有違犯者許監收錢糧科道官糾舉如此則
事有定體而相沿占用之弊可革矣

一太庖厨役一千一百餘名今查得五百三十七
名係執役之人照舊留用外其六百三十六名
俱稱奉　欽依跟隨太監少監丞奉御長人等
臣等議得該監內臣列職近侍既無　朝參幹
辦之勞可免騶從僕馬之役況內庭密切豈可
以六百餘人濫入乎合無止留與二百名給各
官直廬薪水之役不許仍前包納月錢違者聽
巡視科道官糾舉其四百三十六名仍取該寺
分署執役　前件臣等看得厨役之設專以供
給　上用膳羞及內外祭祀使令初非內監等
官所敢用也其後雖稱奉有　欽依跟隨太監
少監人等不過乞　恩請討沿襲爲例而已然
又不依原討之數如止許八名者占用至二三
十名者有之三四十名者有之遂至有六百餘
人跟隨濫入者臣等竊惟該監列職近侍既無
朝參亦無催辦遠行勞差濫用厨役實無所據
況內庭密勿之地而使六百餘人得以濫入尤
非所宜今該科道等官議處查革誠爲有見相
應依擬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劄行光祿寺
轉行掌印官查照除太庖厨役五百三十七名

原係執役之人照舊存用外其六百三十六名
內量留二百名分別等第撥與各官直廬薪水
之役仍行該監大小官員務要恪遵
皇上裁定節省之意不許仍前占用包納月錢
違者巡視科道官參奏治罪其餘四百三十六
名查照原署分撥着役如此則積年濫冒之弊
悉除而該寺着役之人皆得實用矣
一各處禁密之地該內臣執役非厨子毋敢輙至
臣等俱經會議酌量裁革造有文冊查考　前
件臣等看得禁密之地豈常人所敢輙至事簡

去處雖人多亦無所爲今該科道等官審度事
體斟酌繁簡條陳各項應存應裁事宜逐款分
析其撙節合乎人情區畫得乎中制甚爲允當
經久可行相應依擬合無候　命下本部備行
太常光祿二寺一體遵奉永爲定例庶事有畫
一之規人無偏累之苦矣

爲科舉主席事　　席書

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保兼太
子太傅武定侯郭勛題准後軍都督府咨經歷司
呈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該本部題稱嘉靖五

年三月十五日　殿試十九日
恩賜榮宴於禮部合用大臣一員主席等着武定
侯郭勛欽此欽遵外照得歷科進士
恩賜榮宴圖設坐　欽命主席大臣居中讀卷等
官各分左右已成定規行之有年今科宴圖不分
主席讀卷官員平分左右似越前規不見
朝廷欽命主席之盛典但恐臨期不便禮儀錯亂
有失大體等因題奉
聖旨只照舊規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躬詣禮
部中門裡見禮部堂上官迎臣說

旨意只照舊規少箇是字有些欠明又云正德年
間兩三次俱各分左右席坐就是舊規了臣思正
德年間變亂弊政俱各該衙門釐革已盡如何却
將科舉
恩榮宴圖次序以爲舊規及恩舊規乃是我
太祖太宗及列聖相傳者爲之舊規豈比近日不
行奏請任意更張坐席爲之舊規臣見各官堅執
不從又云
旨意欠明只得捨其小忿而存大體望　闕叩頭
行禮把酒畢臣就於左席分坐訖切照前項舊例

一旦輕廢不無有孤盛典亦不見　朝廷命官至
意如蒙伏望
皇上俯察大體乞　勅禮部將自洪武年間
列聖開科以來
恩榮宴圖　欽命武職大臣主席中坐事例備查
明白要見自何人主席中坐何年何人作備左右
分席有無相應奏請定奪庶使主席與宴官員永
爲定規則我
盛朝典儀明而禮樂興免致臨期不便非臣敢再
塱將來之遺寶有關乎治體所難等因題奉

聖旨恩榮宴禮君臣盛典已有旨着照舊規行禮
部却不行遵守輒議旨意欠明今後務要循法規
矩不許再來擾瀆還着該部查明奏來定奪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准儀制清吏司手本該本
部題本年三月十九日
恩賜進士榮宴於禮部合用大臣一員主席等因
題奉　欽依是主席着武定侯郭勛欽此備行到
司轉行光祿寺備辦至期筵宴間續於禮科抄出
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亦題前事奉
聖旨只照舊規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除遵照上科圖稿主席公侯坐左大學士首臣坐
右分例與宴外今該前因查得本部自弘治以前
卷稿被火燒毀無從查考及查得正德三年六年
九年
恩賜進士榮宴欽命英國公張懋主席十二年成
國公朱輔主席嘉靖二年新政之初
恩賜進士榮宴亦成國公朱輔主席俱與太學士
李東陽梁儲楊廷和等左右分席其節年稿內查
無主席中坐事例再查得　大明會典內止載
恩賜進士榮宴　欽命大臣一員待宴亦無開有

坐次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竊謂臣職惟　咸命是
遵部規惟舊章是守況　恩榮賜宴
朝廷盛典爲臣子者敢不欽遵上命輕亂舊章乎
大明會典國家之舊章也會典開載張榜明日賜
狀元及進士宴於本部　命大臣一員待宴讀卷
執事等官皆預進士弁各官皆簪　恩榮宴牌花
等因臣等伏讀　聖制不曾開載待宴大臣中席
而坐亦無與內閣大臣左右分坐自洪武年來相
傳年久物換人更無從查考止自正德年來至嘉
靖二年

恩賜榮宴皆侍宴公侯坐左手第一席內閣首臣
坐右手第二席其餘以次分坐相傳以爲舊規近
奉　欽依只照舊規行臣等恪遵上命只得以嘉
靖二年以前宴圖坐次爲舊規不敢別有改作以
亂成憲今武定侯郭勛乞要備查武職大臣主席
中坐事例請　命本部查明奏來定奪臣等考之
會典既無開載坐次考之遠年亦無中坐文憑惟
正德年來宴次之圖見存預席之人具在是卽舊
規別無疑慮再詳會典所載國初禮儀定制止曰
命大臣一員待宴不曾曰命大臣一員主席二字

不知載於何典本部題本改為主席亦不知始於
何年故
朝廷每遇遠國朝貢凡命大臣皆謂待宴以令論
之待夷人尚曰待宴不曰主席豈有待狀元進士
九卿翰林乃名主席不以待宴為名果何謂乎故
邇年修書筵宴皆待宴大臣坐右內閣大臣坐左
獨於宴狀元進士待宴大臣乃反居內閣首臣之
左臣等嘗疑此理甚有不通不料 欽命公侯尚
不以左自安又欲中坐獨全其尊此非武職大臣
故為尊大他其心曰宴以主席命名奉差大臣不

擬中而坐恐辱 朝廷之命以此武定候郭勛二
次具奏蓋有因也殊不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
恩榮朝廷之宴也主者朝廷之尊稱也當此名者
惟慶成宴
天子屈萬乘之尊親待百官可當主席之名為臣
子者謂之待宴則可謂之主席萬萬有不敢也累
年承訛習謬不知祀義干名伏望
皇上勑下本部令後一應筵宴凡題本請命大臣
不許妄擬主席二字遵照會典開載

祖宗欽定禮義定制此名待宴凡文舉賜宴 欽
命武臣仍坐於左內閣坐右讀卷官按圖次坐凡
武舉賜宴 欽命文臣亦以次分坐於左公候以
次分坐於右其餘筵宴照常序坐則名分正而禮
樂自興雍典復而陋習可洗且彼此勢平雍雍肅
肅於一堂之上矣緣係科舉及 欽依恩榮宴君
臣盛典已有旨着照舊規行禮部却不行遵守輒
議言意欠明今後務要循法規矩不許再來擅瀆
遂着該部查明奏來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五
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席 題四月初四日

奉
聖旨今後侍宴官中席讀卷官分坐該部不許擅
自分更欽此
慶成筵宴雖遇災傷不免事例 汪俊
禮部題為筵宴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翰林院修撰唐皋奏為舉曠典以備大禮
事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
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
於此乎在則大祀慶成誠禮之不可廢者切照嘉
靖二年正月大祀天地次日例該慶成賜宴

皇上因禮部之請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惻
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爲郊則奉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
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
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
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潜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響荅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

非缺典歟前此妨於國卹今則諉於歲凶歲必曰
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譏災傷送報今日當
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
可益也郊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
罷免損報甚爲禮循禮也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
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
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致之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
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

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所受命自古繼統
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故郊義不以德澤未洽
年穀不登而缺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
朝因郊肆赦除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
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
决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飢而廢郊景
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
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以郊而廢宴
也切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

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
惠以不負簡命爾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
雨調寒暑時休徵應之亦轉禍爲祥一端也顧可
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
賜
俞允　勑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載
覩神人介符悅之休而君臣歷同游之盛矣等因
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兵科給事中裴紹宗

原缺

之氣不和陰陽之氣不和則天地之瑞應不至故
君臣協和亦消災弭變之道也臣按禮經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夫喪且不廢
行事而況災傷乎故此禮一舉於上爲敬天於前
爲法祖於時非不畏災異於民非不卹窮愁盖
祖宗所制奉天之大典雖
陛下不可得而專廢之也又況國家百五十年來
陛下中興帝業乃於此禮之頻廢上於朝廷失延
欵之誠下於臣工觖欵戴之望於禮於情無乃不
可乎昔唐憲宗元和二年郊祭致雪衆情歡悅盖

有所感於其先也況
陛下爲禹之率帝爲湯之自責陋憲宗而不爲者
乎
陛下胡爲乎不求卹災之實而但於名而廢此大
禮也伏望
陛下召大臣禮官再行議處如臣言不謬收回新
命乞 勅禮部光祿寺修舉大宴如式行禮則君
臣情洽漢官威儀之盛復覩於今日天心未必不
悅災變未必不弭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案查先該本部

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既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修撰唐皐給事中裴紹宗各奏
稱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饗
往以國戚兩廢大禮今且從吉慶成筵宴不可以
災傷之故而屢悅天之舉乞要照例舉行天心可
悅一節與本部原題君臣慶會之盛典不當惜天
下之費大略相同前項筵宴委的相應舉行但四
方災傷本部不敢不併以聞先奉明旨免宴已有
以仰見

皇上恤災之德今各官復有論列尤望
皇上俯賜施行以彰聽言之公 勅下本部照例
施行光祿寺備辦至期筵宴庶盛典不至久曠而
中外交歡矣緣係筵宴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
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本部尚書汪 等具
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還照舊例宴欽此
光祿寺修定供應數目事例
禮部題爲修典籍考經費以備須知以定成規事

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光祿寺卿
黃宗明題惟
國家財用所以制其經費之宜而稽其出納之數
者莫先於典籍况光祿寺所掌即周禮天官宰夫
之職所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凡朝覲
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
賓賜之飧與其陳數無不由之費用浩大供應猥
雜日不暇給典籍之設至爲緊要臣自到任以來
隨事考求勾檢簿集而歷數滋久卷案脫壞洪武
永樂之舊漫無存者成化弘治以來間或可考而

皆隨時因革條例繁多弘治年間本寺少卿趙鉉
正德九年本寺卿洗冬魁嘉靖七年本寺少卿史
道俱曾修有光祿寺纂要然皆爲翰林院纂修而設
未有折中成規以爲可久可繼之道是以各署供
應無有統一中外隔越罔有照會吏胥貪饕利於
混亂糜費暴殄莫此爲甚於是臣與僚官吏相撿
閱公同考訂刪繁就簡舍短取長著爲成則凡爲
卷者五而各以其類附名之光祿須知又撮其要
者以備御覽謹繕寫裝帙進呈中間如供祭之類
皇上曾有革正而舉類未盡者臣等未敢擅便伏

候
聖裁夫覈名實謹出納防奸欺此特其細者耳殊
不知
帝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爲切近又况
宗廟群神日有薦獻供祭所以竭誠致報防奢止
慾養德養身之務其可不慎也哉如蒙乞　勑下
禮部再加詳訂内外宫厨俱爲中制以定成規務
令祭祀有常式供薦有常品膳羞有常味賓賜有
常格多寡有常數而貪饕無所於利卷案不至埋
没仍轉行各衙門一體知會通行遵守實爲便益

緣係修典籍考經費以備須知以定成規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説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
爲供應牲口事該本部會議得每年上下半年分
日逐供應祗待等項共該用猪羊鵝鷄一十萬口
隻分派南北直隸并各布政司府州縣買辦解納
内如浙江江西等處布政司府應天府南直隸府
州路途窎遠牲口每致瘦損不堪行令措辦價銀
解部轉送收買應用其山東河南等布政司順天
北直隸淮揚等府徐州係附近産有處所買辦本

原缺

送會同館本部提督主事驗散如有不行遵守聽從本部指實參奏如此庶使膳羞品物均守成規而筵宴下程各洽賢愚禮達而分定內治嚴而遠人服矣緣係修典籍考經費以備須知以定成規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部尚書夏等具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一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二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武選上

襲替祀堂疏 王憲

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羽林前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指揮使劉永昌奏臣伏聞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年軍職襲替並無堂兄弟姪之分自成化十七年都御史何喬新建議之後議論始紛紛矣至弘治十八年兵部

會官議得凡武職立功之人故絕親弟親姪曾經襲過者俱許相沿承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等項旁枝俱不准襲自是親姪孫子孫被革不勝悲苦往往奏告不已至正德十四年該武選司議得立功之人故絕親姪曾經襲過既許相沿承襲則姪孫亦係應襲人數或親姪有故而親姪孫徑承襲事則不得襲以此議例不一人心不平往往不服奏告不已又該先任兵部尚書今總制三邊尚書等官王瓊題稱查得洪武永樂宣德等年軍職故絕不論堂兄弟姪俱得承襲自成化十七年

都御史何喬新建言題　准事例止爲見任軍職
故絶查勘不係立功之人的派子孫不許承襲並
無追論先年立功之人故絶不許堂兄弟姪旁枝
承襲緣由本部節年議奏亦無姪孫不許承襲之
例至弘治十八年新例姪孫以下方不許襲但姪
孫即係親姪之子親姪許襲而親姪孫不許中間
多有襲過三四輩者一旦革充總旗無罪革職人
心委的不平合無將官舍李宏等各父祖原係立
功之人親姪孫曾經襲過者俱照弘治十八年以
前舊例及成化十七年會官議准事例許其相沿

承襲以後軍職襲替查係立功之人親姪孫沿襲
一二輩以上與李宏等事體相同俱照舊例許其
襲替以前減革襲過者待其子孫襲替之日查照
改正照舊襲替緣係遵復　舊例襲替軍職事理
具題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奉
武宗皇帝聖旨還照弘治十八年會議事例行欽
此隨該本官奏稱臣等竊惟武職選授自洪武永
樂以來至弘治十八年以前所行係
祖宗舊制百有餘年相承之事所當遵守弘治十
八年所議係一人一時之見所當改正臣等既知

其非不敢隱默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許照弘治十八年以前洪武永樂
以來　舊制遵行事體幸甚緣係恪遵　成憲議
復軍職襲替舊例事理具題正德十四年二月二
十三日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外自是武職襲替得
一蘇矣臣嘗切觀正德十四年之奏有曰立功之
人故絶親姪曾經襲過既許相沿承襲則姪孫亦
係應襲人數或親姪有故而親姪孫徑承襲事則
不得襲以此議例不一人心不平往往不服奏告

不已臣謂觀是言也則知十八年立議之刻夫親
姪孫本係應襲人數止應親姪有故未襲便欲革
罷其官非酷刻而何其王瓊之議曰姪孫即係親
姪之子觀斯言也則知血脉相承親切無間非疎
遠旁枝者比姪孫固無異於姪也姪而得襲姪孫
不得襲此何理乎瓊又曰武職選授自洪武永樂
以來至弘治十八年以前所行係
祖宗舊制百有餘年相承之事所當遵受弘治十
八年所議係一人一時之見所當改正臣等既知
其非不敢隱默由是而觀則瓊之言不但於義理

通天理合且與　舊制合矣至正德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具題謂王瓊前奏頗招物議相應改正夫弘治十八年新例已該王瓊辨其非　舊制乃一人一時之見其姪孫一節又已辨論通暢彭澤既欲革罷王瓊之奏則當備折王瓊前議之非詳辨弘治十八年立議之是可也今不細論彼此是非但朦朧誣以一句曰頗招物議是知理屈而但強誣之耳柰何自彭澤具題之後於今十年武職被革流蕩淪沒者其衆不勝悲苦適者兵部武選司起火延燒本部工部荷蒙

皇上特垂訪察而歷年被革官舍仰

皇上離照之下具本辯訴蒙武選司未與議處但照彭澤具題事例將官舍參究提問外臣嘗伏讀

皇明政要恭見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欽此臣每讀

高皇帝聖諭亦未嘗不墮淚感我

高皇帝憫念武臣如此之至一則曰共平禍亂勤勞備至二則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一則曰子孫世襲永享富貴二則曰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休戚相同之恩如此天地覆載之恩如此武臣子孫粉骨碎身豈堪補報哉伏望

皇上仰體

太祖之心俯察王瓊彭澤之奏果王瓊之奏有理彭澤之奏無謂乞

勑多官會議將瓊所言查復施行爵枉官舍皆與改正庶使　舊制不爲新議所壞正議不至橫爲浮議所阻官軍幸甚臣不勝恐懼戰慄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

大明律內一欵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職事並令嫡長子孫襲廕如嫡長子孫有故嫡次子孫襲廕

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廕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若庶出子孫及弟姪不係次序攙越襲廕者杖一百徒三年欽此及查成化六年奏　准武職絕嗣許從軍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疎族不許又查成化十七年該都御史何喬新題照得軍職有絕嗣者原籍同姓之人或稱同祖叔伯之孫或妄稱同堂兄弟之子孫或乞養異姓詐作親生兒男招贅女婿詐作同宗子孫買求官吏隣佑人等保勘送部冒襲官職今內外衛所軍官該支俸粮俱自民出歲入有限而冗

食無窮乞
勑該部通行天下都司內外衛所軍官今後同宗之人原係立功授職者嫡派子孫方許保送承襲旁枝不許保送其旁枝已襲職任身故之後再不許襲但有冒襲者限三箇月以裡首官改正冒襲之人幷經該官吏等俱免問罪若執迷不首被人告發依律問擬照例發落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會官議擬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都准議欽此通行已久又查得弘治三年題　准旁枝官舍有高祖原係總小旗者指揮革試百戶千戶革署百戶職事俱准承襲百戶革充總旗冠帶終身子孫准替旗役使之勉圖後功以後若無軍功雖遇例不得實授仍乞著爲定例以後天下衛所保到承襲之人與此同者俱照此例查革若高曾祖止是軍役不係功陞總小旗役之人子孫告襲者仍照見行事例不許承襲又有此遞降之例於前例少變矣及查得弘治十一年奏　准立功授職之人所出嫡親子孫方許遵依律條挨次保送赴部襲替但係旁枝不問親疎通不許襲其已襲者年老事故之日各該衛

所不許再保伊男中間若高曾祖從軍原有職役及各親父祖襲替之後自立軍功俱各照依應得級數各另扣筭一體保襲至此遞降之例不行又復通行之舊矣又查得弘治十二年題　准今後軍職無功授職之人年老病故絕嗣若係堂叔伯兄弟旁枝子孫不分已未襲替查審明白俱不許承襲外其同宗之人原係先委在營所的親弟姪承襲伯兄職事不分久近子孫俱許相沿承襲此又一例所謂親弟親姪曾經襲過者俱許照例相沿承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等項旁枝皆不

史030-097

許襲衛所官員自今文書到日爲始敢有違例保
送者軍職問罪調衛文職照例發落遇例不宥其
旁枝子孫革去官職照依總小旗同宗之人皆得
替補事例俱該收補總旗照例併鎗前例止許親
弟親姪承襲此又申明惟此二項襲過方許相沿
若親姪有故姪孫告襲即係踈遠不許承襲例起
於此惟總小旗不拘犯堂故職雖減革俱收旗役
犯堂革旗例方起此又查得正德元年題　准軍
職旁枝子孫高曾以上原有職役及親祖父襲替
堂伯叔兄職事之後自立功通計三級以上者自

有本等官職其高曾以上原無職役親祖父襲替
堂伯叔兄職事之後自立軍功一二級者例內不
曾該載若不斟酌定擬未免輕重失宜今後旁枝
子孫高曾以上原無職役親祖父襲替堂伯叔兄
職事之後得功不分署職實授但一級者併收總
旗子孫世與冠帶其二級者世襲署百戶庶幾情
法允當經久可行以後遇有此等官舍保送襲替
者悉照此例施行此親祖功遞加之例因前例開
載未盡又立此例通前徹後則情法允當至矣盡
矣始終遵行五六十年及查得正德十四年題

准洪武永樂宣德等年軍職故絕不論堂兄弟姪
俱得承襲後自成化十七年都御史何喬新建言
題　准事例止爲見任軍職故絕查勘不係立功
之人的派子孫不許承襲並無追論先年立功之
人故絶不許堂兄弟姪旁枝承襲緣由本年節行
擬奏亦無姪孫不許承襲之例至弘治十八年新
例姪孫以下不許襲但姪孫即係親姪之子親姪
許襲親姪孫不許襲中間多有襲過三四輩者合
無將官舍李宋等原係立功之人親姪曾經襲過
者俱照弘治十八年以前舊例許其承襲此例蓋

徒論世次之親踈未嘗攷其父祖功德之有無糜
費俸粮冐濫名器在當時已招物議之非在今日
殊非爲經久之法况今內外大小軍職衙門該支
俸粮歲入有限而冗食無窮制節謹度尚不能給
又使旁枝之人無功而食可乎及查得正德十六
年內該本部題查得武職立功之人故絕其姪孫
以下旁枝不准承襲係弘治十八年本部會官集
議題　准通行事例蓋以惜名器爲心故欲正濫
襲之武職以
國家軍儲爲重故欲省糜費之俸粮隨時損益因

事制宜十餘年來守而勿失本部又行具奏　准
襲頗招物議之非終非經久之法所擬前例應合
改正今後仍照弘治十八年題　准事例姪孫以
下人等仍不准襲其自正德十四年二月以後有
照李宏等例襲過者待其子孫襲替之日一體裁
革本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是准改正還照弘治十八年會議事例行欽
此又查得嘉靖十年閏六月該本部題叅照李嗣
隆石奏賈永明知有例立功之人故絶其姪孫以
下旁枝不許承襲及節奉有

皇上還照弘治十八年會議事例行明旨自合安
分各供職役爲當乃敢妄引李宏非例事情鼓衆
奏擾阻壞選法相應究治以警將來合候
命下移咨法司將李嗣隆石奏賈永明行提到官
照依律問擬發落庶奸頑知警而選法亦不致損
壞矣等因本月十八日該本部右侍郎蕭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叅送去後今該前因通查
案呈到部看得指揮使劉永昌建議欲姪孫以下
俱許承襲及引　皇明政要
聖祖訓諭武臣之詞欲我

皇上勅議施行臣等伏覩
聖祖訓詞有曰子孫世襲永享富貴又曰爾等子
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但指有功之人子孫而言
非謂旁枝疎遠其父祖原無軍功者亦得享無窮
之爵祿也又查得　大明律內一款官員襲廕職
事並令嫡長子孫有故嫡次子孫襲廕若無嫡次
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廕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
姪應合承繼者襲廕弟姪應合承繼盖指親弟親
姪同時者而言亦不及姪孫以下等項無功之人
奈何歷年既深初意浸失軍職立功之人故絶原

籍同姓之人或妄稱同祖伯叔之孫或妄稱同堂
兄弟之子亦有乞養詐作親生贅婿詐爲族屬買
求官吏朦朧保送冒濫名器糜費俸糧故成化十
七年都御史何喬新建議原係立功之人的派子
孫方許保送襲職旁枝不許保送其旁枝已襲者
身故之日不許再襲通行已久至弘治十八年本
部會官集議立功之人故絶親弟親姪曾經襲過
者俱許相沿承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等項
旁枝俱不許襲一以惜名器之冒濫一以省俸粮
之糜費叅之情法可爲經久無容再議正德十四

年因人建言本部輕易變更遂至物議沸騰未及
二年遇我
皇上龍飛之初首先舉正五十餘年蠧弊盡革事
例至此復舊行之又已十年衆心已定何有他說
況本部每兩月一選中間官舍多有係堂姪堂姪
孫者亦有係堂伯堂叔堂伯叔祖者原以的派有
功相傳自一輩至十輩二十輩相沿無害其旁枝
無功一輩固不可況至二三輩雖一朝一夕尚不
可待又可至一輩二輩乎此即旁枝父祖別無另
立功者也盖有功子孫許其承襲雖遠不至禁革
無功子孫不該傳襲雖近亦難准理本部該司文
卷雖經燒燬部收貯選簿并　內府印綬監內外
貼黃俱各見在可查昨因賈永明等乘機妄行奏
擾已經參送究問今劉永昌又爲論列前因臣等
待罪本部凡可以便於襲替無不奉宣德意豈敢
故爲異同不拘王璦彭澤或可或否俱不必論顧
爵祿國家勸功之典固不當使有功者弗食其報
亦不當使無功者得濫其恩揆諸法例事理而論
之立功人的派子孫不分親疎遠近照舊承襲親
弟親姪曾經襲過者俱許相沿不革獨姪孫以下

疎遠之人歷年事例俱在減革之數正以各人父
祖原非有功偶因旁親有功者故絕例前相沿若
復許其承襲則俸粮糜費人亦不知所重而何以
勸有功耶兼且各該　藩府中尉人員時或缺祿
不完衛所官軍亦皆少粮無措嗷嗷待哺莫能相
補度彼參此獨可不加之念乎臣等竊惟弘治十
八年會議事例前後遵行垂六十年名臣之所建
議
皇上之所舉正據此律例平此人心雖萬世可以
傳行委難別議相應申明遵守合候　命下之日
本部行移內外軍職衙門今後立功人故絕同將
親弟親姪應合承繼及曾經襲過者方許遵照律
例保送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
沿又自立有軍功者一體扣筭保送其餘無功姪
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項及各人親祖沿襲職事
之後別無自立軍功不許一槩妄保自文書到日
爲始敢有違例保送者軍職問罪調衛文職照例
發落遇例不宥其旁枝子孫革去職役在內從本
部在外從巡撫衙門照依總小旗同宗之人皆得
替補事例俱收充總旗照例併鎗有功照例陞授

著為定例使凡無功子孫不得倚奸混擾廢情法
兩盡事體不致於紛更財用可省名器不至於冒
濫各都司衛所仍要刊刻板榜懸掛永遠遵守施
行緣係遵舊制復正義以拯救軍官以消弭　天
變及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等
因嘉靖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王　等具
題奉
聖旨是都准議行欽此

襲替功次疏　王憲

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本司署郎中事主事

鄭琬呈稱伏覩　大明會典內開成化十四年申
明陞賞功次事例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
大同宣府山海關一帶虜賊一人擒斬一名顆陞
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為首
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　一遼東女直人擒斬
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　一四川貴州
湖廣兩廣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
顆陞三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
一陣前當先殺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
臨時奏擬陞賞又查得正德十六年九月內該兵

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夏等題乞　勅該部查照
先年凡不由軍功授職者日後仍照　詔旨革其
子孫承襲等因該本部查得先年軍職陞級或奴
兒干招諭或捉獲奸細或採捕海青或進送方物
或尨剌公幹或迤北公幹或招募土兵或招撫夷
人或護送夷人或　欽准實授或天順元年迎駕
及洪熙元年以後中箭等項陞職先年襲替之時
或革或不革前後不一難以遵守今後如前項奴
兒干招諭等項陞職者子孫襲替之日除本等應
襲職級外一體查革本年九月三十日奉

聖旨是其餘俱係擬行欽此又該本部題正統末
歲及景泰元年虜寇犯順京師戒嚴宣大遼東一
帶邊報旁午人情恟恟當時　廟謨之下收散亡
以禦方張之虜惟憂其不力故懸爵祿以待有功
之人不計其過重所幸臣工效命　宗社再安酬
報大典似亦相應比之近年旦夕小警停獲微勞
萬萬不侔今若一槩減革委的人心不平今後但
遇正統十四年及景泰元年二三年當先或召募
及越陞官職者查對　欽陞文簿及內外黃相同
照舊不革若例前曾經減革者候子孫襲替之時

改正其餘前後各該年分一體照例查革本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具題嘉靖
元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本部看得軍職冒濫自宣德以
後日甚一日以軍功言之斬首者世襲宜矣領兵
部下斬首及數世襲亦宜矣內有不及名數與凡
巧立名色以軍功爲名而實無軍功者甚多以後
俱要查照功次原冊各人名下開有斬首及領兵
人部下斬首俱及數者照舊不動若冊總開斬首
當先而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及

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嘉靖九年八月初二日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等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謹按　大明會典中明陞
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爲明白惟遼東女直斬
首二顆陞一級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者俱斬首
一顆陞一級不曾分別遼東女直與會典所載不
同末後又開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搴旗擒斬賊等
項奇功臨特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卒然相遇勝
負在於瞬息之間生死係于呼吸之須當將不暇
斬首其斬獲首級多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

軍功必斬首爲重蓋斬首有實可據不容冒濫當
先等項奇功既無實迹易於詐冒其弊至正德末
年應州功次巧立當先衝鋒賫牌督陣等項名色
斬首至十二三級陞賞不下數百員名冒濫之弊
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夏等建議不由軍功
陞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部因見正統十四
年景泰元二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幸而臣工
効命　國家無虞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
槩減革人心不平故當時議題此等年分當先召
募越陞俱不革已革者候襲替之日改正其餘年

分一體減革但不曾分別南方賊勢少緩比與北
方不同致使應革者與北方一槩混襲所以本部
近日題　准事例各人名下無首字樣與不及數
雖不及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
方年分致一時奉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
元二三年德勝門東岳廟右佛寺等項功次一槩
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不議處恐數年之後
減革漸盡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人將以當先
殺賊爲諱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先鋒萬一誤事
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

有當先被傷并殺賊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
不革外其當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及襲替過
數輩者已足酬勞仍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
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例該載未盡中間疑
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遵守今將歷
年功次應存應革事宜開坐呈乞申明畫一以便
遵守施行等因開呈到部判送到司案呈到部看
得署郎中事主事鄭琬所呈申明襲替功次以便
遵守一節爲照武官非軍功不許世襲係是
祖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

不同要在分別地方難易時勢緩急事體輕重不
可一槩而論故陞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
亦當因之有辨近因正德年間傳乞陞職及勢豪
違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冒濫官職故建
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慎重名器一以節省俸粮但
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以
任怨中間亦有虧枉者俱不之䘏致使當先殿後
斬將搴旗建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
等項名色者一槩減革委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
議呈來事關　國體相應酌量議擬合候　命下

之日著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例前革過者俱候
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許因之奏
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援
引比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吏館
增入　大明會典本部仍刋印成書一體遵守如
此庶與者無汎濫之弊而革者免嗟怨之聲事體
歸一而選法適中矣緣係申明襲替事理未敢擅
便開坐謹題請　旨
一除永樂年間兀剌奴兒干等處地方招諭及併
鎗中箭陞職官旗仍照舊例准襲洪熙元年以

後兀剌奴兒干等處公幹招諭併鎗中箭陞級
官旗俱照正德十六年事例減革
一宣德十年四川松潘功次斬首陞級官旗照例
准襲內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正統元年兀魯乃奇功陞二級官旗照舊准襲
一正統九年迤北克列蘇擒斬賊級陞授官旗照
例准襲內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正統六年雲南麓川征苗賊頭功奇功及斬首
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內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
事例減革

一正統十四年至景泰元二三年大同東岳廟雷
公山黑峪口石佛寺宣府東南二小門洋河橋
居庸關山西偏頭關代州北直隷文安霸州紫
荊關西直門德勝門彰義門遼東八里莊龜兒
山扣河控華陰寨施僧洞等處當先被傷幷殺
賊有功越陞級職俱照嘉靖元年事例准襲其
召募陞職及當先又越陞仍不准襲
一正統十四年至景泰元二三年福建浙江征勦
鄧茂七葉完流等賊獲功六次幷十二次陞二
級官旗照例准襲內有當先越陞者照嘉靖元

年事例減革
一景泰三年貴州香爐山景泰五年草場等擒斬
賊級三名以上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內有越陞
者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景泰四年遼東登州營等處功次內該陞一級
給賞擒斬賊級官舍准襲內擒斬賊人男婦及
被傷當先交鋒幷前探賊營官旗俱照嘉靖元
年事例減革
一景泰四年貴州開通道路陞級官旗照嘉靖元
年事例減革

一景泰五年雲南飛標等處功次陞二級陣亡官
軍准襲內陞一級總領官攻破賊寨幷督運粮
餉賞執旗牌紀功督戰官監生俱照嘉靖元年
事例減革
一天順元年山西偏頭關斬首陞級官旗照例准
襲其當先被傷爲從陞授官旗照嘉靖元年事
例減革
一天順元年大同磨兒山黑石崖斬首陞級官旗
照例准襲內有當先被傷及越陞照嘉靖元年
事例減革

一天順元年大同楊家營等處功次奮勇先入賊
陣殺賊首級照例准襲內有奮勇殺賊被傷等
項陞一級官旗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天順元年寧夏沙山兒等處功次有擒達賊斬
獲首級幷陣亡官軍照舊准襲內適退賊營當
先殺賊陞職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天順四年延綏西黃等處功次五次殺賊陣亡
官旗照例准襲
一天順五年四牌樓殺反賊曹欽有功照舊准襲
內有越陞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天順六年至成化四年兩廣功次陸續斬蠻賊
首八顆陞一級四顆陞署一級俱不准襲
一天順七年貴州東苗功次擒斬苗賊首級三品
以上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者照嘉靖
元年事例減革
一天順八年兩廣功次擒斬賊級三名顆以上陞
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
例減革
一成化三年湖廣荆襄斬首三顆以上陞實授一
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及斬首一顆陞署
一級減革荆襄斬首四顆陞實授一級三顆陞
署一級不革

一成化四年貴州山都掌斬苗賊首三顆以上陞
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
例減革
一成化四年遼東建州擒斬虜賊首級陞實授官
旗照例准襲其斬首爲從奮勇當先被傷併獲
賊屬所陞署級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五年固原石城兒等處征勦土達滿四
等斬首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其當先又被傷并

先被傷後又擒斬一二名顆爲從署陞級官旗
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六年榆林開荒川斬首陞級官旗照例准
襲其斬首爲從又陣傷并當先又陣傷與管領
旗牌催戰及把總官殺賊一次無部下首級數
目陞級及斬首一顆爲從等項陞署一級官旗
俱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九年榆林征達賊斬首陞級照例准襲其
當先被傷并斬首爲從又陣傷及分投督陣賞
執旗牌陞署級者俱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年間陝西魚兒河紅塩池斬首陞級官旗
照例准襲其當先所陞署級并越陞職役俱照
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十二年湖廣荆襄征進流賊斬首三顆以
上陞實授一級官旗照例准襲其斬首不及數
并當先陞署級及越陞職役俱照嘉靖元年事
例減革
一成化十二年兩廣征蠻賊斬首三顆以上陞級
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例
減革

一成化十五年貴州西堡斬首三顆以上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越陞者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十五年遼東建州斬首陞級官旗照例准襲内有三次當先所陞署級幷越陞級役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十六年大同威寧海子斬首陞職官旗照例准襲内有先被傷及斬首爲從被傷執旗督陣所陞實授一級幷署級及越陞職役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十七年白孤莊功次一人自擒斬達賊一名顆二人共擒斬賊級一名顆俱照例准襲内當先衝鋒被傷督陣一次先及哨探賊情等項俱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十九年朔州駝梁等處功次斬首爲首部下斬首五顆以上幷陣亡陞一級回營身故陞署一級官旗俱准襲

一成化十九年宣府韓家莊功次斬首爲首官旗照例准襲内有奮勇當先督陣旗牌陞署職者俱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成化二十年大同紅墻兒功次陞一級一人自斬首二顆准襲内有當先被傷陞級俱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弘治八年甘肅涼州紅山兒功次斬首爲首陞實一級擒斬賊子一名陞署一級内斬首爲首准襲其擒斬賊子陞署級係幼小達賊已行給賞例該減革

一弘治九年哈密衛國功次二人共斬賊級二顆爲首陞實授幷署職二級則是得陞三級除實授一級准襲内署二級准襲一級其幼小首級幷奪回婦女署級不准承襲

一弘治十年甘肅涼州功次斬首爲首陞級實授幷戰傷回營身故陞署級俱准襲

一弘治十一年寧夏賀蘭柳溝功次一人自斬賊級二顆幷斬首一顆及二人共斬首爲首俱准襲内有斬獲幼小達賊幷親執旗牌督陣殺賊及三次當先被傷陞署一級者俱不准襲

一弘治十二年肅州鎭南卜功次内有一人自斬首級一顆又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首陞二級俱准襲

一弘治十六年陝西藥蘭功次領軍官自殺首級一顆陞一級照成化十九年事例減革

一弘治十七年遼東錦州沙河功次一人自斬首級一顆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首准襲內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從陞署一級俱不准襲

一弘治十八年大同焦山兒功次斬首爲首陞實授陣傷回營身故陞署一級俱准襲

一正德元年大同功次一人自斬一顆爲首并部下領軍斬首及數陣亡及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首各陞署一級俱准襲內先擬給賞後陞授

一級同二人斬幼小達賊爲首陞署一級俱不准襲

一正德三年大同寧陽鋪功次二人共斬首一顆爲首領軍部下斬首及數俱准襲內衝鋒破敵又被傷陞署一級照嘉靖元年事例減革

一正德三年密雲黃崖功次二人共斬級一顆爲首陞實授一級准襲內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從陞署一級俱不准襲

一正德三年宣府獨石功次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首陞實授一級准襲內有二人共斬賊級一顆爲從又被傷陞署一級俱不准襲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二終

兵部武選下

查革武職疏
明恤典以定功賞疏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賞功之格四　丘濬
武選淸吏司題名記　呂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三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武選下

查革武職疏

該兵部題武選等淸吏司案呈節該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自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吏禮兵工四部各將查革過傳陞乞陞文武僧道匠藝官員名數類奏查考其
皇親及公主所生子孫原無出身正途
朝廷推恩陞授者不在此例又一款兩京五府見任掌印簽書管軍管事公侯伯都督及都指揮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品以上并各處巡撫官俱聽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武職內有傳　旨管事者革去管事照舊帶俸又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舍餘人等但係例外奏討及稱報效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

革該衛所各將革過名數造冊送戶兵二部查考
敢有受財隱避不革及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
充軍諸色人等冒認錦衣衛官員戶下舍丁致陞
官旗者限三箇月以裡許各官旗自首與免本罪
冒籍之人革去職役過限不首該部查出或被人
告發通行治罪發遣又一款近年冒職人等在各
邊不曾斬有首級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及各
處斬首不及數該部照例擬賞奉　旨陞級世襲
者兵部通行查革又一款賜姓人員及見犯罪冒
姓者各復本姓在京者各照原有本等職役閑住

隨任當差在外取到留用者不分官職大小各回
原衛原籍帶俸閑住仍因賜姓義子陞職爵并
與做勇士等項食粮名色者兵部盡行查革又一
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衛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
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
通行查革以後各該衛門照舊年終類奏兵部查
議陞賞　欽此欽遵備經呈堂在京行五軍都督
府并所屬衛分及錦衣并親軍等衛所在外行都
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所屬及咨南京兵部各
行查革去後今將及一月在京府屬并錦衣等

衛所未見將各官旗應存應革緣由回報相應議
處案呈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御極之初首頒前項裁革之　詔蓋痛官爵
之冗濫而欲爲愛惜之圖念俸粮之糜費而思爲
節省之計更化善治宜莫先於此者各該衙門正
當仰承　德意疾速奉行庶前日之弊政不留而
祖宗之舊規可復今五軍都督府并所屬在京衛
分及錦衣等衛所官員不以
明詔爲重本部查革文移到彼將及一月未見各
將應存應革緣由造冊繳部蓋因各該府衛官員

或人情稔熟欲抗顏而未能或依憑有人逞掣肘
而難動若不另爲處置誠爲廢格　詔書查得見
該科道官會同戶兵二部委官清查錦衣衛旗校
事頗就緒合無比照前例乞　差風力給事中御
史各一員本部委官一員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
老成能幹官二員遵照　詔書內事理將五府并
所屬京衛及錦衣并親軍衛所應革人員每人審
取親供二本各將原祖職役并例外奏帶或報効
或拿賊等項獲功或因盗賊妖言獲功或非時冒
叨　恩級或併功陞職及傳乞陞職緣由備開明

白差去官員逐一清査磨對各人應存應革職級
扣筭定擬停當備造文冊奏繳中間如有事涉疑
似者臨時奏　請定奪敢有隱避及抗違推調等
項情弊聽各官參究治罪庶冐濫名器之徒不致
於漏網而　清朝釐革之政不委之虛文緣係差
官遵　詔查革冗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
六年五月二十日本部左侍郎楊廷儀等具本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
力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　詔旨清查
屬錦衣衛者本衛選老成官二員會同清查　欽

此欽遵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題亦
爲前事題稱武職乘時冐濫已非一日科道等官
既承重任必須自立無過之地方免浮議且文冊
浩繁展轉搬運恐生弊端合令各官於相應公廨
處所會同清查不許一應閑雜之人出入查得
詔書內原令各該府衛衙門徑自查革造冊繳部
已經通行日久訪得承委官員造有清冊前項冐
陞之徒尚萌僥免之心百計破調以致承委官互
相觀望不將清冊繳送乞　勑各該衛門作急造
完前項文冊繳送兵部該司收貯轉送科道等官

清查如冐遷延有悞行事各該衛門掌印官及承
委官容令科道等官參究伏望
皇上特勑科道等官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無
使　清明之朝仍有名器冐濫之弊實爲至幸等
因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正
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冐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備行臣等會案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開送
五軍都督府并所屬京衛及清軍旗手等衛所造
完該查官旗文冊并各人親供及本部節年陞官
奏帶堂稿前來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准臣等手

本行查各處鎮守分守守備等官奏帶分別例內
例外則例開送施行等因到司准此查得先該巡
撫宜府左僉都御史秦紘奏稱各鎮守分守各內
外官員不照巡撫官員事例俱各奏討在京官舍
名爲親信頭目在邊跟用實緣爲奸非止一端要
將各處奏討頭目數目取回以後不許奏討等因
該本部議得合無今後鎮守分守等項內外官員
奏討跟用之人原係五名者減作三名原係十名
者減作六名務要嚴加簡選不許貪縁投托本部
仍通行各邊內外官員一體中明禁約帶去之人

既不貪緣投託圖財竊政亦不許泛濫差遣假公
行私倘有事發連坐本主如此庶幾不敢容無藉
之徒邊方亦不缺可用之人但奉有上項節次
欽依事例未敢擅便定擬伏乞 聖裁成化二十
年十二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各處跟隨人
員既多奸弊內外鎮守官與五名分守等官與三
名多餘的都查取回京今後都照這例行欽此又
查得公務事該太監姚舉題蒙差鎮守江西地方
奏帶去支廩給官舍指揮使楊輔等伍員名并不
支口粮軍舍姚文等六名該本部查得各處鎮守

分守等項內外官員奏帶跟用頭目內鎮守官許
帶五名分守等官三名應付口粮脚力若係團營
操備并 侍御上直人員不許奏帶又查得內外
守臣係鎮守者許帶指揮以下係分守者許帶千
戶以下係守備者許帶百戶以下止以原擬名數
不許過多如有故違聽本部參奏究治俱係見行
事例參照太監姚舉係鎮守官員例該奏帶頭目
五名今却數外多奏姚文等六名但查楊輔劉成
董英各見在團營操備李椿等又係辦膳人員於
例俱難准擬所擬支口粮冠帶舍人姚鎮等并不

支口糧軍舍姚文等既查無碍人數合無行令本
官仍就於多奏不支口糧軍舍內另選三名替補
指揮楊輔等輳足五名之數前去應用楊輔等各
發該營把總操練李椿等仍尚膳監辦膳等因正
德元年六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為公務事該大同總兵官溫恭奏
稱原任大同左副總兵奏帶官舍祁宣等三員名
支廩給口糧劉元吉等九員名不支口糧見在聽
用今充總兵官例該五名支口糧除祁宣等三名
尚缺二名訪得錦衣衛等衙門通事舍人官旗李

東等二員名支給口糧劉泰等一十三員名不支
口糧乞發聽用等因具題正德二年五月奉
聖旨照例這鴻臚寺通事并譯字通事係應役人
數不許奏帶別項雜差如有鎮守先行奏帶去的
着禮部并大通事查照取回着役該衙門知道
欽此又為公務事該延綏參將田琦例外奏討頭
目該本部議得本官奏討侯俊等係例外之數擅
難定議等因具題正德十四年三月奉
聖旨田琦既以奏帶跟隨二名這例外奏討的不
准今後有似這等例外貪緣奏討的恁部裡參究

來說　欽此欽遵合用手本前去查照等因又准
該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闓尹生等雖有奏帶原無
花名無憑開報等因臣等會同將五府所屬京衛
并在京親軍衛所應革官旗逐一清查內錦衣衛
仍會同委官千戶陳澍等清查通行磨對扣筭明
白內有開報不明取供未到緣事故等項俱候兵
部另行臣等仰惟
皇上天啓　聖明臨御之初誕下明詔絲綸煥赫
條貫精詳舉行舊章剗剔宿弊凡在臣民莫騰歡
抃所據正德元年以來軍功冒濫官爵繁冗甚非
祖宗之法臣等仰遵　明詔通行查革備造文冊
奏繳外但簿書浩繁不宜瀆　聖覽所有弊端
之未能盡除事體之尚須釐正者敢昧死重爲
陛下言之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延及
子孫俾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之尊
莫有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輕
授故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不階尺土奄有區夏而一
時翊運元臣佐命宿將驅除剪滅懋建厥功然在

經濟錄卷三　八

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
滿拾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慎重中間屢嘗殲夷大憝蕩平群
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相望蓋不爲少然未
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也臣
等參照寧夏之役雖曰寘鐇背逆天道實由逆瑾
結憤人心彼時頼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
太監張永開風趨赴攘爲己功幸而禍亂克平實
仗　宗社之慶後逆瑾伏誅永與有力僅可以贖
黨惡之罪豈應遽爲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
馬永成陸誾魏彬等結爲朋黨專權出政乃以運
籌帷幄並受褒崇於是以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
張容封安定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清
伯馬山封平涼伯陸永封鎮平伯魏英封鎮安伯
其他俱以功廕加陞都督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
貂蟬玉帶勢轢班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
國門之外足未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
而一槩大拜封爵坐獲殊寵此士夫之所以痛心
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今仰遵

經濟錄卷三　九

詔旨俱以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誥券
削爲編甿但張容魏英已經辯免仍爵復被　新
命仍與做都督同知張雷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且
三人者均冒無功之賞尚逭有罪之誅况大小冒
濫人員既以盡行削革而容等有官如故不免陟
罰異同伏乞特　賜威斷將容等見存職級盡行
褫奪革其世襲庶足以光昭
祖宗之法而一洗名器之汙也再照正德年間軍
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
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分守官

奏帶例該三名今則七八十名者有之五六十名
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如錦衣
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駕人員與夫京營操備
官旗例無奏帶之列今則公然違例奏帶而前項
人員獨多蓋以各處鎮守太監類皆出自權門援
引是以彼此互相結納遇有地方用兵則以所帶
之人盡隸報功之籍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遠方故
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
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賫執
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之訪

尋金冊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既無
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每
破例而冒同陞官應查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首
其攻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
難以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甘涼雲南貴州江
西湖廣等處平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未能盡合
條格獨貴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尤
爲冒濫山東河南征勦流賊其功雖有可稱而太
監谷大用張忠陸誾尹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
陞授職級者幾六百員名其冒濫抑又甚矣今仰

遵
明旨將例外奏帶之人通行查革其各處歷年紀
功官員審覈不公雷同爲詐有負　朝廷耳目重
寄者乞　勅兵部查議明白移咨吏部通行罷黜
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既平内外中官大臣類
授武職功膺尤非
祖宗之法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　命出師致有
成功乃其職分　廟堂籌畫理亦宜然且克捷之
日既身加官爵之崇又家受金帛之賫莫非優典
已足酬功柰何重以武爵僱及子孫寵報逾涯實

難貧銜但近年文職功陞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
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弗能今仰遵　明詔一體
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臣果能身兼將
相功業顯著者
朝廷欲加殊恩豈無別項褒典不必假以武陞以
干清議實足以屬士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庭將
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以來各衙門緝獲妖言強
盜介不係臨陣對敵一應陞授職役者已經遵照
詔旨盡行查革臣訪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
揮門達袁彬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

二年方纔一次類奏其間委係積有年勞獲有奇
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擬陞賞然陞者
不過五七人多至十人而止其賞者或以布絹或
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打黜退當差自後因其
拿獲妖言陞襲一華之例於是人競貪功大肆羅
織所獲妖言強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之詔
痛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濫觴之漸及正德元年
錦衣衛指揮趙鑑梁質東廠太監王岳鄭珉各官
一時更代數月之內將辦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
二年又復類奏當時已經該部參論駁至近年以

來奸倖用事廠衛專權無賴之徒鱗集蟻附創設
四廠復立內刑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
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
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爲首張皇
賊狀無非掎摭之詞連署姓名不辯獲功之數含
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
百人以致市井庸流不崇朝而立陞朝籍權門廝
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融且其假種妖書陰爲陷穽
買同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鍛煉成獄凡
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冤魂塞路上干天和

凡有人心言之憤結且弘治元年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拿獲妖言的不陞止照成化
十四年例給賞　綸音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知
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級方今
聖明在上妖孽自不能興況亦律有明條不須另
開賞格但　輦轂之下畿甸之際盜賊竊發難保
必無以後合無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強盜起
數題送兵部附卷定爲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
方將各人各年之內獲過強賊多少分爲等第查
奏陞賞然每陞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

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
仍前混開務見某人拏獲某賊或某人爲首某人
爲從明白開其月日地方其有賊勢衆兇登時拏
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卽時奏　請定奪類奏之時
仍須開報如此則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獄無寃
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再照五府錦衣衛之立
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衛掌務之職或以流
官或由推舉蓋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
之大有勲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
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

有不由武胄雜然並進大抵非嬖幸冐功之徒卽
技藝希　恩之屬援朋引類車載斗量入則金紫
雜沓於班行出則僕從喧闐於道路遂使　國家
以賞功之典爲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
之世襲使邊延效命之士扼腕不平
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　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
府庫之所以耗費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
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屢見未必不
盡由於此也臣等仰遵　明詔將正德年間一應
冐濫之流通已查革外乞　勅兵部查照先年九

不由軍功授職者日後仍照　詔旨革其子孫承
襲伏望
皇上繼今已往念
祖宗得天下之不易惜　朝廷官爵之匪輕非軍
功决不可授以武職非異才决不可試以流官使
天下之人知得之爲難則　國家有事可以勸忠
厲能而足以措　宗社於泰山之安矣再照兵部
近年以來選法不明人自爲例如流官不許世襲
署職止加實授係是
祖宗累朝成法不知起自何人乃敢擅爲變亂卽

今查革過冐濫人員數多中間蓋有流官以流得
襲署職以署加陞甚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
近日推舉各處將官多有見在裁革之數事多違
法責在該司較諸犯功之官其罪尤爲不同乞
勅該部通行查出從重參究庶將來官爵不至於
冐濫而
祖宗典章不視爲虛文也再照五府所屬京衛并
在京親軍衛分自　明詔開讀之後兵部行文查
革各該衙門既以遷延一月不報及該兵部題奉
欽依差科道等官會同清查臣等聞　命之日卽

復會案備行嚴立期限不次催督乃復仍前延緩
前項文冊幾於兩月方纔造到顯是各該掌印首
領及承委官員奉行不力事屬稽遲俱當有罪乞
勑該部通行參究以警諸司再照裁革過職級如
都指揮等官見在各該地方領　勑管事者皆是
夤緣而出原非選舉之公合無乞　勑該部逐一
查取回京另推相應官員銓補庶存甄別以厲賢
能及照前項汰黜人員通計三千有奇中間大率
城狐社鼠稔於鑽刺之人觖怨心存覬覦不顧搖
尾之羞力可夤緣未絕回天之想萬一敢有抗違

奏辯之舉即係懷奸亂法之人伏乞
陛下赫發震怒亟加嚴譴庶有以杜塞倖門挫懾
群小尚願
陛下普垂離照益厲乾綱振起綱維申飭憲典鎮
重名器以待天下之勳勞節省財用以安海內之
百姓上爲　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基下爲子
孫黎元開可久可大之業臣等不勝幸甚天下幸
甚緣係開讀事理未敢擅便今將查革過官旗數
目開坐謹題請
旨

明卹典以定功賞疏

昨該兵部題爲乞　恩比例加陞親兄陣亡功級
以圖補報事武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
出陝西行都司甘州左衛指揮使孫淮奏兄孫鐽
原係指揮使職事嘉靖二年十二月內領軍調征
東路達賊追至地名打磨□□賊□敢奮勇身先
射中一賊落馬督領就陣拾□□□□根齊擁撲
奮將兄射砍陣亡因兄乏嗣□係□親弟例該
承襲嘉靖五年二月內保送襲兄原職回衛到任
管事今蒙劉御史將兄陣亡功次勘明造冊繳部

思得綏德衛一般陣亡指揮僉事周仁伊男周邦
先襲祖職後加伊父陣亡陞級掌授指揮同知臣
與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憫念臣兄死鋒鏑之苦一視同仁乞　勑兵
部查照臣兄陣亡陞級明白照例將臣改正加陞
都指揮僉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五
年二月內該陝西行都司甘州左衛陣亡指揮使
孫鐽親弟孫淮前來襲職該本部查明　欽選祖
職指揮使就繼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濂奏繳

嘉靖二年十二月內甘州地方功次文冊前來內
有甘州左衛陣亡指揮使孫鑑該本部照例擬陞
一級與做都指揮僉事保送應襲兒男赴部襲陞
等因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題奉　欽依備行
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陝西行都司甘州
左衛指揮使孫淮奏稱伊兄孫鑑原係指揮使嘉
靖二年甘州地方殺賊陣亡伊襲祖職指揮使今
乞要照例加陞伊兄陣亡功級一節查照本人襲
職及伊兄陣亡陞級緣由相同合無備行該衛再
查無礙准令孫淮於原襲指揮使上加伊兄陣亡

一級與做都指揮僉事於原衛所查照施行仍將
本官原襲職俸開除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前事該部議擬似未穩當
請爲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沒於陣所
者子孫襲職陞一級又查得天順正德年間陝西
地方敵殺虜賊賞例凡陣亡者俱陞一級皆爲子
孫襲職而言今孫淮却是以弟襲兄又伊祖職原
係指揮使重職假使孫鑑有子則孫淮止是軍餘
舍人今以兄鑑乏嗣遂獲承襲三品職事匹夫一

得此已溢分望乃復援引周邦以子襲父之例欲
將伊兄陣亡一級併加本身所據父子兄弟事體
不同該司槩以陣亡常例查覆即將孫淮擬陞都
指揮僉事以上必以材能軍功方得推陞選用名
爲流官不許子孫世襲今孫淮本非自立軍功又
無材能可見若復以兄陣亡遽陞都指揮僉事似
以流官亦得襲陞殊非　舊制況自來無因兄陣
亡陞弟明例查得正德十六年題准襲職事例內
開今後軍職或千戶或指揮獲功陞至都指揮以
上內都指揮僉事以上職級雖未任先故者子孫

止許承襲指揮使夫實有軍功陞職未任而死者
子孫猶不得襲陞流官況孫鑑係陣亡非功孫淮
係弟非子乃得以指揮使而昇陞流官爲都指揮
僉事可乎臣等竊謂陣亡陞級本以憫念死者罹
鋒鏑之慘故令子孫承襲加陞一級若其不幸無
嗣則前項優恤之典正宜加諸死者之身合無今
後武職陣亡無子孫者應該承襲之人止許授以
祖職仍將陣亡該陞一級追贈陣亡之人自指揮
使以下都指揮僉事以上皆用此例其旗軍陣亡
無子者則查照正德年間陣亡不願陞者賞銀十

附之例止賞銀十兩以優恤其家其陣亡有子孫
者自指揮同知以下皆得照例襲陞惟指揮使陣
亡則亦止當追贈爲都指揮僉事爲其祖職官階
已尊而
國典流官不得襲也其諸武職百戶以上自立軍
功於祖職上累陞至指揮使而無前者應該承襲
之人亦當革去續立軍功職級止許襲授原祖職
事仍於本身原職上亦得加贈一級若累功陞至
都指揮以上者加恭一墳如此則死者之心得以
少慰而生者之福不致過微似於

國典人心兩無偏碍如蒙伏望
皇上俯注 聖覽少紓廣思倘以臣等所言非謬
特降 綸音
勅下該部列爲著例永久遵行仍乞將孫鏜准贈
都指揮僉事其孫准所陞都指揮僉事一級先乞
明旨革去止照原襲指揮使供職則於典所加各
有攸當而功賞爲甚際幾不濫施矣緣係明典
以定功賞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
間而寓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
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僞滋人與
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爲功是豈
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
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
用商鞅始尚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爲當然而不可
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亦以貪功之人乃至誣平
民截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
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遺弊

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陣對敵機無窮也
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功之成必在
於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爲功
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於學宮載之詩禮
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甚焉耳今若不
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
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爲
功方其戰鬭乘勢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
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
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

而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
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爵
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之所甚欲
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
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
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敵以衛生靈以安社稷厥
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
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
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
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

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而戰陣之時急
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
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陣而監之歟則目力
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
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
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眞贋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
爲古今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
能欺在已若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甚服人之心志
而人不敢欺已矣　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
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

紀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
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係憑一有疑似難明紛爭
不已者即與移文考覈待止必須詳實歸一然後
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升試揭曉然考有不公者
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敝之人有贓者計贓
論無贓者削取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
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
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俾
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遵

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
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眞有智勇欲
爲　國家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
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可
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進輒將子弟親識奏
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在
征敍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
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
領爲人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
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有烏可全謂其無功

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幷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泥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陣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卹其子孫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二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王封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學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得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流官是也實謂輕重互相制而 國不失權我朝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材得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伏願

聖子神孫念

祖宗得天下之不易惜

祖宗之官爵保

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其材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以得之爲難則我

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爲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祿如此則維持之者既固奮起者又繼之則凡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功 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維立矣伏惟 聖神留意毋輕以

賞功之典以爲施恩之具而輕以授之發倖技藝之流門天下國家不勝大幸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禁旅左右承奉若雖有年勞當別甄敘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發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　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　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

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之格四　　丘濬

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許消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遷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

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國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犯
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
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
過不以私廢公 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
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
以厲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
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於
法律以維持整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

焉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
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
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
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
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
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節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

法者矣然人之性質不能皆同其間固不能無不
恩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 國法以遞降
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
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
尚何軍少官多之患哉臣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註謂父子相繼為一世四世
而緦服之窮也六世則親屬竭矣夫以大賢君子
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之後四世
而後子孫尚靡其祀況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
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勝之智

搴旗斬將之勇立難拓土之功錫之以官爵食之
以俸祿終其身也已為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
無子及孫者又及其旁枝別派乎且開 國大臣
封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
不上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獨存何
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武官犯
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 勅
兵部查內外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
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原籍戶
口若干舊任遺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

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白詳實備具開彼此對照
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為三等一曰奉天啓運
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廷及隨大將平寇者
居其次三為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五世之後若不
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
世優免雜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
有公私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
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
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五世之後有犯者
遞降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

後例該革任者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死及再加功
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
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效而官不至於冗濫
矣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輒與異議以取罪
仲瑀之禍念此乃
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調停一
二則致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為矣伏
望
明主閔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得以起邪
心也

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呂柟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
諸郎中員外主事名於石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
畧茲除德炎諸大夫悉索洪武來選簿而申諸石
諸柟記之也是故以終官係歷任以歷任係發科
以發科係籍以籍係字以係名氏而屬之司三官
於以考勲而詢奸訊仁而摘暴稽庸而危貪明明
而恥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謁貴嚴而賤踈兵
有七程題名近之夫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
知衛皆於民焉食之其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

司二十一留守司衛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
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衛宣慰
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為兵不啻萬億
為官不啻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
焉宰分名可勿題乎故　今制統軍以三爵五府
謂公侯伯中左右前後聯軍以九職謂總兵參將
游擊守備協守備倭提督等官以十有二勲柱國
至武騎尉秩官以二十有四階榮祿大夫至忠武
校尉咸於斯司焉奈定名可苟題乎故內以衛
宮門外以障邊郵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書

左右侍郎郎中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
精專下有車駕職方武庫三大夫然皆析務而承
緒不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題乎故　今法以六
黃正親供正續內貼外貼大小以五貫類誥勅歸
附征克陞轉衛所流襲以五除徵選簿陞調復傳
特以六地敘功次北虜女直西番苗蠻內地及賊
以九誅慎軍機殺降失機陷城逃敵激叛等以四
義御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及義男女婿襲替及
革授者以七咎斷世襲與刑敗倫不孝失機擄盜
退陣人文不至以八戒徵專縱擅調發不策應縱

擄掠等以七罷戒不恪緩報稽需違期斂役私賣
器馬等以加陞謀部卒以遞降練什伍以附過御
選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才而程
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外郎一文選主事五文
選而其遷之也內或列卿佐外或雄藩而巨鎮亦
與文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　社稷
嚴莫大於存綱紀智莫大於止傳陞勇莫過於黜
貪猾信莫大於守律令愛莫大於登才賢廉莫大
於清交游此非其實乎夫實盛則名雖勿題而常
存實之不足雖好名者莫能保旬月美也

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敏員外由李本宇
事由孟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勳
德顯如日月至今人猶誦慕之則其字亦尊籍亦
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無其實固有如今日待
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而後知又
奚能知其字與籍與科歷官哉於時德英及路君
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文及將君汝潔汪君汝梁
王君子中王君子崇皆曰斯任也敢使他日待查
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言而愧斯石乎枏曰石
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曰茲知所以先石

選簿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三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兵部 車駕上

為守衛事 劉大夏

題應詔陳言以釐弊政事 劉大夏

題禁革夙弊以強守衛事 李承勛

題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 李承勛

宮禁之衛一 丘濬

宮禁之衛二 丘濬

褒守通衢書目

題為陳言事 于謙

申明舊例事 余子俊

題驛遞過關米糧事 馬文升

為建言民情事 馬文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四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 車駕上

為守衛事 劉大夏

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河南道等衙門監察御史等官石玠等題前事據虎賁左衛中所副千戶李泰呈稱正德元年正月初四日輪該守衛長安左門外第一鋪至第二鋪原設銅鈴七十八箇本日夜有本衛右所副千戶胡安軍

人任顯等傳遞到鋪止收七十二箇內少六箇隨據該衛右所副千戶胡安呈稱守衛長安左門外第三鋪至第六鋪有羽林左衛中所千戶劉讓軍人劉忠等傳遞本夜巡更銅鈴止收七十二箇又據羽林前衛中所千戶張進呈稱守衛長安右門外頭鋪本月初四日夜原發銅鈴七十八箇至八鋪搖脫鈴子轉同鈴二箇西安門又轉回三箇次日早長安左門止交七十二箇等因到部臣據此除臣親詣長安右門第一鋪取出前鈴查驗見在七十七箇鈴子俱全內委少一箇臣等竊惟前項

銅鈴每夜初更時分自長安右門頭鋪陸續發起
一軍一鈴相接傳遞以嚴夜警最爲緊要今稱少
鈴一箇必是提鈴軍士彼此推託不即遞送遂至
遺失所據長安左等門上直指揮幷各鋪管軍千
百户及留守五衛輪該巡點官員職專管理不行
嚴謹俱各有罪但週圍紅鋪數多直更各有時刻
前項銅鈴未審的係何鋪何人失落必須逐一挨
審方得明白合無着落留守五衛輪該巡點官員
督併上直等指揮官上緊挨查務見的確將失鈴
人員備由奏送法司行提問擬照例發落以爲將

來守衛不謹之戒便益緣係守衛事理未敢擅便
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參看得所奏失落銅鈴擬合挨查爲此連送該司
仰行留守中衛指揮馬智督併長安左右二門守
衛官查勘自本年正月初四日右鋪原發銅鈴若
干左鋪接受若干至初五日曉緣何内少一箇着
落該夜官軍逐一沿鋪查勘前項銅鈴要見在於
何鋪沉匿失落務要查明得獲星馳回報以憑施
行毋得遲違取罪不便

題應詔陳言以釐弊政事　劉大夏

車駕等清吏司案呈各准武選清吏司手本奉本
部連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倪議
等題臣等諫垣叨任耳目極言進諫職分之常竊
近者欽承詔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
於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
具明白來說禮部知道欽此用是有以窺
皇上憂勤之心恒切于　宸衷作新之念昭揭于
言表苟有見聞敢復緘默第以迭年災異屢發

綸音彼一時各衙門所奏連章累疏非無可取經
時閱歲未盡施行臣等今次所言就中亦多相類
竊恐與前均成故紙然則軍民之利何時而興軍
民之病何時而祛乎伏望
皇上普施離照大奮乾剛查取前項節次奏本幷
今開具事情凡有利于軍民者期在必興凡有病
于軍民者期在必祛如此則求言以實而不徒文
治道隆而無或替矣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給事中等官倪議等所題事件俱

係別衙門掌行擬合通行除外合就備申開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移咨送司看得咨開給事中倪議等所題事件除革貢緣等事另行所據減船隻恤守衛開絕軍三事俱隸別司掌行案呈連送到司案呈到部看得給事中等官倪議等所言後開三事俱係安民切務理合逐欵議擬開立前件具

奏定奪緣奉

孝宗皇帝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一恤守衛照得各衙門守衛官軍所以拱護　宸

極庸備不虞在

祖宗時待之甚厚月糧之外加以直米餘軍代其炊爨柰何近年以來勞苦百端守門内官恣意剋剥隨補隨逃不能聊生先該給事中張弘至指揮羅永等各建言前事節奉　俞允查革旬月之間稍知警畏以後仍蹈舊轍需索反倍於前軍士之病莫甚於此伏望

皇上軫念軍士之苦門禁之重嚴立禁革科條敢有仍前剋害者革去職任許被害軍士赴巡城官處告理以憑叅究區處如此則軍士得以

少甦而逃下可免矣○前件查得守門内官尅剋軍士近該給事中張弘至指揮羅永高壽各開欵建言門官不分班次一槩科擾直軍要行定與班次免致混擾本部逐欵議得各門内臣因是近年定與網巾銅錢以致百計需索至有菜蔬錢掃帚錢上樓等錢然始稍止於該直官員以後一槩混擾訪得午門等門每三日一直用錢一萬四千五百餘文東華等門每三日一直用錢一萬九百餘文西華等門每三日一直用錢一萬二千六百餘文玄武等門每三日一

直用錢一萬二千一百餘文東華西華玄武等門又有出車使用比之前門濫取尤多致令軍士月糧直米俱不得用妻子凍餓各官欲令分班意正在此除已往不必追究外乞　勅司禮監裁減之後仍各定與班次每門各置欽錄文簿一扇輪直明白若不該直在門混擾軍士許赴城科道官弁本部委官查撿文簿據實叅奏等因開欵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事件着各該衙門查奏定奪

欽此欽遵已經開具手本齎赴内府司禮監徑

行奏請定奪去後查無定奪過緣由在卷今該
前因合無本部備行點城科道等官拘審各門
守衛官軍如果已經　内府司禮監查奏定奪
守門官仍前分外需索害人許各官指實參奏
拏問若是未曾定奪即行該監遵奉查奏仍每
門給與定奪過班次文簿一扇庶使各官有所
查考門軍知所遵守
一減船隻照得南京馬快船隻指以供應　上用
爲名濫起數多混搭客貨沿途騷擾地方軍民
受害不可勝言先該尚書馬劉各言前事議擬

量減緣由未蒙　俞允軍民之病莫甚於此如
蒙乞　勑該部議處將南京供應物件如馬槽
銅器等物係北京司置造者改在北京造用其
餘難以更改者亦要斟酌物件多寡儘船裝載
量爲撥給仍乞申明禁例不許恃勢凌虐驛遞
衙門混搭客貨帶用吹手軍餘護送如此則沿
途有司軍衛不致騷擾而裡河貧民得以少甦
矣○前件看得南京馬快船隻之類近奉　詔
書内一款已令南京兵部查奏定奪以甦軍民
困苦本部難再別議

一開絶軍查得正統二年事例内一款一軍政條
例内開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絶并山後等處
人民挨無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
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轉繳兵部開豁今照
各處衛所官吏不行遵守又將曾經五次十次
保結無勾軍人一槩造冊開勾今後各處衛所
將先曾三五次保結并今次重行清審明白無
勾者俱且住勾不許重復造冊勾擾若有故違
查勘是實照依原奏　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
及照各處清軍官員不恤民隱惟欲取足三分

之數以逭已責將年久無勾軍士一槩勾擾爲
害不可勝言如蒙乞　勑兵部轉行清軍御史
查照正統二年以前至今猶回丁盡戶絶挨無
名籍及永樂二十二年以前過革爲民軍士督
令清軍官員再加研審是實取具官吏里書人
等重并結狀造冊繳部即與開豁免清仍行各
該衛所不許一槩朦朧開勾如此庶軍伍可清
而民困少紓矣○前件查得先爲修明軍政事
該監察御史黎國奏要將各處挨無名籍軍役
照例開豁等因該本部議得此等軍政若非軍

衛惑于老軍之妄報則是有司昧于里書之作弊若不斟酌事理一槩開除未免奸弊日滋軍伍日耗合無本部通行各該清軍御史督同所司清軍官員自正統元年以來一向清軍作挨無軍士除衛所籍貫姓名來歷全然不明及遇例釋放重各改調查無憑據曾經回報一二十次者依今所擬行各有類造通知冊一本繳報類發各該衛所查照開除不許再行勾擾但有衛所籍貫止是差訛不明者難稱挨無務要嚴督里老人等照舊清理務見下落不許只憑里書執據前案作挨無造報若查有前弊就將里書拏問如律責令補當軍役等因於弘治十六年九月十七日題　准欽遵外續爲陳言時務事該兵科給事中藩鐸奏要將各處丁盡戶絕及挨無名籍軍役已經回報至今三五十次者照例開豁等因該本部議得各處軍伍丁盡戶絕者固實有之里書作弊若數亦不少比因近年定三分之數有司明知屢經結正亦必差人解查啓奏前數累及無辜所以給事中藩鐸復有此論合無查照本部近日題　准事例仍通

行各處清軍御史照理分豁相應理者仍舊清理等因又於弘治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題　准通行欽遵去後今給事中倪議等又奏前因案呈看得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絕等項軍役槩查有無近日本部節次題　准事例難又別議合再通行各處有司將前項應開軍士查勘明白作急造冊繳來以憑轉發各該衛所開除施行

題禁革夙弊以強守衛事　李承勛

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廣道監察御史張仲賢題臣於本年正月奉都察院劄付差點　皇城內外守衛官員春季已滿彼時以聖駕未臨兼委點閘防守官軍故得再承前差至今夏季又終例該更替前項守衛巡點半年中間情弊見聞頗稔事關職業不敢無言臣竊惟　皇城內外禁守衛之設非止肅儀衛以壯國威寔以嚴關防以消奸宄必其強盛方可爲觀若或廢弛何以戒備故夫守衛官軍有將領內臣常川管轄有科道部屬不時巡點先年立法至爲詳密近來廢弛似爲殊甚臣每一巡點一門一鋪官軍見其

見在者身無完衣逃亡者每爲過半詢察緣由或因網巾錢少不敢過班或以拖欠班錢借貸不到前番點視如此後番來點亦然雖其量爲責治其弊仍前備求其故蓋因守門內官內使人員數多一門多者十二三員名少或七八員名雖奉
詔旨減革有退去而復來者有比舊特翻添來者每軍過班三日即退銅錢百文作爲網巾之名此外又有聽事帚掃臺楊等錢枝節科索亦頗多端軍士辦納不前只得扣除直米充賣月糧甚至借貸盡楚誅求殆無寧日前項軍士皆無恆產多係

備工手藝爲生縱無家口之養歇役三日豈能辦此錢數日朘月削以至貧窮到骨纔以逃亡致使守衛日弛門禁不嚴若不容爲計處將來之弊有不可言者矣切照各門內官內使玩視
詔旨任意添留剝削害人不恤軍士事雖微小所關匪輕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伏乞
皇上軫念貧軍重惜守衛如蒙乞 勅司禮監將
皇城內外各門內官內使人員遵依 詔旨一體查減定以名次不許私自添留其一應索取網巾等錢通行禁革違者有罪以蘇困窮庶乎守衛官軍少得蘇息而門儀亦爲之振肅矣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正德五年九月內爲陳情乞恩分豁多官負乏軍士困苦等事該濟陽衛軍人關能舉等奏稱各門官成化等年間止是一正一副近年以來添設數多剝削軍士乞 勅司禮監查照舊例裁革等因該本部查得 皇城各門額設門官原與本部無行合無行移內府司禮監備查明白應否裁革徑自覆奏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都不動以後朝廷自有處置欽此續爲 開

讀事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頒布 詔書內一款一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房倉場各皇莊等處但係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除欽遵該司禮監查奏外查得近該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題爲申明門禁事開稱 皇城四門邇年以來人心玩愒內外官員出入僕從成群甚者內官家人潛住各官監局直房經旬不出乞要禁革等因該本部議擬具題奉欽依是皇城門禁最宜嚴謹他每說的是你部裡便查舊制通行申

明禁約欽此又該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關閑
等題爲守衛事開稱昔者魏相給事漢朝言變興
以人災爲重周廬宿衛務期嚴靖近年以來法度
縱弛門禁視爲泛常內外人員循習玩愒驕恣之
習未能卽改一體重爲禁制等因該本部查議具
題奉 欽依是楊受等都着法司提了問今後內
外守衛人員務要加意撫恤軍士仍不許擅離私
行代替欽此續爲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該本部
照得 皇城乃天下之根本華夏所觀瞻
祖宗禁約事宜見載榜例法度森嚴恪宜遵守近

年以來人多怠忽事因廢弛守衛門禁視爲泛常
以致閑雜人等任意出入往來肆無忌憚甚至法
外遺奸交通賄賂盖由各該守衛守門內外官員
人等不肯奉法仔細盤詰惟事偷閑私行代替甚
者賣放占用或辦納巾菜疏等錢以充私橐及至
點閘之時四散呼喚旋來應名借彼補此兩相影
射已既不正焉能正人所以人心玩愒如故驕恣
未改若不重加申明禁制誠恐內外奸細竊肆覬
覦杜漸防微不可不愼伏惟 聖治旣新舊染宜
雪 命下之日合無本部出給榜文於 皇城四

門張掛曉諭在京守衛內外官軍人等務要恪遵
祖宗成法常川在守仔細盤詰 朝參官員跟隨
辦事官吏人等俱照弘治元年題 准事例若有
故違仍守衛官軍人等仍前躲閃代替及賣放私
占辦納網巾菜蔬等項積弊供聽點城巡視糾儀
科道等官着實點閘巡視糾劾參奏提問從重究
治等因具題奉 欽依是皇城門禁係是重事你
部裡便查照舊例出榜申明禁約欽此俱經通行
欽遵禁約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監察
御史張仲賢題稱 皇城內外門禁每一巡點一

門一鋪官軍見在者身無完衣逃亡者每爲過半
或因網巾錢少不敢過班或以拖欠班錢借貸不
到蓋因守門內官內使人員數多一門多者十二
三員名少或七八員名雖奉
詔旨裁革有退去而復來者有比舊時翻添來者
每軍過班之日卽追銅錢百文作爲網巾之名又
有聽事帶捕薪補等錢支節科索多端軍士辦納
不前只得扣除直米脫賣月糧棰楚誅求殆無寧
日前項軍士以致逃亡及照各門內官內使玩視
詔旨任意添留剋削害人不恤軍士乞 勅司禮

監將皇城內外各門內官內使人員遵依　詔旨
查減定以名次不許私自添留其一應索取網巾
錢通行禁革一節照得　皇城門禁守衛官軍所
以拱護　宸居譏察奸宄干係甚重先年守門內
臣每一門正副內官并內使通不過四員小門不
過二員止令提督守衛關防出入此外別無科歛
等項名目近年門官添設數多規圖利潤科索百
端是以網巾菜蔬掃帚等錢為名不一而東華西
華玄武等門又有出車使用臺桶等錢以此軍士
受苦不過只得各將貞米扣除月糧脫賣本軍空
腹供役形容枯瘁衣服襤褸致使逃亡相繼門禁
日弛所以監察御史張仲賢目擊其弊奏要禁革
深為有見若不早為更張軍士何以免害仰惟
皇上建極之初渙頒　明詔剗除宿弊即及於此
守衛官軍誰不感戴但前項門官雖經查革比前
原額尚有餘員誠恐將來因循不無又復如舊伏
望
皇上特敕司禮監將各門內臣再行查減務照原
額存留凡非
舊制原額者盡數革去永為遵守其額內存留者

仍乞
天詔丁嚀戒敕令後務要撫恤守衛軍人不許剋
削科害網巾等錢一切通行禁革不許在門混取
如有故違及以後各門敢有貪緣額外添設者許
巡視
皇城科道等官指名劾奏罷黜緣係禁革夙弊以
強守衛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題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　　李承勛

車駕清吏司案呈查得永樂七年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皇城四門守衛官軍恁部裡便將
舊制榜文曉諭他每知道欽此已經欽遵將禁約
事宜開款木刻紅榜見在　端門外左右張掛曉
諭又查得成化七年為脩德弭災事該文武大臣
并科道官英國公張懋等會本部奏稱皇城門禁
至為緊要近來守衛官軍多有頂人應點隨即散
去行術并買賣諸色雜人出入內府奸宄莫辨今
後守衛官員人等務遵
祖宗舊制榜例嚴加搜檢但有無名之人及假帶

牌面者就便拏送法司究治其守衛官軍該部并
科道各差官一員不時點閘但有不在及冒名頂
替者徑自糸奏拏問等因具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卿等所言皆切時弊該衙門便整
理行欽此成化十二年又該英國公張懋等會題
內開長安左右門初開先放常朝及　見辭等項
官吏盡絶方許驗牌放進各監局工役人等有擅
越混進及夾帶財物入內買賣者守衛官具奏治
罪等因具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卿等所言皆爲因爲民的事其餘

的都准行欽此弘治元年又該刑科給事中韓祐
題要關防　皇城門禁乞行各門守衛官嚴督各
軍每早整齊排列責令單行進入凡遇　朝賀并
朔望日俱於各朝房內具服以進　朝畢仍回本
房換服如遇雨雪止許一人隨帶毡衫雨帽其餘
早朝並不許帶領伴當人等躋然闖入其外來朝
見官吏并公差奏事及四夷人等應引　見者各
該衙門每日早先詣長安門外聚集照數引進其
官吏監生進入除有服飾可驗餘無牌面者不許
一人冒入若守衛官軍不行嚴加關防許糾儀御

史糸究其伴當人等敢有如前諠譁接應者一體
究治等因該本部議得原奉　欽定跟隨辦事官
吏人等大臣三人其餘一人或執該用簿書或拿
更換便服等項不但只拿雨具一事而已俱於闕
左闕右兩行廊房之下伺立中間敬怠不等或又
有分外多帶以致於下水牌諠譁接應除公侯駙
馬伯儀賓并文武大臣原定許帶三人者無復他
議其餘許帶一人者中間若有賫奏賫精微關勘
合接本註銷等項者再添與一人俱立於前項兩
行廊房之下不許擁立於下水牌所在候官朝退

各使乃事其前項所帶人員各以朝官門籍爲主
行令置造木牌懸帶守衛官軍辨驗放入其尉
恩見辭工滿四人進春進曆送納錢糧諸色人等
經該衙門給與牌面事畢放回人數多者給印信
手本送守衛官照入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無牌面的還着錦衣衛緝拿欽此及查得
正德十六年五月內爲申明門禁事該兵科都給
事中汪玄錫等題稱　皇城四門近年以來人心
玩愒
先朝門禁雖有板榜懸掛槩作虛文其內外官員

出入僕從成群至於一應閑雜之人或倚託勢要
或偷竊錢糧或打點公事或交相買賣或藏匿亡
命甚者內官家人潛住各官監局經旬不出內外
交通政務舛錯乞要備查
先朝板榜事例嚴加禁約等因該本部議得近年
以來官廢道揆人無法守以致出入混淆奸僞難
辨誠如都給事中汪玄錫等所言合無通行申明
禁約備行內外守衛官員督令守門官軍今後務
要嚴加搜撿密切關防俱遵
祖宗舊制凡出入人等俱要驗其真正牌面記名

驗放敢有肆行出入者守直官軍隨即擒拿具奏
處治巡視　皇城科道及本部委官亦要不時點
閘務要照依板榜事例嚴督守門官軍用心搜撿
毋得視常故縱如遇指實糾舉參究等因具題奉
欽依是皇城門禁最宜嚴謹他每說的是你部裡
便查
祖宗舊制申明禁約欽此節經通行欽遵訖續爲
守衛事該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閻閎等題稱
西上門北小門旁有軍人張思名身故係是內地
謂宜究竟端的及稱昔者魏相給事漢朝言奏

興以人災爲重用廣宿衛務期嚴峭而連日衛卒
或死而不知所因年來法度縱弛門禁視常內外
人員稍衛玩愒驕恣之習未能即改惟一體重爲
禁制等因該本部議照　皇城門禁最爲嚴謹自
洪武以來立旗手等二十衛官軍輪班直守仔細
關防出入搜撿頃刻不許擅離參照指揮等官楊
受等俱屬故違律合提究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楊受等都著法司提了問今後內外守衛
官員務要加意撫惜軍士仍不許時刻擅離私行
代替欽此又經欽遵備行訖前項事例雖經節次

通行欽遵去後而內外人員若罔聞知入朝之際
僕從成行擁衆爭先真僞莫辨守衛官軍恬不加
查散朝之後買賣貨載雜如市途東西往來視爲
便道守衛官軍或坐臥而不顧或睨視而不言雖
經禁約視爲虛文蓋因循舊弊未能頓除而紙上
文移未可以悉知也合再行申明舊例出榜曉諭等
因案呈到部切照　皇城乃天下之根本華夏所
觀瞻
祖宗禁約事宜見載榜例法度森嚴恪宜遵守近
年以來人多玩愒因廢弛守衛門禁視爲泛常

以致閒雜人等任意出入往來肆無忌憚甚至法外遺奸交通賄賂蓋由各該守門守衛內外官員人等不肯奉法仔細盤詰惟事偷閒私行代替甚有賣放占用或辦納網巾菜蔬等錢以充私儲及至點閘之時四散呼喚旋來應名借彼補此兩相影射已既不正焉能正人所以玩愒如故驗奏未改誠有如近日給事中等官閫閱等所言者雖經都給事中汪玄錫等題行禁約內外人員尚未知戒若不重加申明禁制誠恐內外奸細竊肆覘覷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伏惟

聖治既新舊染宜雪命下之日合無本部出給榜文於　皇城四門張掛曉諭在直守衛內外官軍人等務要恪遵

祖宗成法常川在守仔細盤詰　朝參等項官員跟隨辦事官吏人等照例大臣三人其餘一人或遇陰雨及供事等項再添一人其內府供應人匠等項務候朝畢方許驗牌放進外內公差官員人等及常朝官員從人候立處所俱照弘治元年題准事例若有故違并數外多帶及先期闖入朝門者守衛官軍即時阻退如有倚勢不服并守衛官軍人等仍前賣放代替及賣放私占辦納網巾菜蔬等項積弊俱聽點城巡視糾儀科道等官着實點閘巡視糾劾參奏提問從重究治其點閘科道等官仍要三五日內在於東西長安門側出其不意暗行糾視遇有違犯之人即時指名參究庶幾法制修舉拱衛肅清而臣民知所警畏矣緣係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宮禁之衛一　　丘濬

臣按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

之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儆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參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

是尤不可不愼擇其人也

宮禁之衛二　丘濬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寰宇通衢書日

庚申脩寰宇通衢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數總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無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無行爲里八千三百驛一百有四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無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無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

建彰州府水陸無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無行四千二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水陸無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二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七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三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馬驛六十四爲里四千

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
馬驛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
水驛九十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
爲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
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題爲陳言事　于謙

近該內官監太監陳謹題稱本監差內使管領打
捕戶於真定河間等處打捕野味魚戶於直沽海
子口等處打魚合用口糧脚力扛擡軍士人夫該

衙門照例差撥應用等因該工部官欽奉
聖旨是只著本監魚捕戶自打有時起送遞運所
船隻車輛遞送前來不許勞動攪擾軍民犯的不
饒欽此欽遵行移應付臣有以見
皇上愛養人力而不欲勞擾軍民之盛心矣但真
定河間并直沽等處遭寇賊擾攘之餘正人心未
定之際而所在軍民流移公私匱乏屢蒙　恩例
寬恤一時未能蘇息加以天旱不雨五穀未種頭
畜牲口損失迨盡而軍衛有司遞運所選集軍餘
民壯備守城池地方或借倩車輛船隻運送軍器

物件差役繁重非止一端況即目當春夏長養之
時正物類生育之際所宜對時育物以廣好生之
仁兼且天氣日漸炎熱醃造亦非所宜萬一採取
失時恐難食用伏望　聖恩乞將前項事務暫且
停緩待秋成以後斟酌整理如此則人物咸得其
所而　恩澤益以周流公私兩得其安而事體永
爲便利臣叨受　國恩備員輔弼苟有所見不敢
不言具題景泰元年三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言的是罷不必去欽此

申明舊例事　余子俊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敬題稱在京在外各衙門
出使公差人員該支廩給行三坐五雖有舊例但
未知以日期而論以衙門而論無卷可查若以日
期而論每日日行則三升坐則五升不難於支但
過有事緊急者一日或行三四程者有之又未審
如何支給若以衙門而論倘一日經過三四處各
支三升官處又支五升則一日却支一斗以上議
論紛紜靡有定見不惟出使人員難於遵守抑且
有司驛分易於侵欺合著爲定法通行在京在外衙門
遵守奉行奏抄到部照得宜上德達下情防奸宄

誅暴亂馭夷狄等項機宜不可旬月之間過及天
下可以立待無或後期者實於驛傳是賴著有稽
典應合給驛使客本部於該賫信字號符驗則填
淂字號勘合備開陸路應付驢足水路應付站船
緣由於該賫達字號符驗者則填良字號勘合備
開陸路應付馬足水路應付站船緣由於該給驢
足紅船者則填恭字號儉字號勘合俱令會同舘
應付有職者多支廩給行路之時每驛經過三升
公幹去處經過二升經宿五升有役者多支口粮
不拘行路公幹去處一例支升五合前項廩給口

粮非比俸給乃是日逐便於使客飯食以免飢餒
所事之故通計一飯所費人有貴賤不同合用柴
薪蔬菜塩醬之類僅勾備辦飯後倘有所剩盡皆
狼藉撇下在驛不成別用以此使客每無一日經
過兩三驛不支廩給口粮之例似此小費非是加
厚使客撙之事體計程倍道不得不然但僻靜去
處或未貽靈衝要去處甚是虧損如比抵南京水
路站船一隻止載一人船隻有限使客無時循環
遞送自夜達旦畧無休歇驛道使人實可矜憫中
間亦有不才官吏人等不體　朝廷立法初意凡

遇使客到來廩給口粮不與做飯止是支與粗米
不知使客又於何處做造所苦情狀此其大槩積
弊至此誠可痛恨方圖舉行禁約間今該前因若
不體念人情申明舊例便利官民年復一年何以
杜塞弊源用增實效啓無先儘舊例無弊次將時
宜可行者總爲斟酌刊行榜文發天下司府州翻
刊就用司府州印鈐給發所屬驛遞衙門張掛曉
諭禁約不屬司府州縣所屬者一體給發本驛不
致埴刻稽留使客爲主廩給口粮務須與其做飯
不願做飯者方許支與細米上不虧官下不損民

永爲遵守敢有違悞者官員聽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拿問吏典以下聽合干上司提問使客有犯生
事勒措等罪赴京者該驛備行本部回還者備行
本管衙門照例条拿究治刊印榜文合用匠料紙
張等項行令順天府支給官錢買用

題驛遞過關米粮事　馬文升

卑職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馬允中題內一件處置驛遞過關米
粮臣查得舊例並無過關等項名色訪得先年間
爲薦新進貢黄馬快船并各處緊急公文一時轔

集或無見船裝載或有船濕漏不堪必欲守換不
無稽留因此從宜每關一紙出米三四斗貼與經
過此過關之所以名也不意流弊至今勒取數石
未已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何此之謂也若不姑近人情量為處置誠恐稽遲
公事責有所歸如蒙乞　勑該部議處合無每夫
一月出米若干升收貯在官以備所急每關文一
紙上水量與米若干斗下水量與米若干斗無關
文者亦合不許亦行各該驛遞板榜曉諭仍行各
該巡河御史時常查考收支數目務要明白不致

所司侵欺遺者參究如此庶驛遞夫役不致逼迫
逃移而公事亦不致於遲悞矣等因并將處置接
遞人夫皂隸并禁革官員多起關文及禁革私鹽
三事一同開坐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所奏除處置接遞人夫皂隸并禁革官員多
起關文二事本部俱查有見行禁約事例難再擬
奏及禁革私鹽原發去處係隸都察院掌行備咨
該院轉行巡鹽御史徑自查處所擬處置驛遞過
關米粮查得舊例並無過關名色訪得先年為因

公差人員各王府進貢到於驛遞一時無船裝載
或有濕漏不堪若候守換不無稽悞要將前路船
隻打過從宜每關一紙出米三四斗貼與打過不
意流弊至今勒要數石要乞議處一節切惟驛遞
衙門所設有繁簡之分故夫役船隻有多寡之異
且裡河一帶驛站設立不過五七十里遞運所設
立不過一二百里之遠夫船有數而使客無窮但
應付接遞之際不可不斟酌緩急以通變時宜若
遇緊急公務無船裝載量為貼助米粮令其經過
此最人情兩便奈何因襲既久人心奸巧強勒米

粮數多委的負累人難今御史馬名中所奏切中
時弊若不量為處置禁約則事無定體奸弊日滋
深為未便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
都御史并巡按巡河御史及咨工部行令管河郎
中各嚴督各該所轄府州縣掌印正官除偏僻驛
遞外中間果係衝要去處如裡河一帶兩京各省
往來公差人使客頗多船隻不勾倒換每驛站五
七十里者如遇打過站船每隻止許貼過關米二
斗每遞運所一二百里者紅船每隻止許貼過關
米五斗各於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

如或奏擬不前須出雜粮者照依時估價聽其便
但不許過二斗五斗米粮所值之數府州縣每年
置立印信文簿一扇發去各該驛遞收掌如遇差
多船少接應不敷將貼過米粮俱於前簿內明白
附寫某月日准某驛遞關文奉何衙門差委何人
往某處公幹無船倒換貼與米粮若干若係長行
馬快船隻此與倒換船隻者不同及無關文者俱
不許升合支貼若干勢要之徒多勒過關米粮者
許各該驛遞申呈巡撫巡按官處參究該管官吏
夫甲人等敢有指一科十因而侵欺入已者事發

罪不輕貸年終巡撫及巡按巡河等官吊簿稽考
查出奸弊徑自提問如律仍行出給告示發仰驛
遞常川張掛曉諭如此則過關米粮自有定數公
差人員不敢多勒而驛遞不致騷擾矣緣是處置
驛遞過關米粮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為建言民情事　馬文升

車駕清吏司案呈准武庫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
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弘治十三年
月日不等於禮科抄出吏部等衙門聽選等官人
等洪旻等呈建言民情事件該通政司官於　奉
天門奏合着禮部抄出會官議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同各部都察院通
政使司大理寺六科議得除有例見行及泛言難
准外數內七件合准所言宜從吏部等衙門查勘
定奪施行未敢擅便各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行抄單移咨
貴部煩為施行等因備咨抄單送司看得單內開
聽選官洪旻等所奏差點軍解律貼不均等四事

係本司承行另行呈堂外照得包攬驛夫加取夫
價等八事係隸車駕職方清吏司掌行案呈到部
合連送該司仰將應行事件呈來定奪仍將包攬
驛夫加取夫價等事移付車駕職方二清吏司各
另一體呈來施行連送到司抄單粘連手本前去
車駕清吏司煩為徑自呈堂施行等因手本送司
案呈到部擬合通行為此
一連送該司仰付勘合卷類行福建布政司轉呈
鎮守官會同巡按御史煩照會官議奏　欽依
內事理欽遵施行　計開吏部聽選官許朝珮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言事　一包攬驛夫加
取夫價事竊惟包當夫役累有禁例而不遵該
驛官吏容情而罔革臣切見本府莆田楓亭二
驛俱是莆田仙游二縣田根編僉防旱二等夫
役防夫之設專以遞解囚犯旱夫之設只是扛
送等用逐驛交接不過五六十里之程每米一
石按月輪流不過三五次之差而已先年一向
被附驛慣熟軍民包當就夫戶家米一石索取
銅錢二三百文又有輪該廩給每次多則費銀
七八兩少亦不下三四兩俱是該當夫戶出辦

至成化八等年間本府知府潘琴到任體知前
弊及蒙巡撫都御史張宣等便宜處置斟酌計
估每米一石定則價銀二錢案仰本府着夫戶
照季本府秤收按季發驛查照夫次驗日給與
工雇及廩給俱內支用尚有餘剩銀兩收官公
用官民兩便比於包當民得省半後因知府潘
琴等去任又被積年包攬之人通同久慣無根
老人妄呈收銀不便仍舊包當今見近年以來
人尤奸詭每米一石勒取價錢四百五百文者
稍有不從輒便生事妄作不着役申呈批挐責

罰或有等夫戶本身自去應當者却又通同官
吏邪越夫次日逐差撥無時休息使其連累懼
怕盡歸承攬且防夫價錢則索取倍於旱夫況
一般田根編僉而夫價多寡不一似此奸弊莫
革民患益深且莆田目今災旱相仍人民缺食
艱窘至甚又兼差役浩繁民不聊生若再被無
籍之徒仍前包攬加取夫錢不無愈加困苦如
蒙乞
勅該部轉行本府縣查照先年都御史張瑄等
定議價銀則例着令夫戶備價赴府當官秤收

按季發驛支用如有包攬之徒仍前在驛包當
加取夫價索騙民財者合無照依積年事例問
發邊遠充軍庶使包攬之徒無多取之弊而人
民免受侵漁之害實為便益　前件行福建鎮
守官會同巡按御史查處定奪
一咨巡撫山東都御史徐　除外移咨前去煩照
會官議奏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計開直
隸順德府內丘縣部根典史呂雲乾係山東登
州府黃縣人言事　一處驛站奸弊以蘇民困
事切照本縣原編黃山館驛根僉上馬地九十

頃中馬八十頃下馬七十頃驢每頭四頃牛夫
每名二頃每匹頭編僉實夫頭十名十年一次
輪流挨當每畝馬價鋪陳什物等項出銀一分
各夫自徵馬驢倒死鋪陳什物損壞於內買補
最爲民便例該十年一造夫有消長不一地有
推收之變又該取勘造冊里書人等乘機作弊
價後那先地數飛走上司法無可禁只得將地
一頃二十畝入站五年常輪常養人情頗堪後
奉事例除去逃亡全戶充軍地畝止將見地併
編隔年一輪多被隱漏出錢五文地多錢少若

以十年相較費錢三倍之多又將馬驢鋪陳價
銀徵解府庫任支以待倒死損壞方給遞年預
徵無益於民工食草料各夫自徵不勾費用多
將馬驢瘦損走遁不堪負累夫頭逃竄者有之
雖節行取委的俱事不便非獨本省爲然誠恐
各處亦有此弊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通行立
法嚴明禁革那移合無將逃亡全戶充軍遺地
俱有佃種之人併作一處併順民情照前編定
十年一輪後該造冊夫頭消長就於貼戶內補
編一名應役地有推收當輪過續幾年十分爲

率均出站錢如甲原地五頃內賣一頃與一冊
內添一買地姓名各照地數朋當如此地無飛
走那移之弊可革民皆稱便各處站地倘有粮
僉不同務要省錢得宜不許更變　前件兵部
行山東巡撫官查處
一咨巡撫四川都御史劉　除外移咨前去煩照
會官議奏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計開四
川重慶府巴縣民盧漢言事　一濫設鋪兵臣
見得本縣該管五十餘鋪先年本府掌印官量
其道路煩簡公文多少僉設司兵常川在鋪專

一遞送其路通三司并各府州縣衝要者每鋪
設與司兵十名或八名路不衝要僉與司兵六
名或五名如本府遞東止通南川一縣往回別
無分岐再往他處縣小事簡三二日僅送公文
一次每鋪僉設司兵四名或五名迄今年久人
多稱便公文無悞近年以來本府事煩不預本
縣比憑鋪長每年一次編僉官不知其作弊將
南川路鋪職官添僉司兵十名及十二名不僉
附近相應人戶却僉隔遠三四百里人戶以致
畏遠不願應當只得將錢交與近鋪慣熟奸人

暗與鋪長分用賣放少有正身自當或有告理官爲擔代蒙蔽上司小民被其羅織加以刁潑之名只得逃生逓避臣惟民乃　朝廷之赤子令却以爲奸人資家之具增省在吏掌握誠恐民怨日深如蒙乞　勑該部會議轉行四川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嚴加禁革督同本府掌印官從公查勘毋容縣官飾詞回護止憑府主畧路煩簡查照景泰天順成化初年原設原鋪司兵額數衝要鋪分各僉與司兵十名八名其餘鋪分僉與五名南川縣鋪僉與四名俱於近鋪里內人戶僉點應役本縣掌印官督令司兵帶同家小常川住箚遞送公文十年一次更換鋪長依律磨勘赤曆不許干預僉拘仍查究多僉濫設司兵的係何人作弊受財通將弘治七年以後鋪長查提拘問明白司兵革役寧家聽當別差鋪長亦不得仍前干預害人　前件兵部行四川巡撫官通行查處務在均平以革奸弊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三十五目録

兵部車駕中

朝覲官領馬對　楊士奇

題憑騎多寡黜陟　馬昂

題踏勘南直隸牧馬草場　何宜

題覆興舉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謹飭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振舉馬政事　馬文升

會議寄養馬疋　馬文升

題踏勘北直隸牧馬草場　馬文升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升

題爲思患預防事　周

題爲脩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牛崟集

題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題馬政四事　儲巏

題馬政利病事　儲巏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五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車駕中

朝覲官領馬對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
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
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
馬俾畜可散一千餘匹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

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
議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與慶言必不可行慶忿
甚不納臣士奇遂詣　扆前力陳不可曰朝廷以
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
之畜馬以甦民是貴民而賤官者矣時蹇夏皆在
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汝兩人亦言其便
何也兩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于慶也　上曰幾誤朕
矣顧臣士奇曰少須即批出罷此令明旦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必如欲行此令
天下懷抱才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
責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往事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今日必批出又明旦復奏
內批出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
且今所領多生駒初受羈絡南方之人素馭不能
控制立視其奔逸有競逐衢路者矣臣恐將來遠
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爽也于刻御思善門召士奇諭

曰內批豈真忘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呂震等
意氣輩交口忿詈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固不
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畜馬風害受制　上曰爾就擬此
草勑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
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
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
邊軍操用　上復顧臣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密與
朕言此輩多不識大體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

之

題懲駒多寡黜陟　馬昂

成化二年八月初二日兵部為區畫馬政事一馬舊例一年一駒後因虧欠數多改為二年一駒近奉
詔書內開三年一駒蓋所以寬民艱而恤民難也原其所自使管馬官得人孳養以時水草有節則生息自然蕃多國用自然充足定例固不敢輕易勸懲亦貴乎有法合無今後騍馬仍照例三年一駒管馬官員以一縣種騍馬為率三年考滿為期額內不虧者稱職額外每馬又生一駒者奏

請旌異額外又生二駒者行移吏部不次陞用不及額數者百疋為率遞相降級太僕寺分管寺丞所隸地方亦以州縣為度如一府十縣半能額外生駒者亦加旌異全能生駒者不次擢用如其不及額數本部查出轉送吏部降用本部尚書馬等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馬政多廢弛了恁每處置的皆准行欽此

題踏勘南直隸牧馬草場　何宜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兵部題為申明馬政事據南京太僕寺寺丞文林呈本部參照寺丞文林呈稱南直隸養馬府州縣各有牧馬草場明載圖誌多被勢豪之家侵占不得實用要行踏勘處置以備馬政急用一節合無本部行移南京轉行南京太僕寺坐委分管寺丞督同各府州縣掌印并管馬官員親詣各該所屬州縣嚴督當該官吏查照誌書圖本所載并吊取賦役文冊至官從公逐一查勘原額草場多若干坐落某處地名坵段若干堪以耕種并高阜低窪不堪各若干近年群長馬戶曾無在彼牧放馬疋有無徵收子粒何年

項下之用及曾否被近側豪強軍民侵占務要從實踏勘丈量頃畝數目界至明白埋立封堆分別上中下等第將高阜低窪止堪牧馬地土責付養馬人戶輪流管領牧放中間果有肥饒地土即今空閑堪以開墾成田照例召驗頃畝撥與有力馬戶耕種以後驗定等第照依佃種官田事例所收花利不拘銀穀依將計估量納別置倉庫收貯其有曾經開墾成田耕種年久徵納子粒者一體查清徵收中間被人包占種作或侵占界至等項各勒令首還官究其問罪如遇徵解馬疋地方災傷

人戶逃移無處僉買并十分貧難出辦不前斟酌
停當量爲支給以備足數止許用於馬政緊急不
許別項支銷待後養馬數多停免耕種照舊牧放
事完之日將踏勘過頃畝等第數目造冊徑自奏
繳本部左侍郎何　等具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

題覆興舉馬政事　馬文升

弘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兵部題爲興舉馬政事
該南京太僕寺卿秦崇等奏要將各府州縣解俵
馬疋行令除見解俵外以後每年於起解備用之

際照依定去分數徵解本部議得合無行移南京
兵部轉行南京太僕寺將每年解京備用馬疋自
弘治三年爲始鳳陽廬州二府并滁和二州令其
解本色馬七分折價銀三分淮揚二府所屬州縣
并應天府所屬江浦六合二縣以七分爲率四分
解馬六分解銀俱照舊例每疋折銀十兩其本色
馬務要揀選以騎操齒歲以上七歲以下折色銀
兩亦要辯驗足色各令俵剩委管馬官員解俵馬
疋折銀事例行之二三年備用馬疋有無好用另
行奏請定奪具題本部尚書馬　等奏奉
聖旨准議欽此

題覆整飭馬政事　馬文升

弘治三年四月初四日兵部爲整飭馬政思患預
防事該太僕寺卿王霽等奏稱順天府所屬寄養
備用馬疋消耗及倒失數多要照比較京營事例
專差少卿一員請　勑前去比較提督掌印管馬
官員馬數無虧許令舉奏旌擢耗損馬疋住俸追
補若有別項情犯五品以上官員聽其徑自提問
及今後倒失備用馬疋務要追補不在寬免之例
本部議得合無行移太僕寺於見任少卿內專差一

員請　勑一道令其賫捧不時前去順天府所屬
各州縣將寄養馬疋常加點閘比較仍督同該寺
分管寺丞該府管馬通判各該州縣掌印管馬官
員務要用心喂養膘壯不致瘦損倒失照依比較
京營騎操馬疋事例定限三箇月以稟報官陪償
若不報官陪償如管馬判官縣丞等官照管隊官
知掌印知州知縣等官照把總官馬疋瘦損倒失
則例施行內倒失馬疋若是年終十分不完五分
以上者聽本寺查參明不必具奏即將掌印管馬
官及該府管馬通判住俸追補五分以上方許關

支未完數仍要責限完報驢騾牛隻一體點視比
較責成其該寺分管寺丞及該府掌印官不行申
嚴號令以致瘦損數多及縱容盜賣抵換并倒失
至五千以上買補不足及五分者指實明白照例
奏　請定奪其管馬通判并州縣掌印管馬官員
三年六年九年考滿通查馬數完足方許給由各
官中間果有能盡心所事提調有方馬無耗損聽
其指陳實跡徑自具奏量加旌異或陞授職事仍
令管理馬政若有貪污不職馬政不脩及賍私情
弊倒失馬數多者亦聽本官應提問者拏送問刑

衙門問罪發落應參奏者徑自參奏拏問其養馬
人戶若有將官馬盜賣私騎馱載借撥答應及老
病瘠瘦等項馬足悉照本部原擬而行其各年拖
欠之數查照見行事例陸續追補此外凡可以興
舉馬政禁革奸弊甦息民困及殷實大戶權豪勢
要隱慝人丁不行養馬等項奏內該載未盡者聽
本官推類而行本官務要公勤廉慎脩舉職業以
副委任如或虛應故事因循廢弛責有所歸一年
滿日照例更換將該追未完之數明白交割接管
官員一併整理仍將比較過馬足膘息分數及追

補拖欠馬數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部以備
查考其稱今後倒失備用馬足務要追補不在
赦免之例係　朝廷莫大恩典非臣等所敢定擬
伏乞　聖明裁處本部官具題奉
聖旨是今後倒失馬足追補不赦欽此

題覆振舉馬政事　馬文升

弘治三年八月十七日兵部題為振舉馬政事該
太僕寺少卿彭禮奏稱永平府一州五縣先年因
其種馬數多歲取備用馬一千四百五十疋雖蠲
其數亦有一千上下故馬既不堪而拖欠之數又

獨多於他處要自弘治三年秋季為始銀馬中半
起解本部議得合無行移太僕寺今後分派備用
馬足永平府再減去二百疋派與地廣里多府分
州縣其永平府所屬見派馬足自弘治三年秋季
為始銀馬相兼每馬仍折銀一十兩其本色馬務
要四尺上下銀兩煎銷足色一同起解不許拖欠
責有所歸本部尚書馬　等奏奉
聖旨准擬欽此

會議寄養馬足　馬文升

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為脩省事該吏部

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王　等會議得一在京原無寄養馬疋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　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疋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却於兩京太僕寺孳牧馬疋內每歲取馬二萬疋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疋民戶有限馬疋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於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後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疋本色折色臨時具　奏定奪如

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行欽此

題踏勘北直隸牧馬草場　馬文升

弘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兵部題爲修舉馬政事該御史潘楷奏本部查得保定真定廣平順德大名河間等六府所屬州縣洪武年間俱有分撥馬厰牧地牧放官馬自天順成化年間以來被權豪勢要之家無籍之徒軍民人等侵奪占種收利肥家節該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御史張　等奏行戶兵二部差委會官同巡按御史原額馬厰地土逐一清查明白不分權豪勢要官員軍民人等但有占種者盡數丈量見數退出還官給與養馬人戶耕種照例上納子粒遇有馬疋倒死等項將前子粒給與買補等因本部覆奏差署員外郎主事馮良輔等會同巡按御史太僕寺分管寺丞等官親詣各府將前項草場除　欽賜皇親并　王府達官及民間先年占種遇例起科辦納糧草等項地土聽其照舊耕種外將踏過各府草場地共七百八十六處各頃數不等除給原耕之人承種定其等第肥饒者每畝出銀七分中等者出銀五分

下等者出銀四分自弘治六年爲始照數徵收完足各府官庫收貯聽候買馬支用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升

弘治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兵部題爲應詔陳言馬政事該太僕寺少卿彭禮等奏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民間種馬定爲額數冊不搭配則民困終不得甦馬疋終不蕃息將來禍患有不可言且如以十萬種馬爲額每馬二年騍駒一疋十年之間該駒五十萬疋縱使損失亦得三十萬疋再

加十年馬必至于七十餘萬矣威敵制勝取用無
窮但各該寺丞送到查勘文冊內開種馬之數原
額新增多有不明養馬之處論糧論丁亦有不實
臣等難便定奪欲再勘明處置不無愈加遲延合
無北直隸地方并河南山東等處六科差給事中
都察院差御史并本寺屬官各一員南直隸應天
等府行移南京六科都察院并兵部各差給事中
御史屬官各一員共請
勑二道前往各該地方布政司去處會同布按二
司分巡分守官直隸去處督同本府掌印官仍會

同分管寺丞督同各該州縣掌印并管馬官員從
公查勘養馬地方何處論糧何處論丁論糧者要
見免糧地畝實有若干或一百畝或五十畝養種
馬一疋共該種馬若干論丁者要見有力人丁實
有若干或十丁或五丁養種馬一疋共該種馬若
干務要斟酌處置停當既不可多以損民亦不可
太少以虧官每騍馬四疋照例搭配兒馬一疋此
數一定永為定額再不搭配增添如有倒失遇
赦亦不蠲免其耕種免糧地土人戶不分是否原
係養馬人數但係承種過買地土者及官員監生

吏典之家一體派與馬疋領養不許畏避勢要致
令不均有騍馬政勘定畢日即將見在種兒騍馬
盡數查出逐一揀選高大膘壯者存留作種不堪
之數責令變賣銀兩湊買好馬補數大約以種騍
馬十萬兒馬二萬五千為率北直隸山東河南該
八萬七千五百江南江北直隸府州縣該三萬七
千五百先儘免糧地畝次及人丁家道好各府州
縣種馬揀選足數之外尚有多餘堪中作種者却
派與別府馬少去處領養作種額外堪以騎操兒
馬并兒駒照數存留以作備用之數其堪以作種

騍駒量留以備補用其餘不堪之數盡數變賣銀
兩以備買補備用馬疋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
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　准差官勘處得河
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
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
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疋每十丁
養騍馬一疋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
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疋騍馬二萬六
千八百二十疋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

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疋一百畝領養騍馬一疋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疋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疋各照例兩年納駒一疋其餘人户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疋

題爲思患預防事 周[redacted]

臣奉 勅踏勘牧馬草場被 命以來夙夜皇皇

恐孤付託於是相協同事之人遍歷牧放之地詢諸故老循其舊跡量度以計其畝封土以立其界敬舉前事以復 明命矣然而經涉彼此體量事宜或有一二之可行者輒不揣鄙陋欲爲

陛下陳之臣伏思制敵以騎兵爲急蕃馬以牧地爲先自古明君思備患者必脩馬令脩馬令者必設苑牧苑牧之設不徒省芻秣之費而已馳逐水草堅其足力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孳其馬者莫善於此也自 祖宗來銳意馬政京畿四境牧地彌望長蕎茂草馬賴以滋歷年既久故跡湮廢官削民侵僅存十一每至下場之時地不足以放牧戰馬多或顧瘦牧卒半至逃亡萬一有所調用勢將何及此固不可不慮者也邇者兵部建議欲加清理其爲 國家慮遠矣

陛下聖智明敏洞燭事幾遂 俞所請 勅臣等踏勘節該欽奉 勅書內開曰命爾等將永樂等朝原撥各營牧馬草場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係王府晉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 欽此臣下領至切至再臣等愚昧

無以仰副

聖情然於四至頃畝粗舉其略而其間或有裨於馬政或因巡歷而有所見者臣等何敢緘默而不言耶臣攷之古周禮圉人養馬冬廐夏牧冬寒則與之以廐夏炎則涼之以牧其順時調燮以蕃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薊州等處舊設草場去民居稍遠極目荒蕪並無宅宇人馬無所依庇露宿荅蒸之中以致暑雨之月蚊蝱生發鼓翅搖噬噉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深熟牧白晝之遊

陛下鑒其治弊近 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

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迄
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沿雨沐漸就平夷將復
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
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割座而居焉亦得以就其隱
庇復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於
點閘歇牧則設卒以守之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
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　神機營草塲
係已故太監覃昌姪覃綱晉業臣等丈量之時道
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晉庄之人倚恃聲勢挾
作威福收斂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

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晉庄之人所得者常
居八九連室興嗟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
姪耳而晉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又況非覃綱比
者哉且
陛下捐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
而不知其轉展委託毒民歛怨有如此也即一處
而槩之則凡權豪勢要之人所謂庄田者其征利
禍民營私歛怨大率類此令草塲之爲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貪
緣左右圖復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
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
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俱在牧馬之地
陛下爲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
土莫非王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
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爲宮闈之用設有
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
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紓生民之害矣
又願
陛下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爲

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以與民則人將欽慕而
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塲一
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鎮等住種自
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
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迫于饑
寒而流爲刼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
臣謂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
不絕貧不聊生者與營署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
綏服二百里揆文教三百里奮武衞由是言之古

昔聖王於夷狄之末服者尚綏而撫之又況慕義
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況其間習
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
陛下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
益也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
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寇賊竊發將何以禦
之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
位而見柄用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閑散而
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

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
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
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
技也區區螻蟻之忱冒干　天聽
陛下倘賜察納而施行之則生民幸甚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題爲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半齋集
先該兵部題前事案　勑臣等將京邊牧馬草場
踏勘繳報外續該臣等題將各項侵占草場庄地
一併退出牧馬等情又該兵部題該欽奉
聖旨是設立草場牧放戰馬係軍國重事廢弛年
久令各官既清白王庄侵過地仁壽宮幷親王庄
地及各官奏討侵占原草場地土俱照數退出牧
馬欽此除欽遵外臣等各推委各該衙門關領帶
領各營把總指揮姚慶等前去霸州等處將前項
地土會同各該管庄官員人等逐一丈量明白築
立封堆四至各豎粗石界牌退出牧馬外今丈量
過退出地土項畝數目幷合行事宜開坐具本謹
題
一仁壽宮皇庄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

里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項五十四畝歸併五
軍三千　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鷄淀等處
者不與草場相連不曾退出仍是內宮羅全等
管業臣等看得霸州草場地里寬廣水草便利
牧地之善惟此爲最
陛下留神遠圖與脩馬政一旦俯從群議雖
母后庄田亦宛轉上白退還牧放臣等有以仰
窺　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
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
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葦箔鐵票等地覲

其所稱四至頃畝與臣等原踏草場相同意必
草場廢地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
漸為沮洳蘆葦旋生牧放不到當時言利之臣
因其地之羨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
之計耳流例相承遂不可已今埋廢之餘又蒙
查理是亦
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
場牧放孰重孰輕固不待較而自明矣況草場
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課起自近年是葦箔
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況近來渾河改徙故道

淤漲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乞
勅工部查明果有前項課額在內悉行分豁使
牧放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以副
皇上興復舊額之盛心也
一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
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連照前歸
併三營牧馬
一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十頃　御馬
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
薊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千營牧馬臣等看得

薊州草場佃種人戶數多民居星散參錯下牧
之時群歸踐踩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等依奉
兵部題奏過事理委本州掌印正官查對冊籍
於各家庄窠周圍免換地土明白多立封堆以
杜侵僭臣等前次踏過地土并今退出庄地計
其頃畝不下數萬長蓄茂草足成牧放但恐居
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　勅
兵部行移本州設立板榜開寫民地至頃畝於
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許令隣佑舉首重治庶杜
弊源臣等又看得內有義井寺一所瞰居草場

之中揆之四面道里適均見今議行蓋造官廳
不無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之方丈以處領
勅之官員既免造作之勞且省浮冗之費其餘
營房馬圈量宜成造此亦薊州一處之權宜也
一太監陸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
閻臺地方共退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
併五軍營牧馬
一太監覃昌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社
孟家庄等地方共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
畝六分歸併　神機營牧馬凡此草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必思規畫畜牧戰馬以備不虞
薊州一處固爲足矣且又防其雨水之泛濫蚊
蝱之噬嗑又設薊州香河間臺三河等地寄時
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
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占種死牧幾廢仰
賴
陛下睿資天啓聖智夙成遠體
祖宗之心大爲邊方之慮察納　廷論斷自
宸衷特命臣等清查且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
額固足以擴前休而垂永遠矣然事易於作始

而難於保終臣等願自今以往大昭王度申
禁條敢言眩惑早詞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
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永存矣弘治十年
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題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劉仲宇
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雲南道
監察御史王濟題臣本儒官誤蒙
先帝開復
祖宗舊例進臣今職官以言爲名民間利病既有

所知敢容緘默臣於正德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欽蒙差往直隷山東河南印記弘治十七年分孳
生馬駒承　命以來夙夜憂惕惟恐不堪任使有
負
先帝再造之恩於在天有孤
皇上委任之意於今日勉策駑鈍効報涓埃自暑
而寒巡歷周徧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京復
命已畢臣切見直隷河間衛輝二府孳生雖少駒
尚可觀直隷永平一府并山東兖州東昌濟南三
府河南開封彰德三府孳生既少駒又次之至於

大名廣平順德真定保定等府孳生不惟數少駒
皆瘦病矮小甚有如豺如狼如狗者所以只得照
例變賣通計各府印記不及二分堪暇將來起俵
亦皆百無二三念
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
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
名而無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既問
之於有司又訪之於鄉老又察之於百姓多方考
究不約而同皆曰即今百姓賦重差繁財窮力竭
救死度日惟恐不贍畿甸之民困苦尤甚且如登

種騍馬一疋孳生一駒是爲二疋兩年印記兌領
補種搭配起俵不出養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爲三
疋甚至積有四疋五疋者餧養既多費用草料不
貲雖有養馬地畝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
科罰百端害之所在人所必避至親骨肉莫如父
子有怕嫁娉粧奩費用養女恐爲溺死況孳生官
馬有害無利百姓肯爲之養乎不惟直隸山東河
南爲然至於南直隸鳳陽等府臣亦久知其然也
所以百姓惟恐一有孳生百害蝟至故將騍馬餓
餓作踐瘦病倒死即今各處額數虧損太多曾見

養者間有定駒則又謀買群醫人等爲之壓諦有
顯駒則飲以凉水酸汁爲之衝落求爲虧欠虧欠
照例不過納銀二兩虧欠不得孳生既出難報在
官餓餓作踐求爲倒死倒死不過照例納銀三兩
倒死不得種騍馬既瘦雖有孳生終皆矮小又有
管馬官畏怕分數不及紙上栽柔通要照買一番
名曰撓頭駒送官搪塞求爲變賣變賣不過照例
納銀二兩或三兩之間有印記或堪補種亦難起
俵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足科民重買備用百
姓耳心受累因虧欠倒死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

作廢若不早爲從長區處因時制宜圖爲官民兩
便之計臣恐決以爲馬政不惟孳生瘦小徒費喂
養終無實用下累百姓上無補於
朝廷不十餘年必將併種騍馬亦廢盡而後已先
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
此固可革時弊但
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
丁歲取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騍馬揀選四尺五歲
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責償區
處買補務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

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一次止是點視務要膘壯病
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或有
緊急亦可調用逓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太僕寺
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
解假如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疋買一
疋以地論之則出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
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舉就取二三兩或銀馬中
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
害設有生好駒起依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
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群盂而取

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
道各處近年起俵大馬但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
地造議者以為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
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豐於民而嗇於官者盖由利
害之分遂至懸絕畏簽科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
在官雖日撻而求其好孳生亦不可得種馬之額
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不
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臣廣詢博訪舒
民損官其弊如此如蒙
皇上俯察臣言　勑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

五年間孳生既饒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
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筭印記
之煩絕管馬官吏書筭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
皆得其便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具本該本
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為照
前奏干係馬政已經呈堂行劄去後續據太僕寺
呈稱查得先年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
俵以備調用後因年久馬種消耗雖令買補馬既

不及數亦不全以致孳生之駒大率不堪起俵京
營及邊一有警急務要大馬充軍出征原生之駒
既多不堪各該有司只得因民之便或於地畝或
於人丁或徵虧欠倒失之價照數派銀奏買解俵
惟圖趨避免罪何暇更論其地因仍既久遂為故
常所謂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
之名而無孳生之用誠有如御史王濟所言者今
本官奏要種兒騍馬揀選高大者存留不堪者責
價買補奏完原數照額令民牧養各該官員勤加
點視務令膘肥瘦病者問罪倒失者賠補永為定

例且可調用此係探本之論合無依其所言又奏
稱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
府州縣論丁論地買解百姓亦皆情愿照得節令
民間歲貢備用馬疋或以丁或以地或輪流或朋
合大率與王濟所言相同但稱近年有孳生不必
追究以宜通融再處等因回報到部送司查得洪
武等年欽定馬政條例內一款開稱補領或孳生
三歲騍駒照例或二年納駒一疋永為定例欽此
又一款每年備用馬二萬疋南京太僕寺所屬取
三分太僕寺取七分俱限八月以裏差官馬官員

解部等因欽此又查洪治六年間該太僕寺卿彭
禮奏爲應詔陳言馬政事本部會議題　准差給
事中等官將各處見在種兒騍馬盡數查出逐一
揀選高大者膘壯者存留作種不堪之數責令變
賣銀兩奏買好馬補數大約以種騍馬十萬兒馬
二萬五千爲率每騍馬二年着實科駒一疋以十
爲率孳生駒不及八分者就將管馬官員提問及
將倒失虧欠例不該免稱兒騍馬并駒免追本色
每大馬一疋追銀五兩每駒一疋倒失追銀三兩
虧欠者追銀二兩還官以後每年差去印馬御史

將孳生之駒逐一驗看堪中者印烙不堪者變賣
等因俱經欽遵通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馬政之設係我
朝軍國重務屢經言者論列若不再爲通融議處
實難保其經久無弊今照御史王濟所奏參諸孳
牧舊例雖有不同揆之官民事體似稱便利相應
斟酌處置合無本部通行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
分管寺丞即便親詣該管地方拘吊原養種馬人
戶簿册并馬疋到官逐一用心點視要見某人先
於何年月日領養何等毛齒兒騍種馬即今有無

見在倒失見在之數如果高大膘壯十歲以下堪
以作種仍令領養內有老瘦矮小漂沙不堪者即
令揀出其倒失之數查係十七八歲以上免其陪
償官爲買補不及歲數無有別項情由者立限責
令收買身高四尺五歲以上七歲以下堪中馬疋
還官其上年印過馬駒及今揀退種馬俱令寺行
當官估計變賣銀兩并追完各項馬價就令寺丞
督同州縣掌印官員照前收買好馬補足原額給
與原戶領養若有餘剩銀兩解府總類差官解部
轉發太僕寺財庫以備買馬支用種馬原額各令

搭配成群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
次務要嚴加點視其病者痛爲醫治倒失者立限
陪償每馬百疋病瘦倒失者十疋以上管馬官員
查提究問其孳生之駒雖種騍馬十萬每年科駒
五萬奈何近年各處養馬之家盡爲虧欠倒失之
戶何曾生有好駒堪以備用有名無實徒爲勞擾
合無亦依本官所擬不必較其有無亦不必印
烙每年備用馬疋止令一群之內各照丁田養合
朋納本色或折色大馬一疋仍各將群數酌其多
寡分爲兩班編成格眼互相輪流今年解本色明

年解折色本色者務要身高四尺兒馬五歲騸馬八歲以下者方許作數折色者徵銀一十三兩貢消足色成錠俱令該管寺丞驗追徵完各差管馬官吏依限起解若群內一戶生有好駒堪以備用聽從本群人戶幫價起俵其一群人戶解馬解銀亦都編定輪流週而復始如此行之則南北地方十萬種騍馬之中一年實得二萬五千堪用之馬其本色折色分數本部仍臨期酌量太僕寺銀馬多寡數目奏　請定奪以後設遇緊急用馬量爲增添不拘此例前項倒失虧欠變賣之例悉行除

豁每年季報比較印烙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備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數目具奏及送部查考仍每三年一次奏差御史二員請
勅關領火印分投前去各該地方公同寺丞將見在并買補兒騍種馬通行查點印烙及有無拖欠備用馬疋亦行查追起解中間作弊人員拿問參奏徑自施行事完之日備造文冊　奏繳本部仍通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一體遵依施行如此則事省於民利歸於官既不失孳牧之本意誠可爲經久之良圖緣係平正馬種以免騸

馳馬政及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正德二年閏正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閻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外合劄本寺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勘定種兒騍馬定數

一南北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衛額種兒騍馬一十二萬五千疋

兒馬二萬五千疋騍馬一十萬疋

太僕寺所屬府州縣種兒騍馬八萬七千五百

疋

兒馬一萬七千五百疋騍馬七萬疋

南京太僕寺所屬府衛州縣種兒騍馬三萬七千五百疋

兒馬七千五百疋騍馬三萬疋

北直隸

河間府二州十二縣種兒騍馬五千三百六十疋

兒馬一千七十二疋騍馬四千二百八十八疋

大明府一州九縣種兒騍馬一萬八百八十疋
兒馬二千一百七十六疋騍馬八千七百四
疋
保定府二州十一縣種兒騍馬七千九百四十
五疋
兒馬一千五百八十九疋騍馬六千三百五
十六疋
順德府九縣種兒騍馬三千七百一十五疋
兒馬七百四十三疋騍馬二千九百七十二
疋

廣平府九縣種兒騍馬三千七百七十七疋
兒馬七百五十四疋騍馬三千一十六疋
真定府五州二十六縣種兒騍馬一萬七千六
百三十五疋
兒馬三千五百三十七疋騍馬一萬四千一
百八疋
永平府一州五縣種兒騍馬四千六百七十疋
兒馬九百三十四疋騍馬三千七百三十六
疋

山東

濟南府四州二十三縣種兒騍馬一萬三千三
百四十疋
兒馬二千六百六十八疋騍馬一萬六百七
十二疋
兗州府四州二十縣種兒騍馬一萬四千六十
疋
兒馬二千八百一十二疋騍馬一萬一千二
百四十八疋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種兒騍馬三千三百八十
疋
兒馬六百七十六疋騍馬二千七百四疋

河南

開封府一州六縣種兒騍馬一千三百一十五
疋
兒馬二百六十三疋騍馬一千一百五十二
疋
彰德府一州三縣種兒騍馬一千一十五疋
兒馬二百三疋騍馬八百一十二疋
衛輝府六縣種兒騍馬四百一十五疋
兒馬八十三疋騍馬三百三十二疋

南直隸
鳳陽府四州十四縣種兒騍馬九千五百一十一疋
兒馬一千九百二疋騍馬七千六百九疋
揚州府三州六縣種兒騍馬五千五百九十三疋
兒馬一千一百一十九疋騍馬四千四百七十四疋
淮安府二州九縣種兒騍馬六千三百一十疋
兒馬一千二百六十二疋騍馬五千四十八疋

廬州府二州五縣種兒騍馬四千三百七十四疋
兒馬八百七十五疋騍馬三千四百九十九疋
應天府七縣種兒騍馬四千六百四十疋
兒馬九百二十八疋騍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疋
鎮江府三縣種兒騍馬二千三百四十疋
兒馬四百六十八疋騍馬一千八百七十二疋
寧國府南陵縣種兒騍馬七百五十疋
兒馬一百五十疋騍馬六百疋
太平府三縣種兒騍馬一千四百六十五疋
兒馬二百九十三疋騍馬一千一百七十二疋
廣德州建平縣種兒騍馬八百疋
兒馬一百六十疋騍馬六百四十疋
滁州二縣種兒騍馬七百八十五疋
兒馬一百五十七疋騍馬六百二十八疋

和州一縣種兒騍馬六百三十七疋
兒馬一百二十七疋騍馬五百一十疋
滁州衛種兒騍馬二百九十五疋
兒馬五十疋騍馬二百四十五疋

題馬政四事　倪嶽

近者災變非常　聖心恐懼詔令群臣痛加修省各開具興革事宜臣等皆以庸材備員太僕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變致災寔均有罪陛下不即加責爲幸已多且使人各盡言又曲容黙護以馬政四事開坐上陳伏乞

聖覽仍　勑該部議處施行不勝幸甚
一議養京營戰馬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
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
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
日無之多者十數疋少者四五疋以有限之馬
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息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
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
死爲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奸
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　恩宥若不議處
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

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
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
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
勑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
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爲三等上等悉令
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死
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止賠半價二十歲以
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
之私編成格眼文册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
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

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
就註册眼爲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
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逓年作
踐瘦損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
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
不知兵事然考古兵法騎亦可以爲步步亦可
以爲騎非如天生兩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
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勝乎今團營提
督皆奉命內外大臣臣等豈敢與議但司馬政
不忍不言查得本寺給與馬疋除先年不開外

弘治十六年給馬三千疋十七年一萬一千疋
十八年又一萬疋內五千疋未領每疋直銀二
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
搞死暴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疋中僅一二餧
小老弱比之原馬真駑駘之易騏驥矣國家何
所賴哉此臣等所以痛心而一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册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
直隸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
處各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册解造甚多臣等揀
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

有季報馬册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册每年開報孳生馬
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册交與御史出差
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
一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
馬簿册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
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册計之本寺一本督
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
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册計其工食解送之
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

民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册畧有增損各該官
員視爲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
等豈敢坐視不爲之處看得孳生馬册各該衙
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
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
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册
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
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册皆可免矣點馬簿册
本寺於寄養馬疋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
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

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册點單手
本之類可以盡免去惟季報文册乃欽定條例
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
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一留本處
以備遺亡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相似於 舊
制無遺兼之民財亦省臣等不敢擅議伏乞
聖裁各項文册乞 勅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
南京大僕寺永遠遵守造册差人止許掌印正
官動支無礙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斂民財督
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

造册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者都
司類解如無都司者方許徑解違者各坐以罪
庶爲便益臣等聞古人有言生一事不如省一
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訪得各該衙門籍
册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爲民造福之
一端也乞
勅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
兒騍馬疋因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
孳生馬疋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

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册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裁省管順天府者改委管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疋至於寄養馬疋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宛平大興二縣先年該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奉

勅查勘宛平縣舊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二千二百九十疋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疋大率計之爲田八九十畝養馬一疋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疋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册詳於舊册民安事久已爲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將宛大二縣馬疋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兵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納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疋加派別縣揆之事理可謂不均況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疋緩急征調何以應用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馬二疋人戶共養一疋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順天可乎蓋他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

革順天府止寄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草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疋近年法制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州淶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青城任丘靜海三縣每草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

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原設有牧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

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年庫若干在官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爲官吏侵欺或推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員應拿問者拿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草場頃步坐落里至佃種人戶花名每年并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本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爲小補

題馬政利病　　儲巏

近奉　勅諭痛加修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　上陳數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粗得其沿革利病之槩再行開具伏候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有損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

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

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
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耗不貲
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疋起自正統十
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疋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
處馬二萬疋俵養近坼以備征調然本意備京營
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
馬寺所畜馬疋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
心狃頑一遇邊警輙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
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
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疋弘治

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
千四百五十四疋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
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疋弘治十二年至正
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
一疋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
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疋不甚
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多瀾畧文法
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没貨利豈能一一
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
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

不計處
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
以支持臣等叨司馬政材識淺短素無經畫然且
事勢牽制又難舉行輙以愚見條陳稍逭不職查
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欠少是實方行量給
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
虛隨其奏討之數輙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
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
覈實量爲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
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

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疋今給銀十萬作馬萬
疋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
中就爲有司剋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
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
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
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
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
屯田草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
曾給與本寺銀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
足何歟必須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

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
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
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價銀買
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疋某城若干某堡若干
如有奸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
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
一時動衆興兵暫添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
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
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偷賣私借之
弊並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草之不時馳

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將得人專心牧養豈可
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等官各以暴殄
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為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
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廕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
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
勑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
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綜尾俱有方稚朋陪買補
者齒歲身材相應方稚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
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
點合無　勑令撫賞庶幾人皆整量事可責成又

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　勑諭內開比較百戶
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疋或按月住俸或
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
一法合無　勑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
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惧
俱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
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窵遠道途艱難不
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
馬共三千五百疋其每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

疋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
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例亦合
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勑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
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
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之屯比之
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
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
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臣等愚昧

不能盡識時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缺畧畫爲長策爲邊方
久遠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朱埏集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五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兵部 車駕下

題覆救偏補弊以期裕馬政事 彭澤
議處牧放馬匹疏
題覆禁革事宜以振舉馬政事 陳洪謨
申明舊例告示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陝西馬政四 徐蕃

陝西馬政五 劉大夏
遼東馬政 凌相
牧馬之政一 丘濬
牧馬之政二 丘濬
牧馬之政三 丘濬
牧馬之政四 丘濬
脩振制禦之策 丘濬
馬政議 李堂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車駕下

題覆救偏補弊以期裕馬政事　彭澤

車駕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廵按直隷等處監察御史謝汝儀等題臣聞天下無無弊之法法之不能不舉與弊之不可不救皆勢也因其勢救其偏補其弊以求於可久而宜於民非時不可也今之馬政　國家之大事然天下之害者亦

曰馬政則其沿積之弊誠大矣恭惟
陛下聖明中興百廢具舉正可有爲之時此獨缺而不講是豈萬全之治也哉乃若不以臣卑鄙獨
勅追補點烙直隷山東河南等處種馬并追解各年拖欠備用馬疋臣深愧庸駑過承任使不患追補之難而患追補之後無法以處之其弊將益深者故自受命以來恐恐朝夕惧無以仰答
陛下之委任所至州縣博采輿言詢之長老得救時之務一爲綜理之術九爲修舉之實亦一爲一得之愚謹用備陳以塵　睿覽臣愚以爲誠其源斯可以救其弊欲馬政之脩當去其爲害者故每條之下各有立法之意今日之弊與其所以處之之術事相應者仍開出各條之下弊至於此而臣不詳言之
陛下又何以知民之苦而拯之哉知掌乞特　勅所司酌定可否因臣之言推畧以致詳集衆之思合輿而致同盡掃積年之弊風維新
祖宗之良法此難得之時不可令坐失者也若失今不爲臣恐馬政終無可舉之期害日以大民日以窮將世世爲直隷等處之害者不在於他而在

馬矣
陛下留神斯民幸甚緣係陳愚見乘明特救偏補弊以期修馬政事理未敢擅便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謝汝儀題稱今之馬政　國家大事博采輿言詢之長老得救時之務綜理之術脩舉之實条以巳見條陳一十一事稽之舊典而不遠酌之時宜而有攄具見本官奉　命惟勤采訪詳盡合將所言議擬明白開列前件　上請定奪緣係陳愚見乘　明特救偏補弊以期修馬政事及奉　欽此

兵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二年七月日
兵部尚書彭等具題奉
聖旨是准擬行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外合
劄本寺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
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
牧時之務　一曰差御史以專督察臣伏覩　祖
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
管理每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設太
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
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

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
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
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脩於州縣難
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恥頗行撿者
尚多其弊亦有二焉備員無用者恐點馬之起
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以無官
專委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諂悅上
官營求別委或問理刑名或追併錢穀用以干
名覬望旌奬已之職業若秦人越人豈肥瘠於
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

脩於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
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
備用馬疋恒不及之是惧何暇復追種馬勢固
有不及也況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
則無之其喫緊於彼而優游於此固宜耳故倒
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
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
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
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踐者任伊
作踐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皆弊之在今日者

也臣愚以爲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
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
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
勑吏督接管協同各該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
提調牛駒遇有倒死既令馬戶以特買補惟是
點烙輪該年分之官　滿印照常點烙如州縣
官員仍前貪汙及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
所言情弊逐一察訪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
究者參究庶馬有務而餧養之專官吏有惧而
奉法惟謹爲寺丞亦有所藉無復掣肘益實有

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脩舉馬政第一義也
董子曰舉其偏以起其弊所以濟之救之當如
此也若以成法不無少妨憚於轉移牽於異議
止以三年之期差官點烙一次臣恐歲月易過
廢墜如常馬之追補無窮民之財力有限元氣
日以耗根本日以搖徒成勞擾可謂痛哭流涕
長太息者此也故曰救時之務莫此爲急○前
件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成化以來每歲九月中請
旨差御史二員同該管寺丞分行印俵弘治二

年奏　准孳牧備用馬每三年一次差官印烙
令御史謝汝儀條陳前因切中時弊合無自嘉
靖三年爲始遵照成化以前事例於九月中具
奏請　旨南北直隸差御史二員河南山東添
差一員各請　勅一道交付各官分投前去各
該地方公同該管寺丞查點種馬馬駒遇有倒
失即令馬戸買補作踐致死者照例追賠各年
拖欠備用馬疋速一查究批回催督完解其各
府縣管馬官員內有盡心職業馬政脩舉者一
體旌奬或貪惰不職及有諂悅上官營求別委

荒廢本等職務如謝汝儀所言應提問者提問
應參奏者參奏施行每遇三年之期仍照常
請印點烙待後種馬蕃盛足勾原額備用馬疋
不致拖欠照舊停止
綜理之術九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
馬之養正欲其群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
歷考
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騍馬一疋俱是每二年
納駒一疋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
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

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爲追罪之計而紙上栽
桑之弊興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
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
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
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
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疋而餧養三年方可
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
一人主之孰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群盖
之時將兒騍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
有孕百方衝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

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當點烙之年官吏
惧罪逼迫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
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
奏奉　欽依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備用大馬
一疋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
變買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
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
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
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
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有以但徵銀解部召

商上納爲言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考究其
始有乖
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於此而不有以處之止
計臣所點烙馬疋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疋每
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
兩四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烏可浚有限之
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其弊之在　今日
者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自地
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
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

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
舊制參照新例　請自嘉靖三年爲始嚴督各
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中一馬
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
賞其勞一駒同貼户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
户有馬三户幇價馬頭眼同貼户隨丁田多寡
分用若止生二駒一駒馬頭不必給駒於變賣
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
年事例除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爲稚俵以視優
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

一疋全不生駒者其該幇各馬起解之價務要
一時追給一群全不生駒買俵大馬務要四尺
以上稍不及亦不得爲稚仍將群頭馬户各枷
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
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
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弁轉遷若有前項紙
上栽条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
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
祖宗良法美意亦庶幾復矣○前件查得馬政
條例內開各處見在種兒騍馬大約以種馬十

萬兒馬二萬五千爲羣每騍馬二年着實科駒
一疋以十分爲率生駒不及八分者將管馬官
提問及將倒失虧欠例不該兒種兒騍馬并駒
兒追本色每大馬一疋追銀五兩每駒一疋倒
失者追銀二兩虧欠者追銀二兩還官以後每
年差去印馬御史將孳生之駒逐一驗看堪中
者印烙不堪者變賣正德二年印馬御史王濟
奏稱切見直隸河間衛輝二府孳生雖少駒尚
可觀永平一府并山東兗州東昌濟南河南開
封彰德二府孳生既少駒又次之至於大名廣

平順德真定保定等府孳生不惟數少駒皆矮
小甚有如豺如狼如狗者所以只得照例變賣
通計各府印記不及二分堪舉將來起俵十無
二三種馬養在民間止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
今雖有種馬之額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
而無孳生之用且如養種騍馬孳生馬駒起俵
不出養馬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爲二疋甚至積
有四疋五疋者費用草料不貲官府點視刑責
科罰百端害之所以百姓惟恐一有孳生百害
叢至故將種騍馬饑餓作踐瘦病致死有駒則

飲以凉水酸漿爲之衝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
二兩饑餓作踐求爲倒死不過納銀三兩又有
管馬官畏懼比較逼要陪買送官搪塞求爲變
賣不過納銀二兩或三兩太僕寺歲取備用大
馬未免科民重買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
將種馬作踐若不因時制宜圖爲官民兩便之
計終無實用下累百姓上無補於
朝廷爲今之計種馬地土人民歲取已有定額
但有種兒騍馬揀選四尺以上十歲以下高大
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輳完原數

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
二次止是點視務令膘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
失者就令陪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
遞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太僕寺歲取備用大
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有
十萬種騍馬取歲備用馬二萬疋只照五疋買
馬一疋衆輕易舉百姓止養種馬生有好駒起
俵變賣悉聽自便二三年間孳生蕃息種馬壯
盛免官府印記之煩絕管馬官吏書手人等科
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等因該本部尚書

閣　等議得御史王濟所奏參諸孳牧舊例雖
有不同揆之官民事體似稱便利合無本部通
行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分管寺丞拘吊原養
種馬人戶簿冊并馬疋到官逐一點驗堪以作
種者仍令領養不堪者揀出變賣倒失買補既
足原額各令搭配成群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
僕寺一年二次點視病瘦者痛爲懲治倒失者
立限賠償每馬百疋病瘦倒失十疋以上管馬
官員查提究問其孳生之駒亦如本官所擬不
必較其有無亦不必印烙每年備用馬疋止令

一群之內各照丁田議派朋納本色或折色大
馬一疋本色務要身高四尺兒馬五歲騍馬八
歲以下者方許作數折色者徵銀一十三兩類
銷足色成錠俱令該管寺丞驗追徵完各差管
馬官吏依限起解若群內生有好駒堪以備用
聽從本群人戶幫價起俵等因題奉　欽依通
行訖今奏別無條擬合無申明舊例今後種馬
生有好駒者聽其幫價起俵其有無生駒或矮
小不堪者參酌御史王濟所奏事例施行以後
各該州縣管馬官員但有捏報生駒紙上栽參

原缺

許被害之人陳告該管寺丞處轉詳本部以憑
重治
二曰定群臣以明法意臣惟
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群蓋或不能皆
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之不及於是乎量爲
多少立有群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惧乎
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於是
乎群長之下又立醫獸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
疋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之有司不能講求法
意群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

郊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
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
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
役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
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
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
方滿群長又及群長之欺未及醫獸復來往來
奔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
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也臣伏覩
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疋立群長一人每

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疋州縣多寡降殺其共
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　勑
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於群長也責其
半月之中提調群盍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
馬疋入戸若干於獸醫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
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卯簿
季點之時若報定駒而致脫落者罪及馬戸若
未曾舉呈驗其瘠破觔傷者罪及群長醫獸則
以醫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脩其業復其本身
若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

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
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遣　制庶幾業
不妨馬政可脩矣○前件依擬
三日撥餘地以補逃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
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騍馬此外又有餘
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
頃通以騍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疋若止養九
十疋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
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
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故兒馬名爲五十畝百

畝者有之騍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
地之謂也使此地而倶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
時各該官員假手吏書者多得過之家營求撥
爲餘地貧窮下戸輳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畝
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畝亦費銀一錢
又况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
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
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竄迹此由耳故一時追
馬緊急或將養馬地畝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
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戸者有帖

戸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一馬之地見
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
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疋今雖戸口消耗
不得減少又如第二社原養二十疋今雖人戸
蕃息不肯增多夫州縣之馬故有額設彼係烏
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
而苟祿少剛之徒坐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
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
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
此而司　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

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
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絶共若干即將
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照此社不足彼社
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推擠偏累其損而各該逃
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
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陪納亦輕少
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於
獨累聽養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實蘇矣○
前件照得北直隸養馬論地每地五十畝養馬
一疋今各該有司官員清查地畝審編馬戶或

買囑於富豪或假手於吏書徵糧養馬通融無
術故每一州縣有餘地有白地或十四五頃或
一二十頃影射富豪規取地利以致貧窮下戶
累及養馬及有戶口消耗馬疋仍存人丁蕃息
領馬累倍誠有如御史謝汝儀所言者合無本
部劄付太僕寺轉行北直隸分管寺丞督同各
該州縣正官將徵糧養馬地畝逐一清查明白
將餘地俱地籍之於官照畝撥補各群逃亡人
戶其有戶口消耗及人丁蕃息去處務要彼此
相濟不許偏累小民事完各造冊具奏送本部

該寺該府各本查考
四曰缺
五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
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
之時各甲名下領行歛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
舊矣自既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
里甲之馬多不查究間役有貪汙官吏寄受偏
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
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致死不賠
奚暇生息況又賠辦草料出差顧覔一人跟馬

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馳走所傷瘠瘦中風動
傷瘦瘠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究法破
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以拿
賊有之府佐下縣動種以擺導有之官吏望風
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
特殊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
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疋府
二百疋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
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
難於查考禁約雖設視爲虛文小民隱忍而含

究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各該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前常年事例務買馬疋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里甲馬疋毛齒每年開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體訪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条　奏仍爲定法州縣州官但借用種馬一疋掌印官即以違例議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疋二百疋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與府佐出巡撫行調用一體禁約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

借撥之擾也〇前件查得先爲會兵勦殺流賊該太僕寺卿劉　等題稱擅調馬疋文武職官吏役照依那移使用錢糧問罪發落仍著爲定例通行遵照等因該部議擬題奏　欽依今後擅調寄養孳牧馬疋者比照私借官畜產律論移自用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驗日追顧賃錢入官若計顧賃者坐贓論加一等倒失者比毀失官物坐贓追賠等因通行訖令御史謝汝儀條陳前因深切時弊合無本部通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巡撫都御史轉

行各該有馬州縣督令應役里甲各買馬疋答應官吏使客往來差使不許擅動種兒騍馬違者許照本部前項題　准并弘治年間借撥官馬降級事例施行本部每年點馬御史及該管寺丞查考

六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看驗馬疋要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補

孳生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册書吏辟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歛之媒册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歛錢百文或倍於此而計所費亦不貲也況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彌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册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奏　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將種馬并解過備用

馬疋數多寡造册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
例未嘗革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册寺丞
出巡造册凡寺府當馬官廪給柴炭紙劄俱出
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費者恒什九凡
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
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疋漫無稽考亦於事
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疋多寡各府州
縣動支無碍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
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循簿開
寫春秋月分環簿開寫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

簿通將印過馬疋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
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務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
季要見應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
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
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應壯生駒者別
行慰諭明賞罰以示勸懲脩舉馬政誠爲緊切
而寺丞出巡亦止吊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
親筆填寫附簿俱不必另造虛用民財惟倒死
馬疋非寺丞不許収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
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應損倒失定

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
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
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過備用
馬疋生過兒騍駒數目照數造册具　奏季報
之煩各點馬册一切禁革廪給柴炭紙劄等項
俱行州縣動支官糧備用如此絶科斂之路民
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　賜之
施行臣當別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疋非
寺丞不許収補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
馬之良州縣帶管馬官追補馬疋非受囑容情即

通同馬販故所補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
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不至於此耳○
前件查得馬政條例內開洪武年間　欽定榜
文一季報實領馬爲舊管孳生爲新収事故交
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務要依期造報春
季三月二十四五夏季六月二十四五秋季九
月二十四五冬季十二月二十四五徑送本司
查数騍馬下仍開定駒顯駒重駒一孳生馬駒
照依本寺例按月按季開報正德二年該印馬
御史王濟題該本部覆題　准將孳生馬駒倒

失虧欠變賣之例悉行除免每年季報比較之
煩盡皆咸省年終各府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
疋數目造冊具奏令御史謝汝儀言以今之季
報猶在則是州縣官員各該寺丞因循苟且奉
行未至耳況一年四季費用紙劄不貲群長馬
戶科歛財物無筭其爲民害可勝言哉合無照
依本官所擬各府州縣官動支在官紙劄置立
文簿二扇俱用各府印信鈐記循簿開寫春秋
月分環簿開寫冬夏月分馬疋毛齒馬頭姓名
一樣開造仍備開應損若干有無生駒若干倒

死若干買補若干一留本府一發州縣循去環
來按季查考管馬通判出巡吊取州縣簿分管
寺丞出巡吊取府簿查對點視其在各府并太
僕寺簿籍亦依所擬循去環來按季查考再不
許另造點冊科害小民二年印烙之後方許改
造一次其年終照例造册具　奏繳部不必更
易各該州縣倒死買補馬疋通候分管寺丞按
臨看驗印烙仍補本部仍行御史謝汝儀造完
圖式送部轉發太僕寺通行各該州縣遵照施
行

七曰缺
八曰缺
九曰慎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
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
十年奏派二萬五千疋似於民力少寛矣比之
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
定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疋臣訪得
各州縣買解之馬每疋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
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本逃亡數
多累一人陪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

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陪矣此依中者然也萬
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令瘦損轉
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廬產賣子女重行補
依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
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
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
之未免露置於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薄馬
已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尤可言其甚者
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
移或累死於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

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於追補遞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閏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疋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者 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弊之大者也臣査得十一年太

僕寺清査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充糧養馬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疋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疋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注意者也爲今之計寄養馬疋合無斟酌緩急之宜定爲可常之數査照原册要見某州某縣清査過充糧地土各若干原編過寄養人戶各若干今領養馬疋各若干其餘下地土權行通融灑貼各馬戶以濟目前之困毋使勢者常勢免糧地多則馬戶有人擇其得過丁多之家定爲

馬頭常川領養太僕寺造册存照坐名發養遇有取用按籍而取之若瘦損不堪免給管馬官吏逐問重治下年坐派之數止以今年所免多寡定爲本折免多則照弘治初年歲取本色馬一萬疋其一萬五千疋徵銀解部發太僕寺收貯免少量於本色一萬之中加作折色之半其折色之價更於定例之上復加二三兩所省既多民亦樂爲之辦凡州縣解到馬疋務補取用之空且遇充軍必調寄養解到馬疋不得擅免中間寄養人戶馬有倒失嚴限追補補買未及

不復發領養限外不完馬戶枷號官吏照例住俸提問若邊境無事五年之內調兌不及者差官變賣其老劣如此馬地既多馬戶又蓄衆輕力齊倒失易於追補一也管馬官吏時恐調及敗露擭罪用心提督馬可以臕二也銀貯太僕寺緩急之際發銀以買馬銀在而馬具存官獲實用三也在外州縣數少易辦減價解之若寄養地方不累下戶無追補之難而元氣不致耗損四也倘蒙 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少補矣○前件査得馬政條例內開每季起俵備用

馬二萬疋以十分爲率太僕寺所屬取七分南
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弘治三年十二月日爲
脩省事該吏部等衙門尚書王恕等會議題准
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疋本色折色臨時具奏
定奪夫馬以備用爲名防奸欺侮之意也京邊
有事免調頻繁固宜多取之以足軍旅之用京
邊無事不須免調又當少取之以節吾民之財
今御史謝汝儀欲慎坐派正此意也其嘉靖三
年派取備用馬疋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臨
時斟酌事勢緩急定以本折馬疋多寡務監覆

轍不致濫派重貽民困其順天等府寄養馬疋
地土已有冊籍在官本部行移太僕寺轉行少
卿張九叙督令三府管馬通判將地多丁多得
過之家編爲領養馬頭常川餧養仍將編過姓
名三府各造冊一本送太僕寺存照以後但有
解到備用坐名依散遇有免給亦坐名行取毋
得仍前假手州縣官吏賣富差貧少卿仍具編
定過總數揭帖送部查考

脩舉之實　一曰重委任以責成功臣惟
祖宗立管馬之官欲其顧名思義脩舉馬政耳

政之不脩官之未得其人也今欲馬政之脩擧
誠非得其人不可得人之道在於重委任重之
之術無他亦曰精銓注專職業崇廉幹而已選
之以例苟且之徒一時用之無益於政有害於
民用之不專歷歲月奔道路於政則不暇廉幹
不崇又無以作其爲善之氣而陰消貪墨之風
凡此雖謂之弊亦可也臣愚以爲馬政之易汙
猶近朱之必赤守之不定鮮不爲所移者爲今
之計今無凡遇府州縣管馬官員有缺即查各
該地方相應員內遁年撫按之官考語有廉謹

字樣者改擬填註管馬不復如前以例徑除如
此則銓註精矣擇之既精乃若春和者萬物生
育之候馬之定駒俱此時也春季起解之馬有
官州縣免其部押專一提調群孟仍不許各所
轄上司別行差委如此則職業專矣用之既專
由是奉行有不爲所汙生駒數多種無群空者
不必九年六年即行陞擢如此則廉幹崇矣用
之既無非人職業有專遷轉如意不能者又有
所歆動而勸爲馬政之不脩如前臣不信也若
太僕寺寺丞之官亦當以是三者任之臣訪得

往年寺丞缺員　恩會監生等亦待濫與故其
爲馬政之玷近年以來非年深政績可紀知縣
等官該部不行推陞故各官多知自樹砥礪名
節銓註誠精矣但其出巡無常期勤者終歲碌
碌惰者深居不行又三年考滿地方更調不竟
所事此職業之未專也資格既深例陞遠方知
府自典者無分别自顧慮前後四體弗獲展布
中人以下者之所不免是庶幹之未盡崇也臣
愚以爲寺丞者府州縣管馬官員之綱苟得其
人其爲馬政之益不少合無明立條例寺丞每

年二月出巡査定駒價催解頭運備用馬疋至六
月方許回京八月出巡査驗駒有駒催解二運
備用馬疋至歲終方許回京考滿之後仍照原
管地方難易安遇所遇不得如前更調則職業
庶乎其專矣由是一考再滿之後地方既難功
勣又著清白之操始終弗渝者在外量陞藩臬
之官在内或令本衙門加俸以昭優異若地方
既易政績如常雖所以無議止以常格陞爵則
庶幹庶乎其崇矣臣聞趨易避難忠臣之所不
爲賞善勸勤　帝王鼓舞天下之術委任如此

而尤乏人世豈有此理哉臣既請差御史以督
察矣而復以脩舉之實歸之得人者蓋利之當
興害之當去御史可飭而與之去之至於綜理
責算之類奉行其法利直及民而害是務去非
管馬皆得其人勢有不及故臣以此爲脩舉之
實爲是故也○前件照得各該州縣管馬官員
庶能幹辦者固有貪懦無爲者寔多太僕寺各
該寺丞勤者二季出巡一次惰者苟祿戀家誠
有如御史謝汝儀所言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點馬御史巡歷各該地方務要訪察管馬

官員賢否實跡明白開具揭帖送部再加訪察
移咨吏部賢者務留久任脩舉馬政不賢者照
罷軟才力不及事例黜退調用其各該分管寺
丞照依馬政條例參謝汝儀所擬每年二季出
巡春則催解頭運馬疋秋則催解二運馬疋并
點視孳生馬駒一應馬政事宜不必頻數更換
地方使各官展其才能以終所事

議處牧放馬疋疏

節該兵部題內開戶部題稱嘉靖七年五月內該
兵部議擬題奉

聖旨選馬疋准存留六千疋聽征其餘照舊下場
牧放欽此欽遵將存留馬六千疋聽候總兵官惠
安伯張偉叅將劉玉等管領聽征如法操練支給
料草迄今一年之上未見調遣出征且今歲近京
地方賊情已息而宣大偏頭關等處虜情不測況
各草場密邇畿輔可以朝呼夕至欲將前項聽征
馬疋照例下場牧放遇有警報整搠齊行亦未爲
晩等因奉　欽依是欽此又准惠安伯張偉題稱
官軍馬疋先因邊報有警　命臣掛印充總兵官
督同左右叅將統領挑選官軍一萬員名在於東

官廳如法操練待報啓行該馬一萬疋止領馬六
千疋一千騎操令該戶部且題要將前項馬疋下
場牧放此固惜財節費之策慮恐虜賊狡猾譎詐
出没不常一旦有警致失軍機重情罪實難逃欲
要酌處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兵部看得前項馬
疋固是聽征之數但今邊報稍緩牧地附近有事
調用委亦不難誠如戶部所議合無照題奉
欽依行移左軍都督府將東官廳聽征馬六千疋
請　勅一道賫送與見任坐營襄城伯李全禮通

前馬一併管領牧放不許縱放軍士私自回還遇
有警急調用務要刻期回營毋致時刻稽延有誤
大事責有所歸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利病有所聞
見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
牧馬之政班班簡册凡幾變矣我
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
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
牧放騎操馬疋每歳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

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　勅管
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
凡馬疋倒死官軍逃亡領　勅官按月造報如有
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叅
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
近京師
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
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占什亡八九
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
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

場有甚未墾土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
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
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　朝廷固
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
過存空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必
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時在牧則有牧在廄則
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群也今各該草場
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
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
可以棲止無廄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

不免裹粮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疋而
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
一時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
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
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
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
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　勑管領下
場馬二千餘疋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
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始
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

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濔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
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蚊蚋之害炎風赤日灼
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
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
徇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
況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如戰鬪之氣
且防虜防寇但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
幾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
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於軍機國計豈
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即問之

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
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
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
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昧死上陳
如蒙　聖慈軫念乞　勑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
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疋責令軍人自領
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
一半嚴限每十日起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
所騎馬疋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
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

俱利軍情尉撓無不感戴　天恩而長懷敵愾之
心矣伏惟　聖明采納臣等不勝幸甚　國家幸
甚緣係議處牧放馬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八年六月日題奉
聖旨這所言說的是都依擬行勿得忌沮戸兵二
部知道

題覆禁革事宜以振舉馬政事　陳洪謨

該本部題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太僕寺少卿洗光題臣欽奉
勅督理順天等府寄養馬政除欽遵行事造册奏

繳外臣節該伏覩
勅諭蓋此事積弊已深或有禁革振舉良策例不
載者聽爾類推行之欽此欽遵臣自奉
命以來一年於茲巡凡三次週迴總七箇月所屬
州縣三十七處遍歷各處殫心咨訪因考求得可
以推行禁革振舉者四事謹用條陳上塵　睿覽
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查覆　俯賜施行則於馬
政不能無少補也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太僕寺少卿洗光題稱復專官以便責成

一事係吏部掌行移咨該部徑自查覆外所據乘
大造以清馬册等三事俱於馬政有益合就逐一
開立前件上　請緣係遵　勅諭行禁革事宜以
振舉馬政及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等因嘉靖十年四月日兵部左侍郎陳　等
具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
劄本寺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事理轉行分
管寺丞一體欽遵施行須至劄副者

一乘大造以清馬册竊惟馬頭之編實係於地畝

而地畝之數實備於馬册蓋人戸之消長不一
地畝之典賣無常非因册籍何所憑據故賦役
黃册俱以十年一次為期而驛傳民壯等册皆
隨黃册編造今查得所屬馬册三年五年一編
造者又有十數餘年二十年一編造者又近不
同消長不明加以官吏怠玩里書飛詭其弊豈
可勝言今照正當大造賦役黃册之年合無行
令各該掌印管册官員待黃册開収一定就令
原經里書照依實在數目明白編造以後仍俱
以十年為期隨同黃册舉行如此庶奸弊可革

而馬冊清矣○前件查得弘治九年爲經理馬
政事該吏科右給事中韓祐等題稱北直隸論
地養馬者百畝養騍馬五十畝養兒馬山東河
南論丁養馬者十丁養騍馬五丁養兒馬數年
之後地有典賣人有消乏該本部議行兩京太
僕寺轉行分管寺丞督同該府州縣掌印官以
後如遇大造冊籍之時將養馬地畝人丁查勘
果有地賣馬存丁消馬在者給付丁多有地人
戶領養造冊收照覆題奉
欽定通行欽遵外今擬本官所奏編造馬冊或

三年或五年委的大近或十數餘年二十年又
係大遠事體不一致官吏里書貪緣作弊欲要
乘大造黃冊之年隨同舉行深爲有見相應依
擬合無備行兩京太僕寺轉行分管寺丞務要
親歷州縣督同掌印正官就取新編黃冊逐一
覆查要見某人地畝若干備開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數目將相應之家定爲養馬人戶備造文
冊二本一本該州縣收照一本該寺查考使富
者不致倖脫貧者不致受累以後每遇十年大
造黃冊之時仍驗人戶消長一同舉行

一立寄庄以正馬頭竊惟軍衛有司本等差役固
自不同而軍買民地則納糧養馬人戶備造文
冊二本所屬薊州遵化豐潤玉田平谷三河武
清香河等州縣俱與薊州遵化鎮朔東勝寬河
興州營州左右等衛所同處一城故官軍舍餘
人等買種民地例不能過割地稅仍存賣主戶
內官者甚多又良鄉涿州通州順義等州縣亦
與涿鹿興州營州中左等衛同處且密邇
京師官軍舍餘及勳臣之家置買民地不能過
割各主存賣主本戶者亦有中間恃勢負頑不

肯割貼者誠不能無然賣主無措往往多勒貼
錢或死私用故將馬疋作賤致死希求買主多
出陪補價銀因而剋落有之合無趁今大造黃
冊之年許令買主就於賣主里內供報明白立
籍寄庄養馬當差不許仍以賣主姓名編兒馬
頭如此庶戶籍分明而馬頭正矣○前件查得
嘉靖六年爲開[illegible]事
詔書內一款順天府論地養馬近年以來地多
歸於勢豪之家[illegible]仍令本戶餧養虧損倒死
責令追賠[illegible]民之累欽此該部議准地賣

馬存者斷令得地人戶餧養不許豪強勢要占
種隱瞞貽累小民已經通行欽遵去後然此王
於勢要而言其官軍舍餘人等買種民地例不
歸割地稅猶存本戶及買主賣主各項之情弊
俱未議及所以本官有此論奏相應比照前項
事體依其所擬其或彼此隱瞞不行開報以致
互相推托馬無歸着各該官員用心查訪重行
究治
一編群長以杜侵欺竊惟群長之設用以分管馬
戶拘集點視調撥交俵其役與里長同令里長

之編大約每里一百一十戶爲率內取其丁力
在上者十戶充里長餘分作甲首排年應役周
年滿日管收該年錢糧十年一次查有消長更
換其法甚善今查得所屬群長有於均徭人戶
編充者有令里老僉報者或三年一換或一年
一換事體不一以致殷實之家多有買閑役猾
之徒往往營充尋以剋削馬戶交通官吏圖收
折色子粒馬皮等項銀兩如文起解恁意侵欺
緣此故也合無趂今大造年分比照里甲事體
每里定編丁力在上者十名充群長其餘馬戶

與其分管多者撥轄鄰近里分最少者兩里朋
合一里俱令其排年輪流應役週年滿日比照
該徵里長事例就令管收該年各項銀兩俱限
當年解納掣取批迴銷十年之後照依里長更
換如此則人有定向各保身家而侵欺杜矣○
前件查得弘治二年爲振舉馬政事該太僕寺
少卿彭禮題本部議准今後群長務僉相應之
人一年一替如役過二三年不替復營充者果
有埋沒馬疋作弊等情問罪禁追已經奉有
欽依去後但法無一定人得容私所以有營充

等弊今本官稱欲比照里甲事體編充群長要
使買閑役猾者俱無所容而役不致於偏累深
切時弊相應依擬備行太僕寺管馬官會同該
府州縣掌印官務要着實舉行不致虛應故事
期於馬政有補
一申明舊例告示
南京太僕寺爲申明
舊例以便遵守以祛宿弊事准本寺寺卿王關惟
立法貴於簡便守法貴於畫一本寺所轄八府四
州一衛跨江南北地方廣潤風土既異情弊各殊

馬政事例俱有成規因革損益至爲精當爲因年
遠榜刻無存條例散見無以近年以來各該衙門
議處紛紜法令不一或弊政昔廢而今行或良法
昔行而今廢變賣之例已除而馬駒尚賣於官季
報之繁已省而格眼塡註益繁以致官吏罔知遵
守小民被其欺瞞政體既是錯綜奸弊自然百出
且如有司點馬一年止該四季今則一月兩次適
爲官吏科罰之資孳生馬疋變賣聽從民便今則
報官告買徒爲閭閻侵漁之擾似此弊端難以枚
舉馬戶緣此困弊馬政因之廢壞無以各該衙門

官吏人等謹畏奉公者固有而徇情病民者常多
若不早爲禁諭將來流弊益深爲此除應具奏者
另行具奏應續行者續後查行外今將見行事例
逐一查出參以聞見開立條款再行申明俱係省
要便民之政約省文詞使人人易於省覽合行移
關本寺煩照關文內事理轉行合屬養馬府州縣
照依發去式樣翻刻告示於人煙輳集去處常川
張掛通行曉諭今後凡有點視比較孳生買補等
項俱照後開事理奉行務要便民省事不許多事
擾民如違定行參究不恕仍取具各屬出給告示

道數日期各另開報以憑查考施行等因准此擬
合通行爲此除告示另行外今將關到條款刊印
書帙發仰各府州縣存照仍如式翻刻裝釘成帙
給散群長群頭人等一體遵照施行
一減省點視馬疋凡點視馬疋府州縣官一年四
次太僕寺分管官一年二次病瘦瘸爲懲治倒
失者立限賠償每馬百疋病損倒失十疋以上
管馬官員查提究治此係正德二年事例正德
十三十六年節次申明近年各州縣官點馬有
一月一次者有兩次者每一次不分肥瘦倒罰

官紙一刀值銀二錢每馬一百疋該紙價二百
四十兩馬多地方何啻數倍今後州縣官點視
馬疋止許照年四次例外點馬者每發每馬一
疋一次以上紙價班銀二錢追究馬數次數多
者俱照前項銀兩數目加筭坐追
一禁約擾害孳生凡馬駒不必較其有無亦不必
印烙止令每群朋納本色或折色大馬一疋其
馬駒起俵悉聽自便此係正德二年事例正德
十三年十六年節次申明嘉靖二年兵部覆題
爲廣儲積寬困苦以救旱災急缺事又經申明

近年馬駒又復報官因而科取分例及造册紙
價或牽至當官驗看或被馬頭嚇嚇告貨或被
官吏詭名騙取聽民自便之條廢閣不遵以致
孳生日少馬不蕃息今後各群凡有孳生馬駒
起俵變賣悉聽照例自便免其到官點視亦不
許同群馬頭嚇嚇告買官吏詭名騙馬賣者計
贓論
一開豁拖欠馬天長縣申稱馬頭左與等名下正
德五年倒死額外餘剩兒馬二疋每疋追銀三
兩貯庫本寺查得正德二年內該部題准以後

凡種馬并駒馬倒死虧欠變賣之例悉行除免
又經正德十三年正德十六年節次申明前項
餘剩馬疋不該追究已經批仰改正去後慮恐
各處類有此等因循弊政不無枉累人難除正
德二年以前倒死馬疋照舊追徵外其正德二
年以後節年倒死等項馬疋務要查照正德二
年事例即與開豁不許承訛踵謬一槩濫追
一停徵倒死皮張查得景泰三年中明馬政條例
內稱巳經除豁不開其皮張鬃尾內贓許民自
賣係成化年間例正德十三年十六年節次申

明正德二年又將種馬馬駒倒死虧欠變賣之
例悉行除免正德十三年十六年節次申明爲
照馬疋既不變賣緣何追徵皮張合無遵照節
年事例凡馬頭倒死一應種駒皮張鬃尾等項
暫免追徵
一禁止多科折色馬一疋徵銀一十五兩原係本
色改徵折色每疋徵銀一十八兩係正德八年
馬政條例近年以來加減雖有不同俱係正數
凡遇坐派到日止許照依正數徵收若有分外
收耗尅害小民許被害之人赴所在官司告理

坐贓論罪以正德十年例正德十六年申明今
後坐派折色馬疋到日不許群長人等下鄉擾
民止許群長催群頭群頭催貼戶群頭同群長
當官交納不許分外多收折銀錢數及指稱到
京使用并秤兌加耗等項銀兩其一應帶買附
餘帶徵陪補倒失及作下年備用等項各色一
并禁革如違被害之家指實陳告從重坐贓究
治
一省令買補種馬務要三歲以上八歲以下方許
作數係洪武年間事例景泰三年申明切照兒

馬騾馬三歲以上八歲以下作數俱便但兒馬
八歲多係矮小駑鈍之材合無將兒馬定爲三
歲以上五歲以下方許作數
一查正備用馬疋凡起俵備用馬疋各照丁田議
和買俵身高四尺兒馬五歲騍馬八歲以下者
方許作數此係正德二年事例正德十三年正
德十六年節次申明若齒少力強不及四年以
上者亦聽解俵係弘治九年事例但各處近年
馬四尺以上者少難以一例責取恐徒爲奸吏
刀蹬之媒合無遵照弘治二年例騸馬三歲以

上八歲以下兒馬三歲以上五歲以下雖不及
四尺而齒力相應者亦許作數但不許將矮小
老弱不堪者一槩搪塞
一審編各群差役凡兒馬一疋騍馬四疋爲一
群立群頭一人十群立群長一人係永樂十八
年例嘉靖二年申明又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
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疋每群長輪流馬頭
一名差遣不許一槩拘留常川聽候妨悞農業
及別項差使違錯不便洪武二十八年事例
一審編養馬人戶每十年一次審編先上戶次中
戶單丁寡婦不許一槩僉編係成化八年事例
一照年揀選群長各該養馬府州縣將群長五年
一次揀選殷實本戶之人更換應役其有付馬
頭去處一體革罷係洪武十六年例正德十六
年申明消乏者不拘年限
一揀選領馬人役凡馬疋派與上戶領養中戶量
貼草料給與由票不許輪流牽養如是瘦損止
罪馬頭其因而倒死者亦於本犯下追補係弘
治九年例正德十六年申明又輪流養馬者發
邊衛充軍係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景泰三年申

明
一存留免糧田地凡逃絕免糧養馬田地給與同
群管業不許典賣與人係弘治九年事例正德
十六年申明
一查定丁田額數應天鎮江太平寧國五府州每
十丁領兒馬一疋十五丁領騍馬一疋鳳陽揚
州淮安廬州四府徐滁和三州一衛每田二頃
領兒馬一疋三頃領騍馬一疋滁州衛遞加一
項係洪武六年事例正德十三年申明照得養
馬事例諭地若俱係免糧田地別無差稅專一

養馬田馬不得相離不許典賣與人若有混買
者查照分數過豁養馬全買者全養論丁者俱
照額數編定明立册籍仍刊刷花欄小票各用
印押鈐記每群頭名下挨寫貼戶姓名如遇坐
派起俵馬疋到日開寫本色或折色項下每丁
該銀若干逐一開寫在內論地者每戶給與一
張務與籍册相同不許額外分派人丁群頭執
票方許催徵貼戶亦要查票印出辦
一改派消乏人戶凡牧馬處所有田去馬存丁消
馬在者應牧馬疋改給丁多得業之人領養又

凡耕種免糧地上不分是否原養馬人數但種
過買地方者及官員吏典監生之家一體派與
馬疋領養俱係弘治九年事例正德十六年申
明
一禁治阻壞馬政每年分管寺丞親詣該管州縣
出給告示但有地賣馬存貽累丁乏者許赴寺
丞處投告查審是實斷令承種養馬地土及丁
多之人替養誣告者抵罪及照養馬與納糧同
不係雜差例不該免敢有勢豪之家不服寺丞
斷理沮壞馬政者輕則拿送所在官司問罪發

落重則參奏旋治寺丞一年滿日將查審改派
過養馬人戶緣由開報本寺轉呈兵部查照以
考賢否係正德十三年事例正德十六年申明
勢家之家各宜遵守毋干　國憲
一禁治囑託賣馬敢有倚豪挽攬囑託賣馬及通
同官吏醫獸人等作弊浪估價錢瞞官害民者
俱用一百斤大枷枷號一箇月滿日俱調極邊
衛所差操舍餘人丁俱發邊衛充軍官吏人等
及獸醫一體重治干礙內外勢要人員徑自指
實奏請其擬哄老病原馬驗退仍還賣主所得

價銀若指勒不還許被害之人陳告一體枷號
治罪係正德十年例正德十六年申明
一禁約借撥官馬官員借用奇養孳牧馬疋迎送
使客借馬二疋罰馬一疋借馬五疋罰馬二疋
完日方許復職又凡州縣借撥官馬至瘦損倒
死州縣五十疋府二百疋以上借者及管馬官
各降一級係弘治九年事例正德十六年申明
一禁革拘集點視有司官吏不許拘集馬疋赴州
縣點視直待農閑時月委官指定某日到某群
親詣鄉村養馬去處點看但有指以點馬拘集

人戶在城聽候及牽馬州縣點視妨悞農業損
壞馬疋墮落胎駒者重罪係洪武年事例景泰
二年申明
一禁約科歛紙劄凡比較點馬文簿官吏自備紙
劄不許科歛違者治罪洪武年事例景泰三年
申明又爲陳懇見乘明特救偏弊以期脩馬政
事內稱各府州縣官動支在官紙劄置立循環
文簿二扇按季查考不許另造點腑科害小民
係嘉靖二年事例
一禁止差委官員各衛所府州縣管馬官員職專

提調馬疋不許管署衛所府州縣事務及别項
差占其管馬官吏不許違例擅自承行係洪武
年榜例景泰三年正德十六年節次申明又司
府州縣幷分巡守官並不許差委官員如違聽
巡按御史幷管馬寺丞糾舉應提問者提問應
參奏者指實參奏其巡撫巡按亦要一體遵依
毋擅差委係弘治九年例正德十六年申明
一追補倒失種馬凡倒失種馬俱在年終完備如
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决杖二十管馬
官吏加等痛治係洪武年例景泰三年正德十

六年節次申明應天順天府尹府丞係在京堂
上官年終虧欠倒死等馬不完止取招服免其
決打二十照例納米贖罪係成化十四年例正
德十六年申明
一嚴督管馬官員凡管馬官有闒茸貪汙害民者
分管所官及在掌印官開奏以除民害係洪武
年榜例景泰三年申明
一責成正官督理凡養馬府州縣正官推故不理
馬政俱照錢糧軍伍不准考滿事例通行南北
四府州縣掌印正官務要司督府府督州州督

縣俱令管馬官員着實興舉馬政如管馬官有
故俱令掌印正官帶管違者或批収不完聽兩
京太僕寺堂上分管官參究弘治元年例正德
十六年申明
一戒飭違慢官員該兵部題　准節該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這箇衙門職專提調官馬疋
比較孳生但有虧欠作弊馬疋許令本寺舉問
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按治敢有
非理抗拒許令寺官開奏拿問欽此通行兩京
太僕寺今後軍衛有司大小官員但有作弊虧

欠馬疋及非理抗拒者許令本寺幷分管寺丞
照依
太祖高皇帝舊例應拏問者聽本寺拏問應參
奏者指實參奏　請定奪係弘治二年例正德
十六年節次申明
一省令如法定駒凡兒馬春間群牧時月要如法
加料餧養臕壯照依原咨配定騍馬依時群盖
定駒如果原關兒馬軟弱不堪着令民人另尋
好馬群盖但是盖過騍馬止許原盖不許將其
餘兒馬混雜花盖難定駒胎不便如三歲兒駒

群盖騍馬不得即用大馬群盖係洪武年事例
景泰三年申明
一省令趁時群盖每年正二三月趁時群盖定駒
其騍馬生駒七月後着兒馬群盖夏天炎熱時
月須用天氣清明清晨薄晚天凉時群盖過三
五次却停歇三五日再用兒馬群盖若騍馬打
踢兒馬不受群盖方是定駒仍五日一次用兒
馬照試如果不受群盖即是定駒騍馬先須喫
草後方飲水不許餧蓊麥稭黍穰雜糧及將淘
米泔一應惡水飲喫落駒不便係洪武年事例

景泰三年申明
一省令如法看養養馬之家務要置立馬房馬槽
地下用磚石甃砌常川掃除潔淨不許縱放雞
鵝鴨等畜在馬槽馬房內作踐亦不許梳篦頭
髮馬若悞食生病係洪武年事例景泰三年申
明
一省令如法餧馬料豆熟務要晾凉多用料水與
草拌勻方可餧馬不許熱料餧養飲水草餧緩
牽行回轉約五七里然後拴在空閑沙地上臨
意驅逐不許槽邊拴繫不便係洪武年事例景

泰三年申明
一省令如法牧放春草發生時月或馬十疋二十
疋三十疋隨趁水草便利去處晝夜牧放如遇
炎暑蚊虫水發時月務趁高阜無蚊虫水澇去
處牧放辰時飲水一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
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半月一次將鹽餧喫亦
不許與牢拴繫一處洪武年事例景泰三年申
明
一蠲免草塲租銀各該州縣徵租草塲如有水旱
災傷與民田一體勘實照依分數蠲免係弘治

九年例正德十六年申明
一不許那借馬價舊例馬價銀兩不許別項支用
正德十三年奏　准通行又今後不許擬奏支
借馬價及擅使那移別用正德十六年申明
嘉靖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示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差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視常怠玩楊疏曰臣弘治十六年八月內到於

陝西地方親詣苑馬寺查得牧馬草場見在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養馬恩隊軍人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養兒騍騸馬并駒止有二千二百八十疋竊嘆馬政之廢至於如此臣委用都布按三司能幹官員講求故典更新興舉奏黜卿寺不職官員仰荷
廟謨獨斷以布按二司參政副使僉事薦補卿少卿員缺大改絃轍一新政令查得六苑清出草場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八分九釐六毫清勾撥補召募收編等項見在軍人二千三百四十三名銀買茶易孳生馬疋并駒除俵給邊軍外正德元年實在共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疋節蓋馬營城堡共一十九處衙門倉廒馬廐房宇共四千一百餘間選設操丁一千名奏聞武安苑草場地二千九百六十六頃招募收編等項軍人二百四十五名共用過銀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八兩六錢及照西寧洮河三衛茶馬廢弛年久查得弘治十年起至十五年止巡茶御史共易過兒騍騸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兵缺馬奏討太僕寺馬價及地畝椿朋銀兩高價易買所補

不過三分之一餘皆軍士自買至於破産鬻兒行伍凋耗臣仰遵
聖諭嚴禁私販廣積官茶申明　舊制招調遠近番人仗天之威諸番雲集爭以所畜馬疋來聽收易查得弘治十六年御史李燧易馬將完取回臣接管四年共易兒騍騸馬一萬九千七十七疋計今三茶馬司歲貯見在茶斤四十五萬有餘儘勾今年明年易馬之用臣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
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
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煩難凡所規
畫處置皆遵奉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
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
望苑厩羅列孳生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
敢望雲錦成群之盛其於三邊戰馬依給不爲無
備至於招番一節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
茶馬之利查得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
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疋價茶於四川保寧等府

運送一百萬斤轉輸數千里如臣近所收易以三
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皆招商買運不煩軍
民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
皆臣職分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
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
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
如前比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及懼隳前功以貽後責況臣采老
而衰方將瀝血以陳其遂乞骸之念獨交承之慮

實嬰懷抱不得不言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
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茶馬巡茶御史主之
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
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
名無實亦勢使然夫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
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侔而反相
以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
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
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
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

勑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
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區畫奏有
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碍不必近異更張庶幾事
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臣雖退伏草野與世
長違亦有榮矣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
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課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
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買引
銀一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

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
先於馬須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
窮公帑之所儲有限至厪宵旰之憂命臣督理馬
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
邊戍騎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
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
止是招商中納馬疋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
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問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
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疋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

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
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寧
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年十五年二年鹽課
脩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
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宏苑馬寺卿車
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
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恐法立弊隨有損無益
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新舊鹽池查得鹽有餘
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
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

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挐
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銷所每引仍照舊收
卧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
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
霆所奏就地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備邊
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
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
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
兼發賣兩不得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
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

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輸官後因寧夏借
課既逋數年終歸截道合准相兼支放新引七分
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
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輾轉影射難
再復支未中鹽日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
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
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
每季鹽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
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
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問年之例如此則與

茶馬大有裨矣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二年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大小鹽池自
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足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聯茲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剪棼夏秋晴煖水面皚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權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會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
勅楊一清即其已効廣爲求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歲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乾濕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

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犯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陝西馬政四

徐蕃

給事中徐蕃疏曰臣等切惟威遠之策莫先於脩武備而武備之脩莫要於蕃畜牧臣見往者陝西茶法馬政提督未有專員孳牧或無於都堂茶課則委之御史體統病於分合之靡常弊端滋於交承之不一今我
皇上專命都御史一員併付以茶馬之事蓋欲盡復
祖宗之良法收監牧之實効但恐振舉於廢墜之後非改絃易轍終不足以成務非權任專久終不足以有爲謹以馬政切要條爲五事併茶馬以期實用切見茶馬招易濟邊良策但巡茶御史止是一年所易之馬解發於監苑者雖有成數而不及查其虧耗所督茶課積貯於官司者雖有定額而

不暇究其美惡非是不行用心盖緣職任不久耳
况先後交代推轉不常稽考難行事勢掣肘伏望
皇上念官多民擾權分責輕將巡茶御史暫且取
回而茶馬之事併付本官整理待其事有成效不
須大臣之日仍差御史巡察照依清軍事例三年
一換則久任成功矣　一勘草場以便畜牧凡有
侵占必須還官然荒塲易處而耕種納糧之地似
難遽奪曠野易爲而既成村落之所恐難盡復必
得便宜之權庶有通融之法但有關地方軍民未
免干於巡撫轄於分守彼此牽制有碍更張乞

勑本官督同巡守審察權變因時制宜務使地復
民安公私兩便而撫按毋得干撓則事權專一矣
一清軍士以足牧丁凡有逃亡必須勾補但邊衛
疲弊官吏因循或諉於別有奉行或視爲尋常故
事文移來往動淹歲時乞
勑本官將原額牧軍逋逃者立限清勾戶絕者量
爲僉補務要人充舊額巡撫等官毋得侵預則圉
牧有人矣　一崇勢分以勵賢能切見任者寺苑
之官不収才望故其資格淹滯權任輕微雖帶卿
佐之銜無異兩司所屬峻崇之階絕望苟且之念
自萌今則推方面之賢使居寺苑懸京堂之爵以
待成功賢能奚容不勸乎但恐體任素輕人不知
重欲収豪傑宜稍優崇乞
勑本官嚴加采訪先將見任老懦若上聞黜退政
績著稱者量於旌揚員缺用其所推賢否聽其考
察使得準內寺體統照依京官行事不受制於撫
按不降志於兩司則體勢自尊矣　一分委任以
共事功切惟馬政興革非止一端分任責成悉周
衆務但恐各衙門不相統攝文移或怠於遵承差
遣或違其約束獨謀坐運何以成功乞

勑本官量於兩司官內擇委一二才幹以佐經畫
府衛衙門凡有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如有賢否
勤惰並聽開具考語類報吏部以明黜陟則衆思
兼集矣

陝西馬政五　　　劉大夏

尚書劉大夏疏曰看得徐蕃夏璲等所言皆詳備
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大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
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於
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況其所
行俱於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

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丞准升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乞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勑內以便行事其所論茶易馬疋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晋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無論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 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

應首尾悉皆責成於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 勑內待到彼之日或行茶地方邊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 請定奪本部仍行鎮守陝西總制鎮守撫按及都布按三司并轉行各府衛州縣所一體遵守并將節次奏奉成命行移在京各該衙門知會庶使仰體
朝廷興舉馬政之心凡有干預務要欽遵共成國是

遼東馬政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 欽撥領養孳牧馬匹給有草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疋餘丁每名一疋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於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疋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駒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慢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

事勢難爲因循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所屬州縣種馬一千疋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湓奏爲疏通馬疋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 欽依支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疋俱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疋成群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若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襲舊弊詭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疋并駒止有二千二百

七十五疋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疋
蕃衍胡可得乎近蒙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案驗爲清查軍餘以備
孳牧事該臣清出二苑餘丁除老幼殘疾事故外
實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但
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擬定
規永爲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於事耶切照遼
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
而其虧耗如此當其事者又可得而逭其責哉臣
因不揣無似條具四事雖非籌邊經國之遠謀是

亦救弊補偏之一策也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一均種馬以杜規避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疋例
該兩年徵駒一疋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
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疋者又有養騍馬一二
疋而復帶駒二三疋者全不養者何盖因貧難
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圖延挨以覬　恩宥一
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倖
輕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
訐告不敢不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影射故

也其養騍馬帶駒多者何大率柔弱之人不若
負累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賂徇私乃以此
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轉
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
此坐受其累不論他馬以抵數則拐已馬以逃
避耳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
知有苑軍俵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弄一至於是
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苑馬疋查點數內堪以
孳牧者騍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騍馬五疋量留
一疋其餘老病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

兌與騎操官軍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
收買騍馬併其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
以後所生兒騍駒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
撥與無馬苑軍至於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方
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必歸於無用
今後兒馬十歲騍馬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給
官軍却將轉收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
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者撥補
如此則種馬擬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一寬額例以便追徵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

馬二疋餘丁一疋蓋以軍有月糧賞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責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疋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裁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毋軍止令領養騍馬一疋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騍馬一疋仍每二年徵駒一疋有騎者即令報官無騎者軍士每疋納銀四兩餘丁每疋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

於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哀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造冊呈繳合干衙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與馬疋無則就將前銀眼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如此則額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追徵之勞矣

一隨便分丁就養前項軍餘領養馬疋派有名數追徵馬駒限有年頭馬駒價值各從其便庶乎強者無所容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弊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所欠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槩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拂抑豈能久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騍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答均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使追償其見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貼一紙各填姓名在上造冊比對相同給帖與照冊收在官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貼告明就於

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撥站哨撩役満之人揆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奸偽無所推避其於馬政不為無益

一撥馬分田就牧前項軍餘先於洪武年間　欽給草場本為孳牧馬疋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奏差主事黃淸前來踏勘給與田貼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厘故詭譎之徒偽報餘丁二三十名若輒得領田三四十

項考其養馬不過二三疋而已甚至全無馬疋者亦得以冒佃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疋不等者其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開種自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疋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定以畝數仍給帖與照驗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實強豪不至兼幷其於馬政亦有裨

牧馬之政一　丘濬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
朝都幽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議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之未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戶部究查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使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計以爲國家足兵之良法

牧馬之政二　丘濬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亭貢之地其後也幷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事者特以爲操習預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

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閑暇之時而豫爲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故迹其間必有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牧馬之政三　丘濬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

著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踰百年於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制畜養之規修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孳市之利分支究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民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牧馬之政四　丘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戎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　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餘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

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焉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敢盡於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　命本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

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廐庌有未備者則為之脩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生之畜其有種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務臻實效而不為虛文如此

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為民害神宗有悔彥博之言深知安石之悞而欲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處置者亦以其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

并可以為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槩縣馬原額若干疋群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千人馬千疋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廐長年老者一人為廐老無力不養馬者數人為廐

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疋者種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於田多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廐老計畝收之倉囤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即以為糞壅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

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版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凡房廡必冬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且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群頭管領騍馬一百疋爲一群每年孳生駒一百疋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疋止取孳生七疋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

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闕官以牡來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騾四所生或驢或騾具其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船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口計庸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晉馬官一行巡視府官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廡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官牧之意上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儧散關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瘦老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雖不在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其至賣二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請

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於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准以皮毛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 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捶借與

人倒减草料者預先告料理者免其賠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於邊城中擇操容閑地爲馬廐

置長槽或十或伍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團以貯草支大鑊以煑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撿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鞁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遂名調習或有瘦損病疾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得其良竊考五代時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

盡岷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皂櫪之間而吾士卒之賠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其出力以爲國防冦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逓年倒死之馬足况望飼牧其妻子乎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食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

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其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

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胸臆而妄爲異議伏望 天地大度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脩攘制禦之策　丘濬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畜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

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垻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勑武臣一員於此守鎭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

聖明下其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馬政議　李堂

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爲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若盡其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費計也至於馬政之征尤爲軍國重計嘗與議焉審故利弊尤悉馬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武條格重種馬課孳生永不可廢也今應天鎭江太平等處罰非養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益乃推諸江北省府亦

定價通行焉則太僕黙視爲職掌役何爲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屬邑牧馬草場烽堠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用下人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何從騾駒乎且富民豪戶養肥策良者阡陌成群況古之晉冀騋牝所儲雲錦所蓄而謂盡無留良乎捨孳牧以爲勞繳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職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哉鹽法關征凡以助國用耳關征近制多監於部署盖取時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夫鹽

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鹽課之司乎今所在漏巵於豪右轉利於覇猾而奏討頻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括疲竈困弱商稅田課畝巧為水鄉等因以額辦其弊奸容蠹也甚矣夫豈立制建官抑末助農之本升及末議俟君子質之各邊

馬數八處

大同原額幷新增馬共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四疋

見在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九疋

倒死三萬二千二百五疋

京關馬三千疋

已買馬七百五十一疋

未買馬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疋

寧夏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疋

見在馬九千一百二十疋

倒死馬一萬四百七十五疋

遼東原額馬五萬三千三百六十疋

見在馬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疋

倒失馬三千三百六十八疋

甘肅原額馬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七疋

見在馬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四疋

倒死馬六千六百九十疋

又洪水堡等處倒死馬一百四十四疋

備禦馬四千四百九十九疋

陝西原額馬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疋

見在馬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三疋

倒死馬一百二十四疋

事故馬四百八十六疋

延綏原額馬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一疋

見在馬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三疋

倒死馬九千六百一十三疋

事故馬八千二百一十五疋

宣府原額馬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八疋

見在馬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疋

事故馬八千二十三疋

山西原額幷添設馬一萬二百二十一疋

見在馬七千四百八十疋

倒死馬二千七百四十一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六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兵部 職方上之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議講和疏 于謙
為擅調官軍事 于謙
為建言事 于謙
為邊務事 于謙
糾都督僉事張軏驕縱疏 于謙
糾都督楊俊不法疏 于謙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七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 職方上之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
上將親率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 聖朝備邊最為嚴謹將士用命可坐收功不必親帥六師以臨塞下
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十日六師啓行初
上命公隨征忽改遣鄺埜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甚窘促玩不為備俄而虜騎奄至 王師敗績死者塡委溝壑為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
上北狩報至 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 郕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 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

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於廷且索振
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諠譁班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
惧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群
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侍期啞
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不測
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啓
太后行誅未晩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
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
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

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固辭不獲始
就職公以　鑾輿未回大敵垂至若前日扈從失
律者一槩寬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
上章劾舉其罪大畧曰武臣如顧興祖等茫無一
計可施遂使三軍覆没上棄　君父於虜廷下委
生靈於兵燹文臣如王佐等雖無敗軍之罪難逃
遺法之誅　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
願赴　闕勤王者
太后遺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遽理

萬幾郕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王涕
泣固辭避歸郕邸不出太后復降旨責王不得已
乃即位遥尊
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
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
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
邇者各營精鋭盡隸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
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

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
用仍令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
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緊要令都督孫鏜衛潁
張軏張義雷通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
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竑等分投廵視勿
令踈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勢從則敵勢愈
衆宜令兵馬司排門曉諭遷徙城內聽各隨便居
住通州壩上等處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
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
宣府等處會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　勑各處守

臣論以今日 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
池整搠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
務在挑脩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材尤
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揚
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
不効則治臣之罪
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事情
百出公先事預防攝權制變衆皆視公爲安危輕
重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
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英廟過紫荊關 京師戒嚴人無固志往往挈而
南奔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
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於廷抗言
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
帑藏倉儲咸在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
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
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永樂
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動以千數百萬計
填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
虜寇臨關急令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
奏 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令難
拘舊例若少緩待 命下適以資虜及 京師戒
嚴人皆服公經濟遠略設不預爲焚燒之計則在
外倉場皆虜囊中之物藉此持久坐困我必矣主
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
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德勝門外
[illegible]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 國恩當報
忠義[illegible]將[illegible]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
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還京[illegible]宜前其先至者[illegible]我軍堅不出

敵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大至城下對我軍而
陣
英廟在也先所虜酋覘知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我
亦不敢向虜輕放一矢喜寧嗾也先邀我六七大
臣出與議和奉 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
覘我所[illegible]從以起釁端廷議恂恂禮部遣使來問
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
日是爲十月既望某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營漸遠乃砲擊其營虜死砲下者
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

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劾紫荊失
守公集議所以禦虜之策皆曰也先善戰而我軍
新集且脆弱公曰聞善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乃
一以忠義干城卒致一矢不遺虜衆自退人謂天
實生公以爲社稷　朝廷論功特加少保總督軍
務固辭不允人言今日宋李綱不能及公曰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今日惟有整軍
討賊復還　車駕此臣子之職分餘非所宜言

議講和疏　于謙

兵部爲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

許貴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朝廷求言本欲開言道知警戒凡四
方災異事干　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開奏欽此
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達
賊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路地方又係緊關
衝要賊行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圍臣領所部官
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沿邊軍民趂
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原日不爲經常之道即目
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
時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達賊聚集

人馬衆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
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
經營各衛倉廒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粮料草束爲
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疋按月支給
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
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賊對敵陣亡中半
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
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
況見在馬疋止有二千一百餘疋中間多有新例
借勸收買兒騍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二三比與原

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疋及照本年二月內臣
差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
去墳嶺墩設伏有賊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有達
賊三人通曉漢話叫稱我一箇是女直同一箇是
浮石參兒一箇是哈密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
瞭著要講和若着你每的大頭目奏將去連夜差
使臣來我每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三班人
馬輪流打攪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
今賊聚衆復入境內擾攘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
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賊勢衆大就於腹裏駐劄

趂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
便與師戰鬪尤須量己料賊設若寡不敵衆如之
柰何臣一介魯夫昧於戰守誤蒙
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
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　勑在廷內外文武大臣
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
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賫　勑與賊假以
和好爲詞暫示休兵聚糧脩餙墩臺廣積邊儲鍊
習士卒飽養馬疋密定討伐之計若賊仍復逆天

悖理侵犯邊城我旣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
謀出奇統率銳士奮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
矣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
問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
和議爲詞卽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
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廵北定回軍餘
陳莊等說你要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
題奉　欽依虜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

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
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切詳賊首也先逆
天悖德負義忘恩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
旣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仇恨庸可勝
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
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
等賫執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
至於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虜營不
見

上皇賫與而還虜衆知我戰守有備等皆望風遁
去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
往還惟　勑邊將脩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
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
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
讎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
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旣行而彼有無厭之
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
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
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

我兵稍沮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
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
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
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尊號
其爲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
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之
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
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
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
寇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

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大年之下
其或
皇天厭亂
列聖有靈賊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
貢則示以畜養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
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
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
愚見止於如此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
能銳意滅賊却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
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

來然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
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
騎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
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東宣
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
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人
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
輕信其誘因而失悞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
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
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

致悞大計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
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措調官軍事　于謙

內府抄出奉御黃整題今蒙差臣等前往永寧守
備臣於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奉領官軍夜不
收一千五百員名到永寧守備外至本月初八日
據夜不收飛報聲息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調去官
軍三百五十員名本月二十二日又調官軍二百
五十員名本城止有官軍九百員名守備不敷本

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又有叅將楊俊差夜不收賁
貼前來永寧調去都指揮王琳帶領馬步官軍盡
數前往懷來城內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等因
臣切見先奉
勑命專一守備永寧緣金陵山後
未奉
勑旨臣難擅離城池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
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
石亨昌平侯楊洪會議得懷來永寧二帶內則捍
禦居庸外則接連宣府至爲緊要若二城無人守
備則一路聲息不通南北道路阻絕非惟虜寇得

以騁奸而京師亦不利便合無令都指揮楊信總
領都指揮王琳李剛率領官軍夜不收共二千員
名量給賞賜前去懷來永寧二城各安插一千五
百員名脩理城池築立墩臺收割田禾預備糧草
探報聲息隄備賊寇具題節該欽奉
聖旨准他說欽此欽遵今奉御曹吉祥奏稱本月二
十三日右叅將都督僉事楊俊差夜不收賁貼前
來永寧調取都指揮王琳帶領馬步官軍前往懷
來城內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等因參照前項
官軍原係奏奉欽依調來永寧守備之數

皇上特命臣監督其本官不令楊信預先知會又
不與總兵官公同計議奏請定奪却乃擅出票貼
將
欽調官軍改調別城又要將永寧城門砌塞
似此方命專權擅作威福下欺主將上侮朝廷視
邊務如等閑弄軍馬如兒戲強梁跋扈旁若無人
方當軍馬調動之際而虜寇乘間來攻彼此聲勢
相懸豈不重爲邊患及照本官先在馬營守備專
一弄術挾智鬻矜誇大種田貨殖私役官軍才不
逾於斗筲心實惡於梟獍蔑視同列交結權貴一
旦達賊臨城不能竭忠死守窺伺賊稍退去輒將

馬營獨石數處堅城并倉廒錢糧盡行捐棄在逃
以致士卒潰散邊境失守開賊奔竄之路因而喪
師辱國至今人皆痛恨雖伊父楊洪亦嘗憤之切
齒今却不洗心改過仰荅
皇上委任之重仍復恃權妄爲愈加放肆謂國法
不足畏謂軍士不足恤謂剛愎爲可恃謂驕縱爲
可久徇私積怨人所共知若不整治於今日無以
警戒於將來合無將本官提送法司明正典刑以
為邊將棄刑專權之戒仍令都指揮楊信將原調
懷來永寧守備官軍依數分派二城用心提督操

練固守城池遇警相機行事若有應合調動緣由
務要奏請定奪緣楊俊係軍職及奉欽依該衙門
知道事理見題景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楊俊擅自調弄軍馬致令緊要城池無備這
等妄爲理法難饒如今虜寇聲息緊急防守至重
且饒他這遭再遣了不饒還行文書與他知道欽
此

爲建言事　　于謙

兵科抄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題臣本一介
書生永樂六年甫冠之時蒙

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叨中鄉舉永樂十年登名進
士授監察御史歷陞今官臣在仕途年久各處邊
情頗知其畧譬如近日遼東來報聲息此必徵調
遼東軍馬其遼東守將因境外有一二達賊行走
即便詐稱達賊數千犯邊以止所調之軍并肅寧
夏大同宣府亦然且其遇賊之時殺獲達賊十餘
人輒便稱説兄賊數千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十餘
顆妄奏邀功似此所爲比比皆然不必遠求向者
德勝關等門外殺賊功次不知殺得幾百千賊都
陞官軍六千有餘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尚且如此

何況邊塞之遠朝廷所不能見者而不行詐哉此
皆已往之事不必追究但方來之計不可不預備
也爲今之計宣府大同各宜屯重兵操練宣府合
於獨石馬營或德勝口屯練大同或於威遠衛屯
練各選武將之驍勇而不怯懦者充總兵官文臣
之剛斷果毅而不猶豫者充總督軍務時常遣夜
不收諳曉胡語者身穿胡衣裝扮達子出境探聽
賊情若賊在三百里之內二百里之外則即按孫
子兵法神乎神乎而不許颺軍之聲微乎微乎而
不許現軍之形或乘月銜枚而行或乘霧捲旗而

趨使賊不見灰塵出賊不意掩其不備夜擣賊營
賊雖恃健馬勁弓卒然而至無所施矣如此則賊
可擒而我軍萬全無失矣賊必遠去不敢近邊若
止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陣白日行營賊非惟望塵
而遁去抑且埋伏以待我軍其勝負利鈍非臣所
敢知也臣之管見如此然古之名將韓信起於行
伍穰苴拔於寒微乞
勑兵部五軍都督府令都指揮千百戸衞所鎮撫
及有勇畧總小旗其中必有知兵知韓信穰苴者
可與議而行之若腰纏玉帶頭簪貂蟬者皆是苟

全性命保守爵祿之人與憎賢忌能徒能言而不能行者不足與議此也具題本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看得羅通奏稱近日遼東甘肅寧夏大同宣府虛報聲息妄報功次一節照得遼東宣府大同陝西寧夏延綏等處近日飛報聲息絡繹不絶若依所言一槩參奏不實誠恐邊將果有聲息不行奏報不無有悞事機合行都察院各該巡按監察御史體勘遼東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總兵鎮守提督叅贊等官近日奏報聲息功次有無虛詐明白徑自回奏定奪

其奏德勝關等門外不知殺得幾千百賊却陞官軍六萬六千有餘一節查得近該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奏繳前項功次文册到部通該六萬四百三十一員名本部已經查例議擬覆奏　欽蒙將數內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員名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員名陞二級其餘齊力等項止是給賞不曾陞六萬六千餘名續兵科掌科給事中覃浩等題稱前項功次不明節該奉　欽依都察院便差公正御史一員兵科推公正給事中一員遍行查勘他每功績有無曾無陞賞的從實來說不許徇情妨廢公道欽此欽遵通查未報今羅通既稱前項官軍不曾殺賊合將臣謙同石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其餘官軍合無不必查勘俱且不陞止是給賞惟復仍候御史給事中查勘回奏至日另行定奪伏乞
聖裁又奏宣府大同各宜屯練重兵選驍勇剛斷者充總兵總督官遣夜不收探聽賊情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賊可擒要令知兵部指揮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總小旗如韓信樊噲者議而行之若腰橫玉帶頭簪貂蟬者皆是苟全性命保守爵祿

之人與憎賢忌能徒能言而不能行者不足與議一節查得先該本部會同戶部并總兵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等議得大同宣府地方自虜犯邊以來官員損耗沿邊墩隘壕塹俱被堋塌無人瞭望致使出入自由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敢放出樵採頭畜餓死房屋拆毀田苗不得收割草束俱各罄盡況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掃蕩殘賊人心委的不安合無請
勑石亨楊洪各帶精銳馬步官軍四萬員名內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自紫荊關往大同楊

洪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一路守
備官軍人等堵塞關口脩理墻椊墩堡及布列營
陣暗設詐備賊衆來攻以計破之賊少剿捕用兵
勦之若其遠去依舊瞭守遮護彼處軍餘人等耕
種秋收一體防護戶部委官措備糧草供給犒布
置停當事體寧怗仍舊回京其餘未盡事件宜從
各官臨事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等因具
題節該奉
聖旨領軍馬巡哨及措置邊務都依議行欽此俱
欽遵外緣係已行事理合用總督叅賛官員至期

另行奏請定奪所據推舉武職已有　令諭詔書
事例其舉到部者俱送石亨等處試驗量才擬用
雖係才畧不齊亦可隨機任用未見有如韓信樊
噲者又照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
等頭晉貂蟬與都督孫鏜范廣衛穎等俱係腰橫
玉帶之人亦有守戰功績不見苟全性命保守爵
祿實情俱蒙　欽命管操令羅通叅其不足與議
此事又自薦伊仕途年久各處邊情頗知本官見
蒙　欽命叅賛楊洪軍務所言如此切恐有韓信
樊噲堪任大將之人未就於用若合無就令在京

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將堪任大將之人指實
姓名開具實跡明白奏保仍命內臣同文武大臣
博採群議從公試驗如果將材過于石亨楊洪等
誠如古之韓信樊噲另行奏請定奪不許徇私偏
執濫舉非才致誤大事再照羅通所言選文臣之
剛斷果敢者充總督軍務官切念臣謙粗通章句
濫厠縉紳既無剛斷果敢之才又乏折衝禦侮之
力猥以孱庸昏鈍素不知兵叨蒙
聖恩總督軍務殊以輿論委的不堪羅通所言切
中臣病乞罷臣少保總督之命或就令羅通或另

選老成大臣代臣管理臣止管部事當捐軀盡瘁
以報　聖恩一有遲慢罪當萬死如此庶使上不
有誤軍國之務下有以協乎輿論之公緣奉欽依
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及六科
給事中各道御史將于謙羅通所言通行詳看停
當來說欽此

為邊務事　于謙

兵科抄出鎮守延安等處都督同知王禎題景泰
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協同守備都督僉事王斌

咨節該欽奉　勑候春煖河開即將前項州縣衞
堡軍民撫恤前去照舊安插守備欽此今據旗軍
龍五等狀告蒙臣等鈞帖仍調前去神木縣照舊
守備切思本衞相離神木縣二千餘里路途窵遠
供給艱難等因具告除將所告指揮白玉等官軍
二百五十員名調守本衞安邊營地方操備及具
題外備咨知會准此查得正統十年八月十八日
准本府咨該王斌題要將原調綏德地方操守慶
陽備冬官軍七百三十六員名連馬疋軍器退撥
與伊分派各守地方等因抄出到部覆奏間又於

兵科抄出協賛軍務監察御史馬恭題合無將延
綏慶陽沿邊地方榆林莊等二十五寨堡軍馬令
王禎王斌共管遇秋九月十五日以前一遞一年
前去安邊營就令本處官軍備各防禦賊寇候到
次年二月十五日以後春煖河開仍來榆林莊一
處與臣等計議邊務行事及不時輪流或分領前
去該管營寨整飭軍馬器械城池壕塹糧料草束
庶無分爭事妥安邊實爲益具題兵部查得先奏
奉
太上皇帝聖旨是朝廷選任將官要行協和安邊

先着王禎王斌共守地方分投督兵備賊他怎麽
不知以國事爲心節次挾私忿爭今且不問兵部
便差人齎文書與他着依原勑共管延安綏德慶
陽沿邊榆林庄等寨堡軍馬每年防秋時候令王
斌往安邊營操兵防賊春煖仍回榆林庄以安邊
境但失機一體坐罪凡遇邊務須公同計議奏來
敢有故違不遵偏執誤事的不饒還着馬恭與王
禎等從公商議果安邊營見守備官軍不勾調用
的量添撥官軍去幫守不許妨爭欽此欽遵通行
王斌馬恭欽遵去後續准本府咨該臣覆奏會同

監察御史馬恭計議得慶陽衞原調綏德地方備
冬指揮白玉等馬隊官軍二百五十六員名係臣
原奏隨操之數後因神木縣缺軍調去相兼操守
不動外臣等遵奏　欽依內事理將本衞常年調
來高家堡備冬官軍四百八十員名就帶軟把軍
器火器於正統十年十月二十日撥去慶陽地方
安邊營操備訖今後若王斌仍再不足偏執攪擾
惟事紛爭乞令本官前去所奏迤東易守地方孤
山兒府谷東村等三寨協守臣仍前總督安邊等
一帶營寨操備往來殺賊上無煩責

聖聽下使邊備得一緣奉　欽依還行馬恭王禎
從公商議采安邊營見守備官軍不妨調用的撥
添撥官軍去蕪守事理具題本部官欽奉
太上皇帝聖旨既添撥官軍去安邊營操備了總
再生事紛爭的不饒兵部還行文書與王禎王斌
每知道欽此欽遵施行外又准本府咨該王斌又
題要將石邊營寨地方乞
勑協贊軍務監察御史馬恭從公酌量寨堡見里
分軍馬等因具題該兵部參看本部官已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既添撥官軍去安邊營操備了罷

再生事紛爭的不饒兵部還行文書與王禎王斌
每知道欽此又通行欽遵去後今王斌又奏前因
看得奏內係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恐前奉
欽依公文未到以此本官又行紊煩具奏合咨呈
該府轉行臣并王斌馬恭俱照前奉　欽依事理
欽遵協和守備不許各執己私故違
聖訓生事紛爭有失大體俱事不便備咨到經通
行去後今准王斌咨將除將撥陽備指揮呂玉等
二百五十六員名取調迤西安邊營操備一節緣
前項官軍係奏定迤東神木縣領馬常川操備人

數盖是各官軍要得附近本衛易得私家往來搶
邊就近投託在彼買囑王斌又行妄奏煩瀆
聖聽係干累經兵部參擬奏奉　欽依已定年久
操守官軍今後受私擅便調去安邊營自是已成
欺罔朝廷法度安在查得神木縣都指揮施政即
今有操備官軍二千三百八十二員名不敷調用
安邊營却有見操官軍二千三百九十員名此分
爭之時又添西安左等三衛并直隸潼關平凉等
衛官軍五百員名尚且不足及照都指揮神傑所
奏係干那動邊備官軍未經勘議難便定奪行移

臣等查勘回報緣王斌與神傑俱係麤人不顧廉
恥不知大體不思
朝廷邊備為重故將各寨操備軍馬往往攙擾紊
亂定規且知慶陽調守甘肅官軍及河南都司南
陽頴上衛所并直隸寧山潼關等衛官軍調在延
綏地方守備相離本衛各有三千餘里并一千五
百里者却於何處寨堡操守為當致令神木縣見
缺軍馬不敷調用安邊營軍馬愈加數多兩處不
均實難操守再照王斌既知奉　勑將州縣寨堡
軍民撫卹前去照舊安插守備却將原守神木縣

常備馬隊官軍白玉等撥便調在安邊等處有此故
違緣延安慶陽二帶邊寨軍馬俱係都御史陳鎰
王文靖遠伯王驥等節次整飭邊備已定事理臣
係鎮守官員若不具奏誠恐因而有廢大事未便
切惟兵部職掌天下軍馬政務日有萬幾被其繁
文冗亂巧捏妄奏一時不能周知依允准行不惟
誤動邊軍正中奸邪詭計如蒙伏望
皇上明鑑萬方察正除奸乞　勑該部參議施行
庶使邊軍安安邊務不致攪擾民安政舉實為便
益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
延安衛操備指揮同知神傑等題先調中寧寨營
領延安衛軍馬操備蒙鎮守延慶等處都督同知
王禎鈞帖該本官奏稱將寧寨安邊定邊三營隨
操軍馬暫收慶陽衛城內安插除遵依外續蒙協
同守備都督僉事王斌鈞帖開寧寨安邊定邊三
營守備所隨操軍馬安邊寧寨二營守備官軍都
分撥慶陽城內其慶陽衛在城增添營守備官軍
却撥延安城內俱不得自守地方誠恐激變下人
從長區處將慶陽衛隨操所各營守備官舍軍餘

令都指揮僉事張友王榮領回慶陽衛操守將延
安衛守備寧寨營官舍軍餘八百五十員名令臣
等領回延安各守地方若不預先具奏誠恐地方
有警兩相推調誤事等因具題抄出本部為照所
奏動那備邊官軍未經勘議難便定奪已經轉行
王禎王斌馬恭等從長勘議應否將各營守備官
軍各回原處其於人情邊務有無違礙明白具由
回奏定奪續該都督僉事王斌題稱都督同知王
禎共有官軍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員名仍隨伊
操其餘官軍指揮吳信等一千六百五十二員名

并慶陽衛指揮白玉等官軍二百五十六員名放
還各衛守備誠恐王禎又將放回延慶二衛官軍
復調伊處操備臣領官軍委的數少若不增添實
恐悞事除王禎放回延慶二衛指揮白玉等所領
官軍并各衛召募壯丁就令守備各處地方外所
撥延安衛指揮王貴等官軍四百二十六員名只
令仍在綏德王禎處隨操亦合退回臣處分撥守
備為當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照所奏前項官軍
係先議定守邊人數經今年久一旦奏要分更恐
有偏狥窒礙又經行移延綏等處鎮守參贊等官

都督同知王禎等從公計議定奪應否將所參官
軍退回王斌分守地方明白會奏外今王禎又奏
前因臣等切聞兵者國之大事將者人之司命必
主將偏裨之協和然後軍務緩急之不悞切照都
督僉事王斌狡詐無狀剛愎不仁叨受
國恩而謬膺重寄統領軍馬而協守邊方自當盡
心効力和睦主將以濟邊務以圖成功可也豈期
本官非我中國之族類罔念邊務之重輕系無汗
馬之勳勞恣肆犬羊之暴戾自往延綏地方守備
以來逾年虛張謬論煩瀆　聖聽偏執已見沮壞

邊務調弄軍馬有同兒戲欺侮主將視為尋常先
因本官專權方命恣肆妄為亦止一端累該本部
參奏欽蒙
恩宥自合刷恥易行改過遷善今却全無忌憚愈
肆強梁將奏准調去神木將領邊守軍擅自改調
安邊營操備既不奏請於　朝廷又不會咨於主
將設使邊務守備率是以行是則賞罰予奪之柄
不出於朝廷而強梁跋扈之臣得逞其已計其為
後患庸可勝言況本官終係寇虜遺孽難令守備
邊方矧當多事之秋宜慎防閑之術合將王斌拏
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邊將尋常不忠者之戒或
皇上憐念本官守邊微勞寬免刑誅亦合量為改
調勿使終誤大事合無差人馳驛賚文行取本官
不必來京就令前去平蠻將軍總兵官靖遠伯王
驥處令其領軍當先勦殺貴州苗賊以贖前罪及
令王禎馬恭等共同計議推薦歷練老成知兵都
指揮或指揮一二員奏請陞授代替王斌守備若
是王斌仍前倔強飾詞攪擾不行隨即前去就便
拏問治以重罪知此庶法令得以歸一邊務不致
失悞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

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王禎既累次奏王斌攪擾邊備難令協守
王斌不拿便寫與勑去着做參將馳驛往貴州靖
遠伯王驥處領軍殺賊還行文書着王禎同馬恭
便從公推選用兵老成熟知邊務都指揮勝如王
斌的一二員奏來代替王斌協同守備即今緊關
用人之際但徇私謬舉致有失悞事機一體重罪
不饒欽此

糾都督僉事張軏驕縱疏　　于謙

臣嘗謂食祿居官志當存於報國喪師失律罪難

逞於殺身狥曲法以伸恩必長奸而縱惡切照前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軏器非遠大質本凡庸素
無汗馬之勞幸際風雲之會列官資於五府萃恩
寵於一門惟知縱欲以肆非罔顧越理而犯分驕
奢淫泆而僭踰之惡屢彰凶莽粗鄙而統禦之才
實罕遺者
太上皇帝因湖廣貴州辰沅等處苗賊作耗殺害
官民特　命本官充左副總兵領兵撫捕乃於正
統十四年七月日期不等與同總兵官都督宮聚
率領官軍一萬五千餘人在於貴州平越等衛地

方遇見苗賊對敵本官止憑粗率並無計謀無以
紀律之不明營陣之無法既不稟命於主將又不
審察於賊情而總督軍務本部尚書靖遠伯王驥
恐其壞事再三戒飭令其嚴整部伍相機行事張
軏倚恃兇暴而執拗不從口出穢言而當衆毀罵
縱未整之士卒犯不測之鋒鏑罔知審勢而度情
遂致亂軍而引戰輕率而前進退失據賊刃未交
而甲騎先已遁去官軍潰散而萬人殺於無辜張
軏棄甲曳兵徒跣逃命垂首喪氣莫敢聲言上而
玷辱

朝廷下而遺笑夷狄致彼王驥將失機情由奏蒙
皇上俯垂寬宥未即加誅　欽蒙取回今已到京
臣等切聞賞罰者天下之公論恩威者天子之大
權故賞必及於有功刑必加於有罪然後合上天
之心恢衆人之議今照張軏平昔縱欲敗度茲者
辱國喪師偃蹇自如素無人臣之節威福恣肆難
膺將帥之權服飾僭踰貨利充斥用之於承平之
日清議猶恐未然用之於變故之秋大事安得克
濟若令再典軍旅必致有悞事機況賞從賤故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罰從貴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以張軏之貴顯驕縱而加以總率兵戎有罪不誅
何以示戒合將本官照依法司究問明正典刑以
爲人臣褻慢不恭覆軍僨事之戒臣等職典兵政
不敢緘默欲於大班糾劾緣張軏係應議官員具
題景泰元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罷欽此

糾都督楊俊不法事　于謙

臣嘗謂臣子以忠孝爲先而不忠不孝者天討所
不宥將帥以威福爲戒而作威作福者國法所難
容切照右都督楊俊猥以淺薄遭際盛明以分寸

之微勞受一品之重任驕蹇暴虐知有已而不知
有人奢縱貪婪知爲身而不知爲國待偏裨若奴
隷視人命如草芥近該伊父昌平侯楊洪奏稱楊
俊歷官都督命爲叅將自幼無知處貴已極且其
性資粗率言語輕躁致爲衆人之所擠排士夫之
所非議非惟長惡不悛必恐終罹刑憲
不能保全乞將楊俊取赴 京師團營日逐操練
欽蒙
聖恩取回即令本官見在臣等竊惟褒賞有功誅
罰有罪此國家之常典亦天下之公論今楊俊叨

家
聖恩忝居重任不能脩德以效忠却乃縱情而肆
虐先在獨石馬營等處守備專一弄術舞智假公
營私蔑視同列交結權貴及遇達賊臨城不能効
力死守輙將獨石馬營等處堅城并倉廒錢糧盡
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奔竄
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貽禍患於無窮至今人皆痛
恨後知宣府叅將率領馬步官軍在於懷來等處
巡哨不候計議奏請擅出批貼將 欽調永寧守
備官軍要調懷來守備又將永寧城門砌塞該守

備永寧奉御黃整等奏發本部已將本官方命專
權擅作威福緣由叅擬覆奏欽蒙
恩宥却乃不行改過愈肆非爲悖悖而抱不平揚
揚以爲自得略無顧忌益肆驕矜凌辱守臣欺蔑
主將又將都指揮陶忠無故拷打凌辱身死令伊
父楊洪恐其致壞邊務終陷刑辟具奏取回切照
楊俊既不能盡忠於國又不能盡孝於親喪地棄
城而謀勇之畧安在恃恩玩法而人臣之節全無
懷挾私讐打死人命衆心因之而不附邊務由之
而廢弛誠國法之所難容人神之所共怒若不明

正其罪無以警戒將來合將本官拏送法司究問
明正典刑庶爲後人之戒而愜士論之公緣楊俊
係軍職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楊俊拏了三法司門前問楊洪罷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三十七終

兵部職方上之中

爲邊務事　于謙
爲預定安邊事　于謙
爲緊急軍情事　于謙
爲邊務事　于謙
爲糾劾事　于謙
爲邊計事　于謙
爲擒獲達賊事　于謙
爲關隘事　于謙
覆安邊固國強兵禦寇事　于謙
爲軍務事　于謙
爲軍務事　于謙
爲陳言邊務事　于謙
爲怠廢軍政事　于謙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八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職方上之中

爲邊務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太監陳公題審得生擒達賊指揮把速台供係克里革思人先因往瓦剌進貢就留在彼任坐會眼隨兀刺思并察占三次來朝比先下番使臣回還之時也先安排筵席與馬清馬雲送路令達子歌唱作樂有馬清等說不希罕我回去討一班笙簫細樂會唱的婦人來與你也先聽言歡喜後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也先令兒子出來勸酒有使臣亦說好與中國結親我回去奏知務要成事也先就進馬三疋不期使臣回去不見結親事情又無歌唱婦女因此發怒領兵前來厮殺見今在於小黃河駐劄時常發遣哨馬或多或少往南探聽聲息搶掠人口頭畜今次問知石總兵領三十萬人馬要往迤北征進也先令其第賽罕王領一萬餘人牽騎馬二三萬疋前來緝探知得石總兵止領人馬三萬已回五日去訖來

時也先分付就看腹裡人民種田不種各處城池
有軍無軍又說也先時常議論不見中國差人講
和若講和了時只差一二百回子將下番官軍并
先搶人口分一半送
太上皇回去若不講和一發搬取家小就在沿邊
駐劄搶掠不回也先人馬通不及四萬餘人脫脫
不花已回去了屢差人勸也先回還也先說稱中
國整理軍馬要來厮殺恐怕各枝人回散了急難
再聚又說下邊小人見心裡想家要回還老窩裡
去番供得此行間又擄節次被虜走回男子鄭道

童等亦稱也先弟兒領人馬來大同答話相和若
不和時五六月連老小都來大同周圍住坐七八
月往大都十一月往寧夏搶掠又說要將搶得犁
鏵安上木柄攻跑應渾懷仁等處土地等因會同
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謀軍事左都御史沈固右
參將潘與議得自景泰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賊
入境往南去後至今未回除差夜不收人等分投
緝探及飛報武清侯石亨太監裴當等知會隄備
外緣係虜情及傳報聲息具本差夜不收王鑌兒
等於本月二十六日起程賫奏至二十八日早有

王榮等回報行至聚洛驛忽遇達賊數騎趕散王
榮同馬夫張彥友被賊剝去衣服奏本四封亦被
搶去騎馬擬係得脫回還內王鑌兒不知下落今
將前奏情由具本差夜不收齊二敢男餘丁鄧斌
親賫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欽此又該征西將軍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
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參照各官奏稱比先下
番使臣馬清馬雲會許賊首也先討笙簫細樂會
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
和親一節除以後使臣別無開到年分職名無憑

參撥外臣等切見比年以來因脫脫不花王并太
師也先等年例遣人朝貢
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篤和好也豈
期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
於虜情之虛實略不以間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
及回還復命又復飾擬虛詞誇大張皇肆為欺罔
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脚而希求陞
賞以致賊虜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
今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虜命緣由雖係擒
獲達賊把速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

知之已久事不妥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衆心合將馬清馬雲拿送法司嚴加勘問明白奏請定奪處治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賊首也先說稱若中國差人講和送
太上皇回來等因顯是逆賊益逞奸詐之謀故爲誕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爲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賫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同守備鴈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賊寇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

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跟尋原差奏事人王鎖兒得見下落通行具奏及照差來夜不收齊二敢勇餘丁鄧斌不避艱險奏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緣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預定安邊事　于謙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目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切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　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軏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　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効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畏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

皇上聖明乞　勑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軏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棘等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　京師或近畿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已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
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前　勑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聽各官陳奏必期上爲
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

言敵至互爲異同以悞 國家大計況耕當問農
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
而欲以臣等書生之淺見以議論則是徒爲紛紛
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
邊務誠爲危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
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謹陳愚見伏候
聖裁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乃京師之藩籬虜情猖獗
各處摽掠使我士馬疲困若不預爲處置愈生邊
患便着他每各思長計如何安安開寫來看欽此

爲緊急軍情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西路右小監韋力轉題景泰
元年五月十七日十八日達賊臨城攻圍臣同右
參將許貴二次出兵殺敗賊衆往東去訖十九日
擄被虜放回餘丁劉四說稱達賊四千人馬在於
本城迤東二十里住劄牧馬說也先兄弟到六月
初一日前來大同講和就送
大明皇帝來大同住坐鈇頭大師坐右衛右頭城
脫脫太師坐左衛左頭城放回你去將這番字一
紙箭一枝送與你城來顏知道等因又多寫下牌
概分由牧馬地方緣係番字賊情不敢緘默今將
番字箭枝共進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顯
是賊首也先等假以送
太上皇爲名詐令餘丁劉四回還傳說意在緩我
邊備以圖乘虛襲取若不預爲隄備誠恐倉卒之
間彼處鎮守總兵等官智慮不及處置乖方有誤
大事合無請 勑太監陳公題定襄伯郭登左都
御史沈固等公同計議如法整搠軍馬撫綏人民
晝夜提備固守城池如遇賊寇到於城下務要相

度賊情緩急事勢可否以爲守戰凡一應事務當
以
朝廷宗社爲重不可聽信哄誘因而失誤大事果
有別項難以處置事情星馳差人作三四起賫本
具奏定奪以防中途衝截疎虞之患務在十分用
心毋得怠忽悞事緣係邊處邊務及奉 欽依兵
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六月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邊務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宣府等處內官監右少監栢玉題

照得宣府地臨極邊控制胡虜之要害實爲　京
畿之藩籬向者賊寇入劉尚賴
朝廷洪福城池堅固士卒効力僅保無虞邇來節
長也先累遣醜類講和奉送
太上皇帝回京緣賊尚倡獗其情難測誠恐指以
和好爲由因而窺伺虛實不可不預爲隄防然自
去年賊虜侵犯　京師蒙調總兵官昌平侯楊洪
率領精銳官軍五千員名前去截殺事寧就留本
官在京及存留馬步官軍都指揮梁貴等三千餘
員名跟隨守備緣前項官軍原係備禦之人數況兼

遺棄家小經年在外衣鞋破損盤纏乏無人供
送委的艱難臣會同總兵都督朱謙等議得先因
達賊分投入剽圍困各城除將宣府原操馬步神
銳官軍量數發回萬全左右懷安蔚州廣昌等衛
所固守城池外今查得見操官軍存馬者四千六
百八十三員名無馬者二千九百六十二員名出
隊官軍四千八百五十員名神銃手一千六百三
十九員名共有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員名實是
人少地廣衛所隔越調用不敷即目秋高馬肥恐
賊侵犯難以抵敵乞

勑廷臣從長計議將前項存留在京官軍仍發本
處俾依家小住過操備養其銳氣賊至相機勦殺
實爲便益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左都督朱謙亦
題前事通抄到部查得先該昌平侯楊洪奏准將
口北開平等衛官軍指揮梁貴等三千餘員名在
京隨操聽候警急調用續該總兵官左都督朱謙
內官栢玉等奏要將梁貴等盡數發回本處俾依
家小住過操備等因本部節經議擬　京師天下
根本即今虜人請和奸詐難測不可不慎防備又

經奏　准暫留在京候虜情虛實何如另行計議
發回近該本部照得獨石等處城池屯堡先因賊
寇侵擾因而失守倉庫糧儲等項俱各見存緣此
等城堡俱係緊關去處控制邊境關係非輕虜人
今已請和又經奏　准請
勑總兵官左都督朱謙會同鎮守巡撫參將等官
計議修設守備并沿邊一帶墩臺屯堡俱要設法
脩築以備哨守如果事體重大應合奏　請明白
上聞去後今奏前因參照官軍梁貴三千餘員名
原係口外守備人數合當發回原處以備守戰及

照日外獨石馬營龍門長安嶺等處城池俱係緊
關要害去處外控朔漠內蔽　京師去年因虜衆
入寇勢孤援寡俱各捐棄失守玆當聲息稍寧之
時可以措置之日若不從長設法作急區畫停當
萬一虜寇渝盟未免似前俱事雖經具奏令朱謙
會議脩設守備誠恐各官互相矛盾遷延月久不
與整理有妨邊備有得昌平侯楊洪都指揮同知
楊能先在口外年久備諳彼處山川險易道里遠
近上馬強弱賊情緩急合無請
勑楊洪或楊能令其帶領原留在京官軍三千餘

員名前去宣府與同總兵官都督朱謙內官栢玉
及參將鎮守等官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并巡
按監察御史萬全都司堂上官公同計議獨石馬
營等處城池及龍門長安嶺一帶墩臺隘口若何
設法守備每城堡合用官軍若干其各處城堡或
照舊脩設或相度并立或止用原有官軍協濟操
守務在用心協謀逐一勘議允當經久利便就便
急忙用工應脩理若趁時脩理應設立者上緊設
立俾聲息得以連絡彼此互爲應援仍將原帶官
軍梁泰等三千餘員名分派各城守備以實邊境

通將處置過緣由具實回奏令差去官員回京以
後若有地方疏虞罪坐差去之人緣係　欽依兵
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糾劾事　　丁謙

嘗謂竭盡忠誠乃人臣之當務交通外寇在國法
所必誅切照都督僉事毛忠本以俘虜荐沐
寵恩累官至五府之榮叅將受一方之計自合精
白一心以圖補報可也豈期本官挾詐懷奸欺心
負國當虜寇猖獗之際正邊方多事之秋卻乃潛

萌異謀陰圖不軌近因暫寧之謀逆敗露明正典
刑自挨　朝廷之天討不容遂懷疑二乃陳情由
自釋家　恩典以宏敷既不加誅復官其子與以
職恩思報庶幾改過自新然天地之量固無不涵
容而豺狼之性終難馴伏邇者禮部侍郎李實出
使迤北回還說稱本官曾遣人到於也先等處傳
遞言語意在約爲內應引賊襲我邊城敢負更生
之恩自造滅門之禍奸謀未遂形迹已彰是皆上
天默佑
聖明鬼神陰誅叛亂是以逆臣就縛而邊境獲安

也臣等切惟大易謹履霜之戒春秋慎微將之誅若不明正典刑實無以警天下合將本官拿送法司究問明白磔屍萬段以昭法令之公以爲後人之戒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廝說的是這是律誥言語着知虛實他在邊年久多有勤勞且饒他這遭放了欽此

爲邊務計事　于謙

禮科抄出禮部尚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十賊犯邊搶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棄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　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　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知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挫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況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糧

餉又安能遠供饋也今之計邊備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獲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懷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爲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爲欺罔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
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死者固皆可憫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忠可期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槩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　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庶剌新來和

奸必不即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宂與按御史分投委官撥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收抵十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糶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

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晉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勸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饋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今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乘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合無比功皆不必

錄軍勝陞下官軍與軍敗失陷者亦須量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愚昧仰蒙
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晝夜思惟寢食不安輒有所見不能緘默倘有一得可采乞
　勅該部施行緣係邊計具題奉
聖旨戶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屯種等項戶部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題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關城池去年虜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整飭事可以措置難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未議等脩設墪

理議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稱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官軍脩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衛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接虜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脩飭整設屯營誠要邊禦虜備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

降　勑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
頭人等俱要聽總鈐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
并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
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鵰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
操練隊伍調遣等因具題本部又經題准一依
擬奏在通行去後今尚書楊等奏要將獨石龍門
等處俱有餘力無從議及一節臣等切詳各處土
地城池俱係
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邊要境
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　京師之屏蔽

去年虜酋糾衆入寇守備等官恐勢孤援寡因而擅
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也先等已來請和遣報
不甚緊急所宜興滿補敝脩設故疆以為久遠之
計以圖復舊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將
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營置之際彼
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會奏輒以修復緣由豈可
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
失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
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
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

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脩
復整理合無通行請
勑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
謙右都督紀廣內官伯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
寧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
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
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勸勵人情之勞逸相
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畧其
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脩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
脩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

守備得人而操備防禦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
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
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
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
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
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
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
將右都督方政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
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
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

嘗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
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
城不守奔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
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
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
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
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
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
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
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覆體勘明白方纔

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悞事亦往
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
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
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
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
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
一人況兵家之事以絕勝敗敵爲全功不以斬首
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賞標準則
人皆顧恋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猶有妄報殺敗
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

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
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
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
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狥
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受以致賞罰不
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
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使賊師老氣惰然後擊
之如賊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
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例別無定奪緣係
該欽依看詳議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

初八日奉
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
則宣府必孤　京師以何禦寇爲
勑與朱謙着他每上緊脩城不許因循悞事欽此

爲擒獲達賊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右少監馬慶題該左參將右
都督方善平本據高山衛哨備指揮李英呈該守
土山兒墩百戶蕭勝報本年十二月十九日午時
分軍人趙盧十望見境外有步行人腰帶弓箭前
來隨令夜不收呂小良等二名下墩潛入攔馬墻

内因見向墩射箭認是達賊其呂小良等奮勇向前擒獲達人解到審係奄克帖木兒也先部下有也先差賽因帖木兒等特領人馬二百餘騎在邊哨看接取進貢使臣因我省得漢語差來打聽聲息就被提住等因行移知會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鎮守直隸監察御史鄭部等計議得達賊出沒不肯將離鞍馬今奄克帖木兒步行到墩又止一人既稱打聽進貢使臣其守墩官軍只合溫言撫接却乃掩襲擒拏非惟有失

朝廷大信抑且引惹事端又恐係來降及走回人口小人妄邀功賞禍無辜如蒙　准題乞

勅該部通行禁約沿邊官軍惟當謹守信地嚴加瞭望不許貪圖小利妄生邊釁等因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臣等竊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坐鞍馬又

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拿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

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輙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為此特一俘虜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啟釁舍之不以為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

聖恩乞　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　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　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搠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後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由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　勅及奏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正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關隘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鎭守居庸關都知監左少監潘成題節
該欽奉勑兀剌脫脫不花王差使臣硫鐵析木兒
太尉等九十一員名前來進馬
勑至爾等知遇前項使臣人馬到來即便驗實照
數放入欵待差人送來仍嚴切戒飭守備官軍十
萬防備毋致疎虞欽此欽遵景泰二年五月初二
日據守門直隷隆慶衛指揮胡綱呈有內官陳琛
都指揮馬政帶領百戸旗校家人白全等八員名
幷兀剌差來使臣硫析鐵木兒太尉等七十六員

名幷被留送回所鎭撫高能等七員名進馬二百
三十四疋及自巳群馬四十七疋到關會同右僉
都御史蕭啓都指揮使夏忠辨驗入關照例款待
就差千戸梁忠管領官軍隨同懷來衛原差指揮
張聰一同護送赴京及嚴戒官軍隄備外緣係內
外官員幷外夷使臣入關事理具題該本部官欽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據高能
等七員名係遼東三萬等衛所鎭撫總旗舍人職
役內高通係三萬衛千戸高宜弟景泰元年九月

間被賊搶去人數其高能等俱係景泰元年十二
月內蒙遼東總兵等官左都督曹義等差齎勑書
往海西等衛撫諭都指揮等官加吟等令其歸順
朝廷將搶去邊上人畜退出本月二十日到指揮
弗剌出寨內當有脫脫人馬到來將弗剌出等捉
去問朝廷有使臣在此弗剌出等不肯承認脫脫
將弗剌出等剝去衣服用皮條綑縛弗剌出方纔
說出高能在寨坐被拘去將各人所齎勑書開看
就將各人交與皮兒馬黑麻等收領令在營內說
我如今替朝廷收捕野人女直你每就跟看收了

時差人送你每去脫脫領人馬自松花江起直抵
腦溫江將兀者等衛一帶頭目寨了都傳箭與他
着他投順中間投順了的着車輛裝去不肯投順
的殺了亦有走的寨子俱放火燒訖有考郎衛都
指揮加哈成討温衛指揮娶得的女兒都與了脫
脫兒子做媳婦脫脫到白馬兒大泊子去處將都
督剌哈伯勒哥都指揮三角兀及野人頭目約有
三四百人盡數都殺了脫脫身上得了浮腫病証
又害脚氣乘馬不得只坐車回還留下五千人馬
在木里火落等處餧馬要去收捕建州等衛都督

李滿住董山等脫脫將尚能等帶到驢駒河一帶
趁草住劄說到五月間要那去兀魯骨河駐劄離
長安嶺只有十日高能在彼聽得皮兒馬黑
麻照顧他曾說我吃的穿的都是朝廷與我的我
不敢忘你每放心我與說脫脫卜放你每回去你
若到朝廷時說兩下裏差使臣往來是和的好意
思我每替你收了野人女直除了你的邊患後脫
脫差脫失知院領一千人馬并差使臣同高能等
一同來京進貢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到獨石城外
下營脫失人馬說道只在紅羅山一帶巡哨搜殺

兀良哈三衛犯邊達子皆拿住送來朝廷約在五
月二十日前後還來獨石迎接使臣又聽得說也
先太師同阿剌知院各差人馬也來搜殺兀良哈
朶顏三衛達子又說脫脫不花今次收了野人女
直等處大小口約有四五萬內精壯有一萬脫脫
人馬回來馬多瘦弱節次搶去邊上人口多無吃
的人都要逃走又說高能等比先差去時共八人
內二人是康英一人是老勝俱係安樂州達官舍
人脫脫人馬到弗剌出寨時他二人走了後將高
通項作使臣名目以此高通得回又說弗剌出白

寨上別後不見本人下落聽得說也被脫脫殺了
等因據說參照各人所說前因雖是未委虛的緣
脫脫不花既將各人送來而收捕野人女直之時
又不侵犯遼東邊境并千翔等亦奏脫脫不花邊
上但遇漢人多護送回還雖此等事情未必出於
誠心只因事制宜亦當綏懷撫順合候使臣硯折
鐵木兒等回還之日請　勅脫脫不花諭以且知
可汗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之意其賞勞等件宜頒
從優厚以堅其向慕之心而皮兒馬黑麻身在虜
境心慕　朝廷若彼亦有進貢馬疋其馬價等件

亦宜比衆稍優以荅其忠順之誠其餘別有陳情
亦望　聖恩俯念從其一二虜酋懷恩畏威不啓
釁端而我得以爲備以圖大舉及照前項虜人軍
馬尚有五千在於木甲火落等處要行收捕建州
等衛此亦不可不備合無行移遼東總兵鎮守等
官一體整搠軍馬嚴加隄備遇警相機行事不許
纖毫怠忽仍令王翔等齎文撫諭都督李滿等務
須遵守　朝廷法度保守地方不許私通叛虜陰
持兩端致有疎虞自貽後悔仍將先次搶去人口
盡數送還親赴軍前服罪如或頑梗違延令王翔

等發兵相機勦捕及照高能等跋涉艱險回還又
行傳報虜中事情合無將各官量陞一級仍令禮
部定與賞賜以酬其勞以為方來出使外夷之勸
陞賞畢日發回遼東原衛所各還職着役隨任仍
令宣府大同總兵鎮守等官一體整搠軍馬提備
遇警隨宜戰守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若有疎
虞責有所歸庶使虜人感恩而畏威邊境有備而
無患緣係處置邊務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
理具題景泰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脫脫
不花王敬順天道差人貢馬又送我的人來皮兒

馬黑麻心慕中國亦宜加賞以慰其心還寫勑着
說與脫脫不花比先差使臣去被小人激惱王因
此壞了中國事如今不差人去但王差人來我只
依禮欵待高能等便與陞賞打發他回去欽此

覆安邊固國強兵禦寇事　　于謙

兵科抄出山西太原府代州緑事為民前布政使
弋謙題臣聞兵者國之大事社稷安危民命生死
之所係故自古興師動衆必審擇將焉夫將有名
有實所謂有名如李廣李陵輩卒無成功是也所
謂有實如李牧趙充國輩卒建偉蹟是也故任將

之道貴用其實不貴用其名耳曩者胡虜入寇王
師應之始則失律喪衆以致辱及萬乘之尊終則
聽賊按轡長驅直犯都邑蹀血神京震驚寢廟繼
而縱賊肆行剽掠殘害生靈欲東即東欲西即西
窮兇極暴如蹈無人之境我師竟無一捷少挫其
鋒以報君讎以雪國耻者正由擇而不審用之不
以其實故也況賊酋也先乃實大盜向既大得志
而歸勢必復來欺侮此來人馬必衆必有覬覦中
原之心亦非前日之比而我當國謀臣至今將帥
不問有智愚之別兵馬不知有簡募之方觀其整

山塞谷等項設法乃皆兵中之末務殆非所以安
邊固國強兵禦寇之要策也朝廷若不早為今圖
一新威武止靠舊日虛名文字虛名武備玩愒日
月誠恐一旦禍臨卒難收救致悞
祖宗天下蒼生性命其事非小今若安邊固國強
兵禦寇必先推選良將將得其人以守則固以攻
則取以戰則克又何患外侮之憑陵我績之弗集
耶
聖朝堂堂天下智謀良將應多但臣居田里莫能
周知其所知者獨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衛致仕指

揮寧捴真定府同知阮遷于此三人者籌策宏傳
慣經大戰臣今指其實畧陳之昔交阯黎賊有二
大將名黎豸黎善其寅頑兇狠無異也先作耗年
久前後所陷官軍不可勝數宣德元年雖王通總
兵征討初值地利不便亦大敗衂王通身中重鎗
獨以一騎僅免到城并陷參贊尚書陳洽於陣前
次日賊衆圍城城中人期一死無復生望此時出
榜招募軍士迄得數千之衆分爲三軍內選精銳
三千王通統率教演既熟遂出師擊賊一戰斬黎
豸再戰生擒黎善自是大戰大勝小戰小勝賊衆

殺死甚盡賊徒死者僵屍蔽野生者悉推落江江
水爲之不流兵法曰有制之兵無能當者於斯信
矣厥後賊人不敢過江出戰止在江岸堅壁拒守
遣大頭目告云願照洪武舊制三年進貢歲歲稱
臣乞總兵官照依初克交阯舊制班師比先又見
安遠侯柳升所統援兵全軍覆没王通遂會官議
曰交蠻負固恃險叛服不常每遇調兵動輒數萬
不應以此稍末無益之地致累根本空虛倘值中
原四方有事將何應用此地决可棄不可守各官
依允班師退出此王通所以棄地之心耳王通誠

當今忠良儒將每遇敵臨陣輒忘身家有進死之
榮無退生之辱矧累隨
太宗皇帝征進迤北嘗受
太宗叮嚀教誨破胡秘計使之熟記在心以爲中
國制禦之長策前歲因臣到京建言舉保王通爲
將本官亦將所得秘計盡成圖本奏乞
朝廷納用欲就與臣等共計勦賊時臣獲見圖本
其妙盡藏於陣勢於我兵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
能獨退於彼敵無鋒不摧無堅不破真秘計也不
期秉政重臣不悅王通并臣所奏無惡王通爲人

高傲又見議論立異不合已意遂睽乖牴牾有同
矛盾不惟不肯奏保王通且反陽薦陰擠着令王
通修守山陵而已使
聖上徒有求言之名而無納言之實病國病民莫
此爲甚臣嘗怪戰國文武群臣不和協和不能遜
賢讓能妄以智詐相稱往往而致禍敗者夥矣不
料聖代臣僚亦有此弊良可悲嘆近聞
朝廷下求禦寇安邊的確謀計誠當時之急務也
如蒙聽臣摂兒選調在京精銳馬步官軍八萬命
王通甯懋阮遷于及他所舉將帥公同統率前去

宣府大同會同總兵官郭登等各城并操備官軍
數內再選精銳馬步四萬共湊一十二萬俱作戰
陣郭登等提督其餘官軍專一守城若遇機會亦
聽出城討賊王通提督戰隊專一戰伐臣知王通
審機於軍旅有簡閱之方有訓練之法有獎勵之
術行之有紀律出之有正奇號令必嚴賞罰必信
緩則五月急則三月應見武備大飭軍威大振於
是國家可得倚仗農業可得耕穫糧餉可得轉輸
邊還人情亦得賴之寧帖而不擾矣一朝有警即
於近賊水草便利地方緊要去處安下野營無有

太宗皇帝破胡陣法遇止醜賊人馬當戰則戰當
持則持使不得深入腹裏因糧藉食彼孤軍懸入
食必不繼久必饑疲我乘其弊則殲殄醜類而收
萬全之功必矣我算既定我武既備彼若仍挾勢
驕恣詭以進貢要我貨財初至姑可待之以禮撫
之以恩曉之以尊卑示之以禍福如至再三再四
要求無厭當止其進貢絕其和好或猶不聽恃強
愚弄將差來徒黨不問衆寡盡數斷其右臂割其
耳鼻放回明報也先速來交戰使賊一戰之頃嘗
其陣味知其兵力則必震懾遁去苟比狄一被摧

挫遁去而南方一切草寇聞知
朝廷兵威之重亦從此而自消釋不敢作亂必矣
若王通審機院遷千蒙
命受任之後不能擢武揚威建立控制戡定之功
臣願當萬死之刑以謝誑　君之罪或曰王通領
軍三千越久無功其能安在夫善為將者不貪小
利不邀近功況才將當大受不可小知又恐敝卒
殘兵不堪調用豈可遽以此而疵之也臣於此一
事其言屢獻而不止者絕無希求進用之心特切
念今日朝野臣子有如同舟共濟中遭大風巨浪

必合盡其心竭其力庶幾渡此危險否則一至舟
沒俱為水中之鬼此臣所以為國之誠耳至於邊
儲充足之事除常賦稅外宜做漢文拜官入粟塞
下故事臣於前歲題本內已詳言之矣伏望
皇上御覽之下乞勑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
林院六科給事中共議倘將臣言不致似前棄擲
採納施行則宗社幸甚億兆幸甚具題該通政使
司官奏奉
聖旨醜虜犯京師比時也任用王通不見他有謀
勇著後多官議山陵緊要去處着他鎮守任使非

輕个這廝說擠著去修守又他所舉的人爲智朝
廷所用的人爲愚若要十二萬人守大同其餘邊
隘得幾萬人馬備禦兵部通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除奏要拜官入粟行移戶部另行外查
得先該弋謙奏稱要起調官軍六萬員名令都督
王通等統領令伊白身參贊分爲三路約期會合
撲擣虜營等因該本部會官議虜寇也先侵犯邊
境逼擾京畿上貽九重之憂下爲萬姓之害所宜
發兵勦滅以復不共戴天之仇但以兵家之事必
多筭而後勝爲國之道先治內而攘外今畿甸及

中原地方自被擾以後民失農業公私匱乏京師
帑藏之儲積有限官軍之費用無窮而各處邊境
地方糧草俱無蓄積萬一調發人馬供餉從何而
來非徒說漫無實而難行抑恐輕易舉動而壞事
及照王通先在交阯鎭守失機悞事捐棄地方犯
該死罪欽蒙　宥死罷黜爲民近蒙　聖恩陞授
都督同知率領官軍在於天壽山鎭守修理關隘
達賊在驪鞍領地方剽掠正係本官提督去處却
乃全無謀勇致賊殺死官軍并弋謙先任交阯布
政使與王通共守一城不能運謀設策棄城捐地

辱國喪師亦係宥死罷歸爲民人數既往之事知
此方來之事可知古人所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者其王通弋謙之謂也比因言者屢薦弋謙可
用
皇上聖旨克知灼見先奉　今旨不准　又奉
聖旨弋謙既爲民了罷欽此除欽遵外今又自薦
以白身參贊王通軍務中間顯有狥情妄舉情由
難以准理等因具題各官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今弋謙又奏稱王通先在
交阯議以爲交阯負固恃險叛服不常不應以此

稍末無益之地致累根本空虛此地決可棄不可
守各官依名班師退出王通誠當今忠良儒將熟
記破虜秘計却陰擠著今修守山陵一節臣等切
照交阯地方永樂初年
太宗文皇帝命將討平置立郡縣後因黎賊叛逆
王通等握重兵圖復故地既有弋謙等在於軍門
計議軍務所宜竭忠盡誠効力死守雖或城陷身
斃猶全忠義之節各官計不出此顧乃不由　君
命擅棄城池挫朝廷之威遺蠻貊之笑而弋謙正
主謀同惡之人顧謂此地決可棄而不可守困而

班師退出使王通弋謙爲將而守近畿萬一遇敵
猝迫亦謂不可守而棄之乎人臣之義抑又何在
尚如所言則張巡許遠之死節睢陽蓋有不足取
者強辨不忠莫此爲甚彼將各人雖置極刑猶有
餘罪　朝廷特降恩典宥死爲民頃因虜寇之猖
獗正當用人而臣濟　欽命王通陞都督同知令
其守城禦寇既無驍勇又無智謀及在西直門外
因是賊情緊急遂往寺中竄宿不敢一出都城此
時有目者所共見以後事定今去天壽山鎮守夫
以宥死之編氓驟進都督之顯官復命統領官軍

守備山陵重地禮遇甚厚任用非輕今弋謙所言
如此緣鎮守天壽山之命由於內官武良之舉未
審何人陰擠臣等不曉其由其稱要選調官軍八
萬令王通審懲阮遙于統領并宣府大同總兵官
處官軍再選四萬共一十二萬專在大同討賊一
節杳得近該宣府等處總兵等官節次奏報賊寇
聲息本部已經議奏
欽命武清侯石亨充總兵官都督孫鏜范廣過興
張義充左右副總兵參將各營揀選官軍六萬員
名圍營操練及今都督石彪雷通充游擊將軍另

操精銳馬隊官軍六千聽候策應宣府都督劉深
另揀三千策應遼東并宣府大同等處邊方城池
所有軍馬俱係原先派定各守本城遇警聽總兵
官調度況脫脫不花也先節次遣人赴京朝貢請
和不曾糾衆侵犯邊境即目又係炎熱時月邊儲
儹運不敷若便　命將出師討賊非惟士衆困倦
難於成功抑且京師重地缺人防護合無候虜人
果有釁隙可乘各邊糧草足備另行計議大舉以
復前日之仇其言要將虜使斷臂割耳等因乃彼
小丈夫之事而非爲國大體所言難准臣又看得

弋謙奏內所言秉政重臣不陀王通及病國病民
莫此爲甚等因雖不明言爲誰臣等實掌兵政意
在指臣爲辭切念臣本以書生叨膺重寄既居保
傅之官又兼六卿之任加以總督軍務而才器不
適於常人聲望弗協於輿論屢曾懇辭未賜　俞
允茲當多事之秋正係更賢之日苟從冒昧貪榮
不知紀極萬一有誤大計萬死莫贖弋謙所言激
切反復不置必有所見而各營總兵等官武清侯
石亨等雖係任用既久事無過舉屢效勤勞而弋
謙亦謂將無智愚之別兵無揀練之方中外不足

臣觀弋謙之意必欲用王通乃已臣等所言王通
弋謙之事但因其既往而逆其方來恐王通等
別有奇謀異見非臣所能窺測不可久妨賢路合
無將王通蕭懋阮遷下量為陞守就令王通仍守
等官掌管前項團操軍馬及將弋謙亦量陞職代
臣總督軍務令各官務在展布平昔抱負措置匡
濟艱難不可又如臣等愚昧無知虛文應用惟望
復臣右侍郎舊職佐理部事及無管操練遇警隨
軍殺賊以圖補報庶幾合衆論之公愜天下之望
臣切受　國恩至深至重所宜盡死豈敢辭難但

輿論不容兼且恐悞軍國重計以獲罪於天下後
世以獲罪於天地鬼神以此昧死干瀆天聽緣節
奉　欽依兵部通着了來說事理具題景泰二年
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弋謙言不顧行自己有過却說他人既先歷
邊長師不可復用王通仍舊鎮守山陵蕭懋阮遷
于着跟石亨團操但有聲息調當先殺賊有功
體陞賞其餘的事不必論欽此

為軍務事　　于謙

臣等竊惟兵者國家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
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
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
使大小之任各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
國朝用兵之制一本之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以一
軍之中有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
總管隊等項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盖欲防奸
禦侮保大安民若也夫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
久兵備懈弛總兵之統馭之才裨偏失遴選之道
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富豪緣冒進菲才濫充以致
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

兵政為等閑與士卒為仇敵失利僨事職此之由
邇者恭覩
皇上繼承大統赫然奮發思剪刈群盜附表強兵
累　勅在京總督總兵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
揀任將士臣謙繆膺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武清
侯石亨等祗奉德意即將各營把總等項官員分
別賢否具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
管隊等官員姓名數目在部備照行移武清侯石
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軏孫鏜楊俊衛穎范廣令
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前定擬提督操練

不許循情作弊因而輕易那動以後若有事故陞
調等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管把總等官務要遴
選至公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
仍將選補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
報本部以憑查考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
員私自那動委用者宜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參奏
拏問治以重罪庶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
舉而不悞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景泰二
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軍務事　于謙

兵科抄出總兵官武清侯石亨題准後軍都督府
咨准兵部咨呈開民壯夏勝一等先送該營操練
已後回還原籍經今一年之上其坐營把總管隊
官員全不作逃拏解中間顯有通同脫放情由合
無令該管總兵等官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一
向不行具奏及行咨本部挨拏并各人糧賞曾無
關支指實參奏拏問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抄出備行臣處欽遵施行移咨准此
查得先准後軍都督府咨送民壯夏勝一等前來
已經創發報效營收操去後今准前因行據該管
坐營指揮杜山呈稱夏勝一等一百八十八名於
景泰元年二月十四日到營收操陸續在逃已將
張興二等一百七名通類呈逃數內夏勝一等八
十一名爲因事完失於揭查作逃景泰二年二月
二十日已行開逃外及本職先於本年二月二十
四日爲事至五月初六日復職管事各人在逃之
時係原坐營把總指揮郭亨等在營管事其夏勝
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見解本營操備等因具呈得
此參照指揮郭亨等自合加意撫恤軍士操習武

藝各人既已在逃合就行拏解問以警其餘却乃
止將張興等一百七名開逃其夏勝一等八十一
名不行作逃雖不關支糧賞中間顯是扶同縱放
及照指揮杜山於前項日月爲事復職管事不即
查理一向於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纔作夏勝一開
在逃俱合問罪緣指揮郭亨等俱係軍職開坐具
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且饒他這遭再犯不饒欽此抄出到部查得
先該直隸廬州府廬江縣申據民壯夏勝一等狀
告蒙僉作民壯赴京操練爲因艱難具本奏准蒙

兵部職方清吏司給出印信批文照回等因告繳到縣看得批文印信篆文不明恐有詐偽左老人陳真等連人批管解赴部查得并無夏勝一奏往抄呈在卷顯是虛詞遮掩偽印情由合將夏勝一等同一起回還民壯并假批通送法司究問及照夏勝一先送該營操練以後回還原籍經今一年之上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全不作逃拏解中間顯是通行脫放合令該營總兵等官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不行具奏拏問不許誣下罔上容情不舉以致奸人得計軍政廢隳等因奏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今抄前因臣等切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為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和陽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賊寇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即日邊務方殷虜情不測正當興革宿弊豈宜仍蹈前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四月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捏稱於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月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本部具奏則各人終於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 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前項民壯夏永一等四十九名已於景泰元年四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却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昭然今各營見在坐

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悞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調久不回奏都督衛穎屢次於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却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惠并當該掾史聽受郭亨等買囑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

失於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奸人得
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不通提
問罪切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本
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脩舉戎
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為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
罔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
坐營把總等官將見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
治罪其把總官員數內杜山先因為事不即查理
情罪頗輕合照節奉 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
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

并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以惠及掾吏人等
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於郭亨名下追糧還官
庶使人心警懼而法紀明武備克脩而事無謬緣
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七
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為陳言邊務事 于謙

准都察院咨刑科抄出山西行都司大同後等衛
老軍吳淮等將左副都御史年富不法事情開坐
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尅減斛斗貪婪無
耻等事本院施行數內開僭越職事本官職居三
品 欽差提督軍務自合以禮守職其定襄伯郭
登係伯爵先承 勅命掌征西將軍印鎮守總兵
今年富自倚風憲不遵職級到任之日就與并坐
僉押公文凡發號施令不容定襄伯啓口妄執己
見意在專執蠱政下人實難遵守係兵部掌行開
咨到部臣等參照年富係副都御史三品之職受
朝廷
勑旨令其提督軍務凡軍中一應大小事務悉皆

提挈綱維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况都御史為風
紀之官與侯伯無相統屬既係 欽命提督當居
總兵之左豈又不許並坐之理臣又看得武臣總
兵文臣監督從古為然昔春秋之時齊之田穰苴
以布衣監莊賈軍莊賈違軍法穰苴斬賈而破秦
晉之師唐之裴度以御史中丞督視淮西軍馬卒
平淮蔡事有明驗 朝廷酌古準今選用文職大
臣允提督軍務等項皆便宜從事而左都御史王
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遼東等處亦坐總兵
官之左凡發施號令軍中賞罰皆係王翺等處置

係朝廷舊例軍務事宜體統已定非臣所敢專
制而吳淮等以一介老軍倚恃刁潑妄言變亂沮
壞軍務中間必有主使之人合無行移都察院將
老軍嚴加鞫問聽信何人教唆主使朦朧具奏前
因務在問擬明白奏請究治及行年富照依王翺
等事例施行緣係處置軍務具題景泰二年九月
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怠廢軍政事　于謙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頴等交通飲酒

奸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
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等
切惟衛頴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
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
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奸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
何而得耶且虜人雖已講和而邊報未甚寧息積
恥未雪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
捐軀致命之日而衛頴等所爲若此上孤朝廷之
恩下失軍士之望徒騁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
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爲將帥者平
日貪淫敗度受財買軍互相交通貪緣驀比戰鬪
之爭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爲仇讐上下自
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爲解前日之覆轍未
久而衛頴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
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頴等
貪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
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頴等
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
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
聖恩寬宥而此等駑儈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

無將衛頴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
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
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
恩義並行而戎政脩舉矣具題景泰二年月日奉
聖旨衛頴等饒他罪今後着改過自新但有犯必
不赦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八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兵部職方上之下

為邊務事　于謙
為被虜走回人口事　于謙
陳邊務疏　于謙
為整飭邊備事　于謙
為來歸人馬事　于謙
預備邊務事　于謙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處置三團營疏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覆湖廣奏兌調戍廣西事　于謙
奏乞罷旨榜文以安反側事　于謙
覆都御史王來許奏平苗疏　于謙
為病故官兵事　于謙
為邊患事　于謙
題乞恩事　于謙
京軍舊數　葉盛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九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職方上之上

為邊務事　于謙

照得近該虎剌也先總兵使臣察赤顏等二十七名來京進貢該中府總兵官右都督紀廣等問計鐵牌看驗說無止有番書一紙是伊帶領察顏二衛達子來爲阿魯台和寧王的根脚在三衛來取不與看軍馬來取三衛如今放回他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　朝見今三衛老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住劄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隄備去後今照朶顏三衛達子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恥敗亡敢爲摽掠觀勢强弱以爲從違先因也先犯邊各種部落多有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出沒摽掠人畜其爲邊患不可勝言既被也先收捕今又放令回還名爲在邊住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爲也先腹心而爲我邊患害況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虜寇出入要途不可不備今既察赤顏帶領來朝若便待之如常置之不

問非惟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剕其患合無
令通事都督僉事呂英等將奈亦輕帶來朵顏三
衛嚴加曉諭備述先前擾邊之罪　朝廷恩同天
地因其臣順來朝一切不問爾等當感
恩思報毋蹈前非仍請
勑令其賫回曉諭朵顏三衛頭目人等爾等蒙
國恩開設衛分守有官爵務要敬順天道聽事
朝廷鈐束部落以為我邊藩籬若有外寇侵擾必
須奮勇勦殺以除邊患或有逃北走回人口不得
邀截殺害就便差人護送來京　朝廷陞賞不恡

若違背　天道孤負　國恩犯我邊疆　朝廷調
度大軍勦殺必不容貸如此庶使　恩威得以並
行夷虜知所感懼緣是處置邊務夷情具題景泰
三年正月日奉
聖旨是欽此

為被虜走回人口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陝西內官王莊兒等題景泰二年
正月初二日酉時准總兵官征西將軍都督同知
張泰等手本景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據黑山營
哨備署都指揮僉事任信呈送被虜走回男婦二
名口到官會同鎮守太監來福副總兵都督僉事
馬讓參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韓福審據韓成供係
寧夏中護衛左所百戶毛俊下選操上軍陝失丁
戶內餘丁先於景泰元年正月初十日被達賊賽
罕王識字人訛力帖木兒搶去跟隨到於地名土
剌河老營住過是成因曉番語今年秋間聞知也
先差使臣赴京進貢留下達子五百在於口外住
劄等候使臣同回後又聽得也先恠恨脫脫不花
王要人馬去征殺了要着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
男做王子有阿忽知院不忿領部下一枝人馬又

有哈剌嗔三千人馬都投順脫脫不花王去了有
脫脫不花王整點人馬要與也先廝殺有賽罕王
得知收什人馬報與也先一同前去謊忽兒孩地
面躲避有也先又將原收訛專一枝人馬連家小
都放回原地方去了等用着你特來成等跟隨訛
力帖木兒行了十程至十一月二十日夜同妻李
氏商議約同直隸寧山衛右所百戶賈貴下總旗
孟成共偷兒騍馬七疋負夜脫走沿途倒死五疋
於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於黑山營轉送前來據
供告報等因准此參看得緣係走回人口告報境

外虜情事理專差舍人吳能賫本具題該本官欽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鎮守陝西興安侯徐亨
亦題前事通抄到部除走回人口另行外查得近
該迤北走回男子段大口等說稱也先要與脫脫
不花讐殺等因本部為照也先之與脫脫不花其
讐嫌猜忌之心非止一日今稱仇殺理或有之又
恐虜情奸詐假以仇殺為名意在犯我邊境不可
不備已經節次奏　准行移各邊各關總兵鎮守
等官嚴加隄備去後今抄阿因參照走回男子韃

成等所說聽得也先性恨脫脫不花要領人馬去
征殺着他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一節緣與
段大口等所說事情頗同及稱有阿哈剌知院同
哈剌嗔人馬都投順脫脫不花王等因緣哈剌忽
在虜人中頗知道理累曉天道人事必是因見也
先邪謀彰露暴虐已成且恐不利於己以此結連
投順雖傳說之言未見的實然以理揆之也先違
天背德罪惡貫盈或者鬼啓其衷使其自相吞噬
以速滅亡且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先事預備防患
之策萬一虜人果於自相攻擊其潰散敗亡之遺

人無欵叩我邊誠恐所在總兵等官倉卒之際處
置乖方失悮事機未便合無令該府差人馳驛賫
文與各邊各關總兵等官務在整飭人馬固守地
方若有虜寇叩邊求降覆審所言果無虛詐就便
差人伴送赴京其有散亡部落或在我邊地潛形
隱跡或相率侵掠必須哨探賊衆多寡斟酌形勢
強弱可以乘虛襲取即便挑選官軍運謀設法出
其不意掩其不備奮勇勦殺仍星馳差人具奏有
功之日
朝廷陞賞不恡仍令各處總兵等官務要上念

皇上委任之隆下軫蒼生付託之重當賊寇間隙
之際正將臣立功之秋時不可失志不可餒凡在
邊內外文武官員十分用心公同計慮相機而行
以掃醜虜之腥膻以為邊方之保障既不許逗遛
退縮以誤事機亦不許輕率無謀以中賊計緣係
處置夷情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陳邊務疏　于謙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
也先仇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切惟

也先違背天道辜負　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
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
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
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
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仇之機而不可失
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
時未免有妨耕務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與
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
京軍馬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
於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

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並京師非無軍馬若帶
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
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
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
允臣等所請請將三等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
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
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
馬以為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
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勳閥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

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
清議亦有所不容者景泰三年正月二十日臣等
昧死具題

為整飭邊備事　　于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秉題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於講武以練兵
尤莫要于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
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賊若眾寡則有寡
不敵眾之心不敢輕進勢眾則有腹背受敵之患
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

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
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陽常谷青邊
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
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
堡調撥神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因安
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　准將大小白陽等處
城堡原守官軍馬疋歸併葛峪堡操練比因青邊
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
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
供各廢弛及照青邊等口內近宣府外通沿河七

八什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營獨石撫
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徒深知鄉導
足以被虜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細由此進入其原
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
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
守總兵等官栢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栢玉等
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
臺俱有守瞭官軍便不守這堡也不妨臣切慮沿
邊墩臺相離適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
十數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瞭望

及照原守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
等處團操前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
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
官濫膺叅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
勑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團操青邊等口緊
要去處量撥官軍馬疋仍舊脩守分委都指揮或
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
流守備仍行左叅將楊能量帶官軍於墩谷添築
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陽等處遺下城堡
隘口仍令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督

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
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
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事而邊境無虞仍
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
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具奏　定奪
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青邊等
口地方比先俱各築有城堡控制虜寇近因達賊
犯邊守將不能銳意捍禦致將臨邊城堡多有損
壞廢弛茲者虜衆遠遁整飭邊備乃其急務況古

人之馭夷狄以守為上今日之計若不將沿邊一
帶緊要城堡逐漸脩復以實守備誠恐虜人奸詐
難測萬一再有動搖未免愈加壞事今僉都御史
李秉建言議脩復前項城堡此實保邊禦侮長策
而紀廣身任總戎顧乃偏執不從推原本心不過
苟圖目前之安不思經久之計若不早為處置不
無臨期失措合無准其所奏令該府差人馳驛賫
文與紀廣公同叅贊鎮守叅將內外官員從長設
法計議一一照依李秉所奏將青邊等口緊要去
處趁今邊務稍暇天氣晴明量撥官軍脩守并分

委都指揮等官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
令左參將楊能量帶官軍前去踏勘添設墩
臺其歸併大小白陽口等處邊下城堡隘口令守
備萬全等處都督等官江福楊文等嚴督該管官
軍提督哨瞭整飭邊備完日令紀廣等明白具由
回奏仍令紀廣今後凡有一應邊務須要博采衆
長從公整理不許因循苟且偏執誤事如今日偷
安怠忽不即區畫措置異日倘失事機罪將何逭
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五月二
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爲來歸人馬事　　于謙

兵科抄出提督軍務右僉都御史鄒來學題准兵
部咨該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題據遼東
都司呈本司地方並驛站烟墩走回遼北男子三
名差人送到廣寧交官審得速克等供說境外也
先事情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于謙等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各人供
說虜中前項事情雖係一面之詞未見的實然近
來逃北走回人口同來降虜人亦往往備述其事
但來見傳說脫脫不花王有無見在今稱被哈八
王殺了人馬跟也先二處去等因臣等切詳也先
倚恃兇強逆天逆德罪大惡極凌邁古今一旦無
故將脫脫不花殺害雖傳聞之語未可憑信萬一
果如速克等所言則也先既將脫脫不花人馬吞
併其部落氣勢不無益加強盛志驕氣盈愈無顧
忌又況也先桀驁險狠敢爲不義已將本王殺逆
自知惡不可掩罪不可逃雖欲改悔其道無由近
雖遣使朝貢奸謀未易窺測誠恐漸有圖大之意
復萌犯邊之謀故意遣使來京一則張大殺敗脫

脫不花一則使我懈怠不爲設備雖天地鬼神不
容而有必敗之理然犬豕豺狼之患不可不爲隄
備切慮今年夏秋之間分遣虜衆在邊剽掠不無
邊事日急臨期難以措置無大同係西北重鎮爲
山西及鴈門紫荊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永
平山海古府延綏寧夏甘肅俱是緊急邊境去處
雖是節有議奏行去各該總兵鎮守等官隄備誠
恐視爲泛常彼此因循月日卒遇警急賊情不能
相機守戰設若一處不支而稍挫鋒未免諸處聞
風而逝相動搖況安邊之道以先戒爲寶而防患

之策以預備爲先近日遼東及偏頭關等處節奏
報見賊營火發數多徃南行走不可不備合無令
該府差人馳驛賫文與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大同
延綏寧夏總兵鎮守守備等項文武內外官員從
長計議倘或虜寇也先等撞動窺或侵擾邊方設
何計策可以阻截勦殺不令深入用何方畧可以
保固邊境俾無蹂虜所在領軍頭目何人堪以守
城何城軍馬數少堪以增添何處軍馬太甚堪以
那調沿邊一帶墩臺中間有無堪以添設所在糧
餉草束有無收積堪穀支用逐一區畫停當具實

回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院臣切照賊首也先遠
居沙漠鼠伏一隅向者恃一時之僥倖來犯　京
師而還已出於犬羊之望外今又謀害本主篡處
同類雖曰傳言不足盡信然豺狼無厭理或有之
使其終不知止再敢侵犯邊鄙是自罹敗亡之禍
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以我之險扼彼之危取勝之
道何有哉臣深荷　天恩叨承重寄不諳軍旅素
無克敵制勝之才從事邊方謹陳設險守備之畧
未知可否伏乞　聖裁緣係具實回奏事理今將

永平山海直抵密雲一帶邊情開坐具題該通政
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看此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今所言事件
議擬開立前件謹題請　旨
一永平山海薊州等處地方會同鎮守右少監都
永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叅將胡鏞馬榮計議
得自山海至猪圈頭止沿途路經一千二百餘
里新舊營堡三十四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管
束兵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指揮一員提督
數內揀選精銳勇敢之人屯聚四處曰駐操營

無事之時不守關隘分爲一等二等專一操練
有警之際共營策應其關俱照平日定操成規
不致推托又選揀輕捷善能遠走便於藏伏素
知地理者聚爲一營專聽截殺切當緊急調用
原設并新增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修
砌磚墻關外又重開馬石墻深挑溝塹整理營
榨廣置掛木入關至二三十里之外陡峻狹隘
兩傍俱積木石共總路險要去所又行重別設
備一則可以爲關外之藩屏一則可以遏賊人
之歸路沿邊一帶地方除十分陡峻全不通人

者不必用工其餘平漫弁崎嶇頗容往來處所
通削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不必用火燒煅砍
成墻壁間有深渠小口難以披削者則火灰石
砌塞大關用指揮一員小關用千戶等官一員
職專守把另選把總指揮一員分投提督有事
則守勝地無事則輪流燒造磚灰增添防備新
舊墩臺五百二十座前後聯絡烽火相望關外
至五十里止各有接連架砲士卒五十里之外
至百里止各有長哨夜不收推選熟知地里官
員不時往來點視自營而至關自關而至外平

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警會而為一又必累
行踏勘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來則何
以禦之去則何以邀之平昔設法之方大槩如
此使其賊寇小至誠恐聲東擊西分兵誘我乘
隙而入各該關營照舊操守不必調遣只調原
定策應營堡官軍協同本官相機勦殺大至則
通調見有官軍俱各赴受敵處所左右屯住臣
與總兵躬親當其前分調參將挑選精健士卒
從間出關控據險隘之所以遏其後驍勇頭目
又各分兵埋伏乘機而動我之兵力雖寡有險

可恃彼之人馬雖衆無計可施使其進無所得
退無所歸蛇豕雖毒已投於陷阱幾何而不至
於覆亡也哉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倘彼有兵
相繼設伏以餌我無可為之機無可乘之勢則
當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可輕動以墮其計彼
之人馬乏食漸至疲弊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
我則萬無一失何邊患之足慮哉看得官軍頭
目總兵參將而下皆可隨機應用把總提督營
堡指揮李濟等十員頗有驍勇堪以出戰把總
提調關隘指揮陳宣等八員處事勤慎堪以守

關都指揮僉事劉輔等僅可以固守山海永平
薊州遵化等處城池其關營軍馬沿邊墩臺等
項俱已區畫增那停當各處倉驛糧草見勾支
用○前件看得所奏係干邊務既已鄒來學會
同彼處總兵鎮守等官都督僉事宗勝等計議
停當俱合准擬仍行鄒來學等照依所處事理
逐一施行務在提督有方用求實效不許虛應
故事徒為文具仍嚴加禁約各該關隘把總都
指揮等官將所部士卒加意撫卹訓練聽候調
用毋得假公營私役占虐害以致軍令不行士

心不附遇警不能守戰致悞事機
一密雲地方會同鎮守內官張溥協贊軍務監察
御史張斌鎮守都指揮同知趙致署都指揮僉
事張興計議得東自黃河口起西蓦田峪止路
經八百餘里關寨七十四處墩臺一百五十六
座營堡八所操守軍官舍餘四千八百六十六
員名沿邊一帶平漫去處俱已脩削偏坡關口
脩砌堅守墻城關外重置關馬石墻挑掘壕塹
廣置簽榨又有軍民夜不收輪流架砲出哨關
內營保常川操習聽候調遣無事之時都指揮

趙致分管古北口迤東署都指揮僉事張興分
管古北口迤西內官張溥御史張斌鎮守古北
口通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北東西二路軍
如有聲息賊少各照地方調用附近營堡之人
策應賊衆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駐
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據要害分布官軍翼其
兩哨奪其高峰使之勇無所施衆無所用人馬
罷獘將不戰而自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官協贊
官員躬率士卒以禦其衝突密切選委驍勇頭
目帶領精銳官軍潛伏險隘以遏其歸路挑選

勇敢之夫長戟巨斧大器短兵强弓勁弩齊力
奮勇或晝而摧其堅陣或夜而襲其營壘臣等
之經營圖畫設險守備不過如此切詳都指揮
趙致等固可以領軍出戰指揮劉榮毛顯亦可
以守城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有一關官軍止
十餘多者少則五七名者平居之時畫地分守
尚且不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者有如古北口
潮河川幷龍王峪五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
小興州沙漠賊巢可容千萬人馬往來墻子嶺
乾垛子四馬等關俱係曾經賊寇侵犯之處雖

有貼守海運之人全無器械武事生疏不過因
循日月懸望輪班而已倘有遣調豈得實用今
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地里適均之處水草利便
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三駐操營一所乞
勅該部計議取回海運官軍免致徒勞糧當將
密雲中衛幷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
備官軍摘撥一千員名選委驍勇都指揮一員
管領前來駐劄使其住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
操練聽候策應仍聽內官張溥協贊監察御史
張斌節制如此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其邊

備之謹嚴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
倘臣言見爲無足取直待報有聲息臨期奏 請
定奪雖調京軍前來必須往復攻守一時應緩
不及貽患非輕再照本處見在馬草頗勾支用
倉糧數少已經具題外乞
勑該部急爲處置便益○前件看得營中衛
幷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官軍係比先年間
選取赴京操備之數即目多已揀作團營操練
聽候警急出口殺賊而彼中事體比之各邊及
京師頗緩難准撥去守備又前項撥去海運官

軍比先原有此故京師暫時增添倘邊事寧息
亦當取回況差撥前去已久操習有成且在京
各營亦有此等淮安等處退下運糧官軍有等
操練既久弓馬熟閑多有選作團營頭撥之數
豈可盡謂徒費糧儲所撥前項官軍亦難取回
況非無勇怯之分法有激勵之道若所在鎮守
等官能將前項軍士設法訓練用心撫卹自然
衆心歸附武藝精熟則軍威必致於整肅武事
豈終於生疎合行鄉來學等仍將前項發去招
撫彼處原有官軍如法團營操練守禦地方不

許親營官旗私役虐害以致衆情不附遇警僨
事其奏倉糧數少一節合行戶部徑自查照定
奪景泰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欽此

預備邊務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後軍都督府推
兵部咨呈兵科抄出總督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
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題該右僉都御史李秉題
稱虜中差來使臣鴻臚寺序班楊晃男楊王說稱
也先老營見今安在哈喇莽地面住坐統領精兵

見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兵官太子太師
武清侯石亨等計議得賊首也先違天悖理志驕
氣盈假以進貢爲由遣人瞰我虛實而又糾集犬
羊日漸近我邊方侵犯之謀既已彰露隄備之策
不可不嚴其大同地方雖緊要相離 京師爲遠
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等令其
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執稱糧草不敷幷虜
使來朝不必增添難便定奪今無再行郭登等計
議如果應合還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徑自具奏
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懷來操備一節明年春煖緩急定奪欽此欽
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司衛所管事
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首也先指
以進貢爲名糾集犬羊之衆故彰聲勢逼近邊陲
肆其無厭之求邀以難從之請名雖曰和實則啓
釁然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
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
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
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
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

俱各步操如常
聖恩憐憫邊方兵力寡弱乞　勑該部量撥精銳
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
疋每馬就馱行糧數十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
邊儲其餘馬疋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
馬步軍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
丁幷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
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
有爲人無浮沉供給不至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
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旣勇悍尤

耐飢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
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者有五七千里者或
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
途路窵遠中道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
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賄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
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
擾既僉長解又歛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
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戶因而虧損其本府州縣
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
大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

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戎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若北
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
同其當事機急緩之懸絶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
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
其可如蒙　准題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
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
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

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
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
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
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
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卹有方教演
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
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
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族
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
而兩得也緣係計議回奏請　旨調發京兵及改

調軍役事理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又該鎮守大同總兵官武定伯郭
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行勘
議去後今抄前因參照奏要選撥精銳馬隊官軍
一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疋前來操守一節查
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
勑諭選揀一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
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况大同各城蓄
積糧草有限供給彼處官軍尚且不敷節有奏報
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撥官軍前去操守不

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兼且京師守備爲重官軍
難以輕動合候有警急之日另行奏請　命將發兵
前去策應其前項馬疋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
千五百疋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
隊精銳官軍并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
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
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校尉力
士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又兼其數不多
難以存留外所據各衛清解旗軍合無准言不爲
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

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
名通類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由生事
擾害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欽差提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題
該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
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

來亦當知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蒙
聖慮令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

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查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雖於調遣大意前項團

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

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計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　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操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

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來況醜虜猾撻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鳥飛有行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於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欽此

處置三團營疏　于謙

該各營總兵等官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等會議得迤北賊首也先悖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疆若不預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為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輳撥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悞事不小合無於

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分為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一千名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練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管操太監劉永成原管神機營阮讓原管三千營取自上裁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聲息各調官軍

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着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是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爲軍務事　于謙

先該宜府等處總兵等官奏報賊寇聲息緊急

欽命臣同各營總兵官計議戰守方畧臣等已將議到方畧逐一開奏該奉　欽依是欽此除欽遵

外今照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同左右副總兵叅將都督孫鏜范廣過興張義等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頭撥精銳官軍二萬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畧內要領大將軍砲丁六箇并量領大砲飛鎗手把銃以備衝敵之用俱未曾關領今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亦賊人平昔所畏必須平居之時領出聽總兵等官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慣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況今日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達賊駐劄其勢浩大竊料此賊候秋高馬肥氣候漸凉不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爲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爲寶防患之策以預備爲要况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砲少周匝羅列不敷切恐臨機難於禦敵乞

勅工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銃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於　內府關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宜操演其大將軍砲十六箇斤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騾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覆湖廣奏免調戍廣西事　于謙

兵科抄出巡撫湖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題據湖廣都司呈案照先准湖廣按察司牒呈奉本院劄副備仰本司轉屬行查守備廣西官軍人等額定名數及從前至今死亡數目呈報施行備牒奉此行據荊州德安等衛所呈申查得連年輪班廣西征進官軍每年裝撥哨守潯梧等州大藤等峽爲因感患山嵐瘴氣死者一年每衛所一班不下百十餘名不免要軍撥補其事故旗軍節經發册

有司清勾延及一二年十無三四解衛見在旗軍
節因湖貴地方苗賊作耗并漕運京倉儹運糧米
軍餘盡數征差去訖似此連年廣西備禦不絕衛
所旗軍日益事故數多委的缺軍護守城池各將
逓年事故死亡數目開申到司除荼陵寧遠二衛
夷陵守禦千戶所未據開報外今將荊州等一十
七衛原調廣西兩班備禦逓年事故官軍數目開
呈到職案照近據岳州衛申據本衛輪班廣西備
禦千戶楊麒呈前事自正統十四年八月內管領
旗軍潘辛三等一百五十四名前往廣西聽副總

兵征蠻將軍都督武毅調撥欝林州等處哨守景
泰元年至景泰二年八月內瘴疫傳染陸續病故
六十名在逃二十名止有七十四名回衛呈乞撥
補聽候撥班行據左右等五千戶所申稱旗軍盡
數差撥征進運糧別無空閑軍人可補隨據本衛
止有食糧正軍一千八十四名廣西二班三百五
名漕運六百五名於內逃故五十五名無軍撥補
已將餘丁補運外續調常德等處策應殺苗一百
三十七名原征麓川復征香爐山等處二百三十
四名於內逃故陣亡病弱六十名後調貴州殺賊

原缺

煙瘴之鄉本土人民尚有死亡其前項官軍素非
本處生長不服水土俱各染疾名雖在彼備禦實
乃養病度日不堪操調虛費糧賞無命者俱即病
故幸生者多致風癱從前至今官軍相繼輪班一
家有死一二人者有死四五人者姑以總數計之
共原額共該官軍一萬餘員名除荼陵等衛未曾
開報今查荊州等衛所已死一萬六千六百餘員
名逓年輪班回還死者過半俱要本衛所轉補又
無近年以來麓川等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
河運糧等項差役重繁官軍逃故數多無軍撥轉

盡因死者愈速而生者不繼爲今之計欲令官軍
照舊守備未免罹此瘴疫是以無罪之人而置諸
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而無守備之實欲將官
軍停罷不設誠恐彼處不時出沒侵擾地方必須
有備然後無患臣識見短淺計莫能及乞
勑該部會同多官計議斟酌可否務使邊境有備
禦之方官軍免遝死之患緣係邊備軍情事理具
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看得李實
所奏前事大意欲要將廣西輪班官軍存留另行

設法撥補前去廣西操守臣等切照廣西地方多係土官衙門蠻夷雜處易動難安先因彼處官軍數少議將湖廣官軍調撥一萬員名分作兩班輪流前去守備經今年久比因廣西賊寇生發十分猖獗該副總兵等官都督武第等奏稱官軍數少調遣不敷要行添調大軍征勦本部爲照附近廣西各該都司地方俱有盜賊生發俱用官軍撫捕卒無相應堪以添調已經覆奏行令湖廣廣東二都司將原定廣西輪班官軍依數上緊催促前赴廣西聽調今查湖廣都司所屬衛所官軍舍餘共

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餘員名廣西都司所屬衛所官軍舍餘止有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以一十四萬之中一班輪該五千赴廣西操備其數不多今若要行留存不肯調撥委的廣西地方賊情緊急其他去處別無相應之人可以那調況廣西湖廣地方兩處相爲唇齒賊情緩急互爲應援卽目湖廣永州地方被廣西流賊越境侵擾設使廣西兵勢振肅自能撫捕未必貽患地方況本處官軍數少別處調來守禦非獨廣西爲然且如　京師見有七十六衛所官軍文行添調河南山東等都司幷北直隸衛所官軍輪班赴京操備而河南等都司官軍亦調大同幷陜西延綏等處備禦與原衛地方相離窵遠並無干涉尚然那調何況湖廣附近廣西而地界聯屬賊寇往來出沒一處有警則兩處不安今要存留不行調去匪獨爲廣西之患抑且非湖廣之利臣等又議得一歲之中所在軍民尚有死亡事故今以前項輪去廣西備禦官軍二三十年之間豈無損耗物故無且各司府州縣淸解軍丁自有本處衛所而囚犯編發充軍亦各有限實是無從區畫另調前去廣西備禦所奏難

准合無行令該府行移湖廣都司將廣西輪班官軍照數依期督發起程更替仍整搠在衛軍士幷舍餘人等操守城池遇有緊急賊情聽總兵等官調度守戰不許指以軍少爲由因而怠忽兵備候廣西賊寇十分寧息將前項調去備禦官軍另行議奏定奪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奏乞　聖旨榜文以安反側事　于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東等處地方近年以來爲因旱澇相仍民多艱窘有司不才官吏不能

盜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
害上干
宸慮勞師遠征天心助順將士效力所在殄盜以
次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
防之言虞書著儆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
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必不先事而慮今　朝廷允
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儧
運供給此賊寇頗寧人心甫定之際所宜維新命
令以防患於未萌有得湖廣貴州苗蠻多係巢居

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會定等處餘寇
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多係山深林密去處爲因產
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蹤竊取稍失防閑輒便讐殺
近雖溫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
提人口該鎭守官侍郎孫原貞具奏要行究宥本
部依擬覆奏
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稽遲未除驚疑未
定因爭小利復起釁端又無原調殺賊軍爾多已
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
萬一不逞之徒蹈爲嘯聚重復議設方畧征討轉

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防微杜漸不可不
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幷本部行移各處鎭守等官令其隨宜
招撫叛寇嚮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聳衆合無請
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官舍人分投馳驛賚與湖廣貴
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處總督提督軍務及鎭
守等項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薛希璉王來孫原
貞李堂孟鑑寇深李匠等令其各爲謄寫有總兵

官去處用總兵官印無總兵官處用所在布政司
印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番
夷頭目人等爾等先前或爲不才有司激變或爲
豪右大富凌逼或土官以恃桀横不能恤或守臣
不得其人撫綏或爲賊黨哄誘或爲賊人擄掠不
得已從賊爲非今賊首多被官軍擒獲爾等有改
過革心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爲順附陰持譎計者
民爾等自從祖父以來受
國家恩養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
守足以衣食爲良民久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

就危其所以不爲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
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　朝廷體　天地好生
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太平
之福永永無害若或陰持詭計竄遁山林圖爲目
前之謀不顧後日之悔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
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等雖一介編氓或生纔
種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
等不可不審死生吉凶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
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茲以往亦宜洗心滌
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爲變虐

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
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
本部仍通行諮布璉王來孫原貞孟鑑李堂寇深
李匡等令其公同彼處鎮守總兵等項内外官員
及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員從長計議陳
設方略何處殺賊十分盡絕何處賊寇尚未平安
何處軍馬可以散回何處官軍仍暫守備何方可
以絕後日之患何策可以爲經久之計備將議過
防患方略逐一具由差人馳奏以憑定奪不許因
循苟且虛飾繁文自貽方來之患緣係邊患事理

其題景泰二年五月日奉
聖旨是欽此

覆都御史王來與僉都李匡計奏平苗疏

兵科抄出總督軍務等官都察院右都御史王來
等題景泰二年八月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巡撫四川左僉都御史李匡奏爾等差人往
彼期約六月初一日三路進兵俱至草塘會合播
州官軍勦除苗寇及李匡領軍到彼而爾等班師
致令孤軍無援幾陷賊計朕覽貴州三司幷李匡
所奏則彼處地方多未寧靖而爾等不行用心殄

滅輒便班師玩寇殃民罪不容恕但令用人緊急
姑記爾罪勅至爾等作急統領官軍前去貴州將
前項有賊地方逐一搜勦盡絕以除邊患不許頃
刻稽遲縱令各賊復肆猖獗有悞事機仍將先李
匡所奏事情從實回話奏來處置欽此欽遵續准
兵部咨該巡撫四川左僉都御史李匡題欽蒙
勅令臣提督四川行都二司官軍撫捕播州苗寇
除欽遵外照得播州貴州相爲唇齒貴州在乎南
而賊附於播州播州在乎北而賊附於貴州其草
塘江渡三百勞清水江在乎貴播之中蓋賊之巢

穴也播州雖有官軍七百餘衆僅能據烏江之險守要害之地者九處以防禦侵境之賊及隄備貴州糧道若欲勦平草塘等處賊人必得貴州大軍會合夾攻庶幾事有成效而無意外之虞近該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同正副總兵參將等官統領大軍自湖廣前來貴州臣咨請王來先行會兵攻取草塘等處使播州無回顧之憂就調守播州官軍并力前進以靖地方用緩民力續准王來回咨開待貴州香爐山克破之後分兵會取草塘等因後訪香爐山極貴州之險爲照用兵之道當先

取易以振威不可先難以挫銳致冥頑之賊負固抗敵月久不下臣以貴播地方之平在此一舉若或稍郤賊風益熾臣於景泰二年五月初六日摘撥守備播州各隘口官軍二千員名親自領兵策應十四日行至龍里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右都御史王來劄副開彼處軍馬足勾調用仰本司轉行與臣領軍回還臣依呈回至播州本年五月三十日王來差百戶余瑾馳驛賫咨與臣開稱香爐山賊人招撫下山議令副總兵毛福壽方瑛參將安順李震等分領官軍於六月初一日起程一路自平越衛進一路自黃平千戶所進一路自偏橋衛進俱至草塘會合播州官軍勦除苗寇臣訪得黃平與平越到草塘常行路該兩日軍行路該四日播州到於草塘路該六站各隘口摘撥官軍四千土兵二千亦於六月初一日起程初五日到烏江初六日過江初七初八日就彼駐劄探聽貴州軍馬聲息據監察御史焦宽呈開會都指揮曹廣等統領軍馬已到黃平臣於九日起程十一日到草塘官軍分作前中後三營土兵分作左右兩營並無貴州三路軍馬到來致被賊人耽視孤軍深入

重地日夜再於四山吹角吶喊臣恐各賊邀截後路拘旋經過去處聽招寨長到營諭以利害禍福給與賞勞令各將精壯人丁隨軍征進杜其異心其惟以次人丁守備糧道戒諭官軍死戰則生又有陞賞之榮退縮則死雖或逃生而又有犯法之辟官軍自知深入重地援兵未至莫不激勸奮勇本月十三日夜賊人不知其數來劫前營官軍知覺奮勇對敵斬首九級賊人退散生擒四人十五日賊人約聚二萬餘衆前來拒敵前營指揮僉事李銘領軍當其中後營指揮同知陳璮李經等領

軍出其右土兵隨官軍之後一正兩奇四圍夾攻
官軍奮勇效死一戰斬首四百四十三級生擒三
人餘賊丟棄鏢弩盔甲挨牌盡行潰散官軍追逐
三十餘里焚其巢穴煙焰漲天獲到被虜軍民男
婦三十一名口軍勢奮迅賊風披靡若得貴州官
軍加以數千策應則草塘等處地方可不一月平
定臣於十六日差健步前去黃平千戶所取軍策
應及差土人前去各寨招安各寨苗頭漸來納欵
續據本所申稱總督總兵等官已行班師去訖爲
是孤軍或恐苗情多詐只得回還參照會兵勦殺

賊寇最爲重事時刻不可稽遲今右都御史王來
約臣進兵深入重地却乃班師回還非獨欲陷臣
致死實欲損　朝廷之軍馬悞　朝廷之地方原
其立心實是陰險幸藉　朝廷洪福全勝旋師於
本月十九日起營回還緣係捷音及照右都御史
王來亦合有罪係掌握兵柄大臣通行具題伏乞
聖裁該部本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杳得先該總
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各奏
湖廣之靖州天柱銅鼓五開貴州之平越清平都

勻等處苗蠻夷類俱已撫捕寧息二處地方皆已
無虞要行班師回京及該巡撫寺丞王恂同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又奏貴州金筑安撫
司并普定畢節等衛苗賊復縱劫掠尤甚於前聲
言候大軍回還要來攻城仍乞梁珤等駐兵勦殺
等因具題本部已經覆奏請
勅王來梁珤等調度原額官軍達官人等星馳前
去貴州撫捕賊寇續該王來又奏貴州三司不當
將前項賊情奏報等因本部爲照貴州係是重地
其都布按三司等官既見賊寇攪擾地方不得不

奏王來係總督軍務官員不咎自己不能統兵前
進肅清邊境却乃歸罪別人事屬不當又經覆奏
就令差官奏事人馳驛賫文與王來梁珤等作急
督領官軍前去貴州會同右副總兵都督文瑛照
依
勅內事理設法撫捕苗寇去後今該前因臣等切
惟受
上命而弭盗安民者責任至重挾奸計而玩寇殃
民者法令難容切照右都御史王來猥以小才驟
膺重職任都風紀總督兵戎所宜竭忠盡誠運謀

戮力掃除作耗之苗蠻以寧邊方之黎庶必候事
盡寧安方可奏　請班師豈期本官懷奸挾詐衣
冠殃民惟陰險之是圖棄信義而弗顧既已行移
巡撫四川僉都御史李臣領調官軍到於草塘會
合勦賊及至李臣督率官軍冒險遠進累遇賊衆
而王來却乃先行班師並不發兵策應以用兵爲
兒戲視邊務如等閑俾李臣進退兩難使孤軍深
入無援若非李臣等仰仗　天威奮勇敵戰萬一
寡弱不支誤中賊計非惟益賊寇之縱橫抑且遺
蠻夷之恥笑所據王來不義不忠陷人死地比知

遂已之奸謀不恤　朝廷之大計其爲罪惡實等
淵海及照總兵官保定伯梁珤與王來彼此相資
同惡相濟不候賊寇殄滅輒便一同班師原其情
犯厥罪惟均況今邊方多事軍務爲先王來梁珤
爲總督總兵之官玩法壞事於此若不行提問罪
無以大彰
大討無戒將來合無令法司差人將王來梁珤通
行提取赴京問罪仍乞
聖裁另選忠誠智勇文武大臣各一員代替王來
等充總督總兵前去貴州撫捕苗賊如其

聖恩寬大未即加誅亦乞請　勑切責王來等令
其改過遷善奮勇設謀務在殄滅邊寇候事畢另
行提問及請
勑獎勸李臣嘉其能恤鄰邦之患躬提孤軍深入
又能殺敗賊寇擒斬賊首當益勵忠勤用心教練
軍士聽候調用仍將殺賊有功官軍取勘明白從
實造册開奏以憑定奪陞賞等因具題該本部官
奏
聖旨李臣雖奏王來梁珤如此奸謀玩寇殃民未
知虛實邊境正要用人之際便爲勑去着上緊領

兵前去貴州殄滅苗寇就將李臣奏的事與他看
着從實回將話來欽此欽遵通行備咨到臣除行
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欽遵外臣來查得景泰二年
二月內准巡撫四川左僉都御史李臣咨開貴播
賊徒相爲依附播賊非貴州之賊附集甚衆不敢
屯聚方今貴州之賊重在清越播州之賊結在草
塘雖隷播州其協草塘之民以非爲者又皆平越
等處之苗今臣分兵一二萬令一總兵自興隆取
路前來直抵本貴與李臣會合併力克復草塘等
因彼時臣與參將等官俱於湖廣靖州回軍出至

沅州犒賞官軍前進貴州訪得貴州之賊惟平越
清平都匀興隆最為險惡之處況賊首帯同烈等
一向在彼圍城截路欲依李匡之計分兵取路先
進草塘以安四川播州之境則彼官軍固為快意
可以釋其備禦之久然貴州之平越清平興隆一
帶賊寇方且阻截大路邀奪糧餉草塘何由而進
萬一得進我之官軍如在甕中何由而出矣然不
可必須大軍且於大路前進興隆直抵清平平越
會合副總兵方瑛等軍馬將附近大路為惡苗賊
東西夾攻以通糧道候前項去處道路疏通撫捕

平靖兵糧並進其勢自屈不過抑揚撫捕而已回
咨去訖臣等統調大軍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至
二十三日進至興隆果有賊首苗王帯同烈等聚
徒二萬餘衆逞兇拒敵及砍橋斷路當督官軍奮
勇殺賊隨即乘勢直抵清平會合副總兵都督方
瑛等官軍分哨長驅勢如拉朽各路苗賊無不望
風披靡既而躧探得賊首苗王帯同烈等因彼官
軍殺敗却乃奔上香爐山寨又欲糾合賊衆來拒
官軍臣等又會同計議香爐山寨固為至險是乃
賊衆觀望之地今賊首帯同烈等奔潰去彼又欲

聚衆倘或持久其勢益強卒難取勝莫若乘其弊
敗兵心分携之際嚴督各哨官軍俱進香爐山寨
并力齊攻庶賊首可擒而餘賊可滅於是戒督各
哨官軍鼓勇奮銳分路攻打為惡苗寨徑抵香爐
山寨下週圍列營齊攻夾擊仰賴
皇上聖威神武致將賊首帯同烈等擒獲餘賊得
招間本年五月初十日又據貴州按察司呈奉李
匡劄副近聞大軍攻圍香爐山寨而彼蠢然無知
賊人尚猶據險未下今當賊擇於本月初六日率
領官軍前來策應合先行劄副本司轉報總督總

兵等官知會如是克破請作急報知以免官軍往
復等因備由具呈前來臣等看得香爐山寨賊首
已擒餘賊將下況見在官軍已勾攻圍今李匡既
稱要行作急報知以往免復必是未曾起行況今
天道炎熱未免靡費糧餉以此行文報知阻其前
來免致軍士往復於本月十二日香爐山寨苗羅
義等率衆下山聽招臣等逐一撫令安業至本月
二十四日領軍出至清平又行會議貴州所屬興
隆清平平越至西極險之處俱已動擒寧息其都
匀草塘雖係偏偶即合分兵撫捕以靖地方庶可

班師臣來督調副總兵參將等官都督方瑛等領
統官軍於平越一路臣琎統調都指揮曹廣吉世
英并監察御史焦寬於興隆黃平一路俱進草塘
左副總兵都督毛福壽等統領官軍俱進勻塘仍
行報知李匠將彼守備播州官軍前來協應俱於
六月初一日啓行前進會合撫捕自本月初一日
至初八日節准都督方瑛等手本開將平越所進
地方王都保等處苗頭阿郎等及黃平安撫司太
平等寨長苴把楊等俱已招撫領榜及開草塘青
池西煙等處各寨苗衆俱稱四川播州管轄俱任

原管官司聽招去訖及據監察御史焦寬呈將前
項緣由已呈李匠知會外候至本月初十日臣來
於清平沾患痢疾有都督方瑛到臣歇處說稱草
塘苗民怕當兩處差發以此要去播州聽招別無
生拗事情會議間又准李匠咨稱四川守備官軍
五年不曾更替飢寒切身死亡相繼在外征進疲
弊之甚爲照香爐山之賊既已投降都勻草塘必
皆易取則是地方可平班師可必今臣來會同總
兵等官早將四川都司官軍放回等因臣等議得
四川貴州地里相參至爲鄰近若將四川官軍先

於其湖廣諸處官軍苦涉尤多則又何以拘執況
大軍之衆進退一律豈可偏意自由以防大計臣
等不曾准允候至十四日因彼絕其消息回報臣
又備將前項緣由及回軍事情行文差百戶余瑾
馳驛賫報爲是天道酷熱疫病大作又恐糧餉不
充官軍大衆勢不能駐且貴州以後別無事情來
報以此公同副總兵參將參贊等官會議明白疏
放官軍將前情各具本奏　請定奪班師並無別
項情由豈期李匠懷此深機逞功劫奏臣等立心
陰險欲損軍馬欲悞地方臣等切領總督總兵之

任使有損軍悞事臣等之罪何所容逃此李匠蓋
是嗔怪臣等不從其計先進草塘致其在彼守候
月久又且阻其回軍不會得與克平香爐山寨之
功及不先放四川官軍以此結怨加誣毀借使
草塘之賊可以孤軍進勦則播州守備守軍在彼
經及三年咫尺一江猶且不敢過岸若非湖廣貴
州官軍東西會合擒獲賊首苗同烈等及將清平
平越興隆并香爐山寨一帶地方勦撫寧息李匠
未必肯來及至行文報知尚且遷延直待苗衆聽
招之後纔方伺隙乘虛以計取功臣等又看待李

臣等奏稱彼處苗賊耿示孤軍深入重地日夜在
山吹角吶喊恐賊邀截後路拘喚經過去處聽招
寨長到營諭以利害禍福給與賞勞令將精壯人
丁隨軍征進以次人丁守備糧道一節似非的實
既是深入重地賊人必視孤軍恐有邀截緣何彼
處又有聽招寨長與其同處一類之人肯出精壯
人丁隨同征進以次人丁守備糧道恐無是理其
後又稱差人前去招安各寨苗頭漸來納款爲是
孤軍只得回還此等情詞無非要見草塘之地皆
李臣撫捕之功無有臣等軍威之力況草塘之苗

先該副總兵參將開稱俱在四川播州該管官司
聽招長訖各行李臣知會今苗既已聽招亦各放
心自在忽見李臣官軍復來如何不驚惶吶喊防
備抵禦是固情理之常若草塘之苗未曾聽招之
時李臣官軍守備年久豈能領軍獨進前項事情
軍民共知曉然明白實難虛妄前者臣等具題聽
候班師本內俱已開陳詳悉但臣等識見愚闇不
能預防李臣陰謀致其羅織如此罪重在山伏望
聖恩憐憫特加寬宥臣等下情尤乞
聖明俯垂監察臣等益當盡心竭力統調官軍前

進貴州將未靖地方逐一撫捕以除邊患及奉
欽依李臣雖奏王來梁珤知此奸謀玩寇殃民未
知虛實邊境正要用人之際便寫勅着上緊領兵
前去貴州殄滅苗寇欽此李臣奏的事情與他看
着從實回將話來事理臣等不勝戰慄感激具本
及將李臣節次原來咨文及臣來回文謄寫隨本
封進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
巡撫四川左僉都御史李臣奏前事已經通行總
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總兵官保定伯梁珤令其

照奏　欽依內事理從實回話去後今抄前因參
看得王來回奏及繳到與李臣往復文移內事情
其王來既於本年五月內克破香爐山寨出清平
會議得都勻草塘雖係偏隅即今分兵撫捕以靖
地方庶可班師王來督調都督方瑛等官兵於平
越一路梁珤等統調都指揮曹廣等官軍於黃平
一路俱進草塘仍報知李臣將彼守備播州官軍
前來協應俱於六月初一日啓行會合撫捕後李
臣果於初一日領兵起程十一日到草塘地界彼
將王來正當督兵倍道兼行前去策應設或人衆

路遠倉卒難至都指揮曹廣軍馬巳到黃平去草
塘師行路止四日亦當飛檄曹廣領兵赴援表裏
夾攻則草塘等處苗寇或可勦無遺類計不出此
却乃懷挾奸詐嫉忌功能不思李臣孤軍深入重
地寇賊環繞進旣不可退又不能三軍之命懸於
毫髮其嬰抹援甚於水火而王來自五月十四日
到清平至六月十四日前後共二十日端坐一城
稱疾不行啓發又不督令別路官軍前進止憑都
督方瑛手本及據本官口說苗民聽招等因輒差
百戶余瑾馳報李臣回軍又與梁珤將大軍擅自

踈放以致賊黨未平地方未安及照王來身任總
督手握重兵緩急賊情所宜知悉清平相離草塘
不甚寫遠豈無差去哨探之人却奏李臣絕無消
息顯是蹤探得李臣人馬巳臨賊境忌有成功故
意掣回大軍陰欲壞彼之事逞巳之能又看得緻
到與李臣往復文移內報知李臣要伊領兵前來
草塘協應會合撫捕賊寇緊要咨文隱匿不曾奏
緻却將李臣今年正月內與伊促兵殺賊咨文內
並不干涉者混粘奏繳又將五月三十日李臣與
伊要取回四川官軍咨文奏改於六月十一日到

清平會議之後又不輸情服罪調弄繁文雖曰展
轉彌縫終係辭理不直似此熒惑
聖聽遮掩巳非奸欺不忠行險憿事合當治罪再
照李臣任風紀之要職膺巡撫之重寄明知四川
播州與貴州都匀等處相連苗賊爲惡非止一日
城池被其圍困人財苦於殺掠擁兵觀望不肯救
郵闘知王來等大軍巳於今年二月間起程進至
香爐山寨等處撫捕賊寇漸巳成功李臣至五月
閒纔領軍前去策應顯是虛張聲勢貪圖邀功及
王來回報彼時官軍巳勾攻圍止回李臣中心不

平却將四川調去貴州殺賊官軍擅自移咨要行
回取各計私忿不顧大計亦合有罪但王來見今
總督軍務往來湖廣貴州地方撫捕賊寇李臣巡
撫四川俱係重事合無令法司差人將各官通提
赴京問擬明白奏請發落另行奏差忠誠才智文
職二員更替王來李臣整理事務惟復且不提問
各另請　勑切責王來李臣幷梁珤等令後各要
洗心滌慮改過遷善協心比志以副
朝廷之託運謀戮力以安反側之患其有未平賊
徒各照地方務在設法撫捕果有地界毗鄰勢必

兩相應援必須捄災卹患你我相濟以圖成功以
袪民害不許似前猜忌矛盾互相訐搆是非有失
大體致悮軍務知道一體治以重罪緣係具奏回
話及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
九月日奉
聖旨王來李臣各逞私忿不顧　朝廷大事理當
究問今邊境未寧且寫勑切責他每着用心整理
邊務再不許互相訐搆事發不饒欽此

為病故官員事　　于謙

景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禮科抄出雲南都司等

衙門都指揮使事都指揮僉事胡誌等題有總兵
官黔國公沐斌先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忽
患風濕手足緩弱節次請醫調治稍痊一向扶病
管事景泰元年九月十九日又加嘔吐咳逆病症
至二十八日轉加痰疾喘急醫治不痊至本年十
一月初五日身故緣係總兵鎮守官員具題該禮
部官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另行外
照得雲南地方多係土官衙門自　國初以來皆
係黔國公父子相繼世守其地號令素行蠻夷信
服今沐斌既已病故一旦改委他人代總兵政切
恐衆心不服難於統理况麓川等處賊子遺孽未
曾殄除而附近貴州四川俱有盜賊生發須主將
得人然後地方安安訪得沐斌應襲之子尚幼其
姪沐璘見任雲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威望雖未
素著實乃沐氏宗枝夷人頗知其名遠近亦皆屬
望若是權宜陞用事體實為允當及照右都督方
英見任雲南充叅將征進麓川驍勇善戰廉介不
貪雲南之人素所畏服亦堪委任但本官見在貴
州殺賊先因巡撫貴州右寺丞王恂奏保方英堪

充總兵鎮守貴州本部為照貴州等處已有總兵
官保定伯梁珤方英見充右副總兵賊寇未曾平
安難便准令鎮守已經議擬奏准令方英仍充總
兵官鎮守貴州去後今照貴州等處賊寇尚未盡
絕正用能幹將官撫捕方英難便那動合候貴州
賊平另行定奪伏望
聖恩先將沐璘量陞都督同知或都督僉事請
勑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令其鎮守雲南撫按
夷民操練軍馬禁革奸細保障地方凡百所行務
在上體

聖心違法祖宗毋貪淫暴虐以失人心毋怠忽困
循以誤邊務如遇地方蠻寇生發會同參佐并守
土官員計議停當相機撫捕不許輕易畏縮因而
失機悞事及訪得雲南都司署都指揮使事僉事
胡誌練達戎政比衆爲優合無實授都指揮使請
勑本官充左參將協同沐璘鎮守仍令沐璘胡誌
公同鎮守雲南內官郝寧參贊軍務副使鄭顒及
都布按察司堂上官巡按監察御史於彼處都指
揮或指揮內推舉堪充右參將二人開具實跡作
急會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濫舉　欽依該衙門

知道事理具題奉
聖旨是沐璘陞都督同知掛征南將軍印充總兵
官鎮守雲南胡誌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協同
沐璘鎮守軍民務要事妥處安欽此

爲邊患事　　　于謙

兵科抄出貴州布政司思南府蠻夷長官司土官
長官安逸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若內外大小官
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實封奏
呈取自上裁若知而不言苟延歲月者在內從監
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察欽此欽遵臣任土官

不敢緘默合將本處地方不便事件逐一開坐具
本親齎伏望
皇上體祖宗之成憲憫邊境之生靈仍命內外廷
臣斷以至公早爲救濟庶幾邊患可息軍民可安
臣一芥草茆罪當萬死下情不勝惶汗之至具本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今將所奏
事件逐一議擬開立前件謹題請
旨
一件安邊事有鎮遠府卭水一十五洞蠻夷長官

司十四寨反叛苗人原係前思州田慰親管永
樂十年內本官調領各寨苗人攻破思南地方
後改府治將前長官司撥隸新設鎮遠府其性
兇惡得肆奸謀累蒙總兵官都督梁福等貴州
左布政使蔣廷瓚處調官軍勦滅豈期鎮遠州
土官同知楊政麟妄意招撫總兵官信其惑亂
不曾征勦連年滋蔓宣德年間有湖廣都指揮
何肯往來備禦見得縱橫奮勇生擒賊徒斬首
抽贖是以地方寧靖本官與按察使應履平不
知被其排奏革去自此守鎮不嚴乃於前歲糾

合播州宣慰司草塘貴州平越等處兇苗出巢
謀殺軍民放火燒破大小衙門經今三年未曾
寧息苗賊聞知大軍數多而從心與雖是情違
伯王驥招撫不過一月又將石阡思南二府人
民重復殺虜逃命者至今招撫不回被山者飢
食餓死苗賊不時猖獗若非添設大軍計滅終
被侵害乞
勑兵部定奪調遣江西都司衛所軍馬湖廣江
西四川雲南四布政司民壯並同各處宣慰宣
撫安撫招討長官勇猛狼兵土軍通行總督軍

務都御史總兵等官調度將前項爲惡兇苗盡
行勦滅勿聽招撫仍於四川播州宣慰司照舊
除授軍職副使僉事協同土官宣慰撫治其湖
廣貴州邊衛分撥總兵參將鎮守如此則地方
可寧矣○前件看得貴州地方先因苗賊生發
欽依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等統領官
軍在彼撫捕近因各賊未平已經節奏行王來
等作急設法處置今奏要添調江南官軍民壯
將兇苗盡行勦滅勿聽招撫一節緣王來等處
已有調到雲南四川二都司官軍並同本處原

有官軍守戰又況近日湖廣貴州等處俱有盜
賊擾攘各用官軍撫捕別無相應堪以起調兼
且屢嘗賊情撫捕殺戮二者相須爲用若專於
殺戮不思撫捕非惟賊數類多不可勝誅抑恐
鋒刃所及橫罹無辜今行王來等務在斟酌官
軍人等將前項苗賊上緊設策撫捕其間若有
悔過遷善誠於納降者則開以更生之路使之
復業怙惡不悛終於反覆者則振以官兵之威
俾其授首既不許一於招撫縱賊長奸亦不許
果於殺戮濫及無辜必須處置合宜而患害蠲

除地方寧謐而經久利便仍將撫捕賊寇盡絕
緣由具實回奏其稱要於播州宣慰司除授軍
職副使僉事協同土官宣慰撫治查無事例難
准又況各處土官衙門已有都布按三司官員
分巡整治難再濫設及稱湖廣貴州邊衛要分
撥總兵參將查得湖廣邊境已有都督陳友等
守備貴州邊境已有都指揮張住守備兩處總
兵參將又有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都指揮安
順等難再差遣重爲地方之擾
一件戶口擾馬事照得本長官司原管夷民四里

內有三里人戶俱被各處苗賊殺虜零落不存
雖有避命巖崖減存又遭瘟疫死亡少有復業
干礙糧馬無人應當臣切思本府所屬五長官
司一縣戶口多有隱瞞漏報秋糧驛馬高下不
均以致近年差役靠損貧民比先開設府治止
憑黃册朦朧僉點官府不曾稽考中間里分多
而糧馬少戶口增而差役輕今被苗賊殺虜卷
册燒燬兩無查照難以分辨若不從長編造不
無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缺及小民深為未便乞
勑戶兵二部照清軍事例各遣主事二員會同

布政司官員親詣長官司縣不分殺虜與見在
人戶從實取勘見丁編册量力多寡派定糧差
驛馬攢造黃册備照及將消乏苗里照例歸併
其死絕戶下糧馬明白開除以甦民困敢有隱
瞞詐冒合戶者官吏里老依律取問仍行思州
等五府各長官司一體均平造報非惟不負
朝廷憂養邊方之意抑且糧差無拖欠矣〇前
件看得奏要差主事攢造馬册緣彼處自有三
司等官理辦難再差官其要將死絕戶下馬疋
開除緣彼係是極邊地方又無僕經擾擬宜從
寬緩令貴州布政司委官查勘明白徑自分豁
所擬攢造黃册合行戶部從自查照定奪
一件舉用賢才事有叅贊軍務貴州按察司副使
李甯先蒙坐委經理屯田守鎮蠻夷詢察官員
賢否任用以來民安事妥不期前歲貴州等處
諸種苗蠻作耗攻圍城池被其久困本官忠義
勇敢日夜運謀効力死守衆皆推服功莫大焉
又有貴州平越衛千戶趙信武藝精通弓馬慣
熟凡苗蠻畏服不敢出没本官為事去後苗賊
乘機出境劫殺官民切思趙信昔平播州草塘

貴州平越等處凡苗聞其威勢號稱老虎似此
軍職百無一二實堪任用以上文武賢才二員
乞
勑吏兵二部再加陞擢專一提督貴州四川湖
廣有苗地方節制軍務俟賊寧息仍令守鎮便
益〇前件除要陞擢副使李甯行移吏部另行
外查得近該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奏保平
越衛指揮同知趙信素負敢勇苗蠻稱為老虎
要量授署都指揮僉事守衛興隆等衛地方等
因本部已准奏准趙信量陞署都指揮僉事守

備興隆去後令奏要陞擢平越衛千戶趙信一節未審本官即係王來所保趙信惟復別有姓名相同之人緣職事不同難以定奪合行王來查照若趙信即係先前奏保署都指揮行令本官照舊守備若係別項官員就便體勘本官有無前項應否陞擢明白具由回奏以憑施行

一件官制事臣本長官司官制蠻夷二字係正六品印信衙門正統十四年被鎮遠府邛水草塘等處蠻夷出劫搜山將臣堂弟安達殺死罵說他是蠻夷長官司百姓與我一般不肯同反殺

了無事又將漏溪等圖人民殺虜罵說若是別簡長官司百姓少少殺他臣思始祖陝西人氏前元時輔討西蜀克平古州八萬地方有功卜地義陽任坐生下兒男洪武年間舉任事子孫承襲以來宜布

朝廷威德土民向化年久今被別郡苗蠻謀反上欺國法下侮官制因而殺死堂弟情理不甘

乞

勑禮部定奪合無不拘舊額將蠻夷官制改

賜義陽長官司請降印信令臣齎回行使不惟用夏變夷抑且永沾 聖化便益○前件看得思南府蠻夷長官司衙門係比先年間設置已定今要將蠻夷官制改作義陽長官司另降印信誠恐有違

舊制又況蠻夷長官衙門貴州見有二十餘處要將一處更改不無諸處倣效非惟事體紛更抑且成規紊亂所奏難准

一件撫安地方事臣思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謄朧奏 准將湖廣布政司舊管思州思南五宣慰司地方分設八府比較腹裏不滿一縣人民

又摘出四川布政司舊管貴州宣慰司并軍民衛分土官衙門却與貴州開設布按三司並不係蔣廷瓚征勦化外克平郡置實乃人民稀少不敢重復千冒近者貴州普定都勻清平平越等處并四川播州宣慰司草塘黃平重安苗賊糾合鎮遠衛府所屬諸種苗蠻自正統十四年以來造反劫殺軍民受害不計其數止有思南石阡銅仁三府之民中間雖有苗類不敢為惡反被前項衛府宣慰不行鈐束撫捕縱令毒害生靈臣先於正統九年間曾將六府民情應合

歸併緣由奏　聞奉吏部勘合行移貴州三司
體勘不期前巡按監察御史虞禎偏執不由都
按二司公論只憑布政易節私議妄行回報致
有今日之患比先二宣慰司所管貧薄夷民自
洪武永樂年間湖廣管屬夕時止有秋糧驛馬
餘無皂隸月錢是以蠻民守法無事雖二宣慰
争占於民並無相干今照貴州自添設三司以
來遞年拜進長箋朝覲公差丁憂任滿等項下
至龍里鎮遠一帶衛要衛府雖稱軍民官制中
間民度生熟不同刀耕火種別無生理所辦雜

泛只得典賣兒女田產奉承不暇每遇雲南貴
州往來官員或舉家回還原籍扛擡沽槩苦楚
尤甚用此激變致生邊患荷蒙
聖恩命將出師費用糧賞將及二年未得平安
在京大臣有欲革併照舊奈何中間又有羅織
裁減官員終為不便臣切任土官豈容坐視切
思貴州城池原立都司總兵鎮守附郭止有貴
州長官司里長五名方面難為況六府官民遞
上貴州山路陡險不通舟楫府擔背負民力艱
辛謹按貴州古為思方之邊思州六府近湖廣

辰沅之一隅乞
勅吏兵二部都察院考古再行計議仍將思州
六府官民歸併撥還湖廣布政司管轄一水便
利以紓民困其貴州宣慰司并軍民衛分土官
衙門仍隸四川布政司照舊提督如此則科差
減省軍民安妥矣○前件查得先該吏部左侍
郎何文淵題稱要將貴州被賊燒燬衙門勿復
起盖布按二司并名府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
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
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鈐束軍衛等因具題抄出

本部為照貴州地方係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於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於後殆今八十餘年近因征
南之師數出遂致各種苗蠻乘機生發各該城
池雖苗賊圍困各城官員皆能効力死守況總
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
地方遺棄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係干邊務
難以遥度已行奏　准行令彼處總兵等官保
定伯梁瑤等將何文淵所言公同勘議處置務
要上不遺

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回奏定
奪續據貴州銅仁府烏羅長官司土官長官楊
敏等奏稱本處八府土官衙門永樂年間開設
貴州布按二司除授流官僉點承差皂隷等項
辦納月錢撥害非止一端以至正統十四年賊
寇生發人民被害要照洪武年間將本處地方
原係四川所轄者撥付四川原係湖廣所轄者
撥付湖廣等因具奏抄出本部查照何文淵所
奏事理又經覆奏通行梁珤王來等計議處置
俱各未報今奏又要將思州六府歸併湖廣管

轄其貴州宣慰司并軍民衛分土官衙門隷四
川提督一節緣無王來等回奏緣由係干邊方
重事難便定奪合無再行王來梁珤公同副總
兵方瑛及四川都布按三司巡按監察御史查
照原今所奏應否改隷務在會同勘議斟酌停
當上有益於朝廷下有便於民庶作急具由回
奏不許輕易怠忽致貽後患及日久不即剖决
各致該土官展轉具奏事無結絕景泰二年四
月日奉
聖旨是欽此

題乞恩事　于謙

內府抄出靖江王奏自永樂　年　月　日廣西
都司來奏蠻人出没討軍截殺本府差官奏請奉
皇太子令旨量撥與精銳官軍五百一十六員名
近年征進累次轉補逃亡事故虧折雖多不絕至
正統十四年總兵官柳溥具奏正統　年五月初
五日欽差錦衣衛舍人李旺齎書委臣先選精銳
官軍五百員名赴總兵官處聽調再選五百員名
聽候朕念王府使令不可缺人且留在府遇警急
調用欽此俱欽遵外調撥餘丁五百員名在府聽

候其柳溥皆非警急一槩調用後因官軍各告衣
甲損壞臣具奏比依湖廣廣東事例更換回衛輪
班已蒙
聖恩准臣所奏分爲兩班一年一換至景泰元年
都督田真劉副護衛言稱蠻人滋蔓奏准兩班俱
調不論已被蠻賊殺官軍數多臣已經開奏明降
景泰三年九月內劉副送前班已故指揮曹福原
領官校到衛臣就點看實在三百六十六員名內
中亦有征傷不堪之數虧折事故一百八十六員
名景泰三年三月內劉取更替臣選官軍一百八

十六員名輪補去訖本年五月內二班已故指揮
許正等官軍臣親逐一點視止有見在百戶吳慶
旗軍二百八員名在逃四十五名其餘傷故官軍
二百八十九員名臣思若不備情具奏奔得前項
虧折已將護衛官軍盡數撥補去後又發回二班
官軍除另行提拔原逃旗軍聽候外若後輪班惟
復移文仍要索補虧折之數委的缺少臨期無軍
完轃不無累煩　聖聽臣思比先奏准一年一換
令將兩班輪作三箇月替換越致累損繁難切照
護衛官軍先於永樂年間全伍調征交阯并到今

逐年差征廣西地方事故亡絕數多餘存不堪數
少亦有匠人造辦應貢表箋箱袱馬疋什物如蒙
准奏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隆厚哀憐臣遠在屏籓孤寓艱難
委將護衛官軍盡數撥補前班去後乞賜人匠造
辦表箋等項及有免後補事故官軍仍依奏准一
年一換輪班事例寬恕使益實為感恩之至為此
具本專差內官　胺親賚具奏文該靖江王亦奏
前事內稱伏望　叔母上聖皇太后　叔母皇太
后篤念親親隆厚哀憐乞賜人匠造辦表箋等項

有免後補事故官軍仍依一年一換輪班事例等
因該本部官俱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參照奏稱要
將前項護衛官軍有免事故後補并要一年一換
輪班一節照得前項官軍先因彼處盜賊生發官
軍調遣不敷
欽蒙選出聽總兵官調度殺賊設若賊寇平安地
方無事自當發回原衛奈因連年盜賊生發人畜
累被剽掠地方受害不可勝言若非前項官軍協
同撫捕則總兵官憑何調遣又況軍衛之設正所

以保障城池殄除盜賊王府所在之處盜賊竊發
縱使調用前項護衛官軍亦是保護王國若是地
方擾攘則王國何由得安兼且廣西地方軍衛連
年征調不息軍士涸耗數多惟護衛官軍平日差
遣數少什物頗為完具若依所奏事故者有免撥
補三箇月輪替者仍作一年則事役勞逸不均軍
衛愈加靡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軍士日加消耗
機務日益廢弛其貽後患實非細故所奏難准合
無行移總督兩廣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王翺副
總兵署都督僉事陳旺令其到彼將先次選出軍

方許將事故者替補及總兵等官調度殺賊中間
若有事故准於原衛挑選精壯之人照數撥補不
許故違有誤軍務候地方賊寇十分寧靖另行定
奪再照各處王府設置長史紀善伴讀教授職專
輔導親王繩愆糾繆惟凡　王府一應施行事宜
皆有定法爲各官者豈不知朝廷萬幾皆斷
聖志發自　宸衷明見萬里聰聞至微而以一事
之微輙敢奏稱伏望　叔母上聖皇太后非惟乖
違舊制抑且瀆亂朝經詳其所由蓋是王府長史
紀善伴讀教授不能盡心輔導及護衛指揮并首

領官員意圖占恡官軍故行撥置煩瀆以致行事
乖方有失大體及本府累次爲因細故許奏總兵
巡撫巡按等官及行勘問事不實顯是輔導陪侍
不得其人以致事體紛擾上干　天聽合無行移
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將靖江王府紀
善長史伴讀教授并護衛指揮及首領官照名查
提問擬明白監候奏請發落本部仍行廣西都司
轉行護衛將前項官軍照舊三箇月更換事故着
與補替不許仍前展轉遲悞緣係參問王府官員
并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景泰　年七月日奉

聖旨王府官員都不問護衛官軍照舊三箇月更
換再展轉誤事不饒欽此

京軍舊數　榮盛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
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
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
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
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疋頭隻實有一十九
萬七千三百五十八疋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疋
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

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
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
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百五十六員名實有一
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
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疋頭隻實有二萬
五百十二疋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疋頭隻五府
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疋頭隻實有一十
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疋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
十疋頭隻今係養番息之又又不知其數何如者

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目錄

兵部職方中之上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邊務事　余子俊

緝捕盜賊事　余子俊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緊急聲息事　余子俊

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為地方事　張鵬

為夷情事　馬文升

照例改撥官軍備禦事　馬文升

題為作偏方命防悞邊機事　吳瀚

乞恩陳情絕嫌以全骨肉事　馬文升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 職方中之上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肅敏余公之卒于是二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爲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二卷并附錄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爲之正其誤爲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蓋公從子婿也公爲一代名臣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于世是固有待于後之賢子孫也勳公之卒其子錦衣指揮寅且以公事行屬予爲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于公者書之狀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于意猶以爲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

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然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孰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盖無一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爲一代名臣乎生也晚于公無能爲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分遺鄉人之職文字者特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爲與日用公之知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無以爲公報耳虞維公嘗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爲後生之責予在閣中欲撿范景仁張德遠二公奏議錄之以傳而未及公固二公之流也斯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詞於鄉人矣

軍務事

余子俊

該中軍都督府等衙門公文各將推舉將材官員職名開報兵部臣等議得將官凡在內者皆荷聖明簡用在外者多出撫按會保今五軍營坐營官缺尚要會官推舉以爲將官須選之用今查得成化九年本部會官所舉將材選用將盡若不先事再行會保不無急於逝取者奔競成風恥于自

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并在外巡撫巡按二
司官員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帶俸都指
揮但係存心愛人謀略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
各用公文明開職銜略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
將偏將緣由通送本部方會在京各官評議如果
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名上塵
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
各邊將官有缺臨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
已重不須別議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擬陞五府堂

上官署職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
以示寵異以便行移向後果有戰功仍授舊職陞
倘遇一時恩例不在實授之例前項署職皆係流
官其餘名器權以應變不至太吝經以守常不至
大濫若急無將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坐營把
總即爲補用使彼施其已能勉其未至若有守候
果久輒爲改節者不再擬奏委用及或所舉不公
事發連坐舉主如此縱是未盡得才終是公道有
在題　准已經通行推舉去後今該前因臣等會
官議得舉到將材官員有會被推薦三四次一二
次者目前所用大率類此但恐舉主一時聞見不
真所舉欠當合無行令照舊修其本等職業候有
主將偏將等項員缺臨期再爲詢訪具奏定奪

嚴捕盜賊事　　余子俊

職方清吏司案呈京城內外例有監察御史并錦
衣衛堂上官督同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分定城
方校尉嚴夜禁及巡南北直隸近京地方官路三
處每年冬春三箇月每五里冷鋪內派撥火夫往
歇專令晝夜防護往來官吏諸色人等經行各路
又差監察御史并錦衣衛官各一員帶領旗校前

去督理防盜之法已爲周密奈何近來京城內外
多有官民之家被其明火持刀劫殺人財至房
屋近京地方往來人等常被披甲騎馬攔截道路
若不申明舊例嚴加緝捕不無各事因循貽患不
小參抄到部臣等切惟京師乃　宸居所在四方
萬國所歸人烟輳集貫籍繁猥實有一等不務生
理各處逃住軍匠因彼心腹相結三五成群爲非
作歹人號剛虎迸至家業蕩者却乃賭博扶牌下
棋打雙陸踢毬嬴者得財仍恣所欲輸者喪氣
袖手無爲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

行刼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
勅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屬職官共五十五
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
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
城外不分內外官民娼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
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于
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
者送工部逓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
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
係發遣之數果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釋免仍送

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隣佑窩家今次并以後占恡
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
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優免本身及官員
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
編爲火夫輪流坐舖每夜務勾一十五名併力捕
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罰隣佑不
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
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
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
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合用書寫之人行移國子

監挨取應撥雜差監生五十名分投書寫合用紙
劄筆墨本部行令順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乞
勅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
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迤南北直
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
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奸計如果遇賊
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
得隱匿再乞
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禁令由該載于內昭示
臣民以爲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爲致盜

之弊何者爲弭盜之方俱要條奏以候
聖裁
災異陳言事　俞子俊
切照去年以來陝西山西河南大旱饑民相食并
正旦災異迭見星變有辟臣等條陳數事請自
聖裁
一自古遇災必汰冗官照得在京各衙門文職官
員已有諸司職掌額設等數近年以來額外添
設數多及傳奉陞授大小帶俸官員并寫經寫
書等項冠帶食糧儒士匠官通計有二千餘員
名其俸糧皂隸等項俱取辦於民不可勝數伏

覩正統四年　勑諭爲因水災照永樂年間事
例將各衙門多餘官員放回聽用方今百姓饑
荒糧運艱難比之于昔災異有甚合無通行各
衙門照諸司職掌額設官員存留辦事多餘帶
事幷傳奉大小帶俸冗官及食糧儒士照例悉
送吏部寄名放回原籍候本衙門有缺挨次查
取任用其匠官除精通藝業者量爲存留若老
弱殘疾藝業不通者一體裁革以上吏部言事
一天下司府州縣稅比先年間歲徵過於歲用幾
倍所以存留本處起運兩京及各邊倉庫常有

羸餘不聞告急近年以來宗支益盛官爵益多
災傷益重供奉上用不足京軍布花不足外夷
賞賜表裏不足晉待廚料不足此等大端率仰
給于內庫京官俸糧折色不足京民賑濟不足
倉糧邊方軍餉本色不足此等急務皆取辦於
京倉他如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處水次倉糧
年例應該漕運官軍支運七十萬石以足京儲
四百萬石之數及兩京水路亦借此以備非常
已足三年無有支遲只得加重兌糧即令內庫
金銀錢鈔絹布等項所積之數不爲甚多京倉

料豆止勾一年之上支用在外官軍俸月等糧
幷布花之類多有一年半年全無況山東河南
宗支奏稱缺食流民任無定所且稅糧本色歲
徵僅勾歲用所剩不多其內外百官俸糧官軍
俸糧軍士布花之類勢難裁支若不及早計慮
臨期率難求濟伏望
皇上留心崇儉凡倉庫錢糧除上用及額設官
員俸糧幷功賞之外非
祖宗朝舊輕用者一切愛惜如此則國用可足
久安長治亶在于此

各處鹽運司提舉司歲辦鹽課我
朝十分慎重非邊儲缺乏歲饑救荒等項重事
不輕開中其興販私鹽雖　皇親國戚有犯亦
不輕貸近年以來多被權貴等項人員任情奏
討以致利有所歸凡遇開中無人報納誤事不
小自今以始務須專一存留在官以備供邊救
荒等項之用但有恃　恩奏討者許戶部指實
行科道官一體糾舉治以重罪若係內外官員
臨期發落仍以罷職緣由開奏定奪
在京不係額設官員止支食米一石

一在京各倉內官非正統年間舊有者取回所繼
轄
一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護國寺三處番僧
俱有廩給下程館夫等供應竊惟
祖宗時因其來朝留之京師加以餼穀所以風
示番夷使知
朝廷之意圖靖地方而已然先年法王不過一
員佛子國師數亦不多易于供應見今三處番
僧不下千員法王已有七人國師禪師無慮數
十況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其用度擬于

王者中間多有軍民因見番僧可以躲避差徭
各令子弟從學番教非惟夏變于夷其實冒濫
糧賞合無將三寺番僧還差給事中御史各一
員查勘果係邊夷的于何年月日來貢留京住
坐有情愿回還原籍者所司照例發遣有係中
國軍民投託者許其自首回俗敢有不行首告
者或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發邊遠衛分充
軍如此則許冒少華而供應少省
一淨身人已有處死明禁因見前項淨身者俱得
收用遂各傚傚若不嚴加懲治誠恐將來無有

紀極照得各處王府缺少內使煩瀆
聖聽合無將前項充軍爲民脫逃來京及新淨
身每日赴部告撥乞
勑司禮監量撥各王府使用者惟復本部審其
原係充軍爲民者徑送各該衙門仍押發原衛
原籍官司責令收管着役如有逃脫赴部告收
者照例發遣本部仍將原衛原籍經該官吏參
問重罪其新淨身者俱照例發邊衛充軍今後
敢有淨身者送去法司照依先次
聖旨榜例問斷庶使人知警惧不致有傷天地
和氣　以上禮部吉事

一軍職必有擒斬功次方陞一級今查得成化元
年以來諸色人等傳奉欽陞軍職八百有餘每
員月支俸糧一石歲支絹布季支銀兩不等其
指揮都指揮又有民僉皂隸辦納柴薪銀兩所
靡無筭此實弊政之大者合無將此等官員除
勳戚蔭叙軍功并額設員數不動外其餘令冠
帶閑住候有員缺該部具奏銓補內係匠藝緊
要不可缺者月支糧一石照舊供事今後非因
軍功陳乞軍職伏乞

聖明留意裁處庶使名器崇重少息奔競之風
一各處鎮守監倉守備等項內外官員除邊情緊
急去處不動外其餘腹裏地面別無重大事情
及不係正統年間原有之數合無查照取回
一在外鎮守分守等官於所在去處僉設皂隷等
項名色合無悉令巡撫巡按官員查發寧家以
後再不許朦朧僉報其在京文武四品以上官
成化二十一年皂隷停止免僉
一查得軍京營提督內臣軍件一百名掌營內臣
與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

名各處鎮守內外官各三十六名分守內外官
各二十六名守備內外官各二十六名俱係成
化十四年以前節次奏准非
祖宗舊制近年以來各項官員日漸增添營衛
軍丁日漸消耗官多軍少惟日不足況每軍一
名年支米一十二石布二疋姑以軍一百名言
之每年支米一千二百石布二百疋而總爲一
官軍件之需其于人情事體實爲太過合無今
後量爲逓減京營提督內臣與管營內臣及總
兵官軍件各二十名坐營官六名把總官二名

名各處鎮守內外官各十二名分守內外官各八
名守備內外官各四名庶官不扶人跟用軍得
以充操備以上兵部言事
一錢糧出納當有其度且以寶石一事言之舊例
凡興販者俱發邊遠充軍寶石入官今在京嗜
利之徒輕視國典大肆奸貪賤價收買顯禁寶
石巧立其名作一切奇玩之器其價止值百兩
者或關銀千兩直千兩者或領銀萬兩此皆市
井無用之物而盜府庫有用之財伏望
陛下凡一應寶石等項悉皆屏棄不令眩耳目

而役心志且府庫所積多歸于販賣寶石之家
今欲置之于法則事已既往不可勝追合無嚴
明禁令今後如有仍前販賣及作玩好器物者
事發責王工匠俱照舊例發遣充軍如此則國
用不費而奇巧可息
一邊方虜寇黠謀狡計難以輕測聲東擊西當預
爲備近來邊將過爲張大虜勢擅請禁兵且京
軍先期而去則費食糧草待報而行又緩不濟
事切照各處沿邊俱有總兵鎮守等官設法勦
捕今不專責其成功而輒從其告急遂爲發兵

擾攘地方虛耗糧草偶爾遇敵則擒斬多借於邊軍而功次盡歸于權要合無行令大同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將所管官旗軍人從公揀選精壯平昔慣戰之人立爲隊伍如或數少就于官員旗軍之家挨選精銳舍餘輳成萬數時加操練一遇聲息止令本處將官調遣見領軍馬相機勦殺如果虜勢衆大量力難支方許議奏命將其在邊官軍亦宜重加優恤有功一體陞賞如或各邊將帥玩寇失機必依常律誅戮無赦如此則賞罰明信而將士用命

一刑加有罪法貴得中且如兩法司錦衣衛鎮撫司鞫問罪囚察其原詞測其虛實依招定罪一遵常律但人真僞不一狡黠多端雖窮稽而審言豈能盡得其情實間有一二稱訴究枉者所司爲因事有成案詞無滲漏難以全信其枉及又有奏奉 欽依止是依招擬罪者故深究未雪良民受誣合無今後法司凡遇一應稱究詞問及奏送擬罪人犯情允當者俱照原招議擬如果究枉并情有可疑者亦與辨理具奏發落毋拘成案其干碍原問官員悉置之不問不許妄加參究庶刑獄得平而人無冤抑

一朝廷設官分職皆有定設總兵鎮守本爲地方近來政務不加多而官職日增地方本無事而鎮守濫設盖生一事則有一事之害添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其間有等鎮守等官朦朧請
勅許令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徑自拿問緣五品以上官員律該奏
請今許拿問非惟有違 舊制况其欲自訊問實欲陽張威權陰受私賂爲弊尤甚臣等又伏覩天順八年正月内詔書一款浙江江西福建

陝西臨清鎮守内外官員
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處鎮守内官正統年間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許稽延欽此欽遵伏望
皇上仍依前詔將各處鎮守等官酌量地方緩急量爲去留其應留仍舊鎮守者務令守分行事安靖地方所有原請 勅書即使奏繳如此則舊制不違而民患可息 以上刑部言事

一査得先年設立直隷太平府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三處抽分廠抽分木植等料專爲成就

光祿寺供應器皿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
船以省百姓派辦之苦近年以來南北兩京監
局不察原設抽分之意往往差官前去各廠坐
守印烙起取日用供給沿途攅運軍民勞擾不
可勝言合無行移兩京監局如遇文書到日即
便轉行差去内官起程回京原取木植等項除
已運外其未運者存留在廠堆垛苫蓋本廠差
人看守造冊繳報倘後缺用另行定奪 以上工部言事
一江南人民部運白糧等糧赴内外衙門交收遠
涉江湖辛苦萬狀及至到京各該衙門官員刁

蹬作難勒要錢物所欲既遂方與収糧其収糧
之時一石止准五六斗上納者有止准三四斗
上納者吞聲飲氣莫敢誰何上納不敷加倍揭
債完納債主到家官司不推重徵只得傾家蕩
産鬻妻賣子以償之興言及此實切矜憐今後
江南人民部糧到京赴内外衙門上納除原委
部官及御史監収去處外其無委官去處合無
委官一員到彼監収照例一尖一平不許多収
侵虐人民
一每年恭遇節旦各處總兵副叅等官俱進貢馬

疋中間賢智者自行出辦其不才者借此爲名
以一科十尅減軍糧甚至有將在官馬疋竊取
應用者及夾帶私自馬疋二三十疋赴京供給
人情買賣非惟沿途驛支糧草逼迫官司及至
到京又費内帑之財給與賞賜無益于上有損
于下合無行令各處總兵等官今後各處恭遇
節旦止許照例進表不必進貢馬疋作弊害人
以上都察院言事
一各處軍民人等爲因家鄉戶婚田土鬭毆等項
小事官府剖斷不明不得已赴京伸訴本無別

情柰被在京刁潑書寫之徒及鄉里辦事爲事
等項無藉官吏往往兜攬在家食取財物百般
教唆妄稱原來本狀情輕難以施行愚民無知
聽其哄誘妄將鄉里京官并殷實大戶駕捏虛
詞牽扯在内欺誑 朝廷及至差官勘問實少
虛多其差去勘問官員有存心公正識達大體
者事得明白良善無冤其中有偏向避嫌不能
擔當者往往妄加叅語致事誣枉者雖保必無
縱有事得明白其家属幾辦被其牽連在官經
旬累月破家蕩産者有之累死人命不敢聲言

者有之又有誣告無干人命因而掘墓撿屍傷
害平人骸骨者有之似此刁風實傷和氣乞
勑法司嚴加問理除奏告得實奏請
聖斷其虛誑不實務要追究教唆替寫之人究
問明白從重發落如此則良善不被凌辱衙門
不致混擾刁風欽息無辜得以申究通政司
一近年以來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因犯不論情之
輕重事之大小在內則五城兵馬司等衙門在
外則行府衛州縣屬等衙門委官體勘以致令
鄙官吏交通賄賂互相容隱以曲爲直以是爲

非就延日久淹禁罪因有一二年不完者有三
五年不結者中間干連無辜之人累死于獄者
不可勝記不無有傷和氣召致災異及致勘報
原問衙門亦不分曲直是非照依原來結保問
擬罪名所以人多稱冤事無杜絕合無今後除
人命強盜重情應該撿驗及田土應該踏勘者
照舊撿驗踏勘外其餘一應詞訟止許行提緊
關人犯作急親自問斷果要干証之人亦就行
拘面審省令知罪不許一槩監禁行勘庶獄無
淹禁而人免冤抑大理寺

緊急聲息事　余子俊

本部會同京營太子太傅英國公張懋等議得京
營一等二等精銳官軍合當定爲三路聽征中路
一萬員名預備爲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千員名
爲遼東永平密雲等處之援西路五千員名爲偏
頭關延綏等處之援每二千五百員名定委團營
坐營不拘侯伯一員用心操候其正馬馱馬三萬
疋先儘團營之數不敷者三大營轉撥一應軍器
大器旗號軍裝之類俱要先期整點齊備但調即
行凡行軍監督總兵等官臨期奏

請簡命各邊原委將官并所領軍馬並如前擬一
體加意操候前項所擬在邊在京將官并所領軍
馬此就平時而處臨時果有變態如東路緊急至
甚西路河尚未凍又可往東策應之類難以拘泥
及行戶部于臨期　命將之日將處見在糧草一
處一處開報將官以便分兵駐劄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遼東鎮守太監等官韋郎等奏
稱傳報北虜尋殺三衛要往天朝地方止過等因
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本部看得原定東路聽

征軍馬五千議得合于內摘撥馬隊三千選坐營
官一員管領作急起程於沿途糧草多積去處且
操且牧至山海關即止候遼東守臣具奏請兵前
項軍馬一面過關應援會勦本部一面請
命主將添調軍馬前去調度以成大功具題奉
聖旨是官軍且不必差着劉恒每整搠人馬待報
起程恁部裏便行文與鬲郎等好生隄備欽此近
該太監等官鬲郎等奏稱北虜追殺三衛侵犯開
原地方砍傷守墩官軍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便會總兵每看了來說欽此本部會同

京營太子太保保國公朱永等看得北虜犯我開
原名雖尋殺朶顏等三衛達子其實撤我藩籬虐
我邊人問罪之師義所當舉但彼處守臣止言堅
壁固守相機截殺應否請調 天兵畧無一言及
之固是遼東地窄此賊難于久住萬一被其蹂踐
豈不有損國威事急至此難拘前議伏乞
聖明合無將團營坐營都督同知馮昇署都督僉
事馬俊 命充游擊或叅將名目先行請
勅分領馬隊官軍五千員名正馱馬七千五百匹
一面促其作急起程如賊尚在此正罪人斯得之

時今去將官與彼處將官務要平心易氣國爾忘
家協謀合兵共圖殄滅若機有可乘毋假持重以
圖自全若事有未宜毋事輕率以墮奸計所差官
員即便星馳回奏另行上請
命將出師兼程往彼總制行事其山海關西抵黃
花鎮一帶山勢雖險隘口多此賊譎詐聲東寇西
不可不慮前項地方戰守之間步隊可用或命都
督僉事李俊署都督僉事楊玉分領團營步隊官
軍六千員名領
勅前去分布隘口有警一體會合彼處守臣和同

戰守若以兵分各該隘口前項都督名位過重未
可零碎編管合無止選都指揮二員領
勅前去本部與戶工二部各差官前去沿途并所
在整理糧草車輛柴薪等項具題奉
聖旨是迤北達賊既在邊尋殺朶顏三衛難保不
入境侵犯着都督馮昇馬俊充游擊將軍領兵去
與彼處將官協同戰守山海關迤西只着都指揮
二員領兵去協守都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今該
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右僉都
御史王宗彝所奏三衛夷人躲避北虜俱在開原

廣寧一帶倚仗中國以圖存生見在軍馬數少分布不周又無遼東連歲雨災今年霜旱等項糧草蓄積甚是難爲奏要文武大臣科道言官從當計議或加添人馬剿殺或止是本處官軍相機戰守一節此等邊患

朝廷未嘗一日忘備或降　勑或令所司行文巳至再三今當警急至此方有前項議奏事理京營聽征軍馬無程往援尚慮不及伏乞

聖明合無再于團營添調馬隊五千員名正馱馬七千五百疋及

簡命内臣一員監督軍務兼管神鎗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武職大臣一員掛印充總兵官又二員充參將統領前項軍馬作急起程到彼會合先去游擊將軍軍馬總制鎮守巡撫等官相機戰守重大機務悉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便宜而行本部并都察院各差屬官一員隨軍紀功此外本部與戶工二部各差官沿途整理糧草車輛脚力人夫槽鍘鍋甕柴薪等項聽候軍馬經過應赴至於將在軍門全賴糧草繼足再令戶部多爲區畫軍前糧草共濟大事仍照先行事理將見有糧草開報監督等官以便分布軍馬支給其官府大同兩路若前賊殺退必往彼處偷生亦乞

聖明留意俟

命下之日本部照例請給監督提督總兵參將并紀功官制勑付賫前去成化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　等具題奉

聖旨是如今北虜在遼東邊上寇殺朶顏三衛恐來入寇便着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兼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太監傅德管領神鎗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莊鑑

馬俊充游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去彼會合征勦但恐此賊復回大同迤西等處侵犯邊民着太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參贊軍務太監張善管領神鎗白全充參將楊玉充游擊將軍統領軍馬一萬員名到彼會合相機截殺官軍各賞銀二兩還着都督馮昇劉能各領步隊官軍三千員名山海關迤西直抵居庸關協同彼處戰守每人賞銀一兩着戶部差的當官各一員先去整理糧草都不許遲悞各寫制勑與他欽此

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崇之奏所擬脩武備以嚴
內治足糧食以養官軍禁采取以杜邊患措糧儲
以資急用俱係別部掌行事理擬合通行為此除
外合行開坐移咨貴部煩為查照定奪施行
一足食以養官軍　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
折俸鈔貫冬衣布花　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
海官軍俸鈔布花皆由此給山東河南十一衛
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

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
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杳得舊制造
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
軍士皆得飽煖近年以來船隻損壞者無人脩
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二年全無
一隻到來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
者多官員剝軍自養廢職者衆信乎其然也如
驛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靠賞賜士官達官
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守塞

巡哨晝夜在邊尤為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
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
軍合得糧賞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
自成化十二年以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
二十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
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巡
撫巡按官累次奏乞令本布政司起倩車輛運
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
飭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價運補解夫後但彼

處官員視為泛常略不留意夫衣食切於人身
不可一日有缺今運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
有飢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難來
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之官軍何所仰賴哉臣
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販賣易換有
無尚不免於飢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無物
易換使軍士啼飢號寒群生嗟怨以此飢寒之
人不惟難驅於鋒鏑之下亦恐生意外之虞如
蒙伏望
皇上俯念邊方重地矜憫軍士飢寒乞

初該部從長計議奏　請定奪合無不為常例
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
留在彼就作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筭解
送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
為便易銀兩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
急仍乞將今歲布花鈔貫另為處置或暫折收
輕賫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
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飢寒之苦實為
便益

一措糧儲以資急用　臣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
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孔子
告以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
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垂意邊儲因遼東屯粮不足發銀糴買召
商上納　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
以分督之宜倉廩充實緩急足用也奈在前官
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官職卑微者惟畏
勢貪利甚有通同作弊夤緣為奸官豪勢要之
家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豆糴買腐爛倉糧官
銀多歸於富家錢糧多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
端　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
露倉官為民充軍巡撫管糧等官查提問罪一
清積弊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
糲尾關於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
肯還官閑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
等處倉糧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
積殘雲等堡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一
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
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
該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

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
人往廻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顧腳盤費多者要
銀七八錢少者亦不下五六錢河東之地遠近
騷然各官雖用心催儹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
止是牛畜馱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
在前管理官員尤為可恨欲減米數糴買恐虧
損官銀欲增腳錢與人恐庫藏缺乏即今又傳
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
迫緊急使軍餘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
人命亦且大悞邊儲以後河間晨興尤難為用

伏望
皇上垂念邊儲重惜民困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措置急用之方奏　請定奪
行移巡撫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斟量
道路遠近聽其隨宜增减米數脚錢多方措置
以濟急用以恤人難其各倉拖欠折罰虧糧粮
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上緊拷追
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
銀布入官另爲處置以便目前支給俱先定與
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務要斟酌地方險易

緩急查筭見在有無多寡隨宜召納轉運庶不
臨期有悞仍令布按二司管糧官員不時往來
督察若有奸弊就便參拿不許在家久住若有
似前延住三月之上及已委接管畏避不來未
會得代先期回去者照例住俸一年其分巡分
守滿日亦照例將追問過囚數糧儲事件開報
轉呈巡撫等官處稽考勤怠若任內怠慢悞事
以致糧儲軍務不完及以後經該糧儲盤有粗
腐虧折等項重加參問則邊儲目今不致缺乏
軍餘免於流亡巡歷既勤奸弊少革實爲便益

以上二事
咨戶部
一禁採取以杜邊患臣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
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爲生數年
以來多被本等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
參等項或撒放布疋或給與銀兩使令部屬管
舍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
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
軍餘出境採取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
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不畏法
度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黑夜於墻下空野

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
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採打
影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
通同委官人等將殷實之人受錢賣放累及貧
窮況採取亦難查得每年進用影木止該十箱
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
員却乃多科擾人目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
擄殘破室廬空廢田畝荒凉見在人口驚疑走
入腹裏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
皇上憫念邊方多事人不聊生將前項供應人

參彩木及買辦皮張暫且寛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後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
勑該部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出榜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空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參松榛栗等物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巡撫巡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合無量爲枷號滿日與空臺巡哨甲軍俱照依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拿問

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得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以上邊部咨）

一脩武備以嚴內治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爲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脩舉也柰何邊官中間廉謹者少貪懦者多不脩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欠脩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脩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巡撫巡按等官點視指稱脩理反又科害軍餘則顧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爲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衞官軍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點視知城上鋪舍多無門窓垛口間用土坯灰砌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靑甲不能遮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

輒稱邊方多事未暇脩理公差數多卒難齊備大巡如此小巡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近該建州海西賊人侵犯地方虜殺人畜已將副總兵等官韓斌等失機誤事情罪參奏外今前項賊人方　命不朝累報聲息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備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爲寒心但積弊日茲久無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救目今脩整不可不急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奏　請定奪合無行移本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嚴督所屬及時脩理如法操練

厚恤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操不堪兵甲查照
舊例奏　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
爲脩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
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甎鐵木植
磚灰等料俱資國軍重務每季各要將收除實
數開報巡撫巡按等官以備稽考仍委布按二
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侵
欺之罪其巡撫等官所至處所亦要不時點閘
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官員就加懲
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催督完日照

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照依　欽奉
勑諭京營事例奏　請照數降級甚者罷職充
軍干碍總兵副參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
嚴明人知警俱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
邊務不至於大壞矣　以上工部咨

爲地方事　　張鵬

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京師迤北宣府大同等處
迤東直抵遼東迤西直抵甘肅各邊各關自成化
十九年大同地方有事以來雖經節次奏行隄備
虜寇及

欽命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余子俊前往宣府大同總督軍務太監張善監督
軍務定西侯蔣琬充總兵官整兵待報啓行緣今
大同宣府該余子俊奏調京軍二萬見在脩理邊
備及調集各處軍馬防護脩邊工程雖未就緒軍
威頗已振揚正恐北虜尾剌克失虜酋小王子及
其部落小石等窺伺宣府大同一帶有備無隙可
入不東寇遼東必西寇甘肅理合預防及照京畿
與彼接境地方去歲少雪今春少雨天時亢旱二
麥無收民食不足盜賊必生又恐河南湖廣等處

地方大率類此切惟荊州襄陽二府雖屬湖廣當
南北水陸要衝接連河南陝西各省境畛本處地
廣山深可以趂食所以各處饑民往往流移至此
即今青黃不接之際重以天旱無收所慮各處饑
寒之民或被擾草竊或流移嘯聚亦合先時預備
案呈到部參照三邊隄備事情除大同宣府外薊
州等處已該參將楊玉領軍前去按伏及宣府鴈
門關永平密雲等處見該游擊將軍白瑜李俊安
順伯薛琪東寧伯焦俊操兵聽調備頭關地方已
該余子俊調兵按兵按伏延綏寧夏陝西腹裏已

該本部奏行各該守臣各行嚴謹隄備去後所據
遼東甘肅二處合無再行各該鎮守總兵巡撫等
官查照原今事理轉行副糸游擊等官提督所屬
晝夜用心瞭望上下協力隄防一遇有警互相傳
報從宜戰守勿以文移頻數略不加意致悞地方
仍行順天等府及直隸保定等處各該巡撫官各
查照本管地方軍民休戚何如有司積蓄何如各
宜用心撫理如有盜賊生發行令各該守備巡捕
等官設法禁捕毋致疎虞荊襄地方近年雖設有
湖廣行都司鄖陽府衛等衙門事多草創未足倚

賴合行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太監韋貴提督撫
治鄖陽等處地方右僉都御史王濬通行所屬其
湖廣河南陝西各處巡撫都御史各行附近荊襄
等處分守分巡撫民等官一體撫安人民禁捕盜
賊如發糧賑給調軍勦捕之類應便宜者便宜處
置應奏請者具奏施行務期弭患未然地方安妥
成化二十年五月初二日本部尚書張具題奉
聖旨是文書鋪馬裏賫去不要遲了鄖陽等處事
情關係尤重着王濬每用心撫治不許怠忽欽此

為夷情事　馬文升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　內府抄出鎮守
薊州永平山海關等處內官監太監羅能題准總
兵官署都督僉事李銘手本准巡撫右副都御史
彭韶手本備兵部咨開臣等題擬提督大喜峰口
等關把總指揮潘清呈有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
等差使臣額先台等賫執番文奏稱番我們靠着
邊墻住坐擊盤丹口牧放我的奴婢逃走來說他
們歹的達子大軍馬九月間來搶又有阿鸞王出
哨答住的人問他九月間上馬聽得這言語專差
使臣額先台徐阿勞兀兀平章帖木兒知院阿羅

歹千戶脫歹千戶隨來孛羅等前來
朝廷前進馬叩頭及審得徐阿勞兀即徐安稱說
年六十二歲原籍鳳陽府舊城住係
御用監裹癩撒花作所鎮撫徐旺男有父正統六
年故安于正統十四年隨
駕迤北征進八月十五日被伯彥帖木兒平章部
下的人把我來拏住
朝廷遇見說是我的銀匠交與伯彥帖木兒後安
與同袁彬哈名李成劉淺兒等伏侍
聖駕回朝又交與也先太師恐我走了

聖旨分付徐安你要走了我到家把你全家殺了
隨後
聖旨分付你久後回來陞你大官職不久復被伯
彥帖木兒部下達子把禿來搶去隨住二十年後
連家小走在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部下隨住一
十八年及說九月間迤北達子要搶三衛遼東一
帶等因會同議得夷人額先台等來不及時及看
得賫來番文印信篆文有僞況所報夷情別無緊
關欲便照例阻回緣數內徐安所說原係漢人先
被迤北達子搶去隨住二十年後走在泰寧衛又
住十八年一向不曾到關今却賫執不明番文前
來報事中間恐有隱藏別項情由難以憑信除將
各夷拘留在關撫待聽候將原來番文封進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將額先台與徐安等六名連馬
起送赴京譯審定奪便益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隨于兵科抄譯出泰寧
衛都督脫脫孛羅等達達奏文一道到部參照臣
等題稱泰寧衛頭目差使臣額先台等六名帶馬
六疋賫執番文一紙來邊報事進 貢除將各夷
拘留在關奏來定奪一節切緣徐安原係在京人

匠自正統十四年被北虜搶去經今三十八年一
向不曾近邊報事今一旦同各夷前來進 貢中
間恐有別項情由及看得譯出番文大約與原奏
相同來 貢既非其時據例合當阻回但數內徐
安久住虜中必悉虜中事情而本人所言似有欲
回之意合無不違常例行令臣等將各夷起送來
京譯審虜中事情緣是處置報事夷人事理本部
官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手本准此行據大喜峰口
關指揮使李伸將拘留在關夷人額先台等六名
連馬呈送前來合當起送開坐與總兵官李銘都
御史彭韶各具本該本部官俱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錦衣衛等衙門帶
俸署指揮使等官楊銘題臣等審得泰寧衛都督
脫脫孛羅等差來報事夷人額先台等幷平章徐
安等六名說稱成化二十年有卜剌罕衛頭目脫
脫罕差平章乞台等七名賫迤北尾剌克失太師
鐵牌一面到泰寧福餘兩衛與頭目每說尾剌差
使臣八人到我每卜剌罕衛住下頭目脫脫罕轉
差我每賫尾剌鐵牌來與你每說有尾剌差來的

人說着你每差人到瓦刺克失太師處有話說後
有泰寧福餘兩衛差額先台等十一人到卜剌罕
衛聽得瓦刺營盤遠了數內達子拔歹等八人回
衛有額先台脫歹徐安三人一同瓦刺原來使臣
八人到地名苦孫脫孩見了瓦刺克失太師每說
你每回去時與三衛頭目每說在先原與小王子瓦
刺和好行走你每如今不要去投順迤北小王子
每有小王子每常去搶殺你每三衛人又與我每
瓦刺不和又去漢人邊上做賊我每瓦刺要差人
往
大明皇帝前進貢被小王子每阻住路道不通不
得差人去今有番字文書一紙你每賫去朝廷前
奏又說去年三月內有瓦刺克失太師每差人馬
搶殺小王子部下大兀良哈三營人馬克失太師
又說到今年冬間我每動人馬去搶殺小王子每
我每還差人到你三衛轉差人奏得　朝廷知道
你每三衛并卜剌罕衛收拾人馬我每併力去搶
殺小王子每額先台等差去瓦刺今年三月內回
衛又說有泰寧衛達子塔兒出被小王子部下達
子搶去住過二年今年六月內走回到衛說稱

伊小王子每九月間收割田禾時動人馬不知往
漢人邊上搶去不知來搶我每三衛當有都督脫
脫孛羅差三十人哨探小王子每奔往迤北達子
一人與走回達子塔兒出所說情相同因此泰寧
衛都督脫脫孛羅等差我每來奏得　朝廷知道
又說三衛達子常去小王子每處討搶去的人口
往來走行以後夷情不知徐安又說我原係御用
監銀匠正統十四年被迤北也先部下達子搶去
在也先家住過因也先自夥裏仇殺後到泰寧衛
住過今差額先台并徐安等來報事討陞賞及撫
徐安告說我家原京東邊勾欄衛衛住有兄徐寬
徐敏姪男徐達今要與兄徐寬等相見徐安見有
番字奏文一道理合隨身封　進據審得此緣是
夷情具本該各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又於兵科抄出譯瓦刺
克失太師等達達字奏文一道
皇帝洪福前瓦刺太師克失爲頭知院猛該等奏
天的氣候緊急間往來使臣不能行走今我每欲
要差使臣去途中有迤北小王子達子每阻隔道
等達子每　朝廷邊上作歹我每處也作歹今年

三月內有我每的哨馬去將迤北大兀郎哈的人
搶了三營今我每這十二月要動人馬尋小王子
去我每欲要調朶顏三衛六千人馬來助我每今
有泰寧衛也先台王等三人來到我每處我就與
文書着這三人奏去了怎生 恩賜
聖旨知道該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照
原行太監羅能等公文相同除馬匹審擬伴送舍
人供稱隨本送 御馬交收內一疋薊州倒死取
有所在官司文憑送禮部該司執照及查得先該

鎮守甘肅太監覃禮等題稱成化二十二年准分
守肅州右參將都督僉事李俊手本譯擬哈密衛
左都督罕慎番文今有迤北大尾剌克捨太師死
了部落將他兄弟阿沙亦扶做太師又有華捨太
師弟阿力古多兀王與阿沙亦不和領右哨一萬
人馬來進哈密地方住坐等因具奏抄出本部已
經具題外今該前因其稱克失即是克捨案呈到
部參照泰寧衛報事夷人額先台幷徐安等說稱
成化二十年卜剌罕衛差人賫執尾剌克失太師
鐵牌一面到我三衛要差人到尾剌說話有泰寧

衛差額先台等三人到見克失說着三衛不要投
順小王子我尾剌往要
天朝進貢被小王子阻路不通今有番文你賫去
奏又說今年冬間我每動人馬去尋殺小王子還
差人到你每三衛轉差人奏得
朝廷知道你每幷卜剌罕衛收拾人馬同我幷力
去搶殺小王子等語其額先台等又傳本衛達子
被小王子部下搶去二年今年六月內走回說聽
得小王子每九月間動人馬不知往漢人邊上搶
去不知來搶三衛等情及譯得尾剌太師克捨番

文却稱要于今年十二月內尋殺小王子要討三
衛六千人馬來助他其餘情詞大約與額先台等
所說相同臣等切緣迤北大虜尾剌為盛小王子
次之而卜剌罕衛又次之今額先台等所賫尾剌
克捨番文既言要來尋殺小王子而罕慎又報克
捨已死其弟兄不和各領人馬已到哈密地方盖
額先台自前歲入尾剌去歲冬間離彼今年三月
回衛所賫番文想在克捨未死之先而罕慎所傳
係在今年六月之內克捨之死想已是實而小王
子要來搶掠似亦不虛但虜情譎詐難以盡信況

今各虜彼此猜疑互欲吞併未成合一之勢此誠中國之福然胡虜烈患自古而然趂逐水草摽掠爲生即目秋高馬肥正是馳騁之時侵犯之謀難保必無在我隄防之策不可不嚴及照額先台等情得聞北虜事情遠來傳報誠意可嘉懷柔之禮亦不可不厚再照徐安原係內府匠役被虜年久今從各夷來貢歷陳前因既欲求討陞賞又願察見私親論法本當拘留不容回去又恐有阻後來被虜之人向化之心况稱曾奉先帝遺命留與虜酋亦當量爲處置合無鋪馬賫文與遼東山海宣

府大同延綏寧夏甘凉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各要查照本部節次奏行事理嚴加整搠人馬措置芻糧脩理城池繕治甲兵務使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仍差人不時遠爲哨探遇有緊急相機戰守仍行在京各營總兵官將原選聽征人馬收拾停當遇有報到聲息就便起行并行戶部計筭各邊糧草有無勾用早爲措備不致臨時缺乏有悞軍機其額先六人行移禮部照常宴賞給與馬價之外再加一表裏以勞其來打發出關令通事省諭各夷歸語各衛大頭目各要堅守臣節毋二乃心既不許聽從小王子之哄誘亦不可輕信尾刺之調用凡有事情速來傳報

朝廷待爾素亦不輕萬一譎詐不實爲彼探聽自取滅亡悔無所及其徐安既欲要見伊親合無俯順其情容其兄弟親人與之相見仍令通事再審本人若就願留別乞

恩典本部另行奏請定奪若欲仍回虜中顧其妻子亦宜量與職事伏乞

聖明裁處俟後果能仰慕

聖恩懷戀桑梓携家來歸尤當優異緣是處置報

事夷人及節奉欽依兵部知道并兵部便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等因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本部尚書馬具題奉

聖旨是徐安待通事每再審了來說

照例改撥官軍備禦事　馬文升

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於兵科抄出太師兼太子太保保國公朱永題先該兵部行文開中都留守司并山東等都司摘撥官軍三千員名分爲春秋兩班俱遍周而復始又該本部行文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令其次年該班不必到

營徑赴該鎮交班等因今照弘治六年秋班輪該
河南都司摘撥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今止到六百
五十三員名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若候完足撥
去不無有悞彼處守禦臣等會同太監楊穆議得
本部所擬前項官員不必到營徑赴該鎮備禦一
節但三大營選出頭撥團營官軍上以拱衛宸居
下以預防征調即今各邊節報聲息倘有警急未
免動調況今各處災傷官軍不能齊足赴操合無
乞
勑兵部計議查照撥去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等

處事例行移五軍營照數摘撥官軍輪流前去本
鎮備禦存留團營官軍聽征調庶不兩相妨誤
具本該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太
子太傅安遠侯柳溥奏稱景泰三年九月內差撥
神機營官軍四千三百五十一員名前去居庸紫
荊等關口守備今半年已滿乞將
神機營原撥十營官軍照數摘撥前去替換具題
奉
景皇帝聖旨十營官軍本欲專一操練遇警調用

若要差撥別處等項守備不如不選着總督總兵
計議停當行欽此欽遵該本部會同太子太師武
清侯石亨等議得十營官軍原係欽奉
勑諭揀選頭撥精銳操習聽調之數已蒙
聖斷明白臣等別無議擬欲行該府轉行該營令
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溥于本營存操官軍內更換
其十營官軍人馬不許擅動閑坐具題奉
景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外及查得續該本部議
得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城
堡荒凉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

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論之又似不
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
自弘治五年為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太寧都司
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太寧都司
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令赴一年仍行中都留守
司并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
兩年一輪兩班俱徧周而復始永為遵守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又查得該戶部等
衙門會議奏准內一件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
巡撫順天等府右副都御史原珣奏稱原泒黃花

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徑赴黃花鎮交
班該本部查處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
擬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
官旗不必到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
班不到及到班在逃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
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太子
太師保國公朱永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
官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
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
七員名要乞查照

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移五軍營
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永樂宣德
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
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爲十營操練專備征調天順
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爲因各營軍馬
號令不一卒遇邊方有警一時取撥不定恐致誤
事因言者之議於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外衛官軍
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爲十二營操備又
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爲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
調遣前去不許別差遣蓋內以護衛　宸居外以

預防邊患居重馭輕强本弱枝其慮不爲不遠其
勢不爲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
二萬之數而五軍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
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于團營內借
撥用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
去爲因離衛不遠率多在逃又因關貫邊關大臣
具奏暫于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
河南都司摘撥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去今二歲
水旱相仍官軍饑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
候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悞本鎮

備禦若再於團營見在官軍撥去萬一邊方有警
又恐調遣不敷況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
准事例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斟宜處置未
免兩相防悞合無行移五軍營總兵等官於本營
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差人
送至黃花鎮操守其弘治七年仍預行中都留守
司該春班山東都司該秋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
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周而復始二年
滿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免致撥亂
團營官軍其五軍營該補團營之數陸續送如此

庶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禦不失緣係議處事
撥邊關備禦官軍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六年九月二
十九日本部尚書馬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

題爲任情方命妨悞邊機事　吳瀚

臣照得先年哈密城池被番酋阿黑麻殘破虜去
陝巴荷蒙
皇上垂念哈密城池係我
太宗文皇帝所立陝巴又係

朝廷所封一則爲西域之滯蔽一則通諸番之貢
使不可輕棄簡命兵部左侍郎張海前軍都督府
都督同知緱謙委以腹心之託專以處置之柄一
時臣民莫不感激以爲張海緱謙者必能上體聖
心下急邊難展胸中之素蘊須及長城運籌上之奇
謀收回故壘夫何一籌莫展百事無成乃畏縮樸
徒棲遲於士馬未遺巾幗已貽笑於犬羊因循荏
月二年之間方纔奏稱阿黑麻遣人賫番文進貢
就獻還哈密城池被虜陝巴城池尚爲牙蘭占據
陝巴猶留三角城意在邀求先前抑留夷使等因

命下兵部該多官會議得此酋變詐難信如果將
城池陝巴獻還貢物許其赴京前留夷使打發出
關若不獻還將今夷使方物逐出原拘夷使仍前
拘留陝巴失地喪身亦難再立城池屢經殘破亦
難遽復節該奉
勅諭爾等宜令都克孛剌掌管哈密衛事與三種
夷人暫居苦峪其城垣壕塹營堡等項預爲脩築
完備散處夷人給與口糧牛種買辦彩段梭布量
賞頭目以結其心處置畢通將起送過夷人姓名
日期并用過牛具種糧數目造冊具奏回京欽此

欽遵又該兵部奏稱近聞虜酋小王子人馬潛住
賀蘭山後節入搶掠軍士十分艱難必須賑恤方
保無虞先因多官會議將哈密寄住夷人盡數發
遣苦峪居住及要將進貢夷人打發出關以絕西
域貢路當此虜賊侵犯之時軍士罷困之際行此
二事誠恐致有他變合無請
勅張海緱謙從長計議等因節該奉
勅諭爾等即會同鎮守太監傅德總兵官劉寧巡
撫都御史馮續從公計議先行差委布按二司官
員將被搶之家逐一查出中間果係十分艱難者

支給官庫錢糧量加賑恤務令得所毋致逃移及
再議前項哈密夷人并進貢夷使如是未曾出官
即今達賊未退地方未寧應否照依會官議處事
理照舊打發出關或當暫且容其寄住候賊情頗
寧之日另行發遣務要籌畫可議停當通行奏來
處置欽此欽遵豈期各官以勅書為故紙視
君命如浮雲不奉命而擅回既奉勅而故抗先次
勅書回至京州衛接遇後次
勅書回至真定府接遇飄然長往不顧粗心大膽
事屬故違且大臣以身係國家安危況彼虜情不

為不緊邊機不為不重醜虜聞之寧不輕我中國
抑恐各邊將官聞之不能不為之解體是而可忍
孰不可忍伏望
皇上乾綱獨斷將張海緱謙拿送法司明正其罪
以為臣下方命慢事之戒緣張海等俱在京堂上
官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題次日奉
聖旨張海緱謙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問欽此
乞恩陳情絕嫌以全骨肉事　馬文升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咨儀制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於內府抄出　晉府寧化僖順王
妃趙氏奏有臣府僖順王存日於景泰成化年間
因弟鎮國將軍美垎爭襲王爵連年評奏不已美
垎子即鍾鎰與臣世仇人所共知後鍾鈵襲爵其
鍾鎰等深懷不平專以報復父仇為事陰謀反間
無日不用其心況鍾鈵等年幼失教瞶無知覺竟
各墮伊計中以至上瀆
天威下傾祖爵迹鍾鎰平日教鍾鈵作威服人致
使上下離心後與鍾鉞鍾鉅鍾錆無日不會議自
為謀主各人不知是詐悉聽其發縱指示鍾鎰嫌

于僭逼不敢與詞主使鍾錆乘機而發至有今日
之變此山西闔省同一論也想其起謀之時惟復
害鍾鈵含圖臣軍所莊田豈意軍所莊田俱蒙調
撥推原鍾鈵之罪是皆衆人醞釀而成臣今含恨
鍾鈵及各將軍恨不得糜爛其肉而飲其血但念
臣先王軍所莊田受之
祖宗列聖傳之宗嗣以奉祀事於無窮所以不避
鈇鉞之誅以為苛瀝慮實非為苛瀝為臣先王祖
考也伏蒙
聖皇推罪人不孥之仁罰弗及嗣之義存留正軍

一百名莊田三處與奇源晉棠抑并衛厚奇源厚
臣先王祖考也臣非不欲上體
聖心與宗族分享切惟鍾銹得罪于
朝廷故軍所莊田祿糧盡數革去其各將軍醞釀
成鍾銹之惡附會成鍾銹之罪謀陷祖考之爵豈
不得罪于其祖考哉況各人人役地畝初不奉
朝廷明文特臣先王祖考一時親親之情今各將
軍既得罪於祖考則祖考之遺惠其不應受也明
矣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親屬相爲容隱凡有告訐即同自

首免罪所以篤親親而厚風俗所謂律設大法理
推人情今鍾銹爲鍾銹親弟鍾銹之罪法固難容
在國主晉王所當舉在
朝廷所當治臣以爲斷非鍾銹所當言亦非各將
軍所當謀害也忘親犯義其得罪于祖考豈不益
彰彰矣乎茲者伏蒙
皇上念臣祖考量存其革奪之餘以延臣殘喘而
各將軍不思王爵已被各人傾陷又復假憐飾詞
肆爲侵占忘祖考宗庶之分自奇源爲罪人之子
而欲㸐拾罪人之人役莊田何其無恥之甚也覩

今鍾銹犯罪覩各將軍奏詞竟無一人肯念親親
扶持之者各人之情可知臣復何辯仍與各人人
役地畝及照鍾鉅與鍾銪同母兄弟爲謀多出于
鍾鉅鍾鉅鍾銪爲鍾銹親弟仇害如此其與奇源
叔姪之情可知仰惟
皇上深居九重大臣位列廊廟與臣隔越千里據
情而論孰口不宜倘能親聞面察未必不通行禁
治昔莊公養成叔段之惡而殺之呂祖謙曰叔段
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鍾銹固當有罪
醞釀而曲成者豈得無罪況各將軍越理妄爲與

鍾銹誠爲兄弟臣欲迹其顯者指實上　聞又恐
重增臣祖考地下之羞是臣又重得罪于臣祖考
也所以飲痛吞聲欲言而止見今被鍾鎭奏討餘
丁八名未幾而鍾鉅比例奏討切惟臣府各將軍
三十餘員後封者不計其數援情比例人孰無詞
以臣府革奪之餘安能周無窮之用且親王郡王
各有定分大宗小宗各隨所尊臣覩日前大臣會
議言郡王不該使用軍以不出于
祖訓今鍾鎭等奏討臣校尉餘丁恐亦非
祖訓舊例臣忠鍾銹兄弟不知皆因此輩小人誘

引往來教唆離間骨肉致生今日仇嫌況鍾鎰為
回避仇嫌事已自行奏入晉府與臣府已無相干
今若將臣府校尉餘丁仍分撥各將軍使相往來
必復引惹是非小人懷奸無所不致其各莊田各
人雖分一半中間地土相連爭長競短必相訴訟
將有不勝其方來之仇矣別嫌遠疑以全親親莫
若各役其役各有其有不惟使役者專心則主者
亦可以絕嫌疑而息爭端思臣莊田入官者六千
餘須軍餘入官者三千餘名況各將軍各有校尉
儀從祿米已有定分偽蒙

皇上念各將軍至親在所必恤乞將臣入官地內
照各將軍今撥地畝量撥買業入官軍餘係各將
軍舊役者量留使用庶使地土不相連而爭競之
仇可絕人役不相往而是非之仇可絕則親親之
恩庶可保全而骨肉之私庶可復得臣非得已自
速罪戾以煩瀆
天聽但鍾鎰實為各將軍同謀祖爵實為各將軍
共啚奇瀝與各將軍誓不共天今　賜與奇瀝莊
田人役俱係臣累次奏　准已奉勘合不許各將
軍侵占明文為照情實難甘若仍分與各將軍受

用又使之日相侵迫則爭訟仇訴必無了時臣叩
骨肉相殘古今大惡此等子孫恐非
聖明宗室所宜有也臣須先奏知倘不允臣奏章
臣自備脚力率臣孫奇瀝并宮眷人等詣　闕訴
冤臣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備咨送司查得先
該寧化僖順王妃趙氏節奏鍾鎰已蒙
欽斷着戴頭巾閑住要將前項一所官軍仍留與
嫡長孫奇瀝掌管等因該本部議擬具題奉

聖旨是准留正軍一百名改作校尉與本府使用
欽此欽遵及查得續該寧化僖順王妃趙氏奏稱
鍾鎰已革爵嫡孫奇瀝見奉欽依着管府事要將
本所正軍內揀擇一百名改作校尉與其使用該
本部議得前項軍所既已改調今所奏留之人止
是恭依欽賜原數情在可從事不為過合無仍行
山西鎮守巡撫等官依其所揀正軍一百名俱改
作校尉留與本府使用本戶餘丁一同隨住具題
奉
聖旨是張聚等一百名准改作校尉與本府使用

欽此欽遵又查得該寧化僖順王妃趙氏奏已蒙
朝廷存留庄田三處校尉一百名以此感激具本
陳謝但慮各將軍欺孫奇淝年幼莊田占種人役
占用要乞降 勑諭戒等因本部議得除莊田行
移戶部查照外合無轉行本府使知保守并各將
軍勿肆侵奪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查得該護國將軍鍾鎭奏稱
祖撥地土已經戶部勘議歸與管業其使用餘丁
原係祖遺人數要乞查照巡撫都御史楊澄回咨
將寧化王府軍餘均平分撥該本部議得既查有

前項回咨其寧化王府校尉張聚等一百名連餘
丁共計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況原撥餘丁楊名張
七十等止是八名地土既已半給人役似難獨吝
合無將前項餘丁八名俱仍留鍾鎭使用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查得該寧化僖順王第七子
鎭國將軍鍾鉅奏原蒙祖父撥與人役被鍾鎭累
一槩革去缺人役使地土已蒙 欽依分撥人丁
亦祖所遺要乞將奇淝府下校尉劉聚才等一十
五名進各餘丁撥與跟用等因該本部議得奏討
正軍校尉奉有欽依難以分用所據奏稱要將餘

丁量撥跟用合行巡撫山西都御史會同鎭守內
員勘處停當明白具奏前來以憑上 請定奪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山西鎭守巡撫等官
通行勘處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寧
化僖順王妃趙氏所奏大槩以鍾鎭革爵婦孫奇
淝管理府事蒙
朝廷存留正軍一百名同餘丁俱與使用極知感
激但前被鍾鎭奏討餘丁八名今鍾鉅又行比例
奏討若仍行分撥誠恐各將軍援例具奏爭無了

時意在別嫌遠疑以杜將來切惟
朝廷宗子冊封爲親王親王之子爲郡王郡王之
子爲鎭國將軍先前親王初封之時俱有護衛而
郡王只撥與校尉將軍止撥與儀從或親王篤愛
其子將護衛官軍奏准撥與郡王使用郡王篤念
親親將軍餘撥與諸子將軍役使此出一時私恩
非
祖宗舊制今寧化王府一所官軍既已盡數改撥
太原左衛其一百改作校尉又係
朝廷特恩存與寧化王府之數不係先前全所官

軍攙法論理固難分撥若論祖王遺愛先已撥與
役使年久一旦革去人情不堪似可量撥故前此
鎮國將軍鍾鐮奏蒙撥與餘丁張七十等八名查
正如此續該將軍鍾鉅又奏討校尉劉聚才等一
十五名本部又經通行山西鎮巡等官從宜勘處
未報今僖順王妃趙氏亞慮此舉若再分撥將來
各將軍一定爭競不已事無了期以此懇情奏乞
定奪固爲有詞但查無勘報緣由難以上請定奪
合無仍行山西鎮守巡撫巡按等官會同三司掌
印官員作急將先次鎮國將軍鍾鉅并今次僖順

王妃趙氏所奏事情從公併爲查勘要見將軍鍾
鉅於懿簡王存日曾無奉有祖王遺旨親筆手書
并奏該何衙門勘合撥與軍餘若干名役使係寧
化府見今存留正軍一百名改作校尉餘丁內何
人係是原撥人數惟復止是援例奏討別無前項
執結緣先次撥與鍾鐮軍餘八名以其在有都察
院勘合奉僖順王妃趙氏及鍾鉅親書手批爲憑
方纔撥與今鍾鉅所奏若不曾奉有祖懿簡王父
僖順王遺旨親筆手書并該衙門奉行勘合爲照
俱不必輕易分撥以啓爭端前項事情務在勘查

明白計處停當免致再行奏擾具日將勘過緣由
會奏前來以憑另議上 請定奪再照寧化王二
府宗室蕃衍細查前後各起奏詞內開僖順王第
七子除鍾鈵革爵鍾鏌等三位俱故外其鍾錆鍾
鐮鍾鉅三位見存及查本府踈孤將軍見在者三
十餘員後封者尚不計數今次鍾鉅既比依鍾鐮
事例奏討前項校尉其後來將軍豈不亦以鍾鉅
爲例奏討餘丁役使此時若不通爲定奪未免向
後連章具奏紛爭不已非惟煩擾
朝廷抑且殘傷骨肉甚非盛世宗室美觀合無行

移山西鎮守巡撫巡按官員行令布政司轉行晉
府長史司啓 王知會仍行寧化王府今後各鎮
國輔國將軍但不曾奉有祖父遺旨親筆手書并
各該衙門分撥與軍餘勘合見存爲照俱不許妄
行瀆擾煩瀆
聖聽仍將原奏立案不行以後奇遇襲封若情愿
將今存留校尉餘丁量撥與各將軍使用以厚本
枝以篤親親不在此例緣係議處王府奏乞定奪
分撥校尉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
便弘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

馬等具題奉
聖旨寧化王府存留正軍一百名係 朝廷特恩
今後各將軍不許奏討分撥鍾鎮餘丁八名已撥
與了罷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兵部職方中之下

劉大夏言行錄
覆陳邊務事 劉大夏
題武舉事 劉大夏
為達賊入境驚擾人民事 王瓊
為建言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 王憲
上禦戎疏 李賢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一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職方中之下

劉大夏言行錄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　南策以中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使者家數被捶若
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沮之事遂
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
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公曰朝鮮貢自鴉

鶻関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
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直
恐貽他日憂卒不從虜數寇雲中邊師失律中外
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
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
為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
稹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參政奉　勑
巡視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乏千勢卒難就理公
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

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具用
其餘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舘而親督察之不半
年海道肅然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粮草告乏公以
戶侍簡　命經畫須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粮
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
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
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
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
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識內外官員參
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

上俱往告糴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
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千百石者草千
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牽為市轉買邊上
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既立有粮草之家
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
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壬戌陞兵部尚書時邊方告
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於
太宗恭令將領兵遂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
稍違節制兵甲萬餘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
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
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粮從征有行粮何以至窮對曰江

南衛所困於粮運江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
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授問
策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衛設都司統五衛仰
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擬將保定兩班
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勑京營都指揮戴徉往任其事乃有造飛
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
所爲耳修　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
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利而爲也
即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爲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
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鈺以老辭位朝廷每
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
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
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弘治癸
亥四方奏災異幾旬四五月無雨公引咎求退且
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
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於私役做工三曰
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
業五曰邊軍民之力運粮而盜食者衆六曰盤生
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
太監舍餘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陛
賞彼於勢要十曰禁衛苟且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公爲兵部尚書序梁轼公爲左
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
封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
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
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
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
未免各懷愧惧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
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嘗私害物者比乎公
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頭行是亦前代斜
封墨勅之類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
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奉
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
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
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
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廷奏事公至跪御榻前
上輒省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
畢復來侍

篤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
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
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
入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
監踪蹟疏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
第一榮何敢敍賢也户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

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獄
有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公頓首近有旨釋李夢陽中
外懽呼聖德如天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閑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
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
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獄撻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
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

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讞重
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
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
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
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
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事恐亦出此似未可深
責也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
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
化弘治已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
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
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
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
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
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
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

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
其利博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
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於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蹈其失懇
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
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
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
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
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
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
卿所舉之人也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
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商與參決所議事
雖貴近左右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
人玉帶蟒衣元寶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
廊廟英賢湖湘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公在兵部議革騰
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宮府數
百萬近倖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於今
上將及禍太監寧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進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
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宮公者昌言云抄劄劉大
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蕃毛總兵銳獄詞
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校逮公千
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雖以酒器為賭彼堅却不受
八月至京繫北鎮撫同繫者教公行賂為求生計

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
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於朝堂屠左都
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
司比附守禦官無馭無方致所部軍人犯叛律充
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獄為喜買驢
雇車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都城日
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籃進果
食亦有焚香默禱曰願公生還者己巳四月到配
所即買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以
侍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

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
風霾蔽天寧夏自鐇叛亂肆赦天下公得釋歸八
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
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
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
國先民之遺軌也

發陳邊務事　劉大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金洪題邑節該奉
勅延綏寧夏地方西北重鎮近來虜賊不時犯邊

覆　勅巡撫等官整理邊備未審有無停當今以
爾巡按一方特命就彼閱實爾須查照兵部題
准事例躬親遍歷將官軍馬匹器械墩臺等項務
要逐一點檢及大小將官賢否從公訪察具奏以
憑處治欽此欽遵臣猥以凡庸謬叨委任使棒　命
奔趨無遠弗屆隨處巡察於事粗知除將兵部題
准事例另行造冊具奏參究外然千慮之中僅而
一得忘其愚陋謬謂可行謹條為十二事瀆冒尊
嚴倘蒙采納俯賜施行區區芹曝之誠豈勝忻幸
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查
得奏內護存積省轉輸二事另呈移咨戶部徑自
覆奏外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金洪所奏後開
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歷其地奉　勅閱實
聞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議擬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風憲官員奏陳邊務及奉欽依該
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七年正月
初七日本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准議　計開
一嚴燒荒以安邊臣聞虜之入套必視芻牧前年

因被人馬踐踏鮮生去冬以此俱各過河
去訖每年霜降例該榆林寧夏二鎮官軍分出
燒荒訪得俱各虛應故事十分燒不及一止是
捕生打草而還以致芻草茂盛得以久住為患
邊方貽
聖明西顧之憂今幸套內無賊臣愚合無行令二
鎮各差勤能官三十員各帶人馬二百餘名委
副總兵等官分投各賚五十日糧徑至河邊分
畫地方埋立樁木各將一半架梁一半點火燒
至邊墻務要盡絕并差官把守入口盤檢牲口

草束完日撫鎮等官各帶領軍馬查驗以十分
為率三分未燒及查出捕生打草者即係守備
不嚴各問罪畢日革去管事差操五分未燒者
降一級止燒四分以下者降二級若查驗官互
相扶同河凍賊復往奔俾責有歸則令嚴弊革
師不勞而賊自退矣　前件查得每年秋深草
木乾枯之時本部請
勅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
無賊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
荒已有當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中間

虛應故事誠如本官所言者欲於燒荒畢日重
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該本官所奏之意則
是套內賊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
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都御史務
要盤撿有無牲口帶來者日後達賊在套或近
邊住牧就遣夜不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
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境
燒荒將官指實參奏拿問本處有入寇失事
緣由依擬降謫
一修城堡以固邊臣至寧夏中衛查得本年二月
十六日被賊傷虜程伏山等三名二十五日虜
郭阿榮等三名三月二十日三次烽砲不曾入
境二十三日殺虜胡成五等一名四月初九日
虜范達兒一名五月十九日搶殺男婦錢通等
一十四名口牛馬羊共六十餘頭匹二十二日
虜夏細奴等二名今六月十九日又殺虜湯官
音保等六名官馬一匹每日辰時掛旗始放人
生理申時收入止是三時三時外又節被擄出
搶殺地方實是迫切其乖覺官俱辭別差朵避
止將無用官及總旗等巡山以致節次誤事又

自鎮戎墩至定西墩二十餘里失打邊墻下有
白渠一道今亦湮在臣事完欲從勝金閘往寧
夏又據該衛手本開閘外石空寺至棗園堡共
一百三十餘里自弘治十四年至今達賊出沒
道路不通臣嘗詢問生員人等皆言山後之賊
本無百數成羣使烽砲嚴謹豈敢時常撲出先
年韓玉為參將五年賊不敢至茲巡山非人法
度漸弛故耳及至寧夏又查據慶陽府同知張
賢呈稱本鎮北邊鎮遠關內原有黑山營每年
撥兵三百員名北可以守關南可以為平虜城
應援近今一向棄置不守弘治十四年十一月
內被賊燒毀營門去歲平虜城搶殺數多若此
營尚守豈敢深入臣愚以為前項渠墻應合挑
築烽堠嘗得謹嚴而此營不可廢棄又從靈州
至花馬池近今添設毛卜剌等堡新舊相去不
過二三十里若守之以兵委的声勢聯絡足為
捍禦又至榆林舊安邊營查得本營東至寧塞
營西至定邊南至新安邊營各九十餘里地勢
平坦原無邊墻實為孤懸難守臣愚又以為宜
築墻一道與兩邊舊墻相接其東西二空仍各

添築二堡每堡撥軍五六百名按伏就將墻下
地分與屯種暫免起科以安其心庶幾防守有
所憑藉合無將臣所言再加酌量務要選委賢
能謹嚴烽火添築墻堡戒飭縱弛則廢墜復新
而邊方有賴矣　前件除寧夏地方殺虜人畜
緣由已經節行巡按衙門查勘去後未報及查
得近爲陳言緊急邊務事該延綏守臣奏稱本
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行修築邊墻
等因文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勘議具奏
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於選用巡山官員
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
總制尚書秦紘公同二鎮守臣一併查勘備由
具奏

一揀將才以鎮邊臣看得夷狄爲患自古皆然惟在
用將之得人爾近將吳江充總兵李祥曹雄充
副總兵衛勇充游擊包琮充參將選用得人邊
方稱慶將來必成禦虜之功臣於各邊與各將
官相接及詢老事功略有所知不敢隱默謹昧
死言之先致仕今復視事參將王戟處死地而
得生臨事機而知变軍旅服謀胡虜問姓把總

舊安邊營慶陽衛指揮僉事魏鎮處孤懸之地
有禦敵之才虜不能犯人樂於用榆林營司綏
德衛署指揮同知藍海發身行伍熟知險要驍
勇絶倫謀略足用寧副總兵傅釗初起納粟屢
奏非功遇敵雖怯啚利則勇廣武營協守神武
左衛指揮同知張翼處事乖方致人不服本無
將領之才大炮貪殘之議守備花馬池參將馬
隆讀書尚禮知務識時但怯懦自甘所習戰陣
非其所長當此要衝屢致悞事榆林游擊將軍
姜漢臨事有幹遇事知嚴但平昔不曾見陣一

旦責以難爲任非其人恐致壞事況傅釗馬隆
張翼見被參提人數但事情牽連卒難杜絶即
今河東在適正係選用之際倘蒙俯聽將王戟
魏鎮藍海漸加進用將姜漢取回腹裡別任將
傅釗馬隆張翼放回原衛聽候另參則與奪得
當而邊務有賴矣　前件看得本官闗視地方
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
帶爲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虜賊過河要人隄
備已經奏有　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隄備
候賊情寧日照舊問結去後今本官又奏前因

緣成命已下難便更改除所舉王戩魏錡藍
海寨俟聽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
將官器度宜當俟其後效傅釗張翟既稱其怯
敵畏刑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尚書并各該
巡撫都御史再加詢訪的確俟各官問結之日
另行具奏定奪
一放土軍以信邊臣在延綏等處揀各土軍告稱
前蒙榜招內開有警殺賊無事歸農今通留在
官並無營房住坐節被各官剋剝又無征操虛
費倉糧月以幾萬計且荒蕪田土拋棄妻子不

得安生及各軍戶人又告稱先年應募多被各
官畏懼逼迫貪要賞賜不拘老少盡夫投充拋
土拋荒粮差存累又被囑告各官日逐勾攝幇
貼盤纏多有逃走及縊死者願將原賞銀兩送
還疎放又有告稱原投軍人有死亡有逃走有
冒名有因讐捏報者先年不曾查審今一槩將
無干戶丁勾替無辜各等因臣看得前項軍人
非自外至皆近邊之民今民半爲軍而粮差不
減又增幇貼之累軍久拘官而妻子無倚又受
剋剝之害失此不爲處置恐軍民俱累矣且失

信邊人後有調遣誰肯樂從臣愚合無將各軍
人清查明白造冊在官着各甲老保領盡放歸
農冬月拘操訓練支粮有警仍須奏 請勾取
不許捏作願留及追取幇貼其死亡者官爲相
驗除豁逃走及冒名捏報者着各里老拘各正
身并父兄子弟代當不許將無干人戶擾害則
兵寓於農而公私兩得矣　前件查得先爲急
募土兵以禦虜寇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
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關與軍器
各隨衛所營堡食粮就令原招人員督習武藝

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其餘分作兩班每
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三箇月該
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參
奏究治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彼處守臣奏稱
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將各軍
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今該前因緣御史金洪
親歷其地據告真情槩其告稱比先招募之濫
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願將原賞銀兩
送官疎放中間難保其無捏作願留及科擾役

使之獎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尚書秦紘
候邊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者實官員各赴二
鎮將原招軍士逐一淸審明白仍査照　欽依
事理除看實甘心願留補作游兵其餘俱令
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春輪班操備夏
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賊情一面行移巡撫巡
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
間査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所補者聽詭
名捏報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子
弟項當仍將審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

會若査有科擾等弊應拿問者拿問應參奏者
指實參奏
一教騎射以禦邊臣觀虜之所長騎射而已我之
所以不能勝之者豈力之不足耶盖有由也臣
近於各邊將各軍官并報出能騎射軍士比較
賞罰步下者百中不過一二馬上者全無彀知
虜之所長乃我之所短故見之先怯怯則潰無
疑矣若操練精熟自挍我之技能足以勝之何
惧耶今各鎮運官知稽勉而已虛使而已及至
教場不過下營走隊放砲飲酒虛應故事知有

練之者誰耶臣愚合無兵部定以遠近馳驟之
法行令各鎮等官今後務要依法嚴加訓練該
操時月本鎮官親詣教場遠處委能騎射官員
毎日比較十隊或六七隊量加賞罰周而復始
其下營等故事十日半月一舉至將欲操之時
該部仍奏差知兵郎中等官將各官軍逐一比
驗一隊之中以十分爲率能騎射者有六分之
上將管隊官量陞支俸一級不能者六分之下
量減支俸一級官亦如之如數內軍士果不堪
教退出別選戶丁應當無戶丁者改與別差明

年再驗如前而賞罰之及各撫官亦視官軍能
否具數請命於上則上馬精強而虜聞風知惧
矣　前件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
職業今御史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
知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都御史因何扶同
不言況事在人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
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官今後
務要嚴督副參等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都御
史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具行賞罰若將
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事即便具

實奏　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射
不熟及詢訪將官上知掊剋私役者指實具奏
本部將巡撫總兵一併糸奏取自上裁
一節工役以逸邊臣查得巡撫寧夏今致仕都御
史王珣節次題准於寧夏開西首渠靈州開金
積渠灌田沮賊其西首渠功費重大年久不成
方纔停止金積渠至今陸續挑濬已經三年未
曾成功臣親至其地詢問地方人等及查考工
程并圖様原議開長一百三十里計夫七千餘
人俱自備飯食伯積金山口多石難於施工本

年春間本地夫二千八百餘人挑濬一月止開
二里七分況南首地高於水一丈有餘不能灌
漑直至中間方得水利功又難成訪得先年有
盧千戸者久遠不知其名看得本山腰間水勢
高起一丈建言欲用石匠三千名多取柴醋等
物鑿開一道過水廒與地相等得潴水利因是
功程浩大不曾准行本官惧聽傳言不度水勢
欲於山口開渠心雖爲民今反累民況當虜寇
出没之餘修城築堡運木轉石月無虚日有何
豐積衣食能自備施工臣愚今無將此不急之

役暫且停止候年豐賊遠令有識人員仍依盧
千戸所擬處置施設庶邊人不致重擾矣　前
件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議過本邊原
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見通水利可遏賊路惟
山邊一渠内地方似爲虜境欲將舊渠挑成河
塹以限胡虜多得地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
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御史再
行計議如果決能成功保無後患候來年和暖
之日哨無賊情然後興工迄今三年之上未據
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高於水不能灌

漑山口多石功亦難成所採寧夏久人疲未蘇之
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尚書秦紘移文該
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於施工徒勞無
益即便停止咨報知會
一用精鋭以助邊臣在各邊累見虜中走回人口
詢問詳細皆言被虜男婦多有思歸流淚但曾
來嚴謹惧怕者不敢走愚魯者不能走及走而
被趕及殺死者亦不知其數幸而至墩下實出
於九死一生且又有能取其馬同來者實非猾
壯乖覺之人有不能至今止量給衣糧送回其

家甚至有貧無依倚者不無阻其來歸之心臣
愚以爲此輩日與賊接膽大氣壯又頗有識始
能脫身若收而爲兵必精銳士也合無今後在
前項走回之人在虜過一年之上者俱令就彼
便所收入隊伍聚與糧賞觀其才而進用之則
未來者聞知而動心既來者知感而思報矣
前件查得各邊遇有虜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
鄉貫者送發寧家先聚免其雜差係見行事例
今本官奏要將前項在虜年久走回之人俱令
就彼便所收入隊伍聚與糧賞是亦選用精銳

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虜日久自意骨枯草
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脫死生還情難
一槩強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巡官員今後被虜
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銳情愿在邊殺賊
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
照舊例施行
一分地方以理邊臣至寧夏榆林兩邊見俾寃理
枉及告贓官汚吏者紛然沓至除量情施行外
但所轄地廣一年止可一至其餘月日前項軍
民不過飲恨吞声俯首順服而已彼非無官終

是日久人情稔熟必須布按二司守巡官府常
巡歷禁治緣先年所定地方將巡慶二府二十
四州縣并兩邊通屬河西道寧夏西路至榆林
東路該二千餘里中間城堡數多又有二府州
縣事務豈能周悉今關西道止理平鳳二府十
八州縣比之河西道地方不及一半況固原州
至韋州不過二日已是寧夏之境又自韋州至
靈州適當寧夏之中臣愚合無將關西道分管
寧夏河西道止管榆林則地近小而易於巡行
仍每年各至四次及年周查無半年不完事件

方許更替庶伸訴有所而奸頑知警矣　前件
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地方便利方可責成
今關西河西二道既地里遠近懸絕難於遍巡
則一方庶務何以督理而貪官汚吏安知警俱
御史金洪所奏亦爲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
都御史再行斟酌奏內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
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員遵守施行
一慰死事以勸邊臣查得榆林柏林等堡被賊射
死指揮孟紀千戶劉寵及軍士一十七名該太
監苗逵題該兵部題將陣亡并殺虜軍人各賞

銀二兩將孟紀雁龔男係送前來定奪似此人
心知奮後曹雄等略獲微功臣親詣孔坝滿令
問斬罪都指揮楊琳設事之處訪得內有西安
衛前所副千戶湯璽強弓善射矢無虛發賊衆
衝東卒呼之而射退西衝亦然矢盡又取人之
矢射之斃虜不知其數後賊突入各斫首受刃
彼方慷慨自刎至今遠近為之痛惜恐有不實
審據同隊指揮使允鉞開呈相同臣又訪得各
墩臺夜不收并發高瓜空公差人等當直而出
必與其家相向而哭幸而無事則市酒殺焚紙

錢而奠之豈其得已耶中間有被賊搶殺者妻
子分散父母無倚彼皆因公誠為可憫臣愚以
為欲致生者之力當施死者之恩又查得湯璽
無子而貧母妻見在賃房住過今止躬襲職合
無將本官量給月米養其家屬或贈與官職以
旌其能及今後公差人役有被賊搶殺者官給
銀五兩以安其家其陣亡及被虜殺之人仍依
兵部所定廢死無所憾而生知所奮矣　前件
查得孔坝滿死事官軍近該總制尚書秦紘具
奏本部議擬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朱胃妙齡武臣許慶湯璽各贈官二級仍
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着查明
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得本部
題　准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賊殺死者
賞銀五兩埋葬有子孫者陞授一級止有父母
者加賞銀五兩虜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
今本官又奏前因緣各查有前項題行事理難
再別議合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
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今後有公差夜不收
被賊殺虜者照例具奏施行

一分賠補以恤邊臣看得陝西各衛官軍騎操馬
匹隨補隨倒中間有因公事而騎死者有因私
事而騎死者有急病而不及醫或醫不效而死
者有知病而不與醫者有扣減草料而死者止
給椿頭朋合錢外俱各追賠以致變易田產鬻
賣妻子實為苦楚近今寧夏衛分又不照前例
每倒死馬一匹不問緣由止追肉臟銀一兩五
錢官與買補榆林衛則槽下死者追賠公出倒
死者不追給與官價買補又多被侵減及捏報
又不追椿頭朋合等錢臣愚以為不究倒死之

由一槩追陪事有無辜者在一槩官爲買補又有辜免者存况肉臟椿頭等銀無處查考非但事體不一抑且法令失平合無行令各鎮今後倒死馬匹務要查驗明白每馬一匹一以十兩爲率若是因公走死即令免陪止將皮肉入官若是醫治不痊并不效者終是本管失時所致連椿頭肉臟等錢陪銀五兩若是私事走死及病而不與醫與和減草料死者照將月粮扣算不許抑勒戶丁幇貼或椿頭等或不敷給發亦照數筭除其先前倒死未補馬匹亦照今擬查

追鎮撫官將追出銀兩徑自差人買補亦不許給與各軍以致侵尅仍令管馬官員用心提調若是倒死數多查究治罪年終將死過馬匹造冊送部備照庶情法兩當而人無怨咨矣　前件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賍燒荒等項公差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備椿頭官爲通融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令六箇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椿頭之例倒死馬一都指揮出銀

三兩指揮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御史金洪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爲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喂養膘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賊等項致死者免其陪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椿頭銀兩貼助朋合銀兩買補其

有爲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仍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

題武舉事　劉大夏

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先於弘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該本部題武舉事例節該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三年一次舉行其餘制度有未備的你每再斟酌議處來說欽此欽遵今照正德二年例該武舉開科但各處起送應舉武生到

部者尚少及入試未有定期法制俱有未備呈乞
議處等因案呈到部切惟文以潤敉太平武以戡
定禍亂文武並用誠治世之良圖保邦之要務也
洪惟我
朝開設文舉每三年一次大比藩省鄉試在秋八
月舉行京都會試在春二月舉行今武舉止行於京
師而掄材授官與會試相同却於鄉試之後舉行
事不相類況文舉法制行之既久而程式俱備科
目得人以資世用武舉法制行之未久規矩未定
取士疎畧無補於時合無將武舉入試日期定於

文舉會試之年如二月初九日文舉頭場初試十
二日再試十五日終場武舉合當定於當年三月
但文舉　殿試在於此月誠恐日期相碍合無將
武舉初試定於當年四月初九日頭場射步下箭
十二日再試射馬上箭十五日答策終場其餘凡
命官司試供給揭曉引見謝　恩宴賜等事凡法
制有未備者俱聽臣等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掌科官掌道官公同會
議停當逐一條陳上　請定奪頒布為式遵依舉
行庶使一代之法制以全而四方之英武信出臨

器任使而真才不可勝用矣等因正德二年十月
初五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月初
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府部等衙門太師英
太子太師英國公張　等議得武舉之設將以延
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遊弛之才
其事在所當重者臣等詳著於後蓋古今治天下
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
藝凡
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二者式

並用而不可偏廢者也我
朝設文舉以求士品式詳明恩禮優渥誠足以備
一代之英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闕閣以及草澤
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自大
僚以及庶秩大才足以充大用小才足以充小用
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
內或隸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
方面之長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
饒康　善
祖宗以此遴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美矣但求宗

止於武弁一途謂名武臣者便可爲將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稂莠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

旅樂毅出於蹤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辱於假子凡此數人當時非有識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非在上者搜揚而駕馭之其錮一生於無用之地者間亦有之此臣等議得武舉之設將以招徠豪略之士收拾跅弛之才其事不可以不重者此也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懲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

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唐室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宜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臣等議得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其事不可以不重者此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承　陛下旁求之心下

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叙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　恩禮宜從優縟今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故事參之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鄉邑查審明白屬軍衛

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從
巡撫都御史并巡按御史考試其南北兩京亦令
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
人材如果謀略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
部會粹數目　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
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
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
以上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
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
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再照先年事例在於

教場內試策但地方曠闊與散雜處耳目稍難
於關防今令文場席舍內試之差撥官軍防守先
期請　命翰林院官二員爲考官給事中并部屬
官四員爲同考試官監察御史二員爲監試官臨
期　臚
陛辭入院試卷皆彌封謄錄編號上寫馬步中箭
若干送入內簾看詳分亂等第其答策有能洞識
韜略謀猷宏遠作論有能精通義理文法整齊參
以弓馬俱優者列爲上等策論頗優而弓馬稍次
者列於中等之前弓馬頗優而策論但能粗知兵

法直說事狀文藻不及者列於中等之後其或策
論雖優而弓馬不及或弓馬偏長而策論不通俱
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考試日期若遇風雨恐
騎射不便隨時改移及照禮請考官該用表裡下
程入院管待茶飯并試官簾外執事官應試官生
人等飲饌等項合無本部於欽官柴薪皂隸銀兩
支給五百兩順天府領出兩平買辦供給造冊繳
報其紙劄梨板刋字表背人匠行三法司并順天
府閱領應用試畢將一應有事於場屋官員并中
式之人照依文舉事例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

之優者裝潢成帙題曰武舉錄刊錄進呈上塵
睿覽仍出榜於兵部門首張掛臣等次日早引赴
御前叩頭畢預事官俱赴中府用樂筵宴其筵宴
亦照文舉廷試事例預行光祿寺設辦宴名預請
欽定并請　命內閣重臣一人主席宴畢該營備
鼓樂職方司官二員送武舉第一人歸第其中式
官生陞級加俸作論一道答策一道馬上中四箭
以上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官員於本職上加署
職二級其第一人若係百戶以上官員照例加陞
若係百戶以下舍無不爲常例授以千戶職銜就

送團營賛畫以示崇異其第二名以下總旗授以
試百戶小旗生員舍人俱授以試所鎮撫軍民人
等授以各衛試知事俱月支米三石作論一道答
策二道馬上中三箭以上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
官員於本職上量加署職一級總旗授以署百戶
小旗舍人俱授以冠帶總旗生員授以各衛試知
事軍民人等授以試巡檢俱月支米二石通送京
營總兵官處量用把總等項職役用中間有願
回原籍者咨送巡撫官處照依品秩委用此制一
定庶法度昭宣足以備藏器禮羅出衆足以淑人

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應
詔而來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大者建立功名
次者攫取榮顯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彀中
矣
陛下屈臺策而用之何憂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
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
假捐羅而思嘆惜才於異代也哉其入場關防條
件臨時出給榜文曉諭所有合行事宜俱各開欵
於後緣係議處武舉事理未敢擅便正德三年正
月二十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月

二十二日奉
聖旨准議行
　爲達賊入境殺擄人民事　王瓊
本月二十日巳時據羽林前衛正千戶苗世英口
報蒙委本職見在西山齋堂清水等社掏取水炭
本年七月十五日卯時分忽有達賊數十餘騎不
知從何關口入境到於宛平縣地方清水社齋家
庄等村殺死民人張迪又到塔河村清水等村殺
死民人李敬進殺傷男婦六名口搶去男女十數
名口牛羊騾馬不知其數人去跟逐瞭見達賊不

知騎數在於洪水口地面安營本日又見達賊二
百餘騎從沿河口三岔等村搶去騾馬牛羊不知
其數見住地名黃草安營況係腹裡偏僻地方住
居軍民俱係宛平縣當差人數今被驚擾朝不保
夕雖有邊口守把官軍俱不敵衆以此稟知等因
具報得此臣等料得前項賊情係白羊口同日犯
邊達賊今已過五日前賊或已退出況劉暉等領
出軍馬出口巡振軍威彼賊聞知畏與截其歸路
不敢深入但恐賊勢衆大宣府官軍盡數發出彼
已輕視不與萬一聞知劉暉等所發軍馬數不上

萬劄營不退復入侵犯逼近京師若不急早預傳
不無倉卒失措合無本部差人催促原差巡捕部
指揮表傑王佐等并順天府委官照依原擬上緊
分投前去各口及前項齋堂等處地方往來巡哨
安撫人民但聞賊情星夜飛報本部一面差人賫
文送與都御史臧鳳督委官員但係達賊道路添
軍防守供給口粮不許失誤伏乞
聖明軫念胡虜勢衆軍情難料必須有備庶免無
患乞　召提督團營內外官面諭令其作急計議
挑選精銳有馬官軍作爲奇兵每三千名委將官

一員管領關給馬疋火器什物各與賞賜整辦軍
裝戶部上緊措備本色草料價喂驃壯馬疋并合
用口粮俱預爲辦完一遇警報即時出城相機截
殺仍多選步軍關領盔甲旗牌火器并戰車就於
教場演習下營預立陣法演習指熟遇警即發出
城各關廂相視便益地勢安營固守一則防護關
廂軍民不使擾亂一則將官所領有馬奇兵往來
截殺有所繫御相機行事保無他虞前項統領奇
兵并管安步卒下營官就聽提督團營官計議推
舉奏　請定奪若見在團營內坐營官不敷許令

各營并見在京閑住等項堪以委用官內推用不
必拘泥常法本部通行各衙門大小官員除本部
已奏行事件外但有禦虜長策本部智慮所不及
事宜并知有應用將官俱聽明白直陳所見共濟
時艱緣係整飭兵備防禦虜患重事未敢擅便等
因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
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您所陳各項事宜便行與各該衙門官員
着一一依擬舉行共圖有備無患毋得輕忽慢事

爲建言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王憲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山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晷奏
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
可言之事亦許直至
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欽此欽遵幸
逢
聖明在上仁孝天成敬一日臨天下軍民莫不共
仰洪休謳歌太平之盛也但邊徼相去遼遠其情
或有未伸臣思知害不舉罔非人臣懷忠事君之
道臣係陝西西寧衛軍生切見西寧地方原係番

夷雜處之地洪惟我
朝太祖汛掃胡元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
設立衛所名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
漸爲備具于是西番進貢達賊潜踪雖係邊境之
地實同腹裡之安西海出魚塩之利山澤滋馬牛
之蕃金礵事産絨貨皆多其城南有李斯牧川其
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上脉肥饒甚堪
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場委積茶
馬之政興也至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名嘆亦卜
刺阿尓禿厮黒刺麻三種深入侵奪前利西番每

被擄掠臨城往往搶刼軍民不息戰爭以致地方
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爲泛常臣在此生長每罹
此患頗知山川險阻沖理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
曾言於楊總制郭兵備設立邊墻榨子畧爲防備
臣切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衛所以來原無達賊
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爲因失於不備之初仰惟
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
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
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渕於鄉人而已所以踵
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猥無涓埃

之補若不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賊貪婪益其熟知
山川險阻竊窺中土盈虛致使邊鄙狼狽唇亡齒
寒雖勤兵馬勦殺臨患難以備敵又况西寧正南
通四川松潘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
北通甘肅凉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
三關大同宣府爲達賊來往之路於此可以設險
固守况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
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勞軍馬錢粮難以防
敵往往失於不備念臣每慮邊疆被害存心非止
一日惟願　皇圖鞏固而軍民息戰爭之勞也臣

離家五年思親年老欲要奏告因家尤恐路途寫
遠經遇達賊深爲未便進退兩難實不得已臣因
山西三關大同達賊声息又言於黃巡撫陳廉使
陳提學欲嚴設備緣係邊情重務未敢擅便今臣
親奏伏望
聖明遠紹
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　勅兵部議處
轉行山西陜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
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於雙伯羊川等處揀
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

民屯田之良策不戰自聳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
寧為然也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
川等處於達賊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守
固使達賊不得窺覘中國之境於以壯　宗社億
萬年無窮之業而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為此具
本并地理圖説費謹具奏　聞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説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
為採訪邊情䇿為救濟事該提督軍務尚書王
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名作為
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

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
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
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
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
肅州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為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
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
務分巡西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凉諸
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緣坍塌不修或竄逃不守
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間有挑空

壕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賊衝而未必盡築有斬
截山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
寨一併踏勘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復
之後各於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丁
就彼習射仍於適中去處築打小堡挑剳壕塹置
立吊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
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為修飭邊防以禦虜患事該巡按
御史方宜題稱蘭壯甘京一帶倚山為險而墻塹
但有未為欲於沿邊要害去處添築營堡以藏按

伏并游擊之兵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
守官詳議叅酌時勢有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訓導方仕舉奏稱西寧地方西
南有李斯牧川西北有雙伯羊川土脉肥饒甚堪
耕牧乞要議處轉行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
處人民有罪發去充軍於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
城以禦達賊及欲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
體設險固守一節為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
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

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於雙伯羊川等處建立
衛城事體重大況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
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難遽議擬相應勘處合
候　命下本部移咨甘肅巡撫都御史會同總鎮
等官參以前時各官所議查勘前項地方果係衝
要相應建立城堡議處明白具奏定奪若本官別
有情弊假以建言爲由妄行奏擾亦就逕行查究
其有罪人民編發軍伍合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北直隸各該巡撫及各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
史查照前例申明舉行及通行各邊巡撫都御史

查議各該邊鎮如有通賊衝要地方應設城堡控
馭者一體查議停當奏　請施行緣係建言邊情
嚴設備以安地方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嘉靖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子太保
本部尚書王　等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上禦戎疏　李賢

近因虜使來貢索要使臣文武大臣進言遣使相
答節奉
聖旨今朕嗣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強兵以報讐雪
恥思與虜絕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虜
往來非朕本心不允所請咨爾大小文武羣臣其
共計議長策果當如何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
空言苟保身家而已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仰惟
皇上之志欲報讐雪恥諄諄告諭臣下共議長策
以副其志而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臣
聞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況列於侍從立於朝廷
則其憂之當何如也臣惟今日禦虜長策惟在痛

敗醜類一場而已不然終不肯退然必待其自發
而後懲之近聞虜寇其志不小東收女直等處西
收回回部落不但攻圍大同宣府而已又欲大舉
入寇豈可坐待其至不早爲取勝之策竊料胡虜
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
其策故也且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攻城掠野勝
之則來敗之則去亦常事也如周之君臣豈無所
用其心哉而備邊禦虜僅得中策秦漢而下往往
無策以禦之臣以愚見度之胡虜所以輕侮中國
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在避其

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
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
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將衛青武剛車之
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
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驅馬臣謂
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
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
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弓
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
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

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已
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
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
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
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
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城
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銃齊發奇兵繼出彼若
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
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

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
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
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
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志何如耳夫
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
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
命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如
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也況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
恩待之可謂厚矣若又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搴

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廷之威此忠臣義
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
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
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
自取敗亡也哉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
必然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
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各廠修造此車不爲甚費
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臣急於獻愚不暇
組織成文干冒天威無任悚惧之至景泰二年五
月十三日奉

聖旨所言皆是護國之心着督軍馬大小文武官員看了采取而行欽此

論撫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恐爲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每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

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倖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飢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仰妻子禦飢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

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脩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歸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膻縱肉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有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

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利是故其來之
不絶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衷則來之愈廣一旦
邊塵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
監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
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
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達官群
聚京師臣常恐懼不遑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
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
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

其未萌之志矣臣才識不遠偶有所見故昧死以
言惟
陛下采納則斯民幸甚　社稷幸甚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
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處之河
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
署為君長與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
胡為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彥
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

矣然天生豺狼虵虺必不生於城郭市井之間而
所以生之者必有其地是固有以限之也則夫聖
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
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
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
厥及降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太宗有
朕不用魏徵言幾至狼狽之嘆由是以觀為人臣
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
昭昭然明矣魏徵曰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
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氊裘之域此前事之明

鑑也雖然此豈但為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
永鑑也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
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
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戀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
戎夷稟性絶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
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奴之
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
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撫之以官爵寬之以力
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
國其於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　國

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
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
多然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
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
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
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於丘壠禾稻
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
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
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
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

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導者此其已然之
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識者
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
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
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
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爲中國禍害
况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
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况又有已
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
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

宗並令渡河反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
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外其餘有
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
米比常伍加多　勑兵部註撥於迤南衛所衛不
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
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
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
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

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
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
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
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
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
化遂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
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
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
風塵之警疆埸之變我之勢方強氣方壯根本方
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

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去留此等之事不能
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
世之永鑑哉然則爲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
十虎之間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
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
如史大柰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
而奮挺不廷爲唐史所稱其尤著勳名者則有如
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但不
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仰惟我
朝祖宗凡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

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
所限制而不得以專焉有合於唐人不用蕃將爲
上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
上之人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
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兵部 職方下之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夏良勝
采納愚忠以全政體疏
勘處倭寇以弭後患疏
請設文武重臣以靖地方事
軍伍之制一 丘濬
軍伍之制二 丘濬
脩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戰陳之法 丘濬
簡閱之教 丘濬
論將才 李堂
論將政書 何喬新
京輔之屯 丘濬
郡國之守 丘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二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職方下之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邇者切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敕諭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
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
警，臨事而懼之盛心。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
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

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愼重老成之名，而
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
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
世者謂之顛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
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
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
之憂虞，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
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
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
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
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知
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
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
用長，三曰簡帥以省費，四曰屯田以供食，五曰行
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
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
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
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
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

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
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
安，猶得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
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
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
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不寒心而早
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
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
有教讀之設，不可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

公侯之才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投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日有急所以遣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含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人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昔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

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節餉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斂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適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蟄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容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

揚矣今客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
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
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
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
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
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
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
千里踣頓捐棄捨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
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

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
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
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
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遂爲聲勢以
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
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
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智士俟時之道王師出
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
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
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

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
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
是
陛下不惟不宜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
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
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
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豈非勢家之子
弟則豪門之厮養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富
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
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爲總兵者且復畏其權力以

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
以不庇乎苟庇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
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
臣願
陛下手勑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
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用頭目之屬悉皆禁令
發回毋使濟援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威振
肅先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百萬之衆徒以虛
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
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

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

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閫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

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諜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賞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於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

幷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掩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爲敵之敗者也右

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閫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專憚法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至於此伏望
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夏良勝

臣聞京師朝廷之心腹也省會爲肘腋也運道爲喉嗌也聯屬一身不容一息之有恙也今天下諸路襲兇鞠頑攻城掠地形諸奏牘而聳觀審遍之地尤爲熾列擁艦斷流國儲多損是猶腹心肘腋奇疾交攻而嗌不容粒縱和緩名流亦或累蹙而未敢一已以取效也今廟堂之上回顧却慮上紆神謨而遣將調兵日復煩擾但重臣迭出非可形破斧之詠而邊軍久役或能啓空壁之疑居重馭輕之勢縱未倒倖而顧彼失此之患亦難逆覩褒夷朔亟奏功籌畫必須預定臣本迂冗下才不通時務然寢食未敢懷安每慚莫效謹以行軍便宜略陳條目未能考古證今豈謂隨機應變然天不以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世有小人而廢聽納如芻蕘之言無一可采伏望
陛下別命多官議處各陳所見昔馬援猶能指示方略而羣虜在目中堂堂天朝豈敢謂無其人哉臣草率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爲此條陳一十二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一凡軍容厚集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爲戍卒

可也選軍足爲鬪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尚須召募死士若謂賊有潛奸摻入者上將也發之太早則絕其歸路發之少緩則墮其計中羈縻散處以計戮之亦足剪其羽翼就中審是脇從微有叛意誘以厚利則兵法所謂因問之術可行也其眞以死士應募者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爲侶或作商賈而被虜或號竊盜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謀皆吾人也代謀伐交知彼知己保無虞也若伺其間隙當酬歡肆淫之際而殲彼渠魁脇從當爲解體若欲交

鋒臣謂此輩皆爲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强盛皆資粮於我不勞賫送坐享肥甘今野無黍稻牛馬之資若傳聖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處俱不得積頓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臣知奪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以成擒也

一兵詭道也正勝之戰不聞久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枝水道艤舟以要其適或遺一矢城中

開門以擊其衝彼之腹背受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爲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爲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値玆秋爽誠彼之利必乘雨而攻之如雷夜取元濟可也况賊屢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厲雜更聲而後即邀然機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去如狄靑於崑崙關既勝而不知乃妙筭也臣恐天下不患有此賊患無此將略而已

一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可以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平定練習將知卒卒知將闔隘可以察奸感聲可以振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勝臣保其必不敗也

一軍士所領器械多係積朽鋒刃者或銛鈍而緩急不利於用筋漆者或敗液而强弱不稱其人神鎗銃石伏弩宜於隘口而非平曠所施臣聞先年海寇施天泰作耗從事軍門者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鉄以火藥與鉄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里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銳我處其明入

虜候變創見亦難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殲艦成功况玆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賊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韁促鐙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比刃而迎之猶足當鋒遂軍游騎分道而馳之乃爲有濟臣觀之傳狄人用車戰而荀吳毁車爲行伍乘爲參伍是以取太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盔甲着身若不能任轉

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擐鞍上馬者鮮矣尚能挽幾石弓執數觔鉄以從事乎況馬雖强壯其所載器械而具巳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草不時損亦良多若素疲瘠又將何如大抵馬上從軍非邊徼素習適爲敗奔所恃賊因得之壯爲騎而瘠爲糧也況經行調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古者濟河焚舟與持糧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是固愼重之意然蕞爾小寇迺爾鄭重擧之奕者此爲喜著也況爵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似非所便嘗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爲懾服者耳若曰德望鎭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詐可使也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爲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之功古今幾見賊之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則必死我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

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如戮莊賈爲徇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爲幸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爲賊阻截良多休息無期劫奪有素萬一賊迺南奔適爲彼之具餉臣意天下倉塲皆朝廷外府若使督運官軍隨船所在官司倉塲如法收貯仍令各衛所官督集運兵何啻數萬或攻或援調遣隨時必待功成賊定方許通關徵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条提警集人心然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者備禦盜賊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備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專以治民而已若有警急其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得已而以文官從事戎伍一有差失便見条劾揆之情法實有不堪況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衝突戰陣救援不及是亦不幸焉耳況軍主於威臣子假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之皮者弁

其皮而亡之爪牙之利更何所施伏望
陛下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圖
死報者矣
采納愚忠以全政體疏
近因本科題爲申明遵復　欽奉舊規以慎選任
將臣事該臣等查看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
管事及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
履歷兵部按季開寫進來以便觀覽欽此及查正

德十年春季揭帖尚存本科以後不知廢自何人
迄今不復舉行乞
勅兵部查照先年欽奉事理將兩京內外武職官
員姓名履歷仍要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及
撫按官舉劾賢否考語備細開造揭帖一樣二本
一以進呈
御覽一留本科收貯每季於孟月一日差官送赴
次日早朝本科掌印官赴
御前與六科官齊題本一同奏進仍乞
陛下留置宮中遇有推用武臣輒賜一覽心助

聖明萬一等因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的是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昨該兵
部覆題行移吏部文選手本每年按季終將兩京
堂上官及在外方面知府以上官姓名履歷開造
揭帖於左順門進呈並無開送該科看得前項揭
帖自弘治十八年四月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以來一向按季開造進呈止有略
節履歷不曾開寫舉劾緣由與吏部事體相同但
本部自來不曾具本隨進以致該科疑其不復舉
行又恐徒存姓名賢否不具雖經御覽無益於事

故有此奏合無今後照舊按季開造揭帖仍將各
官任內曾經大臣等官舉薦及撫按言官論劾者
備開舉劾略節詞語於下無有舉劾者照舊止開
履歷具本赴左順門進呈
御覽等因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竊照該部議擬上言進呈揭
帖增入舉劾賢否考語援之事體視昔加詳誠爲
有益
聖覽矣但臣等待罪該科職在舉正其選用將官
掌科官實與會推之列則凡內外武官姓名履歷

皆當與聞前項揭帖實有不可少者況各衙門一
應奏本文冊圖籍及附選揭帖之類無有不送該
科以備存照查得本科先年原有武職揭帖俱係
兵部開送當時御覽揭帖又發本科收貯所以便
於查考今自正德十年以後嘉靖元年以來進呈
揭帖既已一向留中而該部又不復開送臣自到
任以來凡遇撫按官舉劾將官章疏無不隨手抄
錄以備參考然不在舉劾之列與夫兩京五府各
營各衛官員姓名履歷俱各無從得知是以臣等
愚見宜令該部開送揭帖二本一備進呈以便

陛下省覽一存本科以便臣等查考無非共圖至
公以仰副
陛下知人官人之意非有他也今該部援引吏部
事例以爲並無開送該科殊不知兵部與吏部事
體大有不侔蓋文職官員資格之用有常考覈之
法甚密其在京在外官員三年六年九年給由文
冊合干上司及部院賢否考語題本俱送吏科存
照況一登科甲名姓遂彰一踐仕途才猷具見自
知府以上官員臧否廉穢無不在人耳目者惟是
武職員多缺少蹤跡散漫本無資格可備況都督

總兵以下都司守備以上又皆以次遞選所以易
於僉錄難於選舉苟非出於至公則賢否無不倒
置是以兵部用人必須外資撫按舉劾之公內資
該科糾察之益是雖體統所在固亦職業相關前
項揭帖正宜開送本科況事非難辨理在可從今
乃詞若設難意存靳惜恐非所以開誠心布公道
也再照本科職掌如守衛官軍揭帖刑科因敕揭
帖俱掌科官於
御前奏　進況武職官員賢否專備
御覽比之各項揭帖事體特重是以臣等愚見欲

於
御前奏進以示光明正大之意且宜揚於殿陛之
前是以聳羣臣觀聽有益政體今該部秖欲具本
仍從左順門進呈是使臣等皆不得與聞而本科
全無關涉竊恐行之既久問以非人則異日賢否
詞語可以任意增減搖手掉筆皆足爲弊
陛下日親萬幾何由察識該科之臣何由舉正又
非所以明事體別嫌微也臣等猥以愚陋誤塵諫
垣秖欲勉脩職業以求無負
聖明殊非好名故爲多事但所進往言既蒙

俞旨今該部題覆不為未悉臣等區區愚朴之忠
似非所以將順
陛下聽言納善之美臣等有懷抑塞輙復開陳如
蒙
聖慈俯垂英監少紓　睿思加察臣等所言儻不
致甚乖理道有益國體萬一伏乞特降　綸音令
後武職官員賢否揭帖宜令兵科掌印官
御前奏進該部仍開造一本送科備照實為有裨
治理仍乞宣付史官著為令典臣等不勝幸甚
隕越俯伏俟命之至緣係乞采納愚忠以全政

體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八年六月初
十日題奉
聖旨這揭帖照前旨着兵科掌印官同
旨意類本進覽仍用一本送科永為定例兵部知
道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以弭後患疏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鎮守浙江太
監梁瑤題為緊急夷情及夷人讎殺乘機攻刼致
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翀等監
察御史熊蘭等及該兵部禮部節次題覆但為前
事各節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奉
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刼庫放火殺
人拒敵官兵占據門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
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
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拏解來京但有事之
際且都住了俸着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嚴
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
問明白并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
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覬望推託致悞事

機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着鎮巡等官省諭就彼回還本國
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設夷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
落這事情還着鎮巡等官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
奉
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察巡捕等官
正為備倭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
畏中國法度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

官員擾害地方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
參了來說彼處鎮巡等官并南直隷巡撫都御史
各督所屬用心議處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
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
照舊例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
放火戕害總督備倭官員失事情重馮恩等并張
芹着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回護容
隱賴恩雖無地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
這遭着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情有可憫贈指

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
劉恩及詹尚等都革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
除欽遵外臣等看得前項倭寇敢於中華肆行叛
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
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刼
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爲大
及查撫按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詞多遁情
徵實繳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
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慶賞
宸聽多是曲爲裁荅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

惟賞罰淹留而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
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上國至殺
官兵不服天誅偷生到境仰伏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停首級三十顆及長
箭船隻等物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賫領并將搶
回人口王漾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　闕下臣等
相顧動色殊覺倭寇事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
堂天朝統馭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
棄職守反外夷之不若方且務爲掩蔽苟逃罪譴
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參照鎮守三司守

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
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式舊規嚴設
武備以禁防禍亂寧紹府衛所寨堂申巡捕大小
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
於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
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
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
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却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
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
國號封我東陲舉火自焚舸司差官爲賊嚮導關

師蹭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
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通令
獻賊府衛之官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
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
肆意攻略畢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
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
方面質虜指揮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
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
詞亦曰其間情節隱礙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
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悞朝廷事機下貽地方

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
當時倉卒開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役豈
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兼係裔夷猾夏事
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勅前
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
別功罪等第條詳奏來然後車行誅賞大明黜陟
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
警且懼矣載照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
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

但來入貢事已敗露將實重典乃以金寶厚賂逆
瑾當緣 特旨赦逭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
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
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市舶太監
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
加懷憤構此禍端實爲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
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皆爲謀叛釁所禁絕
伏望 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執獻賊倭中林
望古多羅二名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譯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

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搆禍緣
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僞來歷具招奏聞
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并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
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各一體梟斬示衆仍要
拘審鄉縣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本宗及平日知
情與彼交通貿易或爲嚮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
照依律例問擬奏聞從重禁治以杜後患其餘審
無他情上請
聖裁令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
放令返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

再照臣等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
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
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
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
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
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欵塞惟是倭奴時或犯
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
所以爲備禦倭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
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

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
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
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衛門官
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
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
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大肆叛逆竟得揚帆入
海而去該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
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
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
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照原
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
者即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
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與易置法制之未備
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肅中土奠安可以防海
壖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
諸夷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曰日
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

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
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
否通貢絕約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
查明奏報之日禮部奏請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
在廷群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
人各待彼國倘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擄
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

從外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發
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趙誠奏稱有
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
令日逐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
臣等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勑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中林望古多羅譯審
責令供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
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
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勑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

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
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情譎詐臣測未可輕信
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縱放別有規避其
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合作急查提問罪會
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
況此賊搶擄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
出沒海隩掩我不備決有侵犯剽劫之虞尤乞通
勑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戰艦習占
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震

懾萬方矣

請設文武重臣勦除兇悖以宣國威以靖地方疏

近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化題爲地方事據溫
州府知府丁瓚呈稱磐石衛逃役軍四百餘名各
披甲持刃搖旗吶喊擁入館頭地方將主簿吳來
縛執軍中通判栗廷用逼脇踰垣存亡未見言說
還我扣支月糧方肯退兵本府隨即動取官銀三
千餘兩給領該衛各軍尚未退休等因又據浙江
按察司水利僉事江良材呈稱常州府江陰縣賊
首侯仲金等群聚數百人連艘數十隻刼奪民財

敵殺金坛等縣官兵二百有餘將主簿梁瑾支解
其屍百戶任臣殺投於水賊首雖已就擒人心尚
未見定及參劾鎮江府知府劉可同知徐萬璧欲
先行降調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節該兵部參照覆題奉
聖旨是這各該地方賊情并逃軍致變事情依擬
行直隸巡按御史將失事緣由及有功罪人員逐
一作急勘明奏報仍行巡江都御史嚴督各該府
衛守備巡捕巡司等官上緊設法併力緝捕再有
似前怠慢坐視撫按官着實指名參究來說及行

浙江巡按御史公同三司掌印守巡等官從公查勘磐石衛逃軍因何致變中間必有主謀倡率之人務要訪的實擒拿到官追問不許一槩濫及無辜其守巡府縣掌印管糧備倭把總等官有無激變通同情由亦要追究明白一併具奏定奪欽此續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問行爲海賊擄掠地方事題稱據温州府呈據蒲岐千戶所報嘉靖八年四月初八等日賊船三百餘人上岸擄掠人財放火燒房又有賊船十四隻約五百餘賊登岸殺死民兵方露等十四名口燒死男子陳玩一名殺傷男子孔璉等五名被擄男婦汪濟等四十九名燒燬房屋二百三十餘間塩廒七十五間官軍對敵傷損二十餘人銃傷軍人一名趙亞中及參劾海道副使傅鑰指揮胡璉曹鑾俱合戒飭提問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臣等竊謂前項三事併起一時關係甚大漸不可長誠宜上廑廟謨卓煩區畫以振國法以安人心以防意外將來之患不當視爲泛常祇降督責之旨徒移查勘之文而已也往年北虜大同之變適因首先處置失宜而效尤

者萃起山東河南流賊之禍亦因小警不戒釀成大釁至今國法損於遼陸而隱憂尚在中原疲於戰鬭而車困未甦此皆前日執政大臣謀國術疎往轍可監貽憂宗社言之痛心今日之事以臣觀之發方大耳矧惟

聖明在御仁覆如天英斷若神宜乎威德丕昌四方咸服以坐致太平而守土任事之臣不能仰副勵精重益孤賜今乃叛卒逞凶於海嶠奸民弄兵於江洋且浙江爲天下首省號聲名文物之都當東南財賦之半鎮江常州又江淮之喉咽留都之甸服使浙東之士卒且叛則四方荒徼之遠何以制之江洋之賊不除則南京根本之地不免搖動又況儀真瓜洲爲漕運之門戶朝貢之通衢使此賊益熾則大江南北不得安枕而沿江州郡先受其敝福建經兩藩軍變之後江西當逆濠甫靖之餘實與温州接境况近歲水旱相仍各省存留錢粮大率蠲除官軍月糧豈能盡數足徵依期支放若此風不息則相率爲亂皆得爲辭禍變相仍何所底止此臣等所以獨抱厝火積薪之憂而不敢不昧死爲

陛下言也切照東南都會莫巨於浙而連大海北
控長江領府十一置衛十六田賦物産之富甲於
天下惟是百餘年來武備廢弛民不知兵雖有海
道兵備副使備倭都指揮等官秪是徒擁虛名不
見修擧實效嘉靖二年倭夷入貢自相讎殺因而
封閉城門燔燒官廨抄掠鄉村殺害都指揮等官
横行於寧紹二府所在奔避若蹈無人之境而本
處鎭巡三司守巡及府衛廵捕大小等官束手無
策竟不能擒捕一人乃縱其奪港乘風以去後因
漂泊朝鮮國中始被捕獲國王遣刑曹參判成洗

昌押發前來獻俘闕下臣言時爲給事中深以堂
堂天朝而疆場之臣廢棄職守反外夷之不若因
上疏論劾鎭巡以下等官蒙差給事中前去勘處
庶幾國典少伸今者磐石衛逃軍之變在法尤爲
難容夫溫州乃瀕海魚鹽之區生理豊裕前項衛
分安處海濱軍士坐食月粮並無征調比之西北
邊士困苦危辱相去何啻百倍有司因其逃役扣
除月粮事必有擾縱有屈抑豈無上官可以控訴
何至擁衆稱兵縛官執吏敢負　國家素養之恩
自陷叛逆之罪有司官員不幸遇事但當開諭禍

福宣布恩威自可禁戢何至擅取府庫官銀三千
餘兩與之解和此等舉措大是乖舛長亂滋奸損
重傷體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今又加以海賊犯
我邊防殺人放火猖獗殊甚想像事體更費支吾
及今朝廷不重加處置誠恐法度漸隳則地方將
來恐有不可收拾之患臣愚欲乞
陛下敕該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廵視浙江等處都
御史一員奉
勅前去假以將軍重權兼制隣境將磐石衛叛軍
事情務要體勘明白將主首倡亂之人亟加顯戮

以正憲典不得有所姑息容隱仍令設法勦除海
寇一應地方興革事務付之整理所貴必爲百年
無事之計以分
九重南顧之憂再照鎭江等處江洋之賊本皆鹽
徒賊首侯仲金等即係鎭江先年叛賊施大泰餘
黨訪得近年秪因官鹽法壞私鹽盛行瀕海奸民
始則違法射利繼而乘勢行劫昨因官兵討捕未
盡遂敢大肆跳梁今則支解命吏殺害武臣兇暴
慘酷罪不容誅訪得前項賊船專一裝載私鹽盛
陳兵甲起自海口狼山由鎭江儀眞上至南京蕪

湖九江遠抵江西湖廣大江數千里之內沿洄上
下縱橫出沒隨在停泊略無畏忌而沿江兵力單
弱全無備禦莫敢誰何近該巡撫都御史孫修奏
稱擒獲陳表等一百九十餘名止遺侯仲金等可
以刻期捕絕臣等當時訪聞亦謂失實今幾何時
旋復猖獗所擄敵殺金壇等縣官兵二百餘名殺
害主簿百戶則前項賊徒聲勢重大卒難殄除今
又奏稱賊首已獲臣未敢據此爲真所慮此賊延
蔓不已決裂四出則江淮道梗震驚失業甚非
國家之福爲今之計必須蒞以大將壓以重兵庶

幾勦捕可望盡絕臣愚欲乞
陛下敕察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一員於瀕江緊要
處所駐劄凡沿江守備備倭等官俱聽節制仍令
會同操江及各該巡撫都御史調集江南北各衛
所官軍民兵互相策應先將前項賊徒務要勦滅
盡絕嚴限奏聞庶幾事有專責而巨盜可弭如蒙
聖明采納乞
勅吏兵二部亟加詳議於都御史則慎擇中外臣
僚通達治體具文武才略者一人往膺巡視之任
於總兵官則會舉南北武臣謀勇兼資諳練江防
海道者一人付以專征之責則事變可以潛消軍
民得以安堵且使四方知朝廷施爲法措越出尋
常實爲宗社之幸臣等備員近臣茲事繫安危不
敢默默伏望
聖慈特賜英斷緣係請設文武重臣勦除寇賊以
宣國威以靖地方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這所言說的是都依擬行吏兵二部使會官
推舉素有才望謀勇的文武大臣各兩三員來看

軍伍之制一　　丘濬

臣竊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

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監五代之失而萃兵
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
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
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
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
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
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
一行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

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
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
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
戶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
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通
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
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
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聽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故
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
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
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塡補
調停之則盡善矣

軍伍之制二　丘濬

臣按蘇軾之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
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
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
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
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
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
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雖郡縣之中士
卒混編氓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
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
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
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彌
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
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

所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
矣他不能蕩者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
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
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
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
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
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
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
王師況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
使者哉

文皇建都於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摘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粲養之徒盍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
勑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近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里甲歲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粮二事他賦役皆無與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春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单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尫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粮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於兵部五郡

（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
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帥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聞
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之（又規京輔）所謂養馬之政計付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廄不及數者合諸其隣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

村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於近畿
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
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
給於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篤馬運遞之用
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
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
得兵而且有馬矣之辯見駁馬或曰五郡切近京師
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
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
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

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
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
足備無缺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在
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
計工定直出此錢糧顧民以代之價凡此五郡每
歲合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
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
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不多科擾
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
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

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
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
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
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
貲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
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懾夷狄其於國
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
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
十年果以之運糧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
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

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
之舊而不隸之軍衛所謂操練者月惟一行非若
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
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皆兵不番上粮不調運惟於
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
脩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轉運京儲以實近邊
之缺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
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
優閒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戴國恩淪肌浹
髓共歡忻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非但可

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臣等切惟畜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邇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閒稽營伍雖具而兵馬欠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額將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駑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三事會同太監麥秀議得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强故論選軍馬必驃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强馬力使不置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鬪有怯亦不堪於用矣故論訓練伏乞

勑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筭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在酌量事情斟酌時措要於武備脩舉足為　國家經久之畫再行具奏上請定奪營務幸甚臣等幸甚緣係脩營務以振武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選軍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宿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該官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奉得初選團營之時京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

會看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
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
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
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
老弱疲罷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
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
距奮勇以禦虜哉及今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
是虛應故事徒糜粮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
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
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奸三也何也

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
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
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
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
身而敵愾之氣縮叠鋪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
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
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夫何敢望何謂替
役之難蓋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
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
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

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
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奸團營軍
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
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管人
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
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躱閃
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勑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
軍科道官員將三大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
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委果年力精壯者方

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疲罷體貌委瑣不堪教
練者盡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
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疾逃故爲事
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
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
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
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
額數內衛外衛共輳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
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
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

營雜項差役併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許於三
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
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
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
不振之患矣
一借馬照得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
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
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
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
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

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
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
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
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
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似料數而
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
箇月似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已
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
肯賠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
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

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
部每以舊例比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
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
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
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
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
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
以非着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曰
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寃哉且一馬之

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
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
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顚越之等蓋以掌馬
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急馬各兢其職以爲
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
切已之物必酌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
而行之豈肯惜此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
之多之馬哉伏乞
勑下戶部再行計處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
箇月之草按月給[illegible]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

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
給亦可敷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為
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為本等今
則收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
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
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
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
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
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
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

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臣等
又查得薊覇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
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覇州尚有地五
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四毫五絲若再
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項一
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
分三釐二絲通行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
部料草之費似為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
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什之養馬草料必不
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

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俛倖差撥務
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
軍賃房而居待粮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栖止而
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
矣待粮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草料
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
損而斃也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著官會同
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從公查審
但係得過之家通行審出將賃房貧軍所領之
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

以為便宜何謂餧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
各處從其自養莫能查稽中間畏法之人愛惜
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
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錢於人關到
折色徒為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両槽切以酒
槽性熱而味惡性熱則能生瘡而傷氣味惡則
不作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
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槽因之而斃雖有此
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
餧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臣等查得在

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合無兵部再行點軍科道等官盡行揀出馬留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或空地每日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皆以熟料細草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兩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餧其有膘自養者科道官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若被

地方兩隣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以為便宜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冊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數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若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充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有恃之能對壘乏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等會看得團營操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舊軍武藝頗習堪備征調無議外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未會操練軍士其數尚

多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徒為無用查得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滚刀戈矛牌銃無

不敎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敎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月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敎習不倦則熟騎精熟騎精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强更以諳曉韜略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敎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不治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

筭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戰陣之法 丘濬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臣於制國用條嘗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四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敎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阯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簡閱之敎 丘濬

臣按敎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蓋一歲四歲之敎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敎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

一代之制

論將才 李堂

國家制兵有三曰京營曰外衛曰邊兵而統領成功則在乎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承平日久內活

外嬉京營之團哨外衛之操直邊兵之戰守咸以防變禦侮而已然蠻夷寇賊不免爲憂而四夷之患北虜爲劇自遼陽至關陝西北三邊屯聚宿兵重將者亘數千里常敵隨宜策應爾虜重勢劫則請京兵以益之蓋居重馭輕統屬相應也然亦有內變不足而動京軍京軍不支而調邊兵者非爲兵有定制將之實才乎軍政簡推臺省保舉司馬考覈詳且精矣近年武舉設科叅合格例而彙萃其全凡京外邊團衛所武軍官生衿珮騎弁之士克稱行止操爲吏能文藝才業勇略者兼舉無遺

中式官生遞遷直至將帥眞邸代之奇會也又何加哉然腹裏之弱邊疆之精固非異其人也習惰與簡練不同爾誠使操之於邊圉用之於內地激懦起孱使惰者鬪而怯者奮非將才之儲乎近年流賊之變擾郡邑動京師無城者奔有城者棄衛兵倒刃京軍披靡至調邊將統邊兵追逐歲月而後幸襲爲良可慮矣正德初科執議者有見於此以武舉中式官生送邊操備將敗歷其才試以績效而後用之非無謂也而或者謂其情出於私遂尼不行苟以公心行公制又何議哉

論將政書

何喬新

去歲周僉憲回承寄著草今秋歐陽知縣來又辱華翰僕遠宦炎荒無足齒錄而閣下惓惓不遐遺非篤於同年同鄉之誼克爾耶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材劣無稱

聖聽殊以爲愧而來書獎與太過益增慙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甚驁下陵上賤犯貴相師成風而强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横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逆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禍以重罪故也凡爲

政者脂韋婾婀輒得美譽不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浮沉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也不勝謗讟矣然謗與譽奚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大於此者爲天下日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之方此大可慮也我

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之政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也夫軍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能制之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

原缺

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寧兄少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政將及子可不須慮而熟圖之邪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剛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狂瞽之言不識當否恃愛妄發幸乞恕之不宣

京輔之屯二　丘濬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蕃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革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明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截真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

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
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
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
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
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
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奠安矣萬一臣言可采凡之施行其於國計
不爲無補

郡國之守　丘濬

臣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
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營而民
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
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
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
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
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
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
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
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

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
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
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
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
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乃有冗濫之
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
隨事制宜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
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操集邊

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換姓
名或變亂版籍或暫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
隱上下相蒙遂至卷籍難清挨究無跡其間丁盡
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旁累他人者亦不
能無也爲今之計乞
勑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
具本衛州縣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
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其某籍貫及充軍緣由
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
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

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
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
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
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爲民害
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
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
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爲之
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
矣今而不爲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

一日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
矣　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
之脩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兵臣者不
爲遠慮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蓋
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
聖明之主承
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
聖子神孫焉可不爲之遠慮哉唐人有言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無斷
矧此丕丕之基萬方之廣億萬年之久其所以軫
當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斷者又當何如哉臣不
勝惓惓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三目錄

兵部職方下之下

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題為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汪鋐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一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二 丘濬
總論邊務 許論
治盜 劉基
遏盜之機一 丘濬
遏盜之機二 丘濬
遏盜之機三 丘濬
遏盜之機四 丘濬
遏盜之機五 丘濬
遏盜之機六 丘濬
遏盜之機七 丘濬
論治盜 王廷相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羅玘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三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職方下之下

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臣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適有強番佛朗機駕船在海為患其船用夾板長十丈闊三丈兩旁駕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餘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駕櫓多而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曰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為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正德十六年正月內臣訪據東莞縣白沙巡檢司巡檢何儒稱其上年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審知伊等年久投在佛朗機國備知造船鑄銃及置火藥之法臣即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

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期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臣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試驗果効後臣舉兵驅逐佛朗機賴用此銃取捷殺賊無遺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比與楊三等所造體制皆同臣竊惟佛朗機兇很無狀惟恃此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禦虜用之守城最為便利如北虜之來平原曠野與之對敵則用銅銃一百五十斤載以手車每一車載一銃火藥彈子與提銃俱置其上前後推引發舉銃每車用四人一出須用三百銃虜勢重大則增至五

百銃布列前陣寇至齊舉瞬息之間一銃可發數彈其發震天必馬驚潰觸之者死不觸者奔如虜見我設兵如此引馬他向則疾速推車向之敵左行則車左轉敵右行則車右轉或先相地度勢以車三面待之在臨時斟酌之耳夜則團圍作營日復展布如舊其要害之地險隘之處則築為城堡用銅銃五百斤者布列城上寇至舉之彼決不可度凡在邊塞一切要害俱築為此堡守以此銃若大京師防守城池則大小三號銃兼用之分布各城一遇有警勢大則用大銃勢小則用小銃臣前此曾將原獲佛朗機銃四管并造手車四輛責差巡檢何儒帶領楊三等呈送梧州軍門轉進于
朝廷已蒙依擬就差何儒等齎進外乞
勅該部候賫至之日驗之如果可用則多為鑄造依臣所言用之禦虜用之守城無徃不濟臣又切照南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嚴操江雖有船隻或未盡善合無照依蜈蚣船式樣創造數十艘易今之船使橹用銃一如其法訓練軍士久而慣熟則防守益固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可采特賜舉行則緊

急之際未必無萬一之助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臣竊惟西北之虜為中國患其來已久自古禦寇之法惟守為上戰斯下矣來則有備去則勿追守之謂也帝王以全取勝惟在于此我
國家相度形勝沿邊各設重鎮如陜西則有甘肅延綏寧夏山西則有大同宣府此五鎮也實西北之大捍蔽也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沿邊設立

墩臺城堡其爲守之之計固無不周然而賊寇之來卒莫能禦衝突奔逸所向無前一遇交鋒彼勝我負損傷官軍動至千百此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遏截之兵徒爲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間一有之其所執兵器不能及遠亦無遏截之用我軍遇之衆寡不敵其敗也固宜爲今之計惟當用臣所進佛朗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墩置銃一把以三人守之每堡置銃三把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堡不必

大縱橫止各五丈比墩大三之二則工力省而易就外墩內堡列爲兩層或三四層大小相依遠近相應星羅棊布無有空闕東來東擊西來西擊則賊自無容足之地可以不戰坐收全勝之功矣臣又竊計之每鎮要害之地賊寇必由之處大約不過千里十里一堡則千里當用一百堡五里一墩則千里當用二百墩一堡十人則百堡當用一千人一墩三人則二百墩當用六百人然則一千六百人可以遍守一鎮矣以更番之法一年分爲四番則一千六百人當用六千四百人是一鎮之軍

士十用其一已有余裕矣夫用其一而閑其九則閑者固有五萬餘人也又以此數盡督之屯種且耕且守仍十取其一于鎮城操備輪班更替不妨農作將叅而下除額定軍伴外不得占役一人指揮千百戶等官除管理墩堡外餘皆分投督理屯種之事務使人各盡力畝畝以興屯田之利夫天下無不可耕之土無不可農之夫無不可樹之稼今以空閑之軍士耕曠野之地土植所宜之五穀其爲利又安有既耶臣竊槪各鎮每年雖有客兵之調糧草動至缺乏則出　內帑開鹽利以助不

給今如臣之策則不惟不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矣不惟不出　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且歲可數十萬矣臣又切觀往者敗衂之後例必查勘將領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問擬充軍其慘刻之禍亦不減戰陣之間也至於殺虜數人口搶刼數頭畜則守把提調等官無有不受罪者今如臣之策則不惟士卒可免塗地之苦而將領以下亦可免失機之刑矣伏望

皇上亮察臣言的然可用特

勑該部行令各該巡撫都御史及鎮守總兵官督

實舉行相視地勢將各墩堡一一修築壞者補之
缺者完之未備者增置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比
比相因要害之處無不皆然照依式樣多造佛朗
機銃人人教之熟曉放銃之法一墩三人守之以
一銃一堡十人守之以三銃分撥指揮千百戶等
官某官領幾墩某官領幾堡某空閑軍士督之耕
種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仍乞
勅本院行令巡按御史時常巡視稽考前項墩堡
有無完固前項人銃有無齊備前項屯種有無脩
舉一不如法即行參劾務使墩堡無空缺之處人

銃無廢弛之時境內無荒棄之地夫如是則用力
甚省而取捷甚大立法甚簡而為利甚博行之萬
世萬世無胡虜之患行之萬萬世萬萬世無胡虜
之患矣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九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籌邊之意戶兵二部還再加
議處停當務在經久可行以周邊計
題為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汪鋐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希
文奏原籍廣東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庠雖
于 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
荷蒙
聖明恩宥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
碎之可略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爲真舉遠不如
指近之爲切況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
害莫甚于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
竭莫甚于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摭歷言之
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
爪哇浡泥五國 貢獻道經於東莞我

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
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
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
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 貢時多帶行商
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
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匪名
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
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
心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鋐前任海道副使併力
驅逐此我

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仔復夷會悉止
極典民間稽額稍慶以爲番舶之害可永絕而弭
國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
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爲
無見然切以
祖宗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
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　貢則
誰不開心懷柔以布
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爲患則將何以
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馬頻煩官軍搜索居民

騷擾拼樵俱廢束手無爲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
不足論以堂堂　天朝而納此輕瀆之　貢治之
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跛虎之
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船雖未報至然守備
已先戒嚴剛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爲可
憂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棱擾
外仍乞申明

祖宗舊制凡進　貢必有金葉表文來者不過一舟
舟不過百人附答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禎民
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
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
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
皆集矣又如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
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蠙蚌間歷名爲珠池我
祖宗四海爲家雖設監守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
非以爲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
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爲

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豎
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不足助威誣商船爲盜
珠肭鄉民爲匪寶傳奉採取擾害百端吞食不堪
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
皇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踴
躍欣幸以爲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
免也何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
而又再採矣一時守臣不體　欽奉困爲有罪然
驅無辜之民而盜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
計以斗斛之盈若人力可爲則誰不奔走奉承以

供
君上之用設或天産有限雖竭網竭澤亦何以足
取盈之數乎其間僱覔夫船叢聚里甲横行海島
劫奪客商服役踰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
亡皆不足論但以　明明盛時而責此無益之貨
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似非有急者臣竊仰
陛下於一切珍玩屛斥不好若誠知其採取之艱
難必不再爲此舉也今雖經行暫止然　成命尚
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提罪海角兆生
地方之患誠爲可痛如蒙

皇上輕貨重民計大累小乞
勑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採取以罷工食停追
外仍乞申明初年　詔令珠池監守歸併總鎮責
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僭用珠飾不許
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擬則珠池不
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可免窮鬣
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凡此二事
臣素所縈念痛心爲
朝廷惜大體爲民生惜微命有不容于不言者緣
係重邊防以蘇民命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
到院臣等看得刑科給事中王希文所奏前項番
船珠池爲地方之害欲加禁革一節臣等查得海
南諸國自
祖宗以來許其通　貢雖恩以懷之者無所不至
而法以防之者亦無所不周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眞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
哇彭亨白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　貢惟內
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却之洪武十六年又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南海諸番國地方遠近不等每

年多有番船往來進貢及做買賣的來的人多有
假名託姓事甚不實難以稽考致使外國不能盡
其誠敬又怕有去的人詐稱
朝廷差使到那裏生事需索擾害他不便恁禮部
官置立半印勘合文簿但是
朝廷差去的人及那裏差來的人都要將文書比
對硃墨字樣相同方可聽信若比對不同或是無
文書的便是假的都拿將來欽此至正德十二年
有西北極邊强番素未通于中國名曰佛郎機者
駕船而南驅逐滿剌加國王竊據其國假託進貢
原缺

欽依外國依期進貢賫有印信勘合的
朝廷自有抽分舊例今後但係私番客船原無資
到勘合雖有勘合不係貢期假以國王差遣買辦
爲名的着鎮廵官嚴督所属即便阻回不許私自
抽分以致奸詐軍民搆惹釁端生事遺患其餘俱
依擬行欽此至嘉靖八年該提督兩廣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富題爲遵成憲
通市舶以興利便民事又該戶部申明前
旨通行去後仰惟我
祖宗之待外國限之以朝貢之年定之以抽分之

則而私番横行者嚴之以重禁恩威並行楨法不
昔可以經久而無弊奈何奉行者往往不得其人
不能仰體　德意存恤民隱朝　貢不問其年抽
分不循其則不究其行商之夾帶不考其船隻之
多寡法雖立而不能守禁雖嚴而無所施但遇番
船之來即爲地方之害給事中王希文生長玆土
目擊其弊故有此奏合無再請
明旨行令彼處撫按鎮守市舶海道等衙門務要
遵奉節年題　准事例凡安南等國載在
祖訓例應入　貢者果是依期而至比對硃墨勘

合相同夾帶番貨照例抽分應解京者解京應備
用者備用抽分之外許良民兩平交易以順夷情
其餘非應　貢之年及過　貢期而不還或假以
國王買辦名色幷奸商勾引搆惹釁端及逆番冒
進頻年横入如佛朗機者通行即時驅逐出境敢
有違例交通者治以重罪海道備倭市舶等官若
有威令不行處置欠當及貪饕壞事貽患地方者
許撫按官員具實叅奏庶幾懷遠有恩而邉方之
夷情以順弭亂有法而內地之奸宄亦消矣至于
珠池監守之設尤係民瘼臣等査得洪武二十五

年差內官起取蛋戶採珠乃一時缺用暫行之典
固未嘗著之令甲設官監守以防民而廢業也天
順八年始差內使一員看守平江珠池已非
祖宗舊制成化以來楊梅青鶯永安樂民等池節
次添設內官或岐爲二或分爲三或食祿兼管地
方或陳乞帶捕盜賊各官不能甯民
國法安靜行事恣其漁獵之私以滿其谿壑之欲
百計誅求無有窮已凡軍匠工商月錢貨稅與夫
額外廪給口糧舖陳船隻轎夫馬料一切折乾之
類縱横旁午有不可勝言者一年所得之珠曾不

足以償一年供費之什一而海濱窮瘵之民惟此貪黷無名之征益至于正德末年極矣
聖明御極深知其弊首革地方之兼管又取回壊事有名如太監趙蘭者以警其餘海邦民庶懽欣鼓舞熙熙然復有更生之望不意嘉靖三四年來差去官員不能上體聖心下恤民窮當
聖治更化維新之會乃有調軍捕賊干預地方之事雖仰荷
聖明不賜俞允而地方騷擾之害尚未能無以故給事中王希文復有論列臣等切惟珠之爲物徒

侈珍巧無益寒饑
陛下法
祖恤民務學敬德近無耽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王未易能過其于此物中外皆知其一切屏絕徙以其故事所在未及查革臣嘗考得採珠平江等池在東海之中蛋人採之極爲艱苦每以長繫繩腰携竹籃入水拾蚌置籃内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不幸猝遇惡魚一綫之血浮于水面則已葬魚腹矣臣又按南漢劉鋹于合浦縣置媚川都令人入海採珠溺死者衆宋太祖開寶五年遂詔廢之共一念愛民賤貨之意享壽宋家三百年仁厚之脉
陛下若親見採珠溺死之苦臣知必不忍以無益之物而累此無辜之民也臣願
陛下益隆　聖德益清　聖心一以我
太祖高皇帝及宋祖爲法將監守珠池内臣查照近年各處市舶歸併鎮守帶管事例即爲取回其合用監守採珠事宜
勅令鎮守太監帶管遇有
上供缺乏行令督同守巡府縣等官用心採取進

呈仍行巡按御史嚴禁民間不得僣用珠飾責守巡海道等官嚴拏盜珠冦賊毋得因循縱容如此則珠池可以不守　上供可以不乏
陛下不貴異物之德遠屆四海而久瘵窮髮之民得寛一分矣緣奉欽依都察院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九年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守邊固圉之略　　丘濬

臣按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

循行積累無有不歛而又今有司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則專爲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則有門閭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缺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愼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爲先事之備於要塞也

則完之以阨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地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于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者苟且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詭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虜除道耶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

尚思所以爲先事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切以爲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埠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阻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

間以來其所用材木柴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

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塲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　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

祖宗之時遇有營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爨內臣之炊何處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

供一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亦江
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
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甸
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
立柴廠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山西北直隸數
州民夫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
之民以爲挑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
又特
勑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
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

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
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要之務隨時制
宜姑取足用故不必顯顯設官拘拘督責因昔
口食之奉以奪民日用之資也爲今之計宜移
置柴廠於近境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
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輸納
內外衙門每歲定爲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
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爲
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收貯不必
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

如核桃紋鷓鴣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
爲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
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
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則
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
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
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
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
虜人之馳騎一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
平衍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

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
於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
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
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年者種
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
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
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
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
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斷使虜馬不得直
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

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又京城軍民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之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倘以為便乞下便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植苑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列屯遣戍之制一 丘濬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焉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苟彼事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繫官籍者率多懦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以儆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磽确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列屯遣戍之制二 丘濬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堠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鬭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

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為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畔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

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知虜寇大同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援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總論邊務　許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

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强于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于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申北伐之威三犂其庭于是窮荒餘醜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于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所幸很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臠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讎則懷恨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

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弊之境豈能外寧供億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单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與之曰我

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能與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與何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

撫一曰愼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
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
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
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
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
先令科道及吏兵部各舉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
員缺即于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
僉同眞才效用是爲愼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
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剸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
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

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
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
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
巡撫之任選愼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
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
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
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
行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

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
下之豪傑願者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
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
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
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
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
一曰求實用二曰愼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
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于邊方殺賊之外豈

有別事近年借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
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攜章撫按以是爲
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噫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況鸞
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
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
是庶得跅弛之士克膺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
實用凡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
影避差徭白丁快倖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
之良在此闒茸之內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

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才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愼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深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夷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輒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惋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進轉在嬰輪今之論者就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宜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敢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治盜　劉基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古

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于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之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亦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

氣勇夫裂背貪夫悍吝攘臂纂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

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歟曰甚哉俗儒之梏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干羽非特文舞則非由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皐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

而見豈若後衰微偷惰之君至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遏盜之機一　丘濬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爲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爲易又于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即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于各坊里巷立爲火鋪支更守夜其與脩閭氏所謂互欜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役司則追胥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預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衛坊里巷參錯不齊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平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卒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于無事之先而豫爲有事之備請復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易勢殊當于成之後而爲創始之謀未易也無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

署者且其軍士雖係各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奸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爲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

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
遠不許雜亂又于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
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
報名附冊就於本方見居軍官中推舉其嘗操者
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
指揮爲衆信服者奏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造
冊冊成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
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赴總領官
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
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

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微急兵部下兵馬司行
御史該督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去聽用如此
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
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
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
督同兵馬司官分畔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
舖分統小舖每小舖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
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
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舖更夫倍之大舖之立

必在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權二以尺以下
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絙以
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
處俱爲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
行司馬爲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
疾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
無牌面開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舖置大銅鑼
一面小舖各置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
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舖大街中及城下
居者俱守各巷口大舖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

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爲一節又自此
抵城下爲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
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放此其
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爲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
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于見操官軍內輪差
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更舖得以關拒而賊不
得以出入
國家有倉卒之變軍士易于召集而賊不得以縱
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大爲
國家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

原缺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徒
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厚澤深所謂億萬年盤石之宗
泰山如四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
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爲
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預蓄二高竿俟有不
測之事即于瓊臺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
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
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
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

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喻不
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遏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
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
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
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
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
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聖祖制法之初其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當

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
之而顓顓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得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勑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
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
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
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
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或補
任或添註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若果
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爲

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
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
販私塩張榮必不爲盱眙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
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
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遏盜之機四　丘濬

臣按大盜之起必刼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
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塗炭
宗社丘墟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

患而預防之豈容緩哉昔葵盜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

而不在臨事之際求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罪則可令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悉按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傭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郭市民

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其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僻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其將爲冦所攻刼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詞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遏盜之機五　　丘濬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産

蘇軾言之盡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興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爲大鎭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鎭一以守護漕運一以
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鎭遏之則兩京

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絶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過盜之機六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

之具以勸惡也由是孳不逞之徒紛然相仿傚相誘勝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若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絶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
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過盜之機七　丘濬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惜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惜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

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卒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

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
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
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
先設機穽置網罟榰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
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
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蠧物而非
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
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
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
可以致其命夷狄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

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
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
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
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
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
之民見其負罪若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
以廿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
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患莫大於招降
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

慮知顧簡節而蹤日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
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
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
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殺及
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是
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
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
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與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
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

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
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
蹤也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還有不
幸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
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
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
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
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殆其後也復
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
中一衆而殲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盜賊之

剏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輙與之尅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弭盜賊與撲夷狄之術與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論治盜　王廷相

嘗觀民之為盜有侵漁迫於外饑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為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

流得已而為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為之哉良以上無善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為治者不務乎安輯保育之勸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而舉衆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為政之上策也哉邇若嫡礦之兇俱已梟首未起之黨皆為寒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

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興其變壞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致捕者因之為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夫郡縣之吏皆覬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為之也使一賊之克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及臣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恐後伏劒率衆四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虛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日為之殊可以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寔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

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為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固不得緣之為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僞由彼是任指扳無辜搜撿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為奸夫禁盜所以為民也盜得其真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為盜之實妄扳而捕者無可擬之贓挾讎而捕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况鷹鸇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祗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

善之民十仟徙知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
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不得其死者多矣治盗
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
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
休静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巡捕
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連根蔓結窮極蹤隙激
成而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弾射
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况羣於
[illegible]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
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吁乎今山東之所

患者其勢兇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
百成羣不敢遏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蹤跡以
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
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
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
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
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
不得易開今之塞洞一切苟簡爲之惟填巨石於
洞口雜以小石補罅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
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

此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
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
以爲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於
敗露彼烏敢肆然爲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
使之十家爲保保有保長十保爲總總有保正使
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
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爲奸有司仍委公平
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如此
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爲奸而礦洞又
不得一時可以易闢則窺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

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
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
民誨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
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鉏耰者勿問於是
賣劒買牛賣刀買犢而爲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
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間
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爲盜欲嚴法令
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悉藏以爲計之者過矣
弓矢矛鋋之利民賴以衛家禦變也百姓不得具
於平時一旦値有盜賊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

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况民之為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利使其樂生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為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性命無不為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為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挾弓弩便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且弘所以為禁者為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為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利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刼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者如此嚴令禁之似亦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於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羅玘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寇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瘃饑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況南人素締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之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貙虎也而國門南出三涂視他域尤多盖河水不舟天下貢道出焉故令中三涂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控符提衛士分出於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侍御並臨之凡兵民

之司皆受徼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涂礪張侯養直侯予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卻就右階特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纛出郊乃乘虎皮韝弓韔魚服僕姑在水衛士屛息俛首不敢唾嚏不敢仰視就而子趍蹌而鵠立整若斧亢若尸人皆壯侯能戢士寇固在其掌中予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禦人之寇向實徙且趨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沒

騰踔必輕騎游轀無所止[illegible]旃車穹廬區脫而悉眾以爲重乎以予觀之[illegible]出穿窬胠篋之徒一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爲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哉況俟斬冠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無着手處矣戢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予總其首爲之序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四目錄

兵部武庫

論兵備疏 楊士奇
條例事奏 張本
計處清軍事宜 王憲
陳邊務疏 張瓚
清軍奏 曹習古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器械之利一 丘濬
器械之利二 丘濬

器械之利三 丘濬
論皂隸書 羅倫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四十四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兵部武庫

論兵備疏　楊士奇

臣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隷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隷之人起解北方補伍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凍北方之人死于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

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纒不得接濟在途倒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爲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其是未當査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别著人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今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幷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

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
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

史030 394

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逃
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額隊伍難以改發只
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
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
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
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
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
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
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

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
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
南貴州兩廣及邊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
待補足其缺後再有清出者卻於腹裏衛所補伍
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御史會
議可否謹具奏　聞伏候
恩旨

條例事奏　張本

該本部尚書張本等奏天下衛所近年以來勾取
逃亡等項軍人為因比先未曾奏定條例須布申
明其各該衛所往往泛濫申填勘合差人前去各
府州縣勾取所差人員每歲不下二三萬數該勾
軍士又不從實開寫原報姓名鄉貫并充軍來歷
緣由以致差去官旗通同有司里老人等作弊將
有勾者捏故回申無勾者展轉扳指數內應分豁
者不與分豁重復勾擾連年不絕其所勾次數少
者三五次至八九次多者十餘次至二十次不止
以此軍伍不清民被其害今後該勾軍士除曾經
三次以上回申丁盡戶絕等項無勾者照依先次

奏　准事理暫且住勾候各處衛所造冊完日通
類奏請開豁其餘逃亡等項軍士合無通將條例
申明遵守逃軍每三箇月或半年一次類勾故軍
并殘疾等項軍人每一年一次類勾務要將各軍
原報姓名鄉貫并充軍來歷及逃故等項緣由造
冊填給勘合責付差去人員照例勾取庶革奸弊
將條例開坐宣德四年六月初九日早於奉天門
欽奉
聖旨是都准行欽此本月十三日早本部官又奏
欲將條例抄發各都司衛所并布政司府州縣恐

後傳寫差誤又日久埋沒不遵合無刊刻成書發
去未爲遵守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將條例開列于後
一逃軍除自首免問責限起解外其餘拿獲者就
於原籍并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
的決差親屬隣里管解原衛所着役三犯者監
候申詳依律處决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
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
若窩家係軍人發邊遠衛分充軍其窩家如或
懼罪不合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躱者不分軍民

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所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
律坐罪
一逃軍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解補仍責限根要正
身得獲替出戶丁寧家
一各處有司起解逃軍及軍人軍丁務要量地遠
近定立程限責令長解人等依限管送若長解
人等縱容在家遷延不即起程照依榜例違限
半年之上者依律坐罪一年之上者收發附近
衛所充軍犯人發邊遠充軍
一旗軍有逃回原籍或詐稱病故或更改名姓於

各衛門充當吏卒主文寫發撥置害民或出家
爲僧爲道或投充生員或於豪強勢要官員軍
民之家作家人伴當看庄種田等項名色及冒
給文引出外買賣并於鄉境別都妄作民戶另
立冊籍照依榜例許令出首改正解赴原衛着
役敢有違者逃軍發邊遠充軍隣里窩家人等
照依隱藏榜例問斷
一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朦朧揑
作無勾即便改正勾解與免前罪如仍扶捏回
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結里隣人
等收發附近衛分充軍官吏依律坐罪

一勾軍人員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奉　准事
例選差的當人員并在營有丁之人前去不許
泛差隻身無藉之徒
一新勾軍士合照依宣德元年四月內奏奉
聖旨榜文事理限半月之內收帮月糧一箇月
整理房屋候安揷定方許差操如有不遵生事
虐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官
及鎮守官員巡察將故違之人軍吏總小旗就
行拿問軍官具奏定奪其原降榜文都司衛所

置立板榜各於公廳常川懸掛永爲遵守
一存恤軍士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欽奉
勑諭事理每軍一名優免原籍戶下人一丁差
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令其專一供
給軍士盤纏
一勾軍違限合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奉
聖旨事意違限二年之上者官追俸旗軍就於
戶下選丁補伍再限一年以裏又不赴京全家
調發別衛舍人餘丁戶下一般起調正犯人各
該衛所挨拏解京若官吏人等容情不行舉拏

不饒仍照榜例許巡按御史按察司拿解
一勾軍務要填給勘合差人前去勾取其各該衛
所不許擅用[illegible]號帖徑行有司勾擾違者許
所在官司將差去人捉拏解京若係職官奏
請提問
一各衛所軍士有等殷實之家本身幷戶下精壯
不行應役却乃買求官吏將貧到軟弱家人小
厮幷義女使女招到女婿人等冒名頂替以致
隊伍不精又有頑民通同軍士變亂版籍將戶
下人丁過房典賣招贅作婿影射差徭若有此

等作弊之人許令改正男女歸宗違者官吏依
律坐罪正軍全家調發別衛充軍頂替之人就
收本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無人丁方許將少壯
義男幷同籍女婿收補仍禁約有司今後勾解
軍人務要選取應繼壯丁不許容情將所買軟
弱小厮家人義女使女招到女婿朦朧頂解違
者一體治罪
一各處軍戶內應繼壯丁多有怕充軍役故自傷
殘者今後若有此等許隣里首拿全家發烟瘴
地面充軍

一凡有陳告父兄弟姪兒男先年充軍在逃獲斷
馬事調發及遠年歇役勾發別衛者原籍又勾
丁補伍查勘別無另項緣由許令轉達兵部覆
勘開豁將重勾戶丁就發寧家聽補見役衛分
軍伍
一凡有陳告本戶係是民籍止與故軍同名同姓
冒勾補役從公揭查遞年黃冊體勘是實別無
相干就便分豁寧家仍查正軍戶內應繼人丁
補伍若正軍戶絕及挨無名籍轉達兵部覆勘
開豁其同名姓之人已到衛所當軍食糧三年

以上者不准

一有等族屬疎遠幷異姓人原係同籍在後分戶若爲事充軍在分戶之前合令原戶人丁解補如爲事充軍在分戶之後止許於爲事人名下勾取如是間知親屬爲事充軍恐怕連累揑合文憑妄作分戶在前及祖孫父子分居幷充軍食糧年遠者不准

一同籍父祖伯叔人等生前各另充軍事故勾取先儘本房內人丁解補若本房無丁別房有三丁以上者照名勾發各衛補伍別房人丁不及三丁以上者將本房無丁緣由轉達兵部定奪開豁

一同戶有兩名三名充當各衛軍役壯丁消乏止有幼丁二人合候出幼轉達兵部定衛將一丁充軍一丁聽補軍役餘衛軍伍開豁

一招慕等項軍士如有比先全戶見丁充軍事故令次俱各照名勾補合將一名先行解發通將實有人丁開報議擬奏　聞定奪

一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若已行勾取者有司體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人丁收役軍衛不許違例勾擾

一義男女婿替義父妻父之家當軍死亡止許於義父妻父之家勾補若係在逃通行責限根捉如是義父妻父之家戶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於義男女婿之家一槩勾擾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保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

一比先將幼小兒男過房與人爲男爲婿各家俱係正軍事故見在止有過房子或女婿一人在

戶合將義父妻父之家作戶絕開豁存留過房子幷女婿聽補親父之家軍役若親父之家係民籍仍令補當義父妻父之家軍伍

一官員軍民之家有家人義男女婿等項自願投充軍役及爲已事發充軍者事故止於本人當房人丁內勾解補役若當房死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一槩混擾

一軍戶有等倚恃豪强因充糧里老人每遇勾取之際買求官吏及勾軍人員挾制小民佃戶朦

朧係結及有里老人等供係軍户逝年互相扶
故回申許照榜例首告改正如是仍不改正事
發正軍解發原衛户下再罰一丁發附近衛所
充軍
一山西等處抽丁等項軍士原選幷續勾軍丁俱
係精壯之人到衛不久往往買求貪汚頭目人
等令户下軟弱人丁私自輪流替換以致軍伍
不精今後敢有仍前作弊替換合依榜例許原
籍里老官司人等捉拿及許原衛同伍旗軍幷
諸色人等指實赴親臨上司及把總操備官員

處陳告依律照例問斷事内作弊人員就行拏
問其軍士果有殘疾幷軟弱不堪差操照例相
驗明白方許勾丁替換
一軍户之家多有令家在逃躱避及官司逝年勾
取里老鄰佑明知逃避去訖暗地取索財物容
情不行拿解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
例正軍發邊遠充軍知情保結里老隣人發附
近衛所充軍
一為事編發及調衛旗軍多有更易姓名鄉貫及
到衛所又不將原籍原衛丁口從實供報着役

之後或逃或故衛所止憑原報鄉貫姓名勾
有司回無名籍似此逃失者多今後若有此等
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軍家下
另選壯丁補伍鄰里知而不首者依律問斷
一今後紀錄軍丁年方出幼當發補役其原衛所
離原籍千里之外合照榜例發附近衛所收役
充軍具由申達兵部轉行原衛所開豁原伍
一僧道為事發充各衛卑役亡故勾補者合照依
洪熙元年二月内欽依事例僧道為事充軍有
事故了的都照力士不勾丁的例前項餘丁除

已解到衛外今後照例住勾轉達兵部開豁軍
伍
一各州縣勾解逃軍及補役軍丁多有於所在官
司冒給家人文引供送其實家人不行隨送前
來及到衛所不一兩箇月即將冒支文引照身
逃回原籍及影射各處潛住或經商或受雇於
人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
邊遠充軍家下另選壯丁一名補伍
一故軍户下止有人一丁為僧為道若在未充軍
之先出家給有度牒者轉達兵部覆勘開豁軍

伍如在已充軍之後出家仍發充軍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送
翰林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
效仍發充軍
一今後所勾軍士若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
挨無名籍等項委的無勾者軍衛務要查兒各
軍從軍緣由差的當人員會同有司官吏里老
人等從公挨勘三次有司保結同申委無勾取
軍衛有司各另造冊備開各軍來歷根因并三
次所差人員及回申官吏人等姓名明白通將

無勾緣由轉繳兵部以憑開豁經該官吏毋得
推調遷延展轉泛填勘合虛文擾害及勾軍人
員不許妄指平民違者治罪

計處清軍事宜 王憲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判送據本司
主事王學益呈照得清理軍伍係國家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俱得徑自差人勾補宣
德七年該本部題節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衛
所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攢
造底發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存照一本轉發各

司府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花
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備
冒清濫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年將奉到本部
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亢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
冊送部同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
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
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各衛門歲該造
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於
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
在外可知矣凡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

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
名至有一軍勾及幾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
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
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
理及見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
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
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
橫出或有以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
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
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

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役則以
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撿數無法
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奏到清勾文冊勝
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
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事紙上虛文至
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
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
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到隨逃者有僞爲批
印回銷者雖近有行衛填勘之例而道里展轉歲
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

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
伍及任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强
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
無干者其爲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爲簡要
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
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訐行平民
或至枉及稽考既踈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
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
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　准住勾外其宣德四
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

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单式様令照式刻刷
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
一名用堅白厚紙填单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
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照
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
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单
送部施行已發单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
各州縣逃故軍单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
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様更名軍
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

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
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
格填寫一戶上列横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
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
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
満外各空格紙六張一様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
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隷府州各造一
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
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將
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註原軍格

下新充軍由填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
司府州亦行照式填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可免
吏造各該司府州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
冊回答及不許將未奉单勾者妄勾摭民止照本
部發去軍単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補伍
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
軍丁收有批廻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原单類送
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
若將有勾軍丁自单到日爲始三年以上不解者
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丁盡戶絕并出

後人民挨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
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
再勾本部及該司府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
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
冊送部案候原单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老疾
故絕日繳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該州縣另冊
編記原单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单勾如爾三年勾
取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
官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单後各
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揑作故絕

壯丁揑作幼小非老疾揑作老疾見在揑作逃故
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
發烟瘴極邊仍令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爲
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
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年內發去軍单
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原收住勾
冊查審內有揑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爲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
単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以示勸懲其各
衛所及有司送冊单繳冊单限期并違限等項俱

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舊
未損於舊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
費不啻減十之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
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在嘉靖十年若舊以爲
煩而自本年軍单既銷之後所剩發者歲各無幾
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
幾千萬矣且此单一出不可妄銷而不解之例既
嚴揑故之條尤重住勾之冊尚有御史之查不廢
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
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

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籍冊之立可
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单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
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
各府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
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
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
法行無不可究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
者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
不患於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憚於
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詳踈變

以宜時不調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稗矣及照各
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冊舊例俱新選官拜復任
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
部題　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
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
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每與進表
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於
賫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北直隷各不係衛
要府分俱無人肯枉道賫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
軍止許給单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於新陞

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
政司選委一人直隷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
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单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
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隷送各巡按御史
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廪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
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量单多少定與扛擡人夫
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查驗則
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
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
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

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
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悞事合咨吏部將
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爲便益緣係
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理合呈請議處施
行等因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
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
將逃年逃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
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備稽
考遠年欺隱軍伍事行都察院轉行各處清軍御
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於本部委官

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即將各衛所[illegible]
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故
調若干務將原充軍改調來歷年月貫址節次補
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通類造冊每布政司攢造
一處直隸府一處各一樣二本照依近年清冊差
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仰承
恩命修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
勾軍文冊先年雖會降去式樣奈日久人玩合無
照依都察院咨到稽查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
冊式通行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

復有司回答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
軍文冊清解畢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繳
外另造回答冊送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
爲陳愚見以清軍政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
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
四年以後逃故軍士除奉例開伍不勾外其餘俱
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送部轉發清理
其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實勾之數一
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
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

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
有司各另造冊申繳兵部開豁若有故違查勘是
實照依原奏　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又一款故
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
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起送官吏
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
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又一款勾補軍役若正
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朦朧捏作無勾即便改正
勾解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
原保結里隣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

坐罪又一款逃軍除自首免問責限起解外其餘
挐獲者就於原籍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
依律的決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
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
人發邊遠衛分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挐將逃
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煙瘴地面充
軍所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律坐罪又一款軍戶
之家多有全家在逃躲避及有司遞年勾取里老
隣佑明知逃避去處暗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拿
解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

遠充軍知情保結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
查得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清理軍伍事內開
一應軍冊聽候吏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將原領文
憑查對相同陸續封付前去各衙門交割清理陸
路應付驢疋水路應付紅船一切廩給馬匹等項
並革其撫按公差應得脚力之人情愿帶領者除
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疋以爲馱冊之用嘉靖四
年該本部題　准令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
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
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進表之期遇有

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
帶領止與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添脚力
仍於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
責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交割嘉靖八
年該本司主事廖雲龍呈稱軍冊壅滯要行歲歲
該本部題准咨禮部省令進表官於公事未畢之
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例應付等因通查案呈到
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理事宜以便遵
守一節爲照事有極而必變法貴簡而可行所擬
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識者皆思變通而推原

其故則以其法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矣夫繁而寡
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
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
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逓年清
勾之擾一則損衛所攢造之費弊端釐革公私兩
便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所并浙
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衙
門悉照本部題　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
行及衛所依式攢造軍總文冊并清勾軍單完日

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官員用心管
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南京直隸山東山西
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
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裏俱
到部各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嚴行催督如有違限
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參究以後
年分該送軍冊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
行各司府州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
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
各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違接管官

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中巡按御史具
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參究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
府州賫送冊單人員如有違限損失等項俱照例
送問重治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
嚴行各屬着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
令欠題　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
內發去軍單冊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以三年爲限
則賫省而人自便法簡而弊可稽軍伍漸充平民
不枉而軍政庶乎可修矣及照各該進　表官員
幷撫按等處公差人役領賫軍冊委有未便合咨

吏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爲始每季於新陞除官
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委一
人直隷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關送適部將該
季所有冊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
司交割直隷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
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
量冊單多少定與扛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
付之擾而軍冊軍单亦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
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合
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典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

無悞事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未敢
擅便等因嘉靖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太子太保本
部尚書王憲等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陳邊務疏　　張瓚

武庫清吏司案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
於兵科抄出巡按直隷監察御史金燦題內一件
權補邊軍以資防守竊惟近日邊關要務急於缺
大臣欽承勅命查點軍士各該要害之地逃亡者
十有四五除上班做工外存留者十無二三雖嚴

併各衛所掌印官立限清勾通無一軍解到賊虜
乘虛入寇如履無人之地深可憂慮乞
勅吏部查復清軍御史庶諸司警懼不事虛文等
因抄出送司該本部尚書張等具題清軍御史應
否查發伏乞
聖裁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爲照御史金燦條陳事多本
部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雖奉有前項　欽依事
理而於清軍御史應否復差尚未奉有
明旨伏覩

大明會典内開宣德二年
勑各道掌道監察御史推舉廉能御史十四員具
奏差往各處清理軍伍天順二年奏 准清軍御
史三年一次赴京考覈更替弘治十五年奏 准
清軍御史自到地方日爲始扣至三年滿日赴京
復
命正德五年議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差人
勾軍止將逃故等項造册送部選能幹御史一十
七員分定地方請
勑前去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保定等府州縣清

理每年八月終仍具清解過軍數回京具奏嘉靖
十一年題 准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
銷五年内發去軍單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以三
年爲限嘉靖十二年該吏部尚書汪鋐爲急缺風憲
官員事題奉
欽依清軍刷卷兼巡按御史兼理委於事體相應
且免冗員今後巡按官果能兼理盡職的依部裏
查奏不次陞用廢職的照舊行實考察罷黜著爲
令欽此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營伍之充實必
資於軍士而後集軍士之逃亡必集於清理而可
稽百餘年來分差御史清理軍政任專而下之力
以責成限遠而非不至於苟且軍士之既散者復
收而營伍之已虛者漸補近以歸併於巡按御史
似亦簡便但巡按屬地方文移浩繁勒勤一歲日給
不給況暇于軍政乎跡其心非不欲爲顧其力實
有弗逮是以未免舉彼而遺此掛一而漏萬也且
如提學巡鹽巡茶印馬等差亦各專委御史而軍
伍一事尤
國家安危所係可無專官以理之乎今該御史金
燦具奏前因無非欲遵復 舊章充軍營伍深爲

有見相應議處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照依
舊例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陝西福
建各差御史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南直隸二
員北直隸一員本部各請
勑一道令其欽遵前去各該地方清理軍伍仍照
嘉靖十一年題 准事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
年内發去軍單畢日回道不必定以三年爲限各
該所屬清軍官員亦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
枉平民爲賢否亦不必以先年清出分數多寡爲
勸懲其餘事宜俱有節年軍政條例明白可舉惟

復遵照嘉靖十二年尚書汪題　准事例清[illegible]
巡按御史兼理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邊務及奉　欽依准議事理未敢擅便
因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本部尚書張等具題
奉
聖旨清軍官依擬差用

清軍奏　曹羽古

一件妄指軍役事照得直隸蘇州等府浙江等布
政司人民洪武年間爲事法司提問有未曾到
京中途先已病故者有在監病故者其事內人

紀後蒙斷發充軍到衛有逃回原籍生事詐騙
同起爲事先已病故子孫財物不遂者又有賫
差回還勾軍將營來勘合擅自添寫前項病故
人名詐要各人子孫盤纏不與者其逃軍又有
被糧長拏獲解衛者俱各挾讎後回原衛知將
比先病故幷糧里姓名揑作一同爲事問發充
軍在逃名色妄報在營其衛所官旗不查原卷
乘其欺瞞輒便准信朦朧移文勾取因循擾害
令發册坐勾各人訴稱寃枉告要分豁如蒙乞
勅該部行移有司府州縣行落各該清軍官員

從公查勘前項被誣妄勾軍名明白即與分豁
庶免寃枉前件合准所言欲行清理軍政監察
御史幷直隸蘇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行屬着
落該清軍官員查勘但有此等妄勾軍名勘合
保結呈繳赴部轉行該衛取問明白將挾讎妄
報官軍依律治罪被害之人就與分豁

一件重役事宣德四年行在兵部須降軍政條例
內開逃軍自首及紀錄出幼者俱發附近衛所
收操以後直隸府州縣幷各布政司將自首逃
軍及出幼軍丁照例陸續收發附近衛所收操

外今原衛發册坐取其有司將不係廣西軍士
一槩又要將戶內壯丁起解原衛比將先收發
近衛軍人槩係食糧仍令在衛操備以此軍政
不一如蒙乞
勅該部行移有司將前項原收逃軍幷幼丁除
係廣西該發外其餘依舊附近衛所收操仍行
原衛開豁軍伍庶得軍政歸一抑且事無重復
前件合准所言欲行清理軍政監察御史幷直
隸蘇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轉屬着落各該官
吏除廣西軍士該發外其餘各都司衛所軍士

照舊收操仍將各軍原伍明白申達本部閑營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不振可以懾服四夷潛消奸究矣且古爲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與世之

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
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且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雖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之人邊事雖非趙

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
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
勑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
上進乞
勑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　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

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游擊守備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承遞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爲虛文若囘聞知巡按御史時將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緣係刊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器械之利一　丘濬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籣籣盛弩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記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令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

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南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備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

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
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
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
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銃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
不載不知此器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
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歟天
作 國家賜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
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
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
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

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
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銃
而用之也人特一具臨時自貢以藥一發之後倉
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
火發既間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銃
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
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番
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
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
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銃

等者每發一銃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
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
天下矣書生不經戰陳以意消息而爲此說乞下
曾經戰陳者議其可否以 聞

器械之利三 丘濬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用
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
完進納 內府遇有關支奏

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
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
堪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督者以罪其邊軍器
弓有二等曰角弓曰交阯弓鎗有一等曰魚肚鎗
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刀將軍
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銃子箭紅油團牌等
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鑌子護項頭
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
銀摩挲長身甲并鎗馬折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所司加添新

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吏臣有論宣帝綜核名
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之事然
亦上係
朝廷之政蓋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有是政
治政治之大者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爲文事
有一物之戒遺則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
虧則是其武之未備是故經武之有五兵猶脩文
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五兵未具
豈非武之失策乎漢宣帝於技巧工匠猶且留心
況此兵戎之器所以脩武備立戰功以衛
國家安生靈而保　國祚於億萬年者哉

論皂隷書　羅倫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皂隷事吾聞之喜而
不寐矣吾弟此論雖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
然以今視之可謂蟬蛻汙濁之中而脫然自新者
也吾烏得而不喜哉然吾猶有說焉豈不信吾弟
之過也懼爲衆是之所懼也之一事之非與十人
談之非之者一而是之者九間者率從其是而違
其非以非者少而是者多也今此事也一二人談
之一二人以爲是三五人談之三五人以爲是數
十百人談之數十百人無不以爲是問有是其非
者亦垢面縮喙於其間不能一毫自異者懼爲衆
是之所讙也衆人皆以爲是而吾弟獨以爲非此
吾之所以喜而且懼也吾弟明於知非而果於遷
善必有以實吾之喜而虛吾之懼矣凡君子處事
當視義理爲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爲是非此
事古無有也
祖宗之時亦無有也有自近代始吾嘗見東里先
生三朝聖諭錄載此事是東里時始有也顧佐之
爲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賁放皂隷
者
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爲大臣而
不撿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爲薦此人也士奇
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
也噫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于其家時
人斯其辜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今日之天
下因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輔其君則天下之大凡家給而人足況仕者之祿
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
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

乎其隣里親戚況撫有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
君當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
而遺千百年之患爲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
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東
里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而見不出此何也
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允以清脩苦節自持
東里縱不能以唐虞三代之臣自期豈可復居高
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如此之
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視之則倍蓰
什伯於其初矣其椎骨剥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蠹

士心而虧國體汙缺一代之治化而貽羞千載者
未有甚于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
爲士無常產以官爲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
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夫之嗜
利無恥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爲吾分之當
然正猶李赤被厠鬼身入汙穢過者莫不掩鼻彼
方揚揚然自以爲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彝
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爲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奮
興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代之積弊凡爲吾徒者
庶乎少免汙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及者多矣善
待其生者以百年爲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
弟勉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四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刑部律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申明刑罰疏　馬文升
總論制刑之義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三　丘濬
定律令之制四　丘濬
題律例事宜　王恕
陳條省疏　何喬新
奏行問刑條例疏　白昂
論條例　尹直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五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刑部律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罰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孜孜弗怠且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

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
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
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念衆
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米中之沙礫禾黍中之
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六而弗倦者凡欲
斯生民也今又特
勑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
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
成輙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

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
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
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
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
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
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
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

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戸婚曰廐
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捕亡曰斷獄
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
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
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
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
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臣伏覩

大明律一欵凡國家律令叅酌事情輕重定立罪
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
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
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
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欽遵外竊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
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
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寃抑之氣有以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舜

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
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
重民命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
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
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
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
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爲講明
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
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

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
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
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
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
杖徒流絞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
關係匪輕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贓强盜
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
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
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
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歐打毆

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
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
略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
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
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
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
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詞罪當奏請處決者
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
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
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

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
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
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强盜無贓仗
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
囚近日辨理寃枉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
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灾者果誰
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問囚枉抑
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
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

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以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
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幷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

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幷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
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擬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寃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申明刑罰疏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
旨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

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强盜何則强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刼財奸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
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强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 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

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知所勸奸惡
知所懲與刑即正盜賊屛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
三年爲始每至霜降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
此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
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
辜之心也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
不待時何緣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

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
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
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臨禁日久網與原
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
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衆多至
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其非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
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
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
賊之息得乎如蒙伏望

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
者乞照
先朝故事勑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
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
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
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辨明
其三法司徑問強賊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
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真正毋撓於勢要無拘
於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
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
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
舊會審恭惟

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
此時強盜恣肆刧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
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
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
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
之盛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
辟之意也蓋兵刑一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
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

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緣係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欽依是法司知道欽此

總論制刑之義　丘濬

臣按典者常也民失其常則爲權時之制本三德以趣時分三典以與治使之復其常焉聖人於此何容心哉伏惟我

聖祖承元人亂敗彝倫之後所謂大亂之世也當是之時以夷狄之人爲中國之主天地於是乎易

置華夷於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也三綱五常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一切墜地彼其同類固無足責而我中國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聖賢之子孫或前代之臣子一旦舍我衣冠服其氈毳染其腥膻之化習其無倫之俗甚至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以爲我中國之害受其爵祿爲之輔翼嚮導感其煦嫗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語言家其倫類淪膚入髓知有胡人而不知有吾中國帝王正統之傳綱常倫理之懿子承其父孫襲其祖習知其故以爲當然蓋已百年矣是眞所謂大亂之世也難以新國待之苟不痛絕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滌其腥膻臭穢而復還我中國之綱常倫理也哉雖然隆冬之後必有陽春是以我

聖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蓋非得已也

文祖文孫當承平之時守祖宗之訓一用平典以安兆民敷仁恩於四海延國祚於萬年臣不勝至願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世奇請他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他比者奇請謂常

文之外別有所謂以死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
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
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
上不知其奸下不測其故此民所以無所措手足
網密而奸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我
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
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用者
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
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偷得以意為去取

伏乞特下
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
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來至於成化丁未以前
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為萬世通行者
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例條以為一書頒布中
外與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
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別書之以俟他日裁擇如此
則民知所避守吏不能為奸矣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九
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劉劭衍漢律為魏律賈
充參魏律為晉律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
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
以協厥中以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
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
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
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
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

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
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定為吏
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一十九約六百
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役婚姻分鬬
訟以為鬬毆訴訟廄庫一也則分廄牧為兵倉庫
於戶為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贓於刑為名
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
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
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
立百世之準繩為百王之憲度自有法以來所未

有也且又分爲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
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勞有
歸一之體吏知所守而不眩於煩文民知所避而
不犯於罪戾誠一代之良法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蓋
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
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
政亂人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
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
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

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於律文之中往
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
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
明詔會官討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
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
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
改正之仍　勑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
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輙引
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
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定律令之制三　丘濬

臣按冬職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
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
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閭
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爲今之律文
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於隋也冬職所論者雖曰
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於今古今一律竊考今律
爲卷十三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
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
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卽實以

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
罪所減者何罪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
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其義不待思索議擬
而皆瞭然於心目之間昭然於見聞之頃則民知
所趨避不陷於機穽矣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變更臣非敢欲有所變更也
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刑
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
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悞爾倘以
臣言爲可采乞

命法官集會儒臣同加解釋標註其於四百六十之條不敢一毫有所加減惟於卷帙稍加增耳夫制爲一代之律以司萬人之命垂萬世之憲非他書比今天下書籍支詞蔓語費楮何啻千萬顧乃於律書簡約如此無乃詳於古而略於今重乎詞而輕乎法哉迂儒過慮死罪死罪伏惟
聖明矜察

定律令之制四　丘濬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法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皇祖訓告之詞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與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且載

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爲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題律例事宜　王恕

臣備員棘寺叨司審錄常愧無分寸之補奚敢有出位之思竊見法司中日逐擬斷之事揆之律例雖無不合推之人情亦有未宜今略舉一二昧死妄言伏望

聖明少賜裁決著爲定例庶幾事得其宜而人易
遵守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一件祛除凶德事臣惟姦盜凶德也凡人有一於
身人皆賤之恥與爲伍況堂堂清朝豈可容此
之徒承襲世祿而玷辱聖化乎切見軍職中間
守分盡職者固多而爲姦作盜者不少且姦與
盜名雖不同實則相等查得見行事例軍職犯
縱容及抑勒妻女與人通姦者俱照敗倫傷化
事例革職爲民許令應襲弟男子姪替職其犯

竊盜掏摸搶奪盜官畜產者法司因無事例止
照常例發落仍令還職實是玷辱名爵有傷風
化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同三法司計議除已發落外合無將今
後軍職有犯竊盜掏摸搶奪盜官畜產者如律
罪之亦照敗倫傷化事例革職爲民許令應襲
弟男子姪替職如此則世祿及忠良之士在官
無凶德之人矣
一件抑勒爲娼事伏覩大明律內一款抑勒妻妾
及乞養女與人通姦者本夫義父不坐並離異
歸宗其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者罪亦如之
欽此切照有等無恥之徒抑勒妻妾及乞養
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討錢使用其妻妾及
乞養女并子孫之婦堅執不從被其逼打不過
纔方將情具告法司因見不曾成姦律不該載
止坐不應杖罪仍令婦人隨住切詳此等婦人
思係良家不肯從伊爲娼志節貞潔誠爲可嘉
今既告到官意脫免污辱者未曾成姦仍令隨
住彼不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從輒加捶楚以
此婦女剛强不屈者必至死地柔善軟弱者終

被污辱實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如蒙乞
勑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但係抑勒妻女及
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雖未成姦取供
明白就令婦女離異歸宗若婦女誣告亦依律
罪之如此則凶徒不得肆姦而良善庶免污辱
矣
一件因人納紙事照得法司見行事例除眞犯死
罪竊盜并逃軍逃匠不納紙劄外其餘一應囚
徒各納紙一分入官切詳立法初意蓋謂逃軍
逃匠逃囚多是窮苦小人以此免其納紙今照

報效義勇民壯舍餘勇士力士人等名雖與軍
不同其實與軍一般操備征進爲事一般照例
發遣守哨法司因見前例不曾除豁亦令納紙
未免破費盤纏實是窮苦不堪及有一家同居
人口被人牽告三兩口在官者有之五七口者
亦有之發落之時每人各納紙一分且民紙一
分直銀三四錢官紙一分直銀一兩富實者固
不爲事貧難者從何措辦甚至傾家破產鬻男
賣女若此窮苦實可矜憐如蒙准言乞
勅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問擬在逃報效義

勇民壯舍餘勇士力士人等俱照逃軍事例免
其納紙及一家同居人口有犯不分人數多少
只令納紙一分如此則窮苦小人不致失所矣
一件因徒會赦事伏覩景泰二年五月初二日詔
書內一欵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問遣運米做工
等項悉行放免欽此該衙門因見詔書不曾開
有煎塩炒鐵充軍伴儀從膳夫之類止運米做
工等項放免却將煎塩炒鐵之類仍前拘役切
詳運米做工與煎塩炒鐵等項因徒俱係犯該
徒流并雜犯死罪人數止是一時發落有此頭

項不一朔詔書明開運米做工等項竊恐煎塩
炒鐵之類亦在其中若止將運米做工因徒放
免其餘煎塩炒鐵等項不行放免非惟有違詔
書事意且使因徒不得均霑曠蕩之恩況煎塩
炒鐵等項多是窮苦軍民在工日久未免逃躱
及至挨拏又不出官工役處所既不得其出力
原籍原衛又不得伊當差兩相擔閣俱不得用
徒有虛名實未便益如蒙准言乞
勅三法司計議合無將會經赦煎塩炒鐵充儀
從軍伴膳夫等項因徒悉與運米做工等項一

體放免如此則赦無彼此之分因徒沾均一之
恩矣
一件除奸革弊事切照在京五府并各衛軍職官
員俸糧折支銀絹椒米等物每季俱係各衙門
差委指揮千戶等官赴內府總領出外分散中
間有等無知委官不以錢糧爲重惟務貪圖肥
已多方侵漁略無忌憚有指以置買物件而侵
欺者有假以抵換私債而尅落者或見彼軟弱
而全不給與或因人不在而就不送還宿弊百
端難以枚舉及至事發到官依法追問却乃展

轉支吾不服招認錢糧被其侵尅官府被其誆
援蓋緣給散之際無有文職糾察照得每年賞
賜軍士冬衣布花俱差給事中御史并戶兵部
官親臨該衛眼同委官逐一唱名給散以此委
官無由侵欺軍旗受其實惠弊源既塞詞訟自
息此法最善實為便益如蒙准言乞
勑該衙門計議合無今後每季關領軍職折俸
銀絹椒木之時照舊各差委官赴府關領到衛
仍照給散冬衣布花事例差給事中御史并戶
兵部官分投督令委官將銀兩數分鑿成塊絹

布每分細作一束椒木每分包作一處如法封
記眼同委官逐一唱名給散如此則侵欺之弊
可革而告訐之風自息矣
一件僧道犯罪事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僧道犯罪
曾經決罰者並令還俗欽此切照法司口逐問
過僧道但犯一應大小罪名不分故失并曾否
決罰者悉令還俗其僧道官有犯因見律不該
載止照常例運糧運灰等項發落仍令還職臣
惟僧道官主典教門表率叢林比之僧道戒行
尤宜精嚴持身尤宜端謹僧道有犯既令還俗

僧道官有犯豈可仍令還職且人誰能無過若
將過誤犯罪及因人連累致罪并犯罪不曾決
罰僧道一槩令其還俗竊恐禁網太密下無全
人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三法司計議除已發落外合無將今後
僧道官并僧道有犯公罪并過誤犯罪及因人
連累致罪者俱照常例運糧運灰等項發落仍
令還職復業其犯奸盜詐偽并一應故犯罪名
俱照常例運糧運灰決罪等項發落不分僧道
官與僧道一體罷職還俗如此則事例得適中

之宜僧道無故犯之徒矣景泰五年九月初日
題奉
聖旨三法司計議停當行　介菴奏議
陳脩省疏　何喬新
節該太監韋　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
異朕當撿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
加脩省勉圖報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
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欽此欽遵臣等備
員法司所學者刑所講者律不敢泛及他事竊惟

刑律之制肇自虞之象刑其後夏有政典商有官
刑周之三典以及漢唐宋而律書目繁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本諸欽恤之心旁採漢唐
之制定大明律以爲輔治之具輕重適中度越前
代矣
列聖相承因時制宜又有事例以輔律之不及內
外法司遵守惟謹迨今百有二十餘年間敢違越
然律文深奧百司官吏講解未明或以一字之文
而害一條之義及其引律斷罪往往有乖律意承
訛踵謬不知其非此乃有司因襲之弊非

聖祖制律之本意也夫律意不明則刑罰不當刑
罰不當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臣等謹條令之擬
罪有當改正者于後伏乞
聖明裁處參酌輕重著于典章頒行天下永爲遵
守臣民幸甚等因具本奉
聖旨這本送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議停當來說
欽此欽遵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等大理寺卿
馮等詳議得凡告子孫及子孫之婦不孝并監臨
官因公毆人至死及因事威逼人致死律例甚明
近來有司過有告子孫及婦不孝者不問虛實即

坐其罪因公毆人致死者雖不曾用撩酷刑具俱
作酷刑官員起送吏部奏請降調愚民或因忿爭
小故致令自盡者俱坐以威逼致死此皆有司因
襲之弊殊失律意合依本部所擬改正通行內外
法司永爲遵守庶幾不失
聖祖制律之意其邊遠充軍江南等處發兩北衛
分江北等處發東南衛分律有坐定地方但近年
兵部奏稱內外法司問該充軍人犯俱要就近編
發以便勾取合無照依見行事例發遣中間有係
戎虜種類者或發兩廣雲貴衛分充軍以防意外

之虞其言 國初定律之時鈔重而物輕經今百
有餘年鈔輕而物重要將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
文各估鈔四十貫揆之時估固爲有理但銀錢估
鈔行之已久合仍依原估其他一應貨物委有估
計失當臣等再行斟酌計議務在輕重得中另行
具奏定奪緣節該奉欽依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
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議過緣由開具
謹題 計開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罵祖父母父母及
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

乃坐又一欵其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謂祖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孫孛戾至於毆罵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輙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乃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偏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

子者有溺愛少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産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遂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舜包孝友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況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不孝者必須追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母父母偏私誣告仍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乖

聖朝制律之意而克全天性之恩矣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徵埋葬銀一十兩若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於人臂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勿論欽此查得見行事例各處有司及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所以懲戒殘忍之徒

也近見內外官司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槩議作酷刑黜罷殊與律例不合且鞭作官刑朴作敎刑自古有之但不當肆為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輙黜為民非律例之意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有犯除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係酷刑具及於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為民其餘如因公事或笞或杖於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各依本律科斷不在起送降調之例庶於情法得中　前件會

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因事威逼人致死
者杖一百追埋葬銀一十兩欽此竊詳律意蓋
謂諸色人等或逼取田園或强索財物或見愚
弱而恐之以罪或因其卑賤而加之以威其人
畏威懾勢以致自殺者坐以前罪仍追埋葬之
貲給與死者之家近見街市愚夫愚婦或一時
語言忿爭或偶因酒醉戲駡本無用威挾勢凌
逼情由而愚民輕生輙便自盡者官司往擬威
逼罪名追給銀兩殊非律意其罪雖止於杖然

監追銀兩有力者隨即送官貧窘者淹禁連月
甚至於鬻子女典房屋而後完納深爲可憫合
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此等囚犯研
審明白果係因事威逼人致死者依本律科斷
若因一時忿爭或因醉戲詈互鬪等項致人輕
死自盡別無逼迫之情者止依不應毆駡人等
項律條科斷不必追銀庶幾情法相當而死生
無憾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伏覩大明律邊遠充軍條內開江南江北浙江江
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定遼山西等都司所轄衛

分充軍江北山西陝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廣東
廣西等都司所轄衛分充軍竊見近來編發充
軍囚犯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充軍蓋以西
北近虜故欲填邊衛也然此等囚犯多是原問
斬絞罪名饒死及一應奸頑梗化輕於犯法之
徒往往隨到隨逃仍復爲惡雖有仍問死罪處
決之例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間又有原
係戎虜種類語知邊情慣習夷語恐其乘隙逃
入虜中爲之謀主啓釁邊陲不可不防漢之衛
律宋之張元可爲永鑑合無今後編發充軍囚

徒仍照律內所定地方原係北人者編發江南
衛分原係南人者編發江北衛分庶可革其屢
逃之弊亦可免意外之虞　前件會議得充軍
囚犯就近編發照兵部見行事例中間係戎虜
者發兩廣雲南貴州充軍
一伏覩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
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者例也所以輔
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
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
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

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繩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查得正統成化年間部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志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況陳智等擬奏時估止稱銀兩銅錢而貨物因之及其後估計貨物雖有定規一向遵行就中輕重失倫者亦多如綿被一件值銀不過七八錢

乃估以一百貫金一兩值銀不下五六兩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一輛值銀十餘兩而以七十貫估之柴草一大車值銀五六錢而以一百貫估之其他估計失常者不可枚舉依此論罪刑罰豈能得中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餘馬騾等畜并諸般貨物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斟酌估計務在合乎人情宜於時俗定擬停當通行內外問刑衙門遵依折錢擬罪庶幾得輕重之中而不失制律之意矣　前件會議停銀錢

估鈔照舊其餘貨物另行估計弘治二年九月十八日刑部尚書何等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內罵祖父母父母一條係干倫理還着吏部會同戶禮兵工四部及通政司六科再詳律意講明來說其餘准議欽此　李東日記

奏行問刑條例疏　白昂

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先該委官監察御史王鼎署郎中事員外郎楊茂仁項亨明署左寺正事左寺副朱華呈各奉本部院寺劄帖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法司問囚

近來條例太多人難遵守中間有行者三法司查議停當條陳定奪其餘冗雜難行者悉皆革去欽此欽遵備將法司歷年見行及申明問刑條例查出開呈以憑會議等因奉此依奉查呈前來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閔珪等大理寺卿等官王軾等通行查議停當除冗瑣難行遵奉明詔革去者不開外將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陳上請定奪等因開坐具題奉
聖旨你每還會同各該衙門再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吏部等衙門太子太傅尚書等官屠滽

等將前項條例查照明白再加議處停當理合開
陳具奏伏候
命下之日刊行內外問刑衙門問擬罪囚悉照此
例施行永爲遵守等因開坐具題奉
聖旨是有點的六條還再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
續該本部等衙門會同將令奉
欽依點出六條舊例再議明白具題弘治十三年
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都照舊行欽此欽遵

論條例 尹直

予觀問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詔諭詳審至於再三然諸大臣刑
名之精不無牽礙如殺一牛罪至罰十行之數月
邊將奏稱軍需缺乏蓋牛禁過重人莫敢殺皮骨
觔角無處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
一條許寡婦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孀婦貞節
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則其所愛莫愛於奸夫以
例立之誰復能禁此誨淫長奸之大不可也以此
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更則有弊若此法久而弛驟
加嚴促號爲振弛懲玩然淫刑酷罰頭會箕斂中
外臣工因而科派侵欺入已上下交征民窮財盡
起而爲盜以致禍亂流毒天下此青苗之法所以
卒亡宋也變亂舊制之律其意深矣哉 瑣綴錄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五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六目錄

刑部論奏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考校錢糧封事　鄭士利
訟劉聚罪狀　王恕
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再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奏正法守疏　林俊
正法守疏　林俊
乞恩回話疏　林俊
題謹聖治疏　林俊
覆辨明究抑疏　林俊
題俵欺錢糧事　林俊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六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刑部論奏

論韓國公寃事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作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執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執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王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

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
取天下之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
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絶世能保首領者幾人
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頽精神志
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
之强暴感動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
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
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脱禍圖全
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

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
竊惻然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
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
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一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
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枉究延今未已羣臣拄口竟無一
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異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考校錢糧封事　　鄭士利

前月九日欽遇
陛下渙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盛舉也
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校錢糧事未
有言者意者當
陛下赫怒之餘故人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何其宜

言而不言也臣草野布衣聞見淺近政事之得失
生民之利病臣焉能知惟考校錢糧得聞一二諺
所謂耳聞不如目見向非臣兄士原爲定任懷慶
府同知考校錢糧事斷發工役臣亦盖不知也自
詔書之下臣欲言之久矣特以臣兄之故恐
陛下以臣爲假公營私者不敢言欲進復退者累
一月既竊自念以爲當
陛下求言之急豈惡直言之士若乃畏首畏尾避
嫌遠疑是忠臣義士之心不白於天下也輒不自
揆故借言之亦不自量巳昔有野人食芹而美者

則欲以獻於其君區區愚衷正與此類
陛下幸垂察焉夫考校錢糧用使空印自昔已然
非至聖代而然也
陛下即位已九年矣詔條之內不見禁革而律令
之內所不該載上下成習以為當然天下之人咸
知之惟
陛下未之知耳一旦生事之人摭拾此事致使忠
良老成咸被其害臣愚請試言其故夫考校錢糧
各府賫將文卷越行省攢造千百卷宗攢於一冊
牽查照筭豈無錯悞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

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向
使有司官吏欲偷盜那移埋沒作弊當預於本處
文卷補完然後赴省部攢造豈不藏鋒斂鍔便且
易耶又何必欲空印旋補而旋生弊也又況出納
錢糧各州府非奉省部不敢專擅一絲一毫之出
入其所皆出於省部故省部卷中所有府州文卷
不能損也府州文卷所無省部卷中不能益也若
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特散漫於各卷未之歸一查
照攢造之間不能無悞空紙所以為悞差錯之設
無弊也且各省府至戶部里路遠者半年餘近者

亦不下半月偶有差錯理須扣換填補若待復至
本處衙門用使印信即非旬日可及省部置局督
併攢造有如星火若爾展轉迂迴豈不大悞事耶
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今行移文書除張縫中印
信外後面必有年月年月之傍必有註語然後官
吏僉押於年月註語之間用使印信今考校文冊
下面張縫印信雖多而後面年月之傍註語已定
又止一印信何使掾典欲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潛
謀不軌下而張縫固有印信可徵而後面年月即
無印信又無封皮不知復可作何行移而何處不

曉法律鋪兵便與承接遞送而何等庸愚官吏輒
便憑信與之施行空印之不可以行移遞送而明
矣臣竊迹前世興亡之故大抵親賢臣遠小人以
興而親小人遠賢臣以致未嘗以空印也空印之
不能為國家患益明矣
陛下以天縱之資日月之明豈不燭此情理然而
盛怒未解者意者左右之臣未嘗以此言進獻臣
愚竊以為考校官吏止可坐之以不勤之罪而不
當坐之以重罪也況所犯在律令須行之先乎空
印既不可以行移文書又不可以那移作弊免死

杖一百工役終身前此復有充軍者假使偷盜邪
移潛謀不軌不審
陛下復加之何罪
陛下必欲禁革空印不過罪一二人下半紙詔書
明諭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懼而不敢犯足矣
何必牽枝引蔓罪及各省府耶夫人才之難自古
爲然十年長養十年教訓十年歷練至於四十血
氣既定見識已明然後適用故曰人惟求舊今內
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尤所謂國之重臣功能似
茂者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縱有罪過臣猶謂得

與八議之科今乃俱爲考校錢糧有不保首領復
追俸者有斷發工役改發充軍者中外老成蕩然
一空並使晚進後生布列中外未審孰爲
陛下畫此策也使彼在任之內所言所行果皆考
校錢糧事耶抑亦有忠國愛民之事也如果俱係
考校錢糧固爲得罪若亦有一班半點爲國爲民
亦可絕長補短以功掩過三年之俸亦不足爲國
重輕也而追之是導天下之人而爲貪汚也奚補
哉其犯贓私者工役而用使空印者亦工役復終
身爲彼富裕者固不復憂而此貧乏者則受苦楚

其平日贓私者至此自爲得計臣竊恐自是之後
廉謹者愈無所勸矣昔秦穆公赦食馬之徒厥後
猶得其死力考校官吏非岐下野人比也
陛下幸赦之又豈特得其死力而已哉古人有言
曰人之有言不得已也臣兄已斷發工役固不敢
辭而甘心輸作以贖罪矣臣復勤勤懇懇不避鈇
鉞爲
陛下言者非不知觸忤天顏罪在不赦顧以朝廷
大體當務從平恕不宜持法過當有累
聖明盛德臣亦不得已言耳固非爲臣兄一人之

計而言也臣詞粗鄙不能回護
陛下倘以臣爲草野踈愚不識　朝廷忌諱恕其
狂瞽而納用其言又豈特考校官吏咸恩無窮天
下之士必皆鼓舞懽忻而樂於仕進矣達於中書
省投進以　聞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訟劉槩罪狀　王恕

竊見刑部河南清吏司問得犯人劉槩合比依造
妖言者律斬秋後處決湯鼐依風憲官受財加其
餘官受財不枉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二等罪止
律擬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

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俱職官各
照例運磚各完日湯鼐係有贓官革職為民吉人
李文祥鄒智俱浮躁淺露人數送吏部收查定奪
東思誠曹璘俱供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
奉
聖旨這廝每既情犯深重劉槩揑造非言依律處
決湯鼐風憲犯贓押發陝西肅州衛充軍吉人肆
奸欺罔發回原籍為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降
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磚其餘准擬欽此欽遵抄招

用手本連李文祥等送本部施行等因除湯鼐李
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槩比依前
律坐以斬罪臣則不能無疑焉伏覩大明律云凡
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欽此先儒
謂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
緯書蓋讖緯之書即妖書讖緯之言即妖言以其
說未來之興亡能惑衆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
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槩招稱不合要得阿諛湯
鼐又揑寫一夢書內稱別後時夢中會見一夕夢
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陷於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
色石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謝而去因思
人騎牛背儼然一朱字正我朝之姓氏豈非天生
豪傑欲賴之引君當道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曉
或者公自臺中首先抗疏為彈之第一等耶請試
思之如何等情臣切詳劉槩書詞固為狂妄不能
無罪其夢有無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
鼐節次建言指陳得失不計利害以為天生豪傑
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人為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情
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為過矣設

有造如亡秦者胡也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
更以何罪加之昔之時有以忠諫者為誹謗深計
者為妖言至今人為之痛惜
陛下受天明命正位宸極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
下愛戴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槩
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為之痛惜恐不
可得也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
洶洶此正朝廷欽卹刑獄求言脩省以回天意以
弭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使劉槩緣此死於獄中

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爲
陛下言之倘蒙
聖明裁察寬宥劉槩死罪將見天下後世莫不稱頌
皇上矜恤之仁豈不召和致祥衍慶延祚於無窮也弘治二年四月初三日具奏奉
聖旨劉槩造妖引喻非類法司比律問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待後發落刑部知道

欽此

論不可内外異法奏狀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於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爲後主告實所以爲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
御史姜綰等
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情誠恐天下聞之謂今
聖明之時内外異法豈不有傷
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宗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爲之處置乎夫爲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

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待
聖恩起於既退之餘加以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
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
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

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
進言也臣伏願
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
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爲
悠久矣若以臣言爲狂妄而不之省乞將臣罷歸
田里以爲多言者之戒臣干冐天威不勝戰慄待
罪之至具題弘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事已發落了罷欽此
再論不可内外異法奏狀　王恕
臣昨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

聖旨以爲蔣琮姜綰等俱是有罪人犯姜綰等降
調外任侍郎黄孔昭等被其連累亦皆罰俸蔣琮
獨蒙
恩宥又不爲之處置人皆不平是以昧死上言欲
望
陛下追還前旨另爲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
免天下後世内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
非敢徇情妄言以惑　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
聖旨這事已發落了罷欽此臣惟人之大倫有二
君臣也父子也傳曰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

而無犯此言事君事親諫諍之道不同也又曰事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言爲
子者當諫於父母也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言爲臣者當
諫於君也臣讀聖賢書所學者忠君孝親之道也
今臣已老矣親已去世矣雖欲孝誰爲孝幸有
聖天子在上且又身居臣隣之地匡輔諫諍是其
職也是以於政治闕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期於
補其缺成其美以圖萬一之報而已若
陛下曰可臣亦曰可

陛下曰否臣亦曰否則非
陛下起臣之意亦非臣之志也然而此事雖小關
係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過要於
其當而後已若發落了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
流者所從者豈皆未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
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
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合已
意而不從也伏願
陛下昭日月之明察芻蕘之言弘天地之量赦狂
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隱括別作處置使内外無

分彼此而人心服治體不至虧損而
朝廷尊矣臣不勝至願弘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具題次日奉
聖旨朕意以蔣琮守備重任不宜輕動如何又這
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正法守疏　　林俊

四川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
尉陳賢齎捧駕帖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
詞陷害良善代伸私忿事奉欽依是陳奏曹浩宋
鈺張奉宋鐸李陽鳳梁方小陶兒錦衣衛都拏送

鎮撫司打着問的明白來說欽此欽遵案查為濫
糾餘黨挾讎擬置內臣毆打公差人役事奉本部
送准工部咨據作頭宋鈺告稱差委城垣工所跟
隨委官六員外看工計料有管工崔太監名下被
革投充軍匠李陽鳳梁方時常向鈺占說要科斂
鋪戶人等財物不遂計稟崔太監差寫字小陶兒
督令軍牢提至工所喝令重責二十五棍以致內
損傷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經
行提李陽鳳梁方等到官小陶兒張奉未到續為
從濟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帖送刑
科抄出巡視南城監察御史劉翀題據牌兒頭陳
泰等呈稱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年閏四
月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貼好錢五十文交與夫頭
曹浩供稱崔太監分付五城每日撥夫十名每辦
錢五十文打點管家及掌案李陽鳳梁方等等因
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粘送到司查究
間今奉前因見得前項人犯未經審問有碍職守
呈乞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作
頭宋鈺所告及巡城御史劉翀所參李朝鳳等擾

賈科斂等情事亦頗小忽聞奉旨取付鎮撫司打
問臣等不勝驚駭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凡大
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
密糾察奸細鎮撫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
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
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
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

擅權凡意中愛惡輒拿付鎭撫文致成獄以逐其
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中奸錮弊一
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
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手假以濟其私夫法
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
反坐之律所告崔文等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
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鎭撫是困臣等忝職無狀祇
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亦日無光夫上下物也
土而上之此下蒙上之徵日君象也日而掩之此
臣蔽君之應天災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
脩德之日今小事尙爾有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
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　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

等付法司從公究問歸結將臣等褫職罷歸田畝
以爲法官失職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
階事理謹具奏　閏四月十六日進十九日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鎭撫司問

、正法守再疏　　林俊

該本部奏前事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鎭撫司問臣等聞命惶
惑罔知適中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懸命利刃
無復存身之地然伏而思法者
祖宗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詔少緩罪止臣等一身若
守法少移則負　祖宗負朝廷得罪於天下後世
矣是故臣等寧冒違詔之誅不敢廢
祖宗之法以從
陛下之命抑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
古固有行者矣漢張釋之爲廷尉渭橋犯蹕奏當
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
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而重之是法不信於民
民安所措手足乎帝曰廷尉當是也唐戴冑爲大
理少卿選人詐冒資蔭太宗令論死冑據法論流

太宗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耶對曰
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
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汝能
守法朕復何憂夫釋之戴冑能執法不阿文帝太
宗能從善不咈故漢廷無冤民而貞觀之治幾致
刑措國史載為美事
陛下勵精圖治方比隆堯舜舍己從人之盛而咈
心之受豈顧出文帝太宗下耶爰自正德以來權
奸竊威獄以賂興雖元惡大憝一欲出入即奪諸
法司下之詔獄比之為奸

祖宗成法為之大壞人怨天怒宗社幾危非
陛下立乾斷以綱紀於上輔臣出死力以搘持於
下豈有今日者哉不意又有奪取刑部見問之囚
付之鎮撫司以為解脫之計恐此途一開後有重
大獄情皆得投求內降以圖倖免誤
陛下事不細而亂階再作自臣始矣伏願
陛下恪守成法收回成命將李陽鳳等仍付本部
或都察院從公問結將臣等罷歸田里以為法守
不謹者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以杜亂階事理
謹具奏聞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九日進二十一日

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題
是違旨着回將話來

乞恩回話疏　　　　林俊

本部具奏為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題
是違旨着回將話來欽此欽遵臣等聞命錯愕無
地措躬竊惟我
祖宗分建諸司各有職統刑獄歸之法司罪無大
小無不由之鎮撫司緝獲大盜奸細訊鞫既得其
情擬罪必付之法司未有奪取法司未問之囚而
付之推問者此我

祖宗百五十餘年成法也一旦援文以脫罪之私
敢干內降　竊惟取自刑部而付之鎮撫綱紀大
紊臣等伏思人臣以奉公守法為職以犯顏敢諫
為忠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
宗詔左藏史盜度支繒帛徑赦勿治狄兼謨繳還
詔頭自古人臣忠愛其君者往往如是臣等竊恭
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之徑文蠹以聖心
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耗內財翕邪俗溯亂我

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玩視若無覩致沮撓成
法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等深爲此懼中論
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
違旨罪當萬死伏望
聖明將臣等罷歸田里請司主事熊宇爲因郎中
員外俱差無官署印暫令列名無預可否乞賜寬
宥其李陽鳳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問以正事體
以公聖政臣等無任恐懼感泣願幸之至緣係乞
恩回話認罪事理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李陽鳳等只着鎮撫司從公究問林俊等都
饒這遭欽此

題謹聖治疏　林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錄題稱問得張龍犯諸
衙門官若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
作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妻子流二千
里安置緣犯在革前奏請定奪參照張龍罪雖遇
革緣人品卑污不顧廉恥交結權奸中傷善類情
犯可惡若照常發落無以警戒將來伏乞
聖裁合無將張龍從重發落惟復别有定奪等因
具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部看得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馬錄題稱問過犯人張龍犯該諸衙
門官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
符同奏啓斬罪犯在革前及參本犯交結權奸中
傷善類乞要從重發落一節爲照張龍先任給事
中選陞通政司參議已爲朝論不容被劾降灤州
同知後夤緣內侍歷陞府同知知府又結錢寧陞右
通政節經科道糾劾倚錢寧等爲心腹力爲營救
恣情率行略無愧容指倚錢寧名目誆騙王通銀

一千一百兩徐漢興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金寶絛
環鉤帶等項其私與過銀又不知其數所擬本犯
奔競朋黨夤緣轉官黷貨稔奸變亂成法罪不止
於亂政若依擬革免委涉輕縱合無將本犯改擬
比依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秋後處
決仍咨都察院轉行直隸監察御史監候審決庶
王法無私巨奸知畏等因奏奉
聖旨是張龍依擬處决欽此

覆辨明究抑疏　林俊

題爲辨明奸黨餘隱舉家性命究抑無伸懇乞

天恩比例發遣充軍分釋情罪存恤殘生等事該
見監犯人廖鵬齊佐王獄各具本奏辨俱奉
聖旨法司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案查先
該本部等衙門會問得廖鵬齊佐王獄俱犯該在
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斬罪秋後處決妻子
爲奴財産入官節奉
聖旨是廖鵬等三名各依律處決欽此監候處決
間今舉前因看得見監朋黨亂政斬罪犯人廖鵬
等各因
勑諭差官録囚奏要比例寛宥發遣一節爲照廖

鵬齊佐王獄與已處決錢寧納賄招權朋交當惡
罪貫已盈人神共憤而廖鵬出入諸兇流毒兩省
尤爲首惡元兇先該多官會問明白節次會審情
真科道等官類奏處決即今未正典刑已爲下咈
人心上干天變各犯乃敢飾詞奏辨兾圖幸免該
科各行參論誠爲有見臣等伏覩
勑諭内開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及節該奉
明旨不當宥而宥皆足致災欽此欽遵所擬廖鵬
齊佐王獄法無可生天飄其惡俱節審情真不當
宥人數合無行令該司牢固監候處決緣節奉

欽依法司看了來說事理覆題奉
聖旨是各照前旨依律牢固監候欽此
題侵欺錢糧事 林俊
嘉靖元年十月會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
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内
使任信等侵盗喂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
釣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
斬罪徐釣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釣等送大理
寺審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
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然後皆成
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内侍有犯多付司
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又似無
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釣等送大理寺審録然後
付之司禮庶幾成法具存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
定守臣等不勝願幸緣係奉欽依是賈全等送司

禮監奏請發落徐釣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事理
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賈全已發落了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六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刑部題奏辨論
題平大法事　林俊
題訪獲事　林俊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題爲條刑律例以便聽訟事　汪鋐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汪鋐
題爲計處爭身以圖善後事　汪鋐
題爲反獄事　汪鋐
請辨冤罪狀疏　王廷相
治要　方孝孺
制刑獄之具一　丘濬
制刑獄之具二　丘濬
明流贖之意　丘濬
愼眚災之赦　丘濬
明復讐之義　丘濬
戒濫縱之失　丘濬
廣東司題名記　彭韶
贈按察使陳子序　彭韶
贈主事陳君之南京序　彭韶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七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刑部題奏雜論

題平大法事　林俊

陝西清吏司按呈先爲建言民患事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陳實条稱內史葛景盧佐違法事情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葛景盧佐縻費廩給占用夫船本當提問且饒這遭欽此又爲乞治倚勢挾讐陷死平人兇犯以公法令事該刑科給事中劉濟等条稱先鎮守
太監劉實并伊弟錦衣衛中所副千戶劉文挾讐誣陷等因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劉文已有了旨劉實既去任都免提問欽此又該河南清吏司案呈皇城守衛事該犯人梅清招稱西中等門左少監李彜用內使范寳薛安奉御劉孟陽強索賍銀等情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李彜用等不必提都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東清吏司案呈爲陳情辯明分豁誣害事該本部題看得內官監右監丞劉景爵李文昌長隨劉景常陽和史監張馳孫內使甄受劉景爵等求強索財物合行提究等因節該奉
聖旨李文昌等不必提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西清吏司案呈爲守衛事該給事中王瑄等条稱長隨李文賢於金求河內淹死家人李優子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死的已相視明白了合該官員都免提問欽此欽遵看得內使葛景盧佐強索廩給占用夫船羅織挾騙倚勢賤買千戶劉文爭占樂婦挾讐陷死田瀾太監劉實聽信挾讐鍛煉害人俱難輕貸左少監李彜用內使范寳薛安奉御劉孟陽剋削軍士索要賍銀右監丞李文昌等六名管工強索財物長隨李文賢禁密之地淹死人命俱屬違法律當提問今俱奉　欽依免提不必提不惟廢法長姦亦且事難歸結会呈查處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葛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於內臣至內臣之親舊者皆得饒免是法

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華心萬一作奸犯科而
無法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
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性外
臣有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
二司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
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五千人是皆內臣所無
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叅論之
多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其間也所據前項
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罪之不當曰宜廢

不法之官不宜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
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書一不二
疏戚內外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因于
予政泰和之治成矣若彼此猜嫌殆非國家之福
亦非內外臣之利也臣等無任勤惓緣係乎大法
以召大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奉
聖旨已名有旨了欽此

題訪獲事　林俊

錦衣衛鎮撫司題稱少監王玘等軍匠陳俊等并
任氏偷盜內府財物緣由奉
聖旨是陳俊并任氏送法司擬了罪來說王玘等
送司禮監奏請發落未獲的着挨拏送問守門守
衛內外官軍本當查究但既無的記日期罷張德
玉等饒他欽此欽遵將陳俊等開送前來各問罪
送大理寺待報發落外該本部看得內府嚴密之
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什以監守責亦專
矣不謂王玘盧能常祥霍通常訓范讓蒙告孫忠
李忠董鏞包堂王廷佑甄得李進大肆姦貪串同
陳俊等恣意侵盜銀共二千七十九兩紵絲絹布

共一千餘疋紵絲紬絹衣服共二百領又有金紐
玉束等物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
事發如是各起未事發何如中間侵隱又有不可
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
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
多見侵沒今彼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
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
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邪
成化間刑部陝西司一起內使張來保盜彰德官
財物計贓約銀百兩問擬盜內府財物斬罪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即押赴市曹處決當宣太監傅旦
知罪人不行捕告亦發南海子充軍夫彰德之
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内府公家之積内而大償
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
實漏卮群盜效尤國計一空其獘可勝道耶書云
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
殺惟當審輕重之中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
守法豈容忍默以滋大姦所據王玘盧能等一十
八員名似宜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德王等
及該直守門守衛内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群

姦屏息積獘一清緣王玘張德王等俱内臣及係
治盜臣以防耗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王玘等已各打五十降小火者發南京打
更了張德王并該日守門守衛内外官軍已有了
旨了欽此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人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皋等來京問
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
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　朝廷自有處置你
每知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
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郭九
皋問發伊男趙學充軍乃訐郭九皋并同知張守
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
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
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
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楠會同臣與監

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
皋同知張守將定國公奏内事情從公查勘續據
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
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
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掇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
憑城社之迹奸獘顯著法所當懲奈何反開告訐
之門遽興拏官之獄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
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内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
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爲成法況東廠原奉　勑諭前在緝
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
于人命贓私自有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
受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
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各具本奏行
法司不應爲赴東廠首告今萬景賢昧於事體輒
受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直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
日舉措委於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朝

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法外之
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朝廷
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皋
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
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被虛九皋被逮而死
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
不辨而九皋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興嗟
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國家待士夫

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亦
逮人犯頗重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於結斷萬一
盡屬虛謬於朝廷所損非輕臣愚欲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人之言勿與臣
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皋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
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北
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九皋等贓私是實
人命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
酷官員之戒實未爲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

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
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冒昧進言
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公道幸甚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汪鋐

廣東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臣鋐等題前事奉
聖旨還會議明白奏來欽此欽遵抄出到道
案照先該本道呈刑科抄出刑部尚書許讚奏前
事欽蒙　勑諭近來遠近之民饑餓盈途死亡流

雖無算閱諸奏報實用憂傷備部院大臣百司庶
僚之首不可不加勉刑獄重事人命所關其情獘
多端最難條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臣聞
命驚惕措躬無地切惟天人本一理感召無二致
變不虛生惟人所致君以承天大君天地之宗子
大臣宗子之家相大君總理於上羣臣分理於下
臣職舉則庶政修而人君享垂拱之休和氣應而
禎祥至矣臣職廢則庶政隳而人君負宵旰之勞
沴氣應變災生矣恭惟
皇上以大聖至仁之質懷敬 天法 祖之誠求

賢納諫勤學好文念百姓之饑寒則賑濟救拔之
恩屢頒憂邊方之多難則安輯禦攘之策累行近
因四方有災沴之奏天時失雨暘之宜心切焦勞
省躬引責以誠意應天變以實德率臣工 詔諭
諄切期與臣工共圖治理今各條陳弭災事宜愛
民求治之心雖二帝三王不過是也臣以譾薄之
資庸陋之器職忝司刑才不勝任深懼無以仰答
聖明慎重刑獄之盛心致災之由獨臣爲最謹以
職守所關條陳四事上瀆
宸聰大義欽求仰體

聖明欽恤仁愛之厚而識見短淺未敢自謂可以
裨治理而回天變也伏惟
聖明俯賜容納採擇施行等因奉
聖旨着都察院大理寺還參詳律例通行會議停
當來說欽此已經呈院議覆去後今奉 前旨是
乞會議施行等因具呈到院案照先爲前事該本
官奏奉 前旨臣等已將所奏會同大理寺卿葛
浩等詳議覆題去後今奉 前旨臣等覆會同大
理寺卿葛浩等參詳律例會議明白開立前件對
款覆題合候

命下查照施行惟復別有 定奪緣係應詔陳言
以弭災異及先奉 欽依着都察院大理寺還參
詳律例通行會議停當來說并今奉 欽依還會
議明白歸一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禁誣訟以安良善 前件查得
大明律內一款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
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若所誣徒罪人已役流罪人已配雖經
改正放回驗日於犯人名下追徵用其路費給

還若曾經典賣田宅着落犯人備價取贖因一
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絞將犯人財產一
半斷付被誣之人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
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又
查得一欵凡教唆詞訟及爲人作詞狀增減情
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若受雇誣告人者與
自誣告同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一欵
凡誣告人充軍民告抵充軍役軍告發遣衛充
軍又一欵內稱若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
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又一欵凡恐嚇取

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又查得
問刑條例一欵一軍民人等干已詞訟若無故
不行親齎幷隱下壯丁故令老幼殘疾婦女家
人抱齎奏訴者俱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壯
丁問罪又一欵凡將本狀用財雇寄與人赴京
奏訴者幷攬受雇受寄之人屬有司者發口
外爲民屬軍衛所者俱發邊衛充軍原詞立案
不行又一欵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
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
送問若係干自已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

不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幷追究主使之人一
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
發口外爲民又一欵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扛幫
赴京及赴巡撫巡按幷按察司官處各奏告
叛逆等項機密強盜人命重事不實幷全誣十
人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一欵一朝覲聽選
給由等項人員及觧送軍匠物料聽奏儀賓舍
試舉人歲貢生員人等到京若在京及原籍來
京一應親識閑雜人等設法奏告欺詐嚇取財
物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原詞立案不行欽

此前項律例不爲不嚴法網不爲不密但經行
既久人心玩慢以致近日刁風大起如楊孝丁
鑑之徒造爲刁詐之術肆行
聳鼓之下變詐多端效尤日盛誠有如本官之
論者若不通行禁約何以杜瑟將來臣等會議
得前項律例事理合候　命下通行兩京內外
大小問刑緝事衙門一面通行申明禁約一面
多方緝捕拏問以杜弊源但其間又稱及行通
政司收受本狀審有雇替冒名奸徒即便嚴繫
送問本狀不許封進一節會議得通政使司之

識本爲出納 帝命通達下情以防壅蔽今稱
嚴緊送問本狀不許封進恐長壅蔽之漸又查
得
大明會典內稱一應奏告詞狀中間有係革前
并不干己事及暗出添捏等詞若情係不該奏
告就於本後明白叅出投送法司該道再加詳
審其不行欽此亦未明言本狀不許封進又
查得洪武十四年事例 本司職專出納與內
外諸司俱無文移有徑行本司者以違制論欽
此俱與本官奏詞不合擬合照舊施行

一求實情以釋寃枉 前件臣等會議得
大明律刑律盜賊項下二十八條其間拳拳以
得財不得財爲言又一條云凡盜公取竊取皆
爲盜器物錢帛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珠玉寶
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其木石重
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
馬牛駝驢之類須出欄圈鷹犬之類須專制在
己乃成爲盜人命項下二十條其間有成傷輕
重之等有保辜限期之文犯姦項下一十條有
曰其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若姦婦有孕

罪坐本婦鹽法項下一十二條有曰若事發止
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指攀違者以
故出入人罪論至於枉法嚇騙律雖不言過送
亦必事迹顯明原贓追出然後科罪又查得問
刑條內一款鬭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
外而死情眞是實者仍擬死罪奏請定奪欽此
律例詳明纖毫不謬夫何內外問刑衙門官員
或律例不明而假手吏胥或昭察不眞而苟且
成獄或拘泥成案或迴避嫌疑惟知事便於已
不思罪枉於人誠有如本官所言者合候

命下之日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推問囚犯
招情一如本官所擬人命必審問苦主驗對屍
傷盜賊必審勘失主追驗眞贓受贓充軍必求
過付見証之人姦情私鹽必求見發捕獲之情
如屍傷不對失主未到或不知名失主或不知
名地方或不知名失記名過付見証之人或指
誣姦情攀告私鹽等項俱不許成招問罪或事
不可結正者奏 請定奪如有前項含糊不明
招詳到部俱照臣等前奏奉 欽明黜綱事理
查其回繳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問二次欠允

具實參劾其在外撫按衙門遇到所屬呈到招
由欠明者亦照前駁勘二次欠明者亦許指實
參劾庶不致事枉人冤以傷和氣其冤徒打死
人命即將本屍付之水火强盜在野馳驟拒敵
傷人或夥打流賊見被擒獲審問明白者則又
不在檢屍追贓常例之中而死有餘辜無容議
矣其稱
皇上總攬萬幾親閱章奏或遇有此等獄情特
下詔仍令原問衙門回答具奏無非欽恤刑獄
至意伏乞

聖明隨宜俯就裁奪施行不勝幸甚
一明律意以平罪犯 前件臣等會議得人之犯
罪情節未能皆一而併贓計贓律意各有攸當
所謂併贓者其欵有三如曰凡竊盜已行而但
得財者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爲從者各減一
等剌竊盜二字此一欵也又曰凡監臨主守自
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剌盜官
物三字此二欵也又曰凡常人盜倉庫錢糧等
物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剌盜官物三
字此三欵也所謂計贓者其欵有十如曰凡白

晝搶奪人財物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爲從
各減一等剌字此一欵也又曰凡盜牛馬驢騾
豬羊雞犬鵝鴨者並計贓以竊盜論剌字此二
欵也又曰凡盜田野穀麥菜菓及無人看守器
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剌此三欵也又曰凡
恐嚇取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剌
此四欵也又曰凡用計詐欺官私以取人財物
者亦計贓准竊盜論具免剌此五欵也又曰知
强竊盜後而分贓者計其所分贓准竊盜爲從
論免剌此六欵也又曰凡棄毁人器物及毁伐

樹木稼穡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剌官物加二等
此七欵也又曰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該事
過錢有贓者計贓從重論此八欵也又曰凡監
臨官吏挾勢及豪强之人求索借貸所部內財
物者計贓准不枉法論此九欵也又曰凡有司
官吏人等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歛所部
內財物及管軍官吏總旗小旗科歛軍人錢糧
賞賜入己者並計贓以枉法論其非因公務科
歛人財物入已者計贓以不枉法論此十欵也
夫曰併贓是併衆人之贓而通作一處論也曰

計贓是計各人入已之贓而各自一人論也此
律之文義甚是明白本無可疑但計贓之中如
十人共奪銀一兩則又不得不併論如三人盜
一馬五人盜一牛則亦不得不併論又如三人
共毀一棹五人共毀一林則亦不得不併論議
者因此往往致疑謂計贓通當以併贓論也臣
等看得律之言併言計其文自殊今比而同之
未免有失律意人之情犯不同而律意亦如化
工隨物賦形自不拘一合候
命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但遇律文稱併

贓者則以併論稱計贓者則以計論其計贓之
中有不得不併者則亦以併論如此則與律意
自不相背而於人情亦無不當矣
一清刑禁以廣仁政　前件臣等查得
大明律內一款凡獄囚情犯已完監察御史提
刑按察司審錄無冤別無追勘事理應斷決者
限三日內斷決應起發者限十日內起發若限
外不斷決不起發者當該官吏三日笞二十每
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而淹禁致死者若
囚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

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又一條云凡獄囚應請
給衣糧醫藥而不請給患病應脫去枷鎖杻而
不脫去應保管出外而不保管應聽家人入視
而不聽司獄官典獄卒笞五十因而致死者若
因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
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提牢官知而不舉者與
同罪若已申禀上司不即施行者一日笞一十
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因而致死者若囚
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
以下杖六十徒一年又一款云凡婦人犯罪除

犯姦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
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
不許一槩監禁違者笞四十及查得嘉靖三年
四月十九日
詔書內一款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刑衙門近
年以來軍民詞訟不行即時問理又聽犯人展
轉攀扯以致淹禁日久因而病死者往往有之
究抑不伸致傷和氣今後務要上緊問結毋致
淹濫又查得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詔書內一款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刑衙門受

理詞訟不許聽犯人展轉攀扯以致淹禁枉濫
及酷刑拷打致傷人命有故違者在京許科道
官在外聽撫按官訪挨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
落又一欵一刑獄未明人情所苦近來各處問
刑衙門監禁強盜人命未決及充軍追贓人犯
有疑似不明真偽未分者蓋緣起初原問官司
或執偏見或肆貪酷不加詳慎有因刑逼坐贓
者有因同姓名誤坐者草次取供遂成案卷豪
猾者反以僥倖脫網良善者乃以無辜受禍以
後歲月漸遠官吏屢經拘成案者不肯與辯避

嫌疑者不敢與辯結憤牢獄實傷和氣都察院
便行移與各處巡按及審錄官各秉至公勿拘
成案勿避嫌疑的見冤枉即與辯理情重者奏
請定奪以雪民冤欽此前項律例雖詳而有司
視為故紙叨祿俸以偷安視人命如草芥深為
可惡合候
命下通將本官所議及前 律例 詔旨再行
申明遵守今後問理詞訟或繫關人犯已到不
即決斷聽從牽提無干人衆或輕犯到久候提
繫關人犯久禁不行召保及男子不係徒犯重

贓婦人不係逃走重刑一槩濫禁致使枉死被
汚者在內聽科道官在外聽撫按官指實參奏
其稱兩京冬至以後立春以前四十五日之間
應該枷號人犯比照天氣暄熱 欽恤旨意具
各開奏取自
上裁法司通行酌量奏 請一節蓋謂盛寒盛
暑枷號均為不堪而盛寒尤甚合候
命下今後自冬至以至立春四十五日之內但
有應得枷號人犯暫且停止召保在外候至立
春以後照例枷號如此則法無輕縱而人情亦

堪矣 嘉靖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是准議行
題爲計處凈身以周善後事 汪鋐
巡視五城監察御史汪以等各將查審過凈身男
子王堂等共八千七百一十二名陸續開具到院
案查先准禮部咨爲孤苦至極以無歸着再乞
天恩垂蘇生命事該本部題看得順天等府宛平
等縣軍民等籍凈身男子王堂等三千五百一十
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爲照古
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

人之射類用奄寺蓋先王不忍以罪辜棄人而復
收恤之以藉用其力我
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而自宮禁例至
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
之意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
武宗之世日益昌熾錦衣玉食之榮上擬王者爲
之弟姪者往往坐獲封拜而蒼頭漸養亦復紆金
衣紫是以閭閻小民絫願富貴往往自殘形體以
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幾萬人歲縻月糧不可
勝計恭遇

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饑寒死亡日漸凋
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令王堂等私自淨
身雖於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
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
禁隱藏以致上無富貴之潤下無衣食之計流落
狼狽凍餒切身甚者胠篋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
食不得則又糾朋聚黨呼號街衢擊鼓排閣控訴
苦楚
皇上蓋嘗數下驅逐之令示之極刑而旋去旋來
畝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先王之仁不忍使一

物之不得其所矧於此爲之情亦甚可憫況今上
林苑南海子灌畦牧獸俱各之人則欲量爲收用
亦不爲過但恐奏內之人數多有虛揑姓名以希
頂補而在外不曾投告官司者尚多未經查審明
白難便一槩混收合候
命下行令巡視御史督同五城兵馬指揮等官將
見在淨身男子逐一點視比照奏內姓名有無虛
揑備查的確數目及各人年歲貫址定限三月十
五日以前開報本部仍會同司禮監官備查先年
收充海戶事例從長議處請自

上裁如果見在人數比之先年不甚泛濫即將王
堂等收充海戶供役食粮其　王府及在京貴室
之家但有缺乏內臣供事者許其具奏前來照例
差遣其三月十五日以後如有陸續前來奏擾者
即係前項虛揑姓名頂補人數合照弘治十三年
事例定發邊遠充軍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
御史出榜禁約私自淨身之人俱照弘治五年事
例本犯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
及歇家不舉者同罪巡按御史仍取具合屬府州
縣以及衛所等官不違依准定擬期限繳送本部

以憑査考如所属地方再有淨身之人本管官吏
一體恭治庶法令嚴重而人不敢輕犯矣等因題
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院已經通行欽
遵劄仰巡視五城監察御史督同査審去後今擬
開送前來除照名咨送該部施行外臣等照得永
樂宣德正統弘治以來淨身禁例不爲不嚴但禁
令方行旋復收用不能堅守其禁是以禁雖嚴而
人徃徃犯之猶如無禁也査得嘉靖七年節奉
明旨這淨身男子着原籍官司鈐束在家生理但

有赴京奏擾的拏問重治不饒嘉靖八年復節奉
明旨這淨身男子余瑾等一千三百六十二名已
經題准發五城查審年力精壮准發各王府供役
其餘嚴加鈐束若縱令入京再行奏擾一體恭究
重治續到范玹等一千餘名不係原奉　旨收發
之數乃敢聞風聚衆覬望告擾着巡捕將官及五
城兵馬會同驅逐出城也給與執照着各回
原籍九門官軍今後務要着實把守盤詰有擁
衆入城不聽阻遏的即報巡捕及五城官捉拏送
官問罪處死都察院還通行各該有司申明舊例

今後若有私自淨身的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全
家發邊遠充軍兩隣里老不擧的各治以罪有司
官不行関防撫按衙門恭治降調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嚴爲此禁確守不移正以監先年旋禁旋收
之弊不爲因前苟且姑息之政於以保全人道於
以消弭禍患發深慮遠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乃
今復奉　明旨依擬收用豈
皇上之得已哉是蓋　天地好生之德欲使天下
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耳臣等又復
何言但今日之收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

蹈先年旋禁旋收之轍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
則覬覦富貴之念未免復萌而殘毁形體之事自
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民間又復增
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則明日民間又復增
淨身一萬矣令之不信雖咬釘嚼鐵無補也且該
部原題謂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數幾至一萬
以萬人而聚食於一處非升斗之粮不足以滿其欲
勢之所至將若之何况復源源而來有不可限量
者哉古人有云蝮蛇一螫手壮士遂解腕蓋言忍
痛以避毒也若姑息二手則其毒將遍及於一身

不可救藥矣伏望
皇上深思遠慮斷自 聖衷勑下該部從長計處
該爲良法以散其衆不急不徐務使令之必行禁
之必止消禍於方萌弭患於未形斯爲善後之圖
大聖人至仁至義之施也臣等不勝惓惓緣係計
處淨身以圖善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
靖十一年四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這私自淨身男子明犯律條且
先朝宂食已都有詔旨查革了節次糾衆來京奏
擾又累有 明旨驅遣禁約禮部各給與票帖令

各回原籍生理如何却又來京奏擾動以萬計卿
等所奏實爲國家深長之慮禮部還查詔旨計處
停當來說不可務爲姑息以貽後患

題爲反獄事 汪鋐

福建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
史施山鎮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內官監左
少監師章各奏前事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出到道具
呈到院臣等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山鎮守
福建地方內官監左少監師章各奏稱侯官縣監

侯人命強盜重犯盧堅等十九名執持刀斧反獄
殺死左布政使查約右參議楊瑀都指揮王翔知
縣黎文會按察司經歷周煥又打開福州府及懷
安縣門進入各監內將斬絞重囚犯張九等五十
七名一同反出打開城門殺死把門百戶及民兵
郭清等賊衆方行逃走副使郭持平等陸續擒捕
及參奏巡捕指揮仲欽等不行嚴謹防捕一節爲
照福建省城設有都布按三司幷一府三衛三縣
等衙門各該掌印佐貳等官俱各在任又有巡按
御史及鎮守內臣同在一城今侯官縣監囚犯一

旦執持刀斧公然反出殺死方面大臣刼放府縣
四犯殺死門官民兵一齊奔逸如出無人之境則
上而鎮守三司法令廢弛下而府衛縣官職業不
脩居然可見及照布按二司監幷府監俱設有司
獄官吏及獄卒數十人以上關防猶自嚴謹今重
犯不收司府監而收縣監則經該官吏其情弊亦
自可知再照前項重犯招內既稱情真怕死然前
此會審却乃不行處決縣監禁則巡按御史及
三司掌印等官豈能辭[illegible]臣等又訪得亂作之時
御史及三司等官或踰垣或投入居民各四散奔

走藏躲損失威重莫此爲尤且無辜之民横罹鋒
鏑者不下六七十人賊首奔遯未獲奏報情詞未
眞人心洶洶誠有如都給事中趙廷瑞之所參者
查得巡視浙江等處都御史胡璉見已到任本院
欲候
命下備咨本官行令上緊親詣福建地方將前項
反獄事情從公查勘要見反獄因犯何年監禁何
官問理因何不收司府監而收縣監因何遷延不
行處決即今新獲者是否眞正其奔逸賊首林汝
美車十二等有無捕獲軍民被殺的有若干名口
各賊行過鄉村曾否殺擄人財務要一一從公勘
問明白分別各該貽患失事等項官員罪犯輕重
及將擒捕效勞人員分別功罪查被殺左布政查
約應恤緣由一併奏　請施行緣係反獄及奉
欽依都察院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
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而法司幷錦衣衛見監囚犯
笞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
囚情可矜疑幷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見
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祗承
休命以奉宣德意乎臣於去年會同吏部尚書汪
鋐等奉　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
上言大臣德政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
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
今者又奉　欽恤之命臣乃執法之官若隱忍不
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爲
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
大臣德政務要鞠問情由明白處罪本註云如漢
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
百頃益封莽莽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
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
移漢祚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姦邪賂遺人
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
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恩曾
挾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以鋐必害
已故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
以示其非私劾鋐此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
也跡其情狀誠爲可惡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
等之賢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鋐
之私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臣與鋐等
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
朝祖宗以來有三幾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
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
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聰明不致蒙蔽
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
王之於言官言當則行言不當則優容之所以廣
聰明而鎮姦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莫
不括囊惜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稚
乘便乃生使言官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匪人得志
之秋也蒙敝奪其聰明姦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
無所聞見豈不危哉我
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義以此伏惟
陛下鑒察之且馮恩狂妄小人殺之亦何足惜但
係朝政之大爲可惜耳伏望
陛下再勑刑部議辯律義與恩所犯情跡果合與
否再行具奏上　請定奪則
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被
其更生之澤矣臣不勝幸甚緣係辯明律義矜人
命以重欽恤恩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治要　方孝孺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
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刻暴之意於
疎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競勸
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
遠罪潛脩默改於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
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
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
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
者常使民闇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

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其威不可測而未嘗親見其誅殛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親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詈罵為大辱而重施之彼亦以詈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詈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

愛其死則將紛然鶩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纚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晝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游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則慙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

就刑於司寇其心違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為用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叙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人之興於孝悌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迂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虐名可以服其心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

怒一以箠撻詬罵為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色其畏且懼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木其愧甚於刑及其身恥為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脩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莫不盡其職矣推是類也

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行於果不可不恕也必能自重其身知嚴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跡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制刑獄之具一　丘濬

臣按自文帝廢肉刑至是蓋三百年一旦欲復之難矣孔融之議專爲惜人是即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肉刑有五宮居其一乃其中尤慘者也四刑止毒其身宮刑乃絶其世人之有生承傳禪續其來有非一世而一旦絶之于其身豈非人生大慘哉自漢文帝廢肉刑後有議欲復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絶其世乃有一種悖天無親之徒自宮其身以求進以祖宗百世之脉雲仍萬世之傳而易一身之富寵歲月如流人生幾何胡不思之甚耶愚民無知而自落陷穽上之人亦恬然視之而不知禁止何哉茲亦斁彝倫敗風化感傷和氣之一端有國者嚴爲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制刑獄之具二　丘濬

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笞之具無常物所笞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

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拷訊之具若夫棒束杖車輻轅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爲横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荊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死罪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三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

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
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
宋則尤為輕焉
祖宗好生之仁雖為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
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
於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夾
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
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之者加

之廢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於律文者
萬世之下咸如一日所以恢
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億年者端在於斯

明流贖之意　丘濬

臣按自廢肉刑之後惟宮一刑尚在然多取反叛
餘孽為之亦或有生而隱宮及自宮以求進者官
府不以為刑也唐初雖斷右趾太宗以為肉刑久
除不忍復而房玄齡亦謂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
流死為五刑又刖人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宋人
於今五刑之外又為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
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構怨
其憤憤不平之心無所於洩心中之意雖欲自新
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為盜挺起為亂又
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之
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為之耳目也

愼眚災之赦　丘濬

臣按赦之為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賜
遠召舉隱逸蔭子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
皆於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災肆赦赦過宥罪之意

矣臣愚以為赦令之須宥罪之外蠲逋減稅省刑
已責弛工罷役寬征招亡凡寬民惠下之道因赦
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
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
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碍必於
事體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
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决不至於復追如寬
征也其事必可已後决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
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
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

於天下則上之所謂頒者無虐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然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木爲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

以與人相安相亡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罪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

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冤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

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官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讐殆失禮意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

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
讎而亦無讎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
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旣本天地
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
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
死殺巳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
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
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
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
有義所謂復讎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

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讎者而各言所見
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讎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讎者非謂爲人子
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讎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
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讎也旣
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讎者或隱蔽或逋逃
或負固而報讎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讎
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
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
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

所親之交讎也不分其理之可不可之故悞互相
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 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
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爲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
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
除悞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
屬隣保即爲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
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隣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
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
闕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
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爲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

氣報殺所讎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勑理官鞫審若
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
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讎者不與
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
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
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
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隣
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讎果
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
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

究問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
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爲伸理
則免報讐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瑝
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
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
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
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輙專殺以犯
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
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
之鬼矣

戒濫縱之失　丘濬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
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守令
乃爲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
以崇尚道學爲事務虛名而廢實政當是之時爲
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
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
卒至於傷天地之和殘國家之脉而有脅夾之禍
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遠其濫刑之具
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

國家以仁立國乞　勅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
文訊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
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　國脉之一大
事也

廣東司題名記　彭韶

國初元風未殄民習刑憲時雖倣古設六曹稍更
刑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爲浙江江西福建山
東北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
部其雲南隷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厲廉節
盛任使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址司又析雲南

四川之交爲貴州置貴州司而北平陞爲北京始
罷司後廢合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
事二人或三人四人當是時官署在金陵而北京
設行部車駕巡幸又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
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
舊制後加以行在又廢交阯而雲南自爲司方定
都之初百務草創率皆權寓治事今城隍廟西惜
新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暨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
行在正六曹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職如故然
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人并正副郎爲五

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

贈按察使陳子序　彭韶

陝西按察司副使大竹陳子陞浙江按察使惟國家定制按察之官總司諸路刑獄日讞其奸歲告成言其道有二曰詰姦正辟訊究平反而已矣詰姦正辟義之謂也訊究平反仁之謂也仁以經之義以緯之而天下之刑斯平矣然義尚震曜其功顯而易見以興也仁務寬恤其德隱而增惟是故深文之吏辟於詰氏之姦而正其辟世無譏焉矣

訊究平反則曰未得焉蓋恭慕于義而仁之澤缺如也或曰執法當如是也夫法者中而已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斯均謂之執也必曰執也附入不附出則法之戕人深於刃哉聖人無用法矣自古稱執法有如張釋之者乎犯蹕者除死罰金盜鐶者有族棄市未嘗無出理靡鶴鑑厲其辭不同藥石粱肉其效異也大竹曰善哉言乎凡司命之所願聞也

贈王事陳君之南京序　彭韶

法者天下之平而吏所以司平者也在漢惟張釋之用之爲然至張湯則變怪百出史能狀之矣予少時好惡方明感激釋之事中夜欲舞豈獨願爲執鞭哉比人仕前後俱在刑曹轇轕之餘心與時化迹其遷就之意大抵湯趨向也豈惟予爲然僚屬之中公相傳襲求廷執如釋之者絕少至使善類無所仰賴予蓋不忍言也嗚呼韶豈敢以不肖之身而律他人又豈敢以不肖之心而恕他人哉華有人焉固望其爲吾黨雪耻矣餘姚陳君直之其人歟方直之年少取進士如拾芥議論英發平生抱負要自云云然涉世日淺困心衡慮之事耳

得聞之而身未始行之夫聞之與行意味滋別是未可以自許之端而決終身之策也凡平法在人而持平在心釋之必正心克己人也故其法平湯必偏心忌克人也故其文害在之之始拜官刑屬非有二張之寄然平心守法則何嘗以彼此分耶要必提撕此心寧下無高寧拙無巧即時所欲罪吾視諸三尺所欲釋亦視諸三尺旣豪強不必巧詆貧弱不用曲文涵養之久淵然塞淵隨物應之耳異時推排漸至大用式敬之效予知所被者遠矣不得已而商折庭諍又不得已以身決去就猶

曰國有人焉直之將取法古人而予以釋之𦂳之
葢忝同官之好擧所急者爲贈非必直之止於此
也雖然釋之亦豈易輕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七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八目錄

工部營繕

星變陳言疏　龔煇
採運圖前說　龔煇
採運圖後說　龔煇
題欽奉勑諭事　蔣瑶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八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營繕

星變陳言疏　龔煇

題爲應詔陳言蘇民困以弭天變事奉本部劄付該貴州道監察御史郭弘化題該本部查議内開合候

命下之日一面通行原差買木燒甎郎中等官張淑龔煇劉悌張問之等各查原派木板若干甎料

若干曾經採買燒造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各以三分爲率果勾二分其餘一分未完即行停免差去各官務將已完甎木督同各該司府等官選差的當官員支給往兗水手并水陸車船盤纏押發起運方許回京先將起運過數目星馳奏報等因題奉　欽依備劄到臣奉此案照先該臣欽　勑兹以營建

仁壽宮及先蠶壇殿命爾前去四川地方并貴州西路收買楠杉大木爾可會同彼處鎮巡官選委司府佐貳官員動支應解本部銀兩照數收買或諭土官進貢或照事例召商作急起運赴京以濟急用務要多方訪求從長計處木必擇其圍長合式堅實不空價必定擬兩平不致虧官損民以致僉解委官押運等項事宜一一議處務令停當承委官員中間果有盡心所事得木數多地方不擾者具奏旌擢違慢沮撓推托誤事不服調度者五品以上官參奏處治六品以下逕自提問各該地方敢有官豪勢要并貪利之徒包攬害人者聽爾處治禁革不許寬縱有妨大事其餘俱照該部題准事理施行爾爲部屬受兹任使宜持廉秉公著

實銓擇安靜行事務使木以時至而工不遲誤價從官辦而民不怨嗟斯爲爾能如或處置乖方事誤民怨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勑欽此欽遵并奉本部劄付爲營建　宮殿事内開會同鎮巡等官先行選委素有才力守巡等官各一員分定某官於某處收買仍各奏疏知不許別項差委各官各照分定地方住劄專一督同府衛州縣掌印等官查照先年事體召商差人多方訪求從長計處照數收買運各水次每月近則三次遠則二次開報郎中處驗勘合式及無空腐隨便印記編號定委

能幹府州佐貳官員陸續解運接濟鎮巡郎中等
官每三箇月將買過木植數目日期奏報遇有二
號以上大木并圍圓六尺以下中材截長補短堅
實可用者折數充解等因討開四川布政司收買
三號楠木五千根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徑三尺
五寸至三尺三號杉木一千五百根各長四丈五
尺至四丈徑二尺五寸至二尺四號杉木一千五
百根各長五丈至四丈五尺徑二尺至一尺七寸
楠杉木連二板枋各二千五百塊杉木单料板枋
一千五百塊栢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三丈徑三尺

柚木一百五十根各長三丈徑二尺五寸貴州布
政司西路收買三號楠木五百根各長四丈五尺
至四丈徑三尺五寸至三尺三號杉木五百根各
長四丈五尺至四丈徑二尺五寸至二尺四號杉
木五百根各長五丈至四丈五尺徑二尺至一尺
七寸楠杉木連貳板枋各五百塊杉木单料板枋
五百塊栢木三十根各長三丈徑三尺柚木五十
根各長三丈徑二尺五寸備劄到臣已經會行四
川貴州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查議應行事宜并
委司府佐貳督木官員職名及查見在買木銀兩

不敷支用乞要開例納銀并請　內帑銀兩接濟
等項及據四川布政司經歷司呈報償完上年楠
杉大木一千三百三十八根板枋三百八十五塊
於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差委重慶府衛同知趙
淮知事王經綸劍州判官楊著黔江縣主簿戈璞
領解赴京交納各緣由前來會本具題外又奉本
部劄付為傳奉事討開四川收買楠木七十五根
各長四丈五尺至三丈五尺徑二尺五寸至二尺
杉木二百五十根各長四丈至三丈五尺徑一尺
五寸至一尺二寸楠木連貳板枋九十塊連三板

枋二十八塊杉木連二板枋六十塊单料板枋五
十五塊備劄到臣又經案行四川布政司派屬買
補呈報類解又奉本部劄付該本部題除請給
內帑查無舊例借取惟開納各項事例相應舉行
內開陝西布政司并廬鳳淮揚等府開納事例銀
兩協濟四川買木等因題奉　欽依備劄到臣俱
經會行四川布政司通行所屬召納及差官分投
催解接濟去後續該四川布按二司督木左參議
何鰲僉事李文忠各陸續呈報買完堪解大木板
枋數目前來已於嘉靖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差委

夔州府通判黄圖宜賓昭化二縣主簿劉秉俞傑
領解楠杉大木七百一十七根板枋四百三十塊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差委重慶府通判潘
雍富順銅梁二縣主簿馬總王九臯領解楠杉栢
木七百六十一根板枋八百六十六塊本年十二
月十一日差委嘉定州同知姚廷用江安大昌二
縣主簿許佩于龍領解楠杉栢木一千一十六根
板枋四百七十八塊連前趙淮等領運共四次實
解過楠杉栢木三千八百三十二根板枋二千一
百五十九塊俱經各起具數會題除貴州布政司
已經奏有　欽依案行該省欽遵施行外臣復親
詣各該買木衙門往來督併節據叙馬等府木商
周洪川等訴稱先年採木磨㓕之下今次採木俱
在深山曠野懸崕絶澗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
領官銀不一雇募夫水不等各於烏蒙忙部馬湖
等處採運每廠用夫不下三五百名每月食米不
下百十餘石抵架天橋劳苦萬端方得一木出水
先次取木八千因是接濟遲延故使累年未結今
次取本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等情又經
備行四川布政司通查庫銀觧發接濟隨據該司

經歴司呈奉本司劄付奉撫按衙門案驗擬接管
承行典吏張宣庫吏徐鵬呂到卷簿查得本省原
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
兩先該本司致仕左布政使徐鈺査報本司廣濟
庫貯先次大木支剩及順慶叙雅三處解到夔州
嘉定二處解司未收發回原買木銀并嘉靖元年
起至九年止各州縣觧到工部料價等項銀兩共
一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九錢五分九厘六
毫忽續因放支不敷呈允撫按衙門借支庫貯戶
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銀五萬九十四兩督木何
叅議呈借本司解發重慶府軍餉銀一萬兩督木
李僉事呈借重慶府賞功銀二千四百一十九兩
一錢二分七厘五毫共銀二十萬四千六十兩八
分七厘五毫嘉靖十年七月起本省開例續收并
陜西廬鳳淮揚兩淮都轉塩運使司等處解到例
銀及保寧府觧還借過大木銀兩共四萬二千二
百五十六兩八錢九厘七毫七絲七忽以上通共
銀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兩八錢九分六厘
八毫七絲七忽尚少四十七萬四百二十一兩有
零該本司左右布政使侯位劉淑相會同按察使

楊淳䝉都指揮僉事余承恩看議得除收支前項
銀兩外近蒙督木工部郎中龔　案驗奉本部劄
付動支司庫贓罰鈌官柴薪銀兩共一萬六千八
百四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八毫通共止有二十
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五錢尚少銀四十五萬
三千五百七十一兩三錢有零及查司庫鹽粮二
價僅足備邊茶價備賞貢番況原開各項事例已
經年終停止再無別項儲積又查得往年採買大
木俱有借支料價贓罰之例今司庫止有收貯戶
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價自嘉靖五年起至嘉靖

十一年六月終止所屬陸續解到銀三萬九千二
百五十三兩三分六釐六毫四絲七忽四微并先
前支剩各部料價銀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兩共
八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兩及所屬府州縣庫貯嘉
靖八年九年十年分儲積贓罰金六十七兩五錢
九分六釐銀九萬一千七百一十一兩有零請降
明旨動支給商方克濟事等因到臣今奉前因行
據敘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場艱歷事宜申送
前來委果山川險惡蠻烟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
虺之所傷殘係于民命數多誠可流涕臣會同巡

撫四川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朱議得營建大木乃
皇上仁孝至情及修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
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一隅非若他省商販湊
集今名雖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
德以來節奉採取相近水次大木植砍伐罄盡今次
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吊崕懸橋艱
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
使夏秋無水雖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昔
得永樂初年　勅差尚書宋禮等到蜀採取大木

踰丈許者僅得數株然猶以為賴山川之靈立
祠成祀以彰殊異嘉靖六年又該工部侍郎黄
奉　勅前來四川督買楠杉栢木八千一百三十
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
五百根板枋五百塊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為勞
民傷財即行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板五千
九百九十一根塊率皆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
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實由
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效靈草木協用故
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為

目所未見懽聲動地相慶更生而臣等亦仰賴
聖德之休自以為可少逭不職之罪正欲俯順下
情其奏定[illegible]今若必欲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
喜且復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矣何者雨澤由天僥
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絶之遇似不可以復得況該
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傍徨朝不謀夕
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
下之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　國家安危理
亂之機竊計郊壇并經室漸次落成其
仁壽一宮當亦無幾解過木植亦足應用兵華之

禍止於一方且或出於不得已者聖人猶慎用之
重民命也土木興作派及天下使前項　宮殿財
用既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敝萬
民是猶日用飲食之養以侈冠裳之飾儀觀雖美
元氣恐竭固不待有識者亦為之寒心矣臣等觀
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百金以為中人十家之產
遂止不為古今以為美談臣等又見邸報該科官
吳惠進講節蒙　聖諭輔臣李時等曰省無益之
費停不已之役今其所將指者開陳以救時務急
臣等稽首仰而嘆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之費無過磚木不已之役
無過營造我
皇上聖學之功仁民之念一至於此真與唐堯夏
禹儉德相同而漢文又不足言矣海隅蒼生亦復
何幸臣敢倣鄭俠故事繪畫隨進伏望
陛下軫念民生困苦採運艱難合無通查各廠堆
放并今各省買完起解未到木植數目約筭有無
足彀應用其一應各衙門修造不急之務俟民生
少甦財用以給然後徐為之處將未完之數暫行
停止再照吾經理者更改而政愈行善使民者勞

民而民不怨亦惟在不失民信不拂民情而已前
項已解大木因無接濟錢糧尚未得領前價商人
日夜懸望以需補給又有已領價銀三分之一見
在追併砍伐在山將至水次者若一槩追銀還官
棄其木則可惜轉相責則無辜往年拖欠木銀至
今未完可照仍將前項料銀貼將准其照例借支
補給以全民信此後欠木商人有木則委官驗量
陸續起解無木則照舊追銀査數還官以順民情
似為官民兩便情法無失大工以成地方攸賴財
用不給之虞民有更生之樂矣如蒙乞

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横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雞鷄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岍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趦趄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飢餓流離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

暴寡昏夜爽閭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戒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

巨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換頂雇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費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三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六約三年

其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虛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瘢痍噎不身膏野草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勵若腐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抑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

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三復萇楚之詩爲之於邑

採運圖後説

蜀有採買其爲府者凡六其爲州者凡十其爲縣

者凡六十有四其爲衛者凡七其爲宣慰宣撫長
官司者凡八臣煙謹按採運經歷舉見凡例繪爲
一十五圖知君其山川險惡未暇覼縷所謂存十
一於千百焉耳按圖索迹觸類引伸可想而見也
其跋涉艱危採運困頓飛橋吊嵯飢寒疫厲蛇虎
傷殘焚劫暴戾臣浸飄沉瘴泉越澗皆出於人合
之所攝述畫工之所想像使身親歷之後身親爲
之則一時議擬形容臣不識又當何如其追呼逮
治鬻罰妻賣子以致驗收找運轉輸疲斃之狀臣目
可得而見口可得而言第恨手不可得而圖耳要

之苦心惟良工也彼繪畫者流烏足與此哉雖然
所可圖者迹而已矣抑末也昔孔子係易之辭有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
非細故也傷財病民元氣除耗雖皆心良工不能
措手可以意得不可以迹求也古今天下之瑞無
踰於人今嘉祥殊祉莫不畢集所少惟人瑞耳凡
以土木之役未息故也此役誠息則財裕民安元
氣克實太平斯有象矣臣當更上人瑞之圖以足
當今之所未備仰惟

皇上聖德好生與天地相爲流通顧臣奉使無狀
不能宣揚德意無所逃罪復以不識忌諱致勤
陛下宵旰之恩臣雖萬死何以自贖臣不勝戰慄
待罪之至稽首頓首謹志

題　欽奉　勑諭事　　蔣瑤工尚書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查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開
太倉銀庫見在銀二百一十六萬兩有零不勾支
用要將事故官軍銀兩通行裁減及行兵部將外
衛已到并在營各項官軍量撥一號發山陵等處
做工脫或有碍聞太僕寺馬價見有一百九十餘

萬兩亦可動支接濟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事故官軍折糧銀兩着便停止兵部即
查各項見在官軍分撥各工應用以節省　國儲
欽此到部送司該本部議得停止夫運係該兵部
掌行其雇匠辦料支費應該本部措處合行總督
工程及各該科道等官會議缺欠銀兩合於何衙
門措支作何處辦通議停當合題候　旨施行等
因奉
聖旨是國家營建舊規止是派撥官匠官軍做工
戶部支與糧賞比緣[illegible]　[illegible]部壇工程重急權議

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僱夫匠以速告成原非常
例今各項工程延緩累歲乃至僱直之費糜耗無
紀況中間侵冒無稽程督不嚴奸弊滋深以致帑
藏空虛工無就緒各該職掌督理監視等官都好
生玩法欺蔽待工完之日驗閱工程巨細比量支
費多寡一併追治即今措處錢粮制停夫運你部
裡便會同戶兵二部逐一悉心查議區畫停當來
說欽此備行到司查得嘉靖十五年五月內該內
官監開稱啓建　兩宮修飭　七陵預建　諸宮
并建　行宮合用官軍做工隨該武定侯郭　等

議將團營該補京衛事故官軍內摘造三萬員名
在於兩宮三大營撥四萬員名在於山陵俱支月
粮行粮賞米冬衣布花每名各折支銀五兩九錢九
分通行戶部扣送各該工所應用節奉
聖旨依擬欽此續該戶部題稱搬木官軍止支行
粮賞米並無支給月粮布花每名止該銀一兩八
錢又該武定侯郭　題稱　兩宮山陵等處做工
官軍七萬員名每名該支月粮行粮賞米冬衣布
花銀五兩九錢九分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
十兩扣送工所應用及原題戶兵二部歷年拖欠

場子粒銀一十三萬八千九百兩馬房子粒銀
二十二萬七千五百兩各營草場子粒銀七萬七
千三百兩大約總計四十五萬兩今該部將見
在太倉粮銀馬價內先行照數借支戶部每年漕
運脚價及鈔關鹽引餘銀亦當查出送工部接濟
應用等因題奉　聖旨是修建　諸陵建造　兩
宮皆非得已工程重大該用銀兩數多摘造官軍
月粮布衣等項都照前　旨扣送拖欠子粒銀兩
有於太倉馬價內借支漕運脚價等項餘銀即便
查出送工部接濟戶部朦朧覆奏顯是推托怠慢

堂上官且不查究該司官罰俸三箇月欽此又查
得先造廟制該同知建造事吏部尚書等官汪鋐
等題稱嚴查點慎出納以覈大工完美事節奉
聖旨這所奏各項營建委多奸弊匠役官軍私行
賣放虛支糧價入己物料止憑官匠開報濫無紀
極今後匠役官軍着科并差委官員分派工所逐
一查點物料也着科道官會同該部委官公同收
支如有仍前勒指分例銀兩一應作弊的指實參
奏其餘都依擬行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八年閏七
月內爲急缺大工銀兩俯從區處以俾　聖政事

該本部查得户部拖欠事故官軍折粮等項銀兩
數多即今工程緊急合行該部將事故官軍折粮
銀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并通惠河扣省脚價三
十萬兩即日分送工所應用其皇庄子粒并馬房
草場子粒共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兵部各營
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七錢二分合照
前旨於太倉銀庫并馬價銀内分送接濟等因奉
聖旨户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户部覆題事故官軍
銀兩節差主事彭大有等并大峪山扣省脚價差
主事陳天資運送十萬兩外及子粒銀兩先儘見

在貯庫五千三百三十四兩九錢其餘移咨總督
倉場左侍郎李廷相查南京户部近解銀内委官
秤兑交納接濟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但經通行欽遵去後除户
部事故官軍折銀先後陸續解過及扣省脚價内
解十萬兩外其餘扣省銀二十萬兩各項子粒銀
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共銀五十四萬一千六
十七兩并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
六兩七錢六分節催未見解到又查得先年工程
興作各色匠役該内官監做工運料該兵部各撥

官匠官軍應用户部關支賞粮工部止是辦料各
有職守故費省而工速成自四郊之興兵部權議
自支馬價僱募人夫以補軍數之不足後令夫匠
盡出工部是以雇直之費支給不敷又查得先年
内監料計各色錢粮合用之外不過量覓一分本
部仍以二分爲本處辦二分送用其扣留一分止
是節損舊規原無錢粮存部聽取近年計料愈增
比時二分之數且或未滿而工亦告成如近時神
庫神廚原派石灰九百萬斤止用四百萬斤城垣
木柴原派一千三百餘萬斤止用一百三十餘萬

斤一號等殿原派紅黄等銅八萬二千九百斤後
又添派四萬五千餘斤生漆原派一十三萬三千
斤後又開取一十三萬二千斤壽宮奉祀房神宮
監關派木植動以數十萬計監視科道等官比照
長陵式樣間數計算比之原料不過十之二三餘
可例見所以曠歲遷延縻費無紀致使庫藏空虛
又查得慈慶慈寧等宮崇先奉先一號等殿在外
山陵壽宮行宮及沙河行宮各處已完未完工程
前後共用過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
兩俱係借支户部太倉并太僕光禄等寺各項銀

兩幷本部召納事例各項料價及事故官軍折粮
銀兩支出之數其西苑仁壽宮鼓樓
六聖碑亭
景皇帝碑及涇簡等王端妃等妃墳所各項支費
不下數十萬兩又皆本部那支柴炭等項料銀從
權支給又不在於前項支過銀內之數及查得各
處司府題派額派柴炭葦課皮料軍器折銀等項
銀兩歷年拖欠數多雖有觧到者俱已放支幷前
項那借殆盡其未完者俱各不行觧發後有前項
興作別無權宜區處今戶部因見慈慶宮完議將

山陵等處事故官軍折粮銀兩通行停止行令兵
部撥軍做工運料已有
明旨無容別議外但本部應該放支工匠銀幷節
愼庫應該放支商人料價二十餘萬兩見今庫貯
不滿五六萬應給之數將欠幾倍將來之費又未
可已逆料失今不處何以支持以上俱應計議停
當庶免後艱等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臣梁右侍郎臣王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臣張等議照國家營建必資于財力財力不
足則營建何由而成國家財力莫悲於糜費糜費

不除則財力何由而足今據該司所呈內外併興
工程二十三處每日僱覔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
工一年則費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又
每年僱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
一百餘萬兩又匠官計料數目過多即前數項可
以類推此錢粮之不足一也本部在京工程已極
繁重而承天工程又復一十餘處扣除本省及河
南事例銀七十萬兩加之江浙川湖南直隷貴州
各省扣除買辦木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府臨清
州磚廠扣除磚價運價百萬餘兩兵部汝河城池

工程借用杉木及各該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共
十餘萬兩且各項事例開納已久近來上納者稀
每日時寥數人而已此錢粮之不足二也本部料
價匠價葦課及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各該司
府或借支不還或扣留不觧其則轉觧侵欺不行
巡究本部屢經催觧視如故紙卒有緊急無處那
支此錢粮之不足三也如此欲弊之革利之興得
乎欲財力之足營建之速成得乎爲今之計除已
前做過夫近本部那借補支外其餘自
命下爲始兵部查照舊規分撥官軍酌量前項內

外工程廠作大小做工及琉璃黑窑臺基山西等
廠般運磚瓦木植等料本部食粮民匠各衛食粮
軍匠通行查出照前酌量工程廠作分撥做工共
前雇覔夫匠遵奉
明旨各行停製如壽寧宮慈慶宮沙河行宮即今
工完分撥各工併力湊用若果工程重大官軍官
匠不敷兵部自行動支太僕寺馬價本部動支節
慎庫銀兩各雇覔添補二部委官各照職掌會同
科道逐一查照如官匠官軍不行赴工各管工人
員責放影射及私占等項若實追問參究其餘物

料及各處載運木石磚灰等項脚價本部支給緣
今錢粮缺乏容本部請
勅就近責與採辦抽分郎中等官會同彼處撫按
分投委官將前項料價匠價帮課軍器折色各項
事例銀兩儘其見在查出截數解來接濟有侵欺
者追完問罪參落干碍職官一併參究然目今欠
少工食料價脚價大約數十萬兩朔國公郭　等
於臺基廠屢次無銀支給請告紛紛無以措手况
以後逐月放支其數尚多又無從處辦若待前項
催解銀兩動經歲月緩不濟事議將戶部原欠前

項銀六十一萬兩兵部七萬兩作速照數動支解
發以濟前急該戶部尚書臣梁說稱太倉銀兩自
興工以來本部借過事故旗軍及未到上班官軍
共支過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七百餘兩今太倉止
有二百一十萬兩軍國重事豈宜再支扣省脚價
俱已用盡皇庄子粒止有五千餘兩其餘俱奉
詔蠲免職掌關係義難緘默兵部尚書臣張說稱
太僕寺銀兩自興工以來支過五十萬兩尚各邊
有事用馬何以措手草場子粒銀止有一萬兩似
難動支臣等面稱太倉粮銀太僕寺馬價固軍國

重事然營運亦朝廷重事既已興工勢難中輟况
戶部今年明年尚有扣省脚價又今年漕運閏有
議徵折銀兵部馬價及缺官柴薪銀兩尚多俱堪
動支且事有經權時有緩急均乞
聖明裁處爲照工程重大物料浩繁該監監工收
料委官三百三十餘員耗費寖廣樂于遲延拔本
塞源尤在於此除總督大臣總其大綱外若夫仰
承德意督率爲官嚴速工程惜財省費此臣等與
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以朝廷之心爲心以國家
之事爲事同舟共濟勿分彼此此臣等與戶兵二

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工程有弊即言無益即革此臣等與科道官之責也若使內外群工體國奉公各任其責各竭其私則大工可完諸費亦少節矣再照工興日久財用已殫問之府庫則空虛無計可借問之生民則疲憊無處可徵臣等日切驚憂不遑寢食仰惟
皇上敬 天尊 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堯舜垂拱之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
天語戒飭群工早畢諸役以紓 聖慮以迓天休臣等待罪工曹荷恩深重豈敢緘默依違從事伏

乞
聖明亮察臣等無任恐懼祈望之至緣係欽奉
敕諭及奉
聖旨是國家營建育規 停當來說事理等因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各項工程皆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爲民事神之弗獲已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能工完費省今軍匠歇閑歲費雇直白蔚蕪以虛名實數目支糧賞徒至幼孩濫充雇充每一放支銀兩利歸私室富却外

徒上下蒙蔽曾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總說出糜費又不明白指陳除製雇免夫匠依擬太倉銀兩今後再不許動支見今各工合用銀兩軍匠數目并應該罷正事宜你每還遵照前旨會同盡心議處畫一停當來說務要共任其責不許自分彼此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八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九目錄

工部 都水司上

重脩京都城壕記 吳寬
通濟河碑 楊士奇
固安堤記 楊榮
大陸澤記 石瑤
滹沱河記 石瑤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奏爲興水利以救民患事 汪鋐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九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 都水司上

重修京都城壕記 吳寬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詔建京都於朔方所以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寔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於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甃壕廻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王泉山而來道出大內穴城爲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風凉溝渠漲溢又爲水口於壕以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於海旣歷歲月湮輙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

皇上有詔發軍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北隅始壙隁旣築畚鍤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旣又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百有奇

至於楗楄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初
皇上重勞功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三日功始
告成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檐不飾城郭若增而
高輪蹄交馳道路若闊而廣京師壯麗不啻有加
事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役夫賞賚有差蓋當工役
之初興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爲制凡以設險是舉
也其守國之良策歟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
必盡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治雖在要荒之外
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爲限何事一壕哉
然而復爲是者則以京師

文皇帝建爲萬世不拔之基也歟初經營亦惟
甚難
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難故也知其難則推
而及於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一壕哉
且姑即一壕以規
皇上之大德於汙濁之滌而去也則凡宵人惡類
必知所惡而斥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也則
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
而能捍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
築而能防也則禮度必嚴而緩縱之事無矣於財
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
至輕役以損其力也守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
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爲池長
江以爲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烏
在其爲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
林職在紀載覩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通濟河碑　楊士奇

其畧曰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
仰受北河楊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
海凡齊魯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

外朝覲貢獻之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
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十五年
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築
之三年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
之今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
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
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

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爲安行夾河築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葦險爲夾事聞賜名通濟河以保吳公屬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之易何也非奉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本於
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君明王所以克與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復推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

固安堤記　楊榮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績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地畿之內宜慎其防以爲宏遠之慮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脈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州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决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
聖朝建北京視河爲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頹圮今
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且勅其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奉公効命材謀共濟經始於正統元年冬

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仰惟
聖明至德蟠際穹壤而於京畿益圖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厥功蓋可久可固而利益於世者不小皆所當書於是叙其始末俾勒諸石庶後之人有考焉　楊文敏公集

大陸澤記　石珤

珤嘗浮清源道出寧晉問渡於所謂葫蘆河者平波漫衍一碧千頃茭蒲菱藕魚鰕之利民咸取之供賦稅焉俗謂之水五社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胥此出故也噫嘻此其古所謂大陸之藪歟禹貢大陸既作是也顧古之大陸地當不止於此今近澤藪之田皆禹平水土後民始耕作至於今也至觀班氏所謂大河逾漳水至大陸布爲九河則亦臆揣之論今大陸與大河絕不通顧其地相通不出三百里有此附會耳不然豈古今陵谷之推移

刷盪盡失其舊歟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亦謂此漢時其地猶有薄落亭今云葫蘆河者恐或其聲之訛轉云 熊峰先生集

滹沱河記　石珤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非之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大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窒塞不常傍無潤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船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瀹而廢歟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下爭十

步沒爲臼後每秋漲至則洗溢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避棲適有天幸未爲滲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衆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蠡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與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官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否耳誠使善工相高下揆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原循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華百里之地以

全城池則雖鑚龍門析伊闕尙可爲也而此獨難
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千歲之利也又其上者
平政惠民簿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
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事無墊
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君復迂
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
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
之談哉 熊峰先生集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

入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
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
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意
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
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
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
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月甚至彌月候風
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致漂
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
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
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
老之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
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
難遂以其事聞
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乃以疚在告
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
李敏工部主事李尙共莅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
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

恤獎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效力以是
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
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
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
補也乃立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
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
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
載之後蓋非率易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
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尙體諸君之

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
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題爲計處國儲以永圖治安事各該本部咨該工
部題於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
臣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閘運一節先
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掀鳳俞諫高友璣御
史辟爲學楊儀楊璟秦鉞向信王事鄭珩給事中
藿璜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

向信一疏尤爲明白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
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
勞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漕運名臣
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
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
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閘之
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
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
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弊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
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爲及考金

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攷蹤跡尚
在而可尋何獨我
朝必用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
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迴其
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
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
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
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
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
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

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
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
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繼
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
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
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
臣幾欲具疏
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
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月支或被行伍騙
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

放運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爲有名無實臣
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
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
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
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莫之
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督運
邊糧備訪邊關塞徑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
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爲之嚮導輕騎

疾馳旋日可至或擬倉厫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
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爲言而卒
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
陛下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决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一二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豈
一臣言或是望蒙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邇乞
勑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
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

運開板見存修葺借之各厰少有疏濬并其他用
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
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六路自進且今覓船
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
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
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今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
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
舉而兩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戶工二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

會議覆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
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題爲陳言便利漕運事
該戶部議准與工挑濬間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
奉
聖旨大通橋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
二年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楊儀題爲公務事開
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
戶部覆奏
聖旨修理閘河着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
務濟明年漕運其餘俱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

倉收貯水兌脚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
叅將梁璽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郎畢昭
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德六年間本部帶
閘委官主事鄭珩爲節財裕民以圖治安事題准
每年行取剝船伍百隻添該閘夫二名以備搬
剝等因奏
聖旨前項夫船俱令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
行照舊雇車搬運欽此又於正德十一年八月內
該工科給事中崔璿題爲疏通漕運節財用以大
利軍民事修理運道徒費無益乞要多官會議開

修運河等因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
監察御史張欽題爲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
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爲簡便等因已經本部會
官議題節奏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郎等官一併
勘處停當來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
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
爲經久等因節奏

聖旨是這脩路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欽
此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　欽差戶部侍郎
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脩砌完備外又查得嘉
靖元年四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
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
帶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正德年間重加挑
濬後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阻滯不行近年營建
大木悉由於此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將
行該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二百五十隻
每艘用軍四名共一千名仍置口食一萬餘石

領裝悉聽叅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撐駕等因已
經戶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陸完等題准
轉行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管閘主事查
溯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
因八閘之舊址均築五垻之新制就於其旁各置
減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剝船盖造官房收貯糧米
次第運至大通橋其朝陽閘原有舊河一道今已
築爲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奏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照間又該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

河界議未依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每閘轉行
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
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
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
運脚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脚費極省至大
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馬裝駝方得
抵倉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車騾亦當預處
且自張家灣即人閘河經閘三四方抵通州近該
參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
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可省前項四閘雖爲捷徑

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覆
奏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查得嘉靖五年
三月內該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
各題脩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
關外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衝壞車
驢負載米糧俱遭陷溺乞要戶工二部計議早起
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開河設法疏通船隻水
陸併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奏
聖旨是戶工二部便差能幹屬官一員前去會同

巡城巡倉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相度脩理
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閘運事且罷欽此已經通行
委官行勘脩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
濘車不得行反爲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
萬表所議量撥運夫隨處填墊緩目前一時之急
等因覆奏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責
撥軍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
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吳仲題稱通州閘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

籍乞照先年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
御史會同該部管閘脩倉主事兼理閘運畢支修
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一不妄
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脚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
次第舉行一節爲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
功今本官歷陳前代之故事處及閘道之危機省
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需浩
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候
命下之日戶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閘脩倉
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

料所費工力除各閘一應樁杉等項應合增置船
隻修防築堤及河道淺窄處所作何挑濬及將上
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疏引水歸故道及照
大通橋抵㕁亦合另設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合用
工料錢糧所奏修倉餘剩燬倉贓罰及所省脚價
有無發用務使長便經久可行逐一會處停當勘
過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會報以憑會
議裁奪若或有礙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
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以杜
意外之虞姑候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因奉

聖旨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
有成筭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為
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
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敝漕運軍士疲憊苟有
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着戶工二部各委堂上
官一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并原經委錦衣衛都
指揮王佐及今舉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
地方稽查先今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
費工力究竟脩否得失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
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卹若

姦豪之人恐妨已利故為脤謗搖阻聽緝事衙門
訪拏究問欽此隨該各部覆題節奉
聖旨着王軏何詔去欽此各欽遵備咨到臣等欽
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叅將張奎錦衣衛都
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事體卷案不存
無憑查考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閘河一
事俱該戶工二部查議屢覆脩濬或因工程浩大
暫止或欲候待年豐暫停或為勢要罔利之徒所
阻以此俱各未見成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國家
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

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
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垻規模具在脩濬必可
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艫直指海子今
之閘運止於般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姦
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縣嶄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
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
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闊深七丈再加廣濶水勢
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
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程浩大切近都城不
敢輕議為今之計只應循照舊規修濬河閘臣等

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畧此
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絶若各閘皆
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於通州舊城之中經二
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南并輻輳之地兩岸居
民闤闠鱗集御此般運糧米大爲不便看得本城
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
廢土垻地基西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垻議須挑濬
河身因舊垻添築高閘多用椿木甎石甃砌平時
瀦水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
可省四閘兩關般運之難閘垻相去寫遠合添設

閘官吏二員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
守新垻以防盜決仍會委戶部坐糧員外郎范韶
工部脩倉主事周朝看管閘主事魏良輔公同順
天府通判何棟通州知州曹俊及通州等衛指揮
等官分投各閘并舊垻地方踏勘丈量應該脩濬
築垻去處計工估費行據各官呈報會計得脩理
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垻合用工料價銀大約一
萬兩自新垻起至慶豐閘計般運五處每閘各用
剝船六十隻共用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
餘石日運米約有一萬石船隻造於漕運衙門口

俵出於包運經紀人夫聽其稽查其猶置隨其本船
道造每隻計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
五百兩造完至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
一隻時常看守損壞脩理其原借官銀仍令每年
脚價銀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
船每閘議定船運撑挽脚銀一兩閘垻五處共銀
五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騾裝載般
運每船糧二百石議定脚價銀六兩每糧一石常
年陸運京倉脚價銀一錢今止用銀五分五釐可
省四分五釐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糧米可省

銀共七萬八千兩若徒皆由閘運切恐糧多船少
船運稍遲反致有誤晴日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
載運水陸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
月餘預免下年糧米陸運騾車責令徑赴西倉閘
運小車驢騾止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爲照大通
橋地方窄狹人烟輳集恐妨起陸若於慶豐閘下
登岸運糧又省二閘般運勞費亦合聽從立法非
難而難於守法任人非難而難於得人苟非其人
則法雖善亦不久而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
添選委郎中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

運練達老成勤能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
克叅將任劄通州專管輕賫銀兩修理閘河般運
糧米給散脚價及管天津以北催儹運糧仍令倉
同巡倉御史俱領
勅行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官員稽募
人夫并通州等衛遴倖運糧軍餘共一萬名分工
限日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
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奏
請取回量加擢用每閘壩各造官廳三間廠房二
十間兩岸脩築馬頭地方泊船船運剗平沿河牽

路便於行船官廳即今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料
脚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
等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改撥通州收糧扣除
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
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艞
石工部各廠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糧
運人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指晋糧依
索借錢銀乞　勅廠衛并西司坊緝事衙門巡訪
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
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

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為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
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豈儲
居集萬家守以伍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
慮般運自起盤驗及查河源之水出於西山玉泉
由海子經流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
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
人所能與者前項節財興利事情幸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於上百執事奔走於下董事
興工無有不濟　欽命臣等會同查議明白今將
脩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
地未寒凍擇日興工若至氷堅停止來年二月天
暖土融隨即絡工務在四月工程不悞糧運緣係
計處國儲云云具奏定奪事理臣等俱未敢擅便
等因奉
聖旨是脩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脩復輙為姦豪射利之人所
阻今閘壩具存河渠無碍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
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車
舟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

等項事宜都係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參將通州任劄照舊驗收輕賫銀兩兼理脩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一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爲　勑與他行事未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置辦整待來春融煖之時興工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興水利以救民患事　汪鋐

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陜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兼以
祖宗所立鹽法廢革不行惟徇餘鹽之弊政盡壞飛輓之良規以致各邊糧草缺乏人馬俱困無臣往往請給內帑至屢
聖慮屢簡遣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畫邊儲臣仰見
皇上軫念元元之心保固疆圉之計固無所不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國之必於其要而治之貴得其本遵復
祖宗鹽法之舊使天下商人爭先踴躍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不輓而積此濟邊之至要也興脩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澗之水或瀦而止或引而分皆可以爲田轉灌溉之益此足民之大本也臣見近時監察御史周相閩人詮各極言
祖宗鹽法之利不可不興最爲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爲
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故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

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誠以水也者田之所賴以爲田者也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迹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

也如蒙乞　勑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
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
管屯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
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爲溝或爲洫
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瀦必因
地勢之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濬以瀉水或當
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於昔者而施之於今
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爲之於此歲積月累不責
效於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於簿書因時制宜不
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

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
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
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李冰
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
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
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
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脩其業
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津令黄懋上
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
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

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
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
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
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册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
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
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患如蒙乞
勑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
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官員
一一躬親踏閱隨其便宜勇力興脩毋徂於浮議
毋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

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瀦以蓄水
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爲災潦不能爲虐而
民之生可聊矣抑惟
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
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必如父母之撫
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欲如父母之撫其子亦
安得坐視其斃而不思所以救之乎夫水利不脩
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
生養不遂生養不遂則其斃可立待矣是故脩水
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也若

其瑣瑣之務何足爲有無撫臣舍此不圖乃至於請給　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得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擾攘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廢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臣欲候
命下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遵奉查照施行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爲民足國之意照法著該部查照舉行水利工役重大還待邊方事寧時年豐熟來說該衙門知道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十九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目錄

工部都水中

南旺廟祀記　徐有貞
勑脩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治水工成題名記　徐有貞
議疏黃河築共口狀　劉大夏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減水石垻記
孫家渡神祠記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黃陵岡祭河文　劉愷
黃陵岡謝河文　劉愷
論治河理漕疏　黃綰
劉天和治河始末　楊旦
呂梁洪志序　唐龍
議引河沁二水疏　金景輝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堽城堰記　商輅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觀泉亭記　吳寬

重濬宿遷小河記　謝鐸
籌河臺記　莊杲

皇明經濟錄卷之五十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都水中

南旺湖祀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發萊二府願趣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於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粮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漲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九年

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舖馬裏去都務到那黃河新開口子處討兩隻船從那裡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

通河那一帶去一路往穀亭這一帶來行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看是那原漫過水處堤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着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通河備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

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儹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

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華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餕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請於朝建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勑修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
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
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
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
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
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
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
率輿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涉
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　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
度地行水乃上陳於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
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
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
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
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
而兖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
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
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
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
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

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
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
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
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
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
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
灣又三里而至于李𡺸之涯由李𡺸而上又二十
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
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

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
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
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
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
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
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築
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
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倍之
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
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柳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

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
源而出諸山匯澶漫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
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
凡二百一十里役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
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
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
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
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
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

費使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
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
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
十有二萬鍵三千組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
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
筭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
告祭興工至于畢工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
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謝叅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
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

古為難矧是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
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
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作累年費皆巨
億若漢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
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禮神祇而後
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
費不重科以溉以漕以貢焉可無紀述於來世臣
有貞曰凡此成功寔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獲寧不苦重役

非
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
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
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
嫌故自已乃稽首拜首而為之文曰皇奠九有歷
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蔀以蒙見沬日中
陽九百六數下厥鞠龍地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
平漕渠以傾否泰相承運維中興皷憂迺疑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之孔亟歲行七易
曾靡底績王會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

治其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
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
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流乃疏厥滯分者既平
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水
行有隄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鍾水利
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溉以奠乃載邦計惟賴惟
天子明斧議弗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受紀厥實勒茲金石昭示無
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有貞之治水於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於甲戌之春收功於乙
亥之夏而告成于其秋
上召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歸京管憲事丙子
春有貞請　勑載至乃擴所功益爲大水之備時
方暵乾衆莫喻其意頗以爲過防及秋而大水洊
至泗汶淇衛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
浸者三月逮冬始平運河南北餘千里故隄高峙
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
堰獨屹然而存巋然而安其旁近之城郭田疇昔
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捍而去有所
洩也於是東兗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曰今茲之
水蓋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耆之人所未嘗見
也非隄與堰爲之保障非閘與渠爲之排解吾田
吾廬其池潰矣吾畜吾倪其魚鱉矣彼四方之舟
楫往來而到於斯者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
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之語而況居斯土之軍民
乎哉然而吾儕小人竊伏計焉測水之變不則如
今茲之溢以能灣六閘洩之而猶未盡也以故感

應祠之缺隄又煩公爲捄築焉苟忽在是其不又
將延患累年乎願及公規畫而大爲之防吾軍吾
民幸甚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缺而作
假月之隄甃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加
法焉等役行度東昌龍灣六閘之上官窯之口置
閘一穿新渠而屬篤馬東平戴廟之津置閘一疏
古河而屬之大清并前六閘爲八而皆汪之海焉
乃探禹道之秘本皇上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
象之器建之隄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
之鎮蓋人事符天造制物宜辟神奸比道並行

也既訖工有貞將歸奏於
朝而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既成矣經久之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有成也必題其名願以儀之有貞乃言曰於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貞聞之士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之祿受君之命而幹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弗盡其力焉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

而胝足吾徒而弗盡其力焉乎可夫水之大而為中國患者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考見然觀其以隣國為壑則悖甚矣延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乃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皆塞之之具初無得乎行水之法矧其當世季民窮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才卒之為元召亂是又可以為戒者惟景之塢流分之漢世無河患方之於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從事於斯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是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正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之堰三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泄水之渠五制水之閘二放水

之閘八若其修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載前碑玆不重出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弘治六年十月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大夏題會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恪熊翀巡按御史涂昇陳振都布按三司左布政使孫仁吳珉等及巡河御史曾昂管河郎中陳綺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治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

不早啚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
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
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
府交界地方黄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
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
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
縣與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
民患足爲有備仍於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壩
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
里雖有小費可啚經久若黄陵岡等處隄防委任

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
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
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
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
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黄河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
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
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
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
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勑户兵二部會同

在廷群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
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
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粮該於
何處支給或此外别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
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黄河支
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堤之弘
治六年復決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

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
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
上以爲憂既勑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勑内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臣陳鋭總督山東兵
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平漕舟已集一經決口
輓力數倍稍失手輙溺覆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
乃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
皆濟及冬水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
築東西二臺植木爲表多捄大索用船雜實土石
签而沈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

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杙累築而固之又于其南爲石壩以備宣節于上流爲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急再塞再決群喙哅哅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寅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

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興歲賜祿二十四石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廖中爲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勅臣溥爲文紀功蹟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運河之利固國計所賴而貢賦商旅皆必由之所係甚大一壞于洪濤再壞於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間變波濤爲平地化嗟怨爲懽忻昔之所難若甚易然亦獨何哉

聖天子致和達順之功中外臣竭忠宣力之効天道應祥而地靈效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尤難繼是任修壞補敝之責則有司存今官有特置員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壞矣乎臣故叙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宣平埽故事用復明命且儆于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從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

截流徑趨奪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

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民兵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荊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甃木南下由淮徐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杙中實磚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堤以巨石

屈鐵以鏈之液稉以苴之橫成屬裂皆十五丈又
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繩竇可通水
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
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
上更命鎮名爲安平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
河南按察司僉事張君爲之才分厥任焉公躬相
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爲黃陵岡之
上流爲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

乃檄張君及右參政朱君瑄督兵民夫七千匹之
未幾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壞
上命太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與共事於是
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
黃陵上流復檄張君及都指揮僉事劉勝以萬夫
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塞而運道始復其舊
朝廷易鎮名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爲之鎮在黃陵
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修祀事三公者既以成
告皆録功進禄秩有差而張君遂可使專理河事
踰年孫家渡漸壅弗流奔流横潰張君慮其復爲

黃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丙辰
春請于巡撫都御史陳公道以五千人跡之奮鍤
雲集帚埽山委撅枝鱗次蓋取治決之餘策遺力
而用之六旬而畢自是水勢復道由朱仙鎮以復
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上分水之處祀
其水神令鎮州判官石梓董其役凡爲殿廡門垣
之類皆備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
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沛入于淮一自荆

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
廬且勢損南北運道
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
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
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於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絶
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
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
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銜命以
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終奉命詔遂自張秋決
口視瀆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

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
勢方盛又漕舟鱗墊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
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所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
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
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
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
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
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
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
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

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
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荊隆等口按察僉事
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與臣
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
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塞捲埽齊心畢力
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
屢決爲最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
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
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
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

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
千三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
鐵生熟以觔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觔計三十二
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
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與等遂具工
完始末以聞
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爲安平賜臣興祿米歲
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
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
進秩增俸有差仍從興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

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曰昭應已而又命
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跡文之碑石以垂永久臣
健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
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
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
其勢洪闊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
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
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　宸斷之明委任
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覩茲重
政誠不可以無紀謹撫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

詩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未爲害大
行既北平壤是趨奔放潰决遂無寧區與稽前代
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端
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黄陵奏决紛紜壞我民
廬損我運道
帝心憂之成功欲蚤乃命憲臣乃弘廟謨諄諄戒
諭冀效勤劬功不時上復遣近侍繼以勳臣俾同
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群謀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既
分别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求堅其閉水由故道
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

帝心嘉悦加禄與官恩典昭晰惟兹天役不日告
成咸召之由
天子聖明
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匯直河水萬靈咸附殊方異
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黄陵岡祭河文　劉愷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率衆官
謹以清酌庶羞香帛之儀致告于大河之神曰惟
天地之大德曰生名山大川迭體天地以生養萬
物者也河伯在岳瀆中尤爲偉靈自西極以至于
東海盤踞兩儀界斷下土倏忽變化能禍能福河
伯寔張主之弘治年間河决張秋比時國家財力
猶足支持邇年以來河南山東直隷地方久罹於
流賊繼歉於凶年我
朝百五十年來赤子之窮困莫甚於此時國計之
匱竭亦莫甚於此時也黄河自去年决去黄陵岡
頭埽二埽止餘三埽危如一縷設若河伯必欲加
禍不已則運道不通未免益驅遺黎以從於修塞
之間財力不逮其何能支禍黄陵岡者實所以禍
赤子也人力不能有加神謀固自有在黄陵禍福

在河伯一舉手之間耳神豈若是其恝然哉某奉
天子命來治河竊核一心惟神是賴神不爲之人
豈能爲必若推究其召災之由則當禍於官不當
禍於民内而百執事某不敢言外而百執事若某
等撫按三司府衛州縣大小官員其間有叨君爵
禄而誤君之事者有作民父母而蠹民之肉者有
假公以濟私者有背義而懷奸者神當奪其魄而
報之顯戮可矣何必决黄陵以殃赤子而後爲快
者即今監督行夫丁夫數萬從事河上勞苦病疫
哀吟悲號日夜仰望者神惠一施而已伏願河伯

全好生之仁顯神通之妙循故道以東行捨黃陵
而南去鮮三省之懸活萬衆之命神之惠豈不並
高厚而齊無疆者哉某等無任哀誠懇切祈禱之
至伏惟尚饗

黃陵岡謝河文

頃者河水為災決去黃陵岡頭埽二埽復使三埽
運道幾危
皇帝乃命臣某督理修築某竊念此失此役關係
非輕感召實由於人事經營須賴於神謀若乃齡
職業以召天災役夯疲以違神怒焉敢望其能有

經濟文錄卷五十　二十二　三百四十六

所濟哉徒傷國本自速其辜耳用是於七月朔日
恭請河上告戒衆官齋祓一心舉行祀禮投哀詞
以懇河伯乞顯默以貸蒼生仰荷休靈俯垂明鑒
灌獻之頃天雨忽止數日之後河遂南廷真若諴
然降臨慨然許諾而即為安排布置焉者黃陵無
事則張秋不傷運道脫一縷之危丁夫省萬倍之
力神惠顯大真可以並高厚而齊無疆矣遐邇官
民胥為懽抃某固不敢貪天之功亦不敢忘神之
德已用上聞宜布朝野用是載修禋祀少罄謝私
伏願河伯上留天眷下憫人窮河日轉於東南恩

並施於曹單啓　君心以神聖壽　國脉於靈長
某等無任激切感戴祈祝之至伏惟尚饗

論治河理漕疏

臣伏蒙　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
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
發源吐蕃朶甘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
水本清及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
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湍悍壺口以上山原
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壅絕水雖并入未
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

經濟文錄卷五十　二十三　三百四十七

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横突懸水迅湍始成衝
擊地夷土脆故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流分
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
蓋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
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
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
中低自為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
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入百
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砱礫此後又
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

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
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
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决方能貫河
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齧衝擊則崩
頹者多故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
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爲隄防何以障之
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以盤盂
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河决之
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繆哉武帝因瓠子决
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

寧末幾後决館陶此後歷代决塞不常不可殫舉
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
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
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
而南乃在山阜之上河下爲河南山東兩直隷交
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河下之地皆
易墊沒故自潰决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
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
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爲沼室廬乃魚鱉之藪谷土
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

固當軫念況豐沛徐淮南北之中國家喉襟尤當
慮者憶臣曩歲經沛見小溝上石橋爲水衝頹石
間有聲濺濺問之曰黃河滲流不幾復過小溝已
爲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盍彭城諸山發
跡嵩山至於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
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口以逆水
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
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
跡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
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

其性必於兗冀之間等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
條北條交合之處於北浚導使返北流至直沽入
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
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
即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
聽典籍人言必爲所誤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
也況九河既淪于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
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跡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
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　祖陵　皇陵所在
國家基本又須迴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

汜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去漕河必淤又爲漕舟之虞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浚江龍鐵齒浚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爲豐沛徐淮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聚於此然後分爲漕河今爲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爲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堤岸頹廢蓄水不多之爲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築隄岸更引他泉別流者而總蓄之漕

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腸湖隄之外西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鈞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隰較之湖水猶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遇水則沒恃隄爲障欲就此瀦蓄爲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高原淺澁之難且自鈞兒口入谷亭至安山路亦不遠爲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爲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爲

漕則可耐久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瀦爲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坂水勢兩下無停瀦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堙廢海運不通京師之食無可奈何至乞哀救逆斗米銀六兩勳戚權貴皆爲餓殍聞我

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畧無鬪志惟開北門遁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

太宗皇帝徙都于燕即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復會通河罷海運鑿疏廣深倍于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貿稍開熟路未必無爲且泝淮入汴至于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國家至計臣愚偶有所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已亦如杞人漆室之憂伏惟

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未雨勑令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等處河官相閘地方詢究可否萬有一取酌時緩急施行臣實不勝惓惓忠慮之至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劉天和治河始末　楊旦

我

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兖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爲運河

之害者則惟黄河而已迺於開封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岸築堤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爲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爲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徙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會通河淤永樂九年宋尚書禮役夫一十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石尚書璞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昂役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塞弗績六年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正德己巳河東決

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䟆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出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舟行閘面一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趨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

朝野爭[illegible]手時有引黃河濟漕河二議莫能決總

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於國無病于民衛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群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至穀亭已悉爲平陸曰道遠艱廣河不可復道矣引黃河議四百里高丈有五尺者百二十里衛淤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費矣磨閱河最處南旺築曹單長堤發三百里道融納計存丈許功倍費矣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修之言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來岸皆高

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是捐費財力而
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于濬於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
國儲營建之需二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匱乏三也縱力引而至旋必復於目前億萬之費徒
捐而濬淤修閘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于謀國吾何忍耶況引之不至至將即於吾何敢耶況
孫渡新河之覆轍當監耶孫渡在今茶墅正統間今河從此南徙弘治二
年淤弘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竟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發
一淤而平此巳東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會濬河而開新河費二十
餘將卒于中正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之明驗也迺議惟濬淤修
閘以復先朝成憲爲便而時巳寒凍舟且至期限
逼甚是時非常運期逼近會建木漲之類且至矣非若求事正統景泰弘治開之役可以遠期

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
以日計役巨期迫公遣官測諸閘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閘底之處深而后逐里逐段止測水
之淺深即知淤之度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九尺通融計算各於深一丈一尺九十議止
濬一丈爲準一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爲準復置一方斗深廣
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爲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
算七丈五尺爲準濬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十筐爲準覆計春月每日可行五百
里許撻泥止以往還五十里爲率鋪爲休息以爭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壘泥二十筐然
四人撻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
爲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持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是時議以前會
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盍欲告用工久而荍役止兩月竣也公曰審如是

民不堪命矣乃悉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僱
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一
大濬役萬六千人群議欲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因乃用前計工法曰六千人足矣委郡君元吉
督之濬倍深倍遠且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六十里蓋群策畢効
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
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
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
上深用嘉納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
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
事迺申令戒期分工畫地初令下郡縣備夫公曰守令應期無在者與江

期逼甚即群縣總事後期奈何迺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爲率即優免正預矣且逐里驗編甫五十
人即爲一隊至即分工十丈設始編可省吏奸而至工處管工者放免之弊植廬舍以
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
協於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
壩縱橫塡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
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禾稭柳斗下取猿臂
傳遞登岸泥礫之土則用鍬钁溜沙之土則用兜
杓姜石之土則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福子法每
州縣各截河爲截橫塡塡之內則縱橫塡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爲方口繫布爲兜以取泥幾至
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爲平底而過邊各高十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有如鋸齒

及鐵又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舍泥焉坎自下倒斗於上出水也
堤外濬深泉湧之上則先擇泉分番從夫車戽併力
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泉於南數尺泉即湧出盡日車戽一
夕復若莫能措手乃併力晝休夫將下壩緩夜取水歷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可成
方將上壩鉤水乏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費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
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壅者則倍給夫值增雇夫
役以重濬之河廣淤深及黃河口所衝之處上爲風日所暴僅可容足尺寸之下悉
高極稀油泥隨濬隨壅無復上徑看可之壅尤甚于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之爾少佐
且今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甚勞即以之雇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于是衆皆感從至有泣者
相率竭力底績云凡閘座之頹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壹

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
廣狹視上流之南旺處過廣則水易散也魯橋以下運河
黃水衝走大廣魯河底廣五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下流愈寬則愈淺矣
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徒爲觀美也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培閘面之
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朝永樂至
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閘遏低則上閘易涸公乃悉閘則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
以棗林閘爲準低者培而平之台閘板水面至閘石面各以三尺爲準其下弱底過低者則釐留底
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嘅洩而下留底板則閘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達上閘免中途淺澀之利及
又逵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水平法用錫匣
貯水浮木其上兩端各安小鐵板置於數尺方梓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幟探而低昂之必與

匝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藉此以枝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
日行泥淖中遍歷諸閘人不堪其疲勞而公弗恤也復施植柳六法以護堤
岸六柳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及高柳也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
水閘以司蓄洩湖陂之利堙廢至是雙龍硯晁縣鳴臺金滿口留城馬場南甲甯城
水閘座皆議屯置以備乎蓄洩也工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
壩以東漫流河直則水漫故堤以縷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且禁鞭撻
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役初興公即禁各屬不得辭蔬糧朴處者即償其責
人心大悅豎旗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其勞佚時薪木膳皆有以爲旨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
火歲拘于是商販輻輳終役每置之而價大省每州將委醫一人隨夫役公備藥其未精乃齋沐
焚香躬製錠藥數萬每部復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攜藥餌送營遍問病即療之日一

往回神人胥相用弗效者且常值之外時柴以飲食焉宣諭
上德眖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
心和悅群力畢效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再
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
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
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進秩賞賚有差
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
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
天子明聖委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攄忠

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漘隨事經畫區處郡策遐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谷亭廠舍中室每集衆諮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揚于人人相感考工隨見措授無留者監司而下悉處于村舍相與晨夕視勞頗稱董吏形躬率猶稱其恤也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為力其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不擾雇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役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旁兔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

天子神聖川靈效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蓋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

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十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清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梅簡公霄若巡按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靉曹君珅徐君九皐成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於有成分董其役者為工部郎中郭敦鄭鋼李仁涂楗主事張鏜郎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閭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與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且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畧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爰相與詮次備釋于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記來者垂休美于無窮云

呂梁洪志序　唐龍

序曰呂梁洪曷志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靈紀異咸俟君子況漕之水道若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九川九澤三江五湖罔或遐遺惟漕故也

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白糙粳糯米一十八萬石由江入湖入河直達於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險未有甚于洪者也予方有事于漕泰衣蹭蹬升梁而眺焉洪多鉅石睚睥巉嶼長如蛟蜒伏如虎豹糾錯如置棋盤旋如輪敷廉稜如鋸牙如劍戟前代闢鑿廝而為渠汶泗衍溢沁汴滲淫黃河瀾汗合南潞之石之所激奮躍鼓盪雷訇而阜

涌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
敢居漕萬三千艘将於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
卒爽洪夫挽之敷有傷臆蹶足揮汗成畢力以赴
然緣蟻蹋級蟻行蝸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
一弗戒則飄忽瞬迅猶夫駟馬脫銜非窮日之力
不可回也是爲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事惟難斯
戒惟易忽之斯忘行經國者知漕之難乎則官不
置冗費必汰浮兵定以制役止不急粟無耗蠹庶
有備焉受祿者知漕之難乎則祿以養賢吾思吾
賢食以食功吾焉吾功敬事之臣日廣素飡之風

熄矣是故考迹以明規因文而廣喻志之大也夫
曰勒一方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子猶
曰弗志焉 漁石文集

議引河沁二水疏　金景輝

天順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經歷司都事某
奏自古有天下者必轉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
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貨易
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
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
浦增修各閘疏鑿三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
置倉廒以貯天下粮儲建塌房以蓄四方客貨富
實京師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歲以來河道淺阻
轉輸遲慢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右副都
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又該工部奏准委臣前去河
南聽巡撫左副都御史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
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吕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
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
各少水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
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粮亦因河

淺俱赴畿內買納況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物
貨物價騰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
幸值歲豊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費有
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希藏不殊有急而需
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富實豈容虛耗矧南
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咲不可不慮考得安山
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水
脉細微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
道其河北出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縣安
興巷巡檢司地界共[illegible]週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

水張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
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
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
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粮俱免
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
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擁塞留滯之弊甚為便
利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河沁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
運河者知曹縣鄒魯駁之曰沁河之水吞於黃河

非一年而今乃引之以利害言則利少而害多以
是非言則實非而名是往時决黃陵岡爲運河患
不過黃河一小支巳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
僅塞則沁河不可引亦明矣必欲引之其害有六
爲引沁河之說者必曰沁與河各一水也沁水勢
緩而可引非河比一入運河則有源之水不竭殊
不知引沁河將先塞沁入黃河之口而後施疏鑿
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渰沒其
害一也將疏下原既通而後塞入河之口則水勢
擣虛千里不折不至衝山填壑未巳此之黃陵岡

之脅或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鴬店起至飛雲橋
計千里以百萬夫積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
傷財莫此爲甚其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勞民
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仆之民使乾版築呻吟思亂
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
勢下且土少沙多易爲崩圮建瓴之勢決不容緩
張秋之決爲監不遠其害五也冒此五害使有益
於漕運猶之可也况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計耶
其害六也

堽城堰記　　商輅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萊蕪縣泗出兗州
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
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
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
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
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
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
流由濟河注濟寧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
洸河注濟寧汶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流南
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

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
殆盡
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築堰疏
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潦衝決水盡洩
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
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嘆
曰濟泉疏源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
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於是督
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

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堽城
堰亦不可已方度材鳩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
撫都御史牟公觀其蹟極加嘆賞騰章奏保用畢
前功至則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難於用力乃相
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
比舊址隘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
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
陰陽正術楊逵耆民張倫許鑑分領其役備材聚
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
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

中置巨細石參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
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
尺開秋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
水泛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
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
鴈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
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護以鐵
拴甃口上橫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
渠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沙水洸洸
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

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鴈翅二亦用板啓閉以
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
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傍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
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
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蜒自
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閘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
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
而民之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
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
此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兗州郡守錢源徵予以記

往歳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
克謙再行予實從叓今績用有成可靳於石耶昔
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
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
亦尤大矣乎予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巫常之
宜典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
此其發軔云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泰和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
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淘
米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

於山其流還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
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潾潾泼黄陰趙家庄石
泉珍珠東岩石縫二角響等泉合流於泗會于曲
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閘會通河沿達海末樂已亥
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受命工部主
事顧大奇等偏歴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
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
之正統已未所司請罷是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
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上可
其奏於是主事熊鍊轉弱等領命來茲仍疏導之
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予親詣泰安寺等處疏
通大小泉源途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繇
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
搏前者蓋者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
不窮予閱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
者立石表之復訪于益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
十三道無巨細皆爲開鑿以濟不通茲惟林泉乃
衆山之精脉合細流以利長洪恐歳久泯于聞遂
書以識之時正統九年八月

觀泉亭記　吳寬

自國家遷都於燕大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
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
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千里不絶其舟楫之來
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置牐蓄
水洩復盈焉其河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
見於兖濟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湮迂
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汩汩出無窮者又孰非人力
所以濟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之三歳始去成化十六年

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暮泉脉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敏之稱輒於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爲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築臺泉上曰吾將于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觀泉名之廷儀以泉爲職方其從事於斯立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奇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瀦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時有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

故泉一也渟滀而無爲觀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將往代之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重濬宿廷小河記

謝鐸

河出龍門非禹跡舊矣唐宋以來益徙而南其下流率委於淮其爲害於汴爲最甚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由鳳陽而下一自開封經徐州而下一自歸德歷睢陽抵宿廷而下自宿廷下者謂之小河或曰睢河其所經歷延袤蓋不啻五百里而始達于淮視鳳陽徐州實當其中壅而不治則不特二州受其害其爲汴之害也亦大矣弘治改元之明年河決金龍口汴之重臣以急告

上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昻往治之公舉其屬婁郎中往而以小河之役屬焉起近河三州八縣之民力治之以求復其故道去年秋予過宿廷見河口之土山積而下流之水爭赴淮以入海舟人指曰此婁郎中之功也俄而宿廷教諭張瀚偕其僚抵

舟中請予記予力辭至淮徐太守鏞復請之無已乃爲之言曰古稱善治水者不與水爭路惟行所無事順其性而利道之耳故禹治九州之水必先於兖以兖爲下流必趨之地舍此而往將有不可爲者㪅予聞金龍之決勢將直抵張秋復加徃歲之變議者徒以漕河爲憂而民之墊溺不暇顧既乃復聞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而今復有小河之濬所以遏其衝而殺其勢者殆亦無所不至嗟夫水之爲用大矣以資飲食以利灌溉以通舟楫及其爲害也崖爲之崩地爲之陷帆檣爲之摧宮室

廬舍爲之蕩溺此無他順其性與逆其性然耳於乎安有逆民之性而可以有爲於天下者哉於是乎有感作宿廷小河記

籌河臺記

莊泉

天下有大裁制有大承受者丈夫大事業也禹稷契皐陶夔龍伯夷周公敷教明刑節禮和樂播百谷平水土分田制井爲學校封建以各盡其裁制各大其承受者知天下之責任在我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記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古聖賢知其在我故凡有所裁制有所經綸豈皆爲自爲不經意哉必將以素定之學於其臨事爲之籌畫經理以上下其勢使出門合轍於閉戶不敢以易而處難以小而處大固自有主張也然萬古天地萬古人心聖賢事業後世安得謂我無分哉弘治己酉秋河水爲患四決支流衍漫民多死溺有司以聞

聖天子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治之公曰是大責任予可獨往乃以舊屬兵部郎中婁君元善薦公意以爲成天下之大事者固不可不得人以輔之也

詔曰可於是元善會公宿廷相視原隰至符離謀曰天地間治水一大事水能游人亦能溺人治水者拯人於魚治之不以其道是人等耳水將魚我況能拯天下於魚哉然治水有要固有不出戶庭而能坐了於萬里之外者探其要也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上下耳鯀湮洪水無是要也且封丘金龍口其勢漸甚不因而隄之不可其中牟尉氏之决勢與河通不從而導之不可河溢梁宋之交雖溉未易然集議得小河口廢渠東與泗接可引汴而通不遡而西距歸德飲馬池受

汴不可河經符離橋峽水陰勢不可制不月河其傍不可河勢由狹湍悍不濬其於經其折而疏之不可飲馬池小霸諸决喧豗迅疾不驟築之以遏奔潰不可是河之要其工役之長丁夫之需又皆極其籌畫纖芥毫髮因或滲漏豈有他哉亦惟謀其要也舉其要也舉其要而操之何所不可於是而疏於是而濬是以曾不數月河之爲月者一爲渠者二十爲閘者十有五爲隄者七百里爲塞者三十有七水皆復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而民不魚矣符離之謀無不效者誰之

功哉孟子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今公與吾元舍之治河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順焉未嘗鑿以私智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公與元舍其功視禹雖有大小要亦非其徒哉 莊定公集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五十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一 目錄

工部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乞趲府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夔
閘對記 黃瓚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東關閘記 莊杲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漕船志 馬廷用
清議篇 唐龍
治河議 宋濂
河源辨 王鏊
除民之害 丘濬
治河論上 邵寶
治河論下 邵寶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漕河圖志叙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二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觜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勑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日就頹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樁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

史030-519

田千餘頃因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没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乂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楫經行者咸自爲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損運道山東守臣
上其狀

天子勅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迄功乃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濟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行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昂漕帥署都督僉事屠公滕署都指揮同知郭公鋐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　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邵珠甓社諸湖祭廻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隄腹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爲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隄之東又爲閘四爲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聞之
上名曰康濟河耆民葛瑋等謂當有紀郡守貳有嘗識予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予惟

國朝貢賦之需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出於此舳艫相銜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衝臨湖水爲險事誠有缺諸公於此能急先務易風濤爲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雇募費出餘積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爲之書

乞趁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題臣惟　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浚渠築隄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爲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

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爲也臣以凡庸無用之才叨膺總理河防之寄夙夜兢惕惟恐不勝危人力之可爲者臣固宜殫力爲之至於天時之不可爲者以臣之愚固無如之何然亦不可不早爲而預爲之計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去年因是彼處地方久旱無雨湖水消耗所以河道淺澁阻滯運船幸賴

朝廷洪福上天眷佑偶然大江水溢横流過壩船隻方得疏通比及到於張家灣等處却値秋雨連

綿路途淤淺脚價高貴每銀一兩止裝京糧八九石多亦不過十石原領耗米僱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貴借春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未有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亢旱河道愈加淺澁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雨時月頗賤所宜議處如蒙乞

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合無該部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赴令搭乾之

時不期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交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於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斗則人得其利而樂爲之運納運盡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脚貴却令將該運京倉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餘存仍照今次給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補脚斛價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爲之出備合用蓋倉蘆蓆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違悞而軍士亦得以蘇息矣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題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

人日給口粮二升該用粮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撲
埽打垻共用樁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
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觜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
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
船隻失落錢粮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隄岸之外
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爲外
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
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
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二萬三
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粮二升該用粮

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樁木五萬四千
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
洞約用樁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
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
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塩場其間有魚塩柴草之
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粮船隻俱在
本所修艌客商引塩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
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止每束賣銅錢二三文近年
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
斷舟楫不通魚塩柴米等項通用旱車裝載二所

運粮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貲柴米價高以
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艱以遣目前項河道自灣
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闊八
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
每人日給口粮二升該用粮米十萬二千七百九
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
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
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垻攔水隨修隨坍
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
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

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
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料雇覔并匠作
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
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以上
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
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但緣前項工程
浩大合用人力錢粮數多況揚州府地方連年災
傷人民窮困倉庫空虛兼且邇來玄象示警黠虜
犯邊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俟時和歲
豊人力寬舒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座一

事既不起倩僦夫止用蔴項工價爲之頗易合無
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吏給收買物
料修造閘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爽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
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
皇明宣德庚子平江伯陳公瑄疏浚舊道建新開
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
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閘亦隨毀迺者成化
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上其事於總督

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
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亡萬
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江
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
增建上壩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
又建減水閘五以防泛濫淺鋪五以備疏瀹至於
涖事有廳亭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
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
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吳城邗
溝訪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

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
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爲詳備事數之
給於職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爲不拔
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觀昔利無少
異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爲濬理於
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
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
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
於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
伊婁迴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

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
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
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
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咨嗟之虞而游樂土蒸
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柁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
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郭君之籌
畫而欲盡其力排群議茂續成蹟施加當時敷被
後世如此役者蓋可得乎李公字容德南昌人巡
撫淮南綽有風烈郭君字□□□象泉人治水徐淮
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係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

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兗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來者勸云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瓚

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昇䟽言於朝置閘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閘也閘閾駔儈之家狃於規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於置閘然者及閘成僅於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隨其計雖有訏謨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

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群次於閘也銜艫接舳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紆洄豬蓄有以遏其勢過其衝將使跬步隕於千里頃刻淹於日暮則響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閣損壞之患者幾希癸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何君白於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公瑩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進義官計成夏轄耆民柳瓚易伯盛沈臧怨張綸共蒞厥事於弘治乙丑正月朏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斤計黃白麻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軟簑油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計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奇閘高一丈五尺南北隄墈尾共長三十一丈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襯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閘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

君至謂吉啓閘飛艘舞艦與潮下上蒸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溺其處馬侯以予縣人也請書前賢置閘之難後人廢閘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令修飭毋徇私效尤貽患於無窮予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令之所以復通濟之意乎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

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鑱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式惠淮土寧入爲戸部右侍郎何君名垕建昌人張君名瑋吳人韓侯名瑺河南人馬侯名論遼陽人

閘對記　　黄瓚

予奉命督運艘于儀真與鄒水部克明楊水部汝珪議啓閘省埧費有事閘司者皆安常襲故以爲不可時克明已去予與楊水部計議益堅乃集儀真衛指揮金鏜劉倖知儀真縣事李文瀚儀真縣

學教諭盧總訓導吳正葉逢春于舟舉一木諭之曰以此極平水盡所過舟較洩水幾何衆皆曰諾既而視之減初則二分許予曰水技自近爾也再移時自遠而集當不減毫髮明旦視之果然衆議遂沮客有過予問所以予隨答而責之以質楊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開示利也水部覽而韙之曰此殆都憲黄公記修閘之意也時桐城張若履謙亦在坐曰嘗見遂菴先生亦言之於是遍覽諸閘二公之外復得先少宰錢公太宰王公之文於敗垣荒壤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興廢公論其定於是矣

然不利於鄒人兆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惠利之功雖後於今日安知將來又不惑亂於浮議乎水部曰然請命之名曰與鑒錄水部曰稱情哉既而取前稿於水部將梨之水部曰謂何曰凡吾所覩見者四碑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之文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親履而嘗試之是非利害如示諸掌可以考實跡可以諭衆人則子之言夫請續碑記之後因併刻之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既啓閘通運船客有過予問之曰往者閘司恨洩水禁弗啓予今

啓之水弗洩而舟獲濟何所見而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曰理安在曰夫閘首裡河口中通濟羅泗尾閘潮閘潮距裡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須入通濟纔十一艘次以待閘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費索挽起末初終申而畢其所洩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深不過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豬如其長者幾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爲數八百萬則每一啓閘八百萬分纔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見夫閘司迫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既牽於閘之兩翼復綆引於西隄之椿

閘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下不閉而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乎故曰閘政之廢絞關爲之也客曰絞關所以裨政而謂其廢焉何也曰北河之閘地勢猶梯級閘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竭而不能入入而不能應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閘而裡河啓水平舟運帆檣篙刺之力耳焉用彼爲哉惟無以過奔放之勢而強以人力水易淺而舟難進此浮議乘而汩之也客曰天下水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閘長啓而不閉隄增備潦之斗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

禁弗啓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盎貯醯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者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顧乞兒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汙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涅至此曰無也居貨庸廾之徒利於埧故閘一開納賂洩水之謗起而在耳目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怨報謗奔走下吏賺其醜而舐其膏一唱百和惟埧焉是附於是閘政日廢前賢建置之盛舉
朝廷濟利之大惠遂爲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放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值經月不雨閉而不洩抜窮矣將何以益之乎曰潮有大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內瀉涗平閘而留之使乘潮之舟不阻淺而裡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以變淺涸而爲盈溢顧謂洩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銘而笑之曰往者大木裡艱運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君翀諭執役者以借潮爲

笑之君令稍削埧巳而漸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浮而前兩壓之艱運船商船皆德君之惠鼓掌踊躍以君爲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日之於埧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嘆曰爲政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閘成便漕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巳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咽喉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

勢殊河易淺且泗來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爲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

國朝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之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剥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闐同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壩是便閘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關爲響水爲中閘爲羅四閘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同利者㛑爲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

宜復東關羅四二閘廢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徙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瀦上閘啓注不可過於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鋐暨欽增置濱江攔潮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爲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於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河瀆及江濱深七尺土黄壤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聞即得

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閘之規高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illegible]丈翼而東西亘加袤之二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磨礱劘礪匡削砥平壘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樁節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數計者石八千七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鐵二千九百八十蔴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十桐油一百以擔計者石灰二千一百三十粳米四百八十秫米三十三諸庸傭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餘鏹千兩有奇不賣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閘瞻稱異爲

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郎中劉君繪至偕工部主事鄒君亦有督勸群僚櫛風百工子來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閘成閘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視車壩之劳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浹旬湖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所省漕上之費歲嘗若何民船商舶所省又嘗若何以歲繼歲吁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顧

爲之何如耳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
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
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不敢捄爲其所不得
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斯可矣是閘爲漕運計爲
天下計在公議不可不爲者然非忘之崇則曰姑
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姑爲歛怨欲其果於有爲
難矣不然自有閘議以來凡歷數政終以異議者
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成功公始至而即
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雖群咻衆鬨屹
不爲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于是乎徵耶然吾

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爲異議所沮其同事
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弗甚焉況奉行
其下又無良有司虛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茲多
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成者多矣公與是役馮
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爲之規畫以圖其永於
正未嘗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
目揣畢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費而
大益百年來所當爲而未及爲者一旦從容爲之
騰口之徒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
聲所動而諸君協謀宜力其功顧可誣哉故併書

之石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隳前
人之功也

東關閘記　莊杲

儀眞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
上命來督儀眞謂儀眞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
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
眞也然儀眞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
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洩東關以濟其急
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眞東
關者用於五壩也公汲汲於此豈爲儀眞計哉京

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謂至矣公既
閘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眞五壩之地一窪沼也
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
然欲爲京師計使儀眞五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
充豈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謂國
家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
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隄圩而田
之給牛種農具爲之屯種寬其賦之入可省江南
漕運之半而儀眞五壩之力當亦不可廢也今謂
儀眞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決

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風帆浪船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將以己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謂國家瀕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

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秋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閩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當救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晏君元善已上疏矣元善之論公有不知者乎知之公有不爲之成乎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某觀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爲難而又極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嘗與人同不求不忮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求於目前閘東閩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事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會則爲迂談何以取信於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見之者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

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爲之嘗哉公名英育才其字世家吉水云　莊定山集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鎮江爲郡瀕楊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州相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徑而易達然自京口閘至常郡奔牛壩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船舶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圌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

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或遇寇盜動罹刼
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脉枯涸不能汲溉
坐受飢殍公私病焉甚泰間郡長吏欲事疏濬具
疏以聞詔巡撫工部尚書周忱相度事宜斟計工
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
公秉繼巡撫於斯詔下發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
舉是役事召還朝後巡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蒞至
以爲便國利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鶚申度
前議自新港至犇牛傳河則疏濬深廣京口呂城
舊閘則修甃頽缺別於郡城減度橋增置一閘用

以瀦水潮汐洪大則開閘放舟微小則閉閘車埧
蓄水有所蓄舟楫通利田畝沾溉永爲民便所用
梁材則於浙江嘉湖二郡取之徒役匠石則於蘇
松常鎮四郡取之議定乃聿興郡長材用鳩工徒
嚴期約刻日咸集分官各司其役至於規畫勸督
則身親蒞焉趨事惟勤並手偕作舉鍤如雲劚土
如山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
水其閘舊則培其崩頽補其刓缺完復前規新則
下木爲樁實礱爲基礨以灰石錮以鐵鍵制度如
式務底堅緻以時蓄洩常使水與閘平不致盈縮

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日役止其爲費米以株計
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鉄以斤計若干役以工計若
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爲勞逮今十數載間水
常瀰漫非惟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寇盜之虞
而田畝得資浸溉大享豐穰之利益思前人之德
不置咸欲刻石以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寔因民之
情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矯言爲記惟濬畎澮距
川禹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興
古昔能濬河導川者史不絕書則水之爲利誠爲
政之先務也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

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
李公不卹其費志圖興舉於前而崔公不憚其勞
力任其責於後則卒底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
能急先務者歟故今遺惠在人豈惟起人無窮之
思而偉蹟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
濬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倪
文僖公集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輿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其地爲犇牛堰泝堰水西行
百八十里歷雲陽逕京口爲錬河其地勢東傾盖

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城奔牛為三閘皆莫詳其剏始迴嘗觀史記再徙水道自六朝來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閘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所謂自剏為是運河三閘已具其說近是大業之役閘當與河相為廢興而志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則上下數百載間其缺而不書亦已多矣

國朝洪武已酉閘廢更道其支流東北出於堰為垻自是鍾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瀆河濟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已卯今冢宰

崔公克讓為都御史巡撫江南因民之處患也為言于　朝請復建閘當度適宜委畀得人曾無幾何而五閘告成其在常境者奔牛下閘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宥來繼謂奔牛猶有上閘其遺址尚存盍亦修建俾互為啓閉遂以其事付之當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都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閘等矣夫自堰廢為閘閘廢為垻言水利者時有訾病今閘與垻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涸則由垻垻可瀦而閘無壅也根遺跡築成算以開永圖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彷彿其一二哉閘成之明年同知謝君廷桂以屬予記夫

國家自移都北京其材賦多取給東南正猶漢之山東唐之江淮也引渭穿渠含嘉轉漕當時畢稱便利然水有底柱之險持異議者亦嘗改作卒無成功是役於智巧而不覩形勢之順逆監古今之成敗者也近議亦有謂自七里港疏河越黃墳岡以受江水而崔公不用用之幾何不為褒斜取道而邢公繼之理其未備無事更迭其亦異於鑿三門以通漕梁栈者遠矣二公散處臺省雅有才望

其出殿南圻也威惠並行為國足用為輸將繇使舩險繫斯舉也餘可類推卓君克承克引民不厲而功自倍施之守官用成佳政皆不可以不書夫書前人之跡以昭示後人俾嗣守之勿墜謝君之用心亦良厚矣於是乎書

漕船志　馬廷用

予鄉席君文同以進士出宰郟城入拜工部都水司主事來

命分司清江船廠甫至興利滌弊多所裨益逾年稍暇即於廠旁及分司左右皆樹大匾以標識之

又通年代考據漕船洛華次第走使過南京屬予
爲之記文同爲政知所重矣清江船廠在清河縣
之南距淮安三十餘里因臨於淮水故名清江云
其地平衍彌望曠然蓋南北一要衝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九州百夷任土
作貢肆我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益隆繼述於順天肇建北
京爰命文武大臣各一員濬閘河通舟楫以有海
運轉輸之半行之未久海運遂罷今所謂清江衛
河二提舉司皆當時成議於爲便宜可久者

累朝相承略加損益至
英廟時江南江北始限爲船一萬一千七百有奇
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運船之數復析浙江
南直隷等衛俾歸自成造隷於清江者惟南京鎮
江江北直隷諸衛所而已每船價銀一百二十兩
所徵船料初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隷徽州
諸郡縣民苦解納往返經年破產蕩家公私俱困
軍士亦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賠補之患殆有緣
此而鬻子出息轉相逋逃者有司具實以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隷太平

府委部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用淮安抽
分則令本司自領之通計每歲例該銀二萬六百
七十兩蘇杭淮三府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每歲額
造五百二十三隻江南諸省府不倒數內迄今遵
守以爲定規頃者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安福張公
總兵官都督同知合淝郭公奉詔入朝會同本部
尚書曾公等首建大議復增入官銀二千三百七
十兩總計官給銀二萬六千七十餘兩并各軍士
原額自辦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總得每歲共用
銀五萬餘兩疲兵困卒頓覺少甦此晁大夫所謂

節其力而不盡耶夫予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者也夫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圖遠效者不屑
近功今計費而給之雖錙銖必較計艘而督之雖
沈覆不恤加以羅織多事之吏爭衛虛名遠謗避
嫌之人僅守成案數運之後爲獘日滋吾恐軍民
皆憊上下匱乏不知何拯救之方通融之術可以
處此而後得耶嗟乎天地間財貨止有此數不在
民則在官孔子曰節以制度曾子曰用之者舒正
使劉晏諸人復用於世千岐萬徑徒爾紛更吾聖
賢之語足矣理財之道要不過此庸系此于末簡

爲淸江船廠志且以告天將來從事者萬一吾君吾相有問焉當執此以對此予日夜所在事而媿未能也亦文同所以刻石之意也于是乎書

清議篇　　唐龍

漕運錢谷之府乃露積於舟而持之者文動於約束故奸利易滋獄訟煩興而不息焉特置理刑主事以掌其案厥職專矣其他不領於漕運若吏之掊剋有詞民之爭鬭有詞商之逋負有詞則一聽犯於有司而主事不與焉此不易之制也邇年理刑者不惟於漕運之牒而聽斷焉諸例所不與者一切傍侵無受廣捕逮密羅織繁案牘日熒熒然越俎代庖官之僭也十羊九牧民之殘也清議咸不直之而誦誦訛訛騰于道路達于京師疏職禍街者凡幾人于是當代者咸懼其來來者欲去去者欲速者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拜董漕之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憂之少宰中峰曰而今理刑者乃李子尚絅志明行潔達于政体毋用爲憂四月涉淮之境上問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賢哉理刑既而召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自有主者若商人爭很瑣之利益弗

胥以濟其政乃喜曰辨治哉愼度哉于是盡檢漕運諸刑牘次第授之則曰是乃攸司敢不審克之奸則詰姦則覈貪則禁侵漁則割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其令斯昭昭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冤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哀矜惻怛文若不可以已繁詞不連於庭私謁不跡于戶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清議秩然以定瀰瀰然興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之善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赴予留之而不可得也乃著清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愼之終身云　漁石文集

河議　　宋濂

宋潛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某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沉兩珪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

原缺

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縣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濟

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就喩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成者不知逆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論豈能僨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決之源

且逮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潛溪集

按景濂此議作於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于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耳迨元起沙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河得之目覩也景濂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河源辨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曰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

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親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巳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玆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何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幷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

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佛經阿耨山頂有大池水分流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入南海北海西海爲弱水黑水之屬穆天子傳云阿耨達山出六大水西南有水名遙奴小東有水名薩罕又東有水名恒伽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阿耨卽崑崙也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是爲

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若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懸度之阨熱風及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縣圃閬風十洲記謂

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怳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之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源一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

除民之害 丘濬

臣按天地間爲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爲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以先事爲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爲而人君有志於爲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於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迁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

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以東距海口二三千里俱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勃海繼決瓠子又決館陶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

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榮陽東過開封城之西

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郡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他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豬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至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兩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矣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誠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受困弊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逆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耶之費而

忘其所捐之大費已成之業而與大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困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声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

專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
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
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
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因朱氏之言
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
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爲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
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
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副歲之潢
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
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
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
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
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
孰甚毅然必不惑於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
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
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
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
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疏之後水
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

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
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
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
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
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
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
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畝發人墳
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
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
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當爲萬世計不顧

一時爲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恤一人賈
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
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
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謂開封以
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渰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
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
斥滷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少
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
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
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

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亦何怨
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治河論上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
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
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
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道之法初無障遏之說故
能成厥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于地平天成
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
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
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
難於禹所求之效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
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
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順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
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

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
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
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
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
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
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
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
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
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

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
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
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
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
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
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
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
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
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禹復
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嘵嘵然曰某爲上策某爲

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柰何哉
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
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
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
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君子顧恐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
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
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

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
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
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
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
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
氏決淸河靈鳥瀆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
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
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
而謂人力強塞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
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

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
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
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
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
漕渠急則張秋等埧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決口
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
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旁溢或用疏法或
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
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
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瘥而裡加雖

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
側切脉觀色聽其声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
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
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
此則攻醫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
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
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
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
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發任
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

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
廷堙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與料者則
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
之爲難也（容春堂集）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王者宅中圖治必資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
朝始由海運繼由陸運凡三變乃改今河運然地
勢中高南北迤邐就下之水以濟濟水伏流濟會
諸泉並出爲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合以
近入汶泗洸沂諸水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
閘建壩遏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衛
河上接白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
湖爲漕渠縣亙南北瀦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
築堤以防其潰決列鋪舍以通其淤淺闢湖瀦以
時其蓄洩引水灌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
設官以司其事董之以主事八人各有專職臨之以
部中三人各有分地監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
廣事劇役衆費繁宗統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于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歲

輓東南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
迤北乘風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
險亦無陸輓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
民命獲全國計斯裕
文皇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爾成之績要亦不
可泯也禹貢一書紀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謨訓誥
並列爲經昭示罔極我
朝前此効勞諸臣水部分司各有題名而總理大
臣漫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
深用慨惜乃搆亭公宇之東綸爰披往籍錄宋禮

以下若干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虛左
方以俟遞書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盡制
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
都大梁金以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
然夫東南以海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邇海肆逆爲
難而乘高北順爲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
左至甘京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
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
後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
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

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
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聞命矣海運由
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
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
勞而欲舉文莊之策予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修
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
效尤於元
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
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

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
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
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
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
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以恐於華人也柰何
華人亦恐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
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
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並以人
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外之变乎曰变
不可保也海胡可蹈哉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
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
也議者徒以衛决為難竊以為黃河之難不難於
海也二道並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变亦可也是
則可為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朝河决張秋運
道梗塞曆數省之力捐不貲之費再歷寒暑乃克
底寧眾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
如子之言且將為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
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
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
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

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數之見也謹併誌
之

漕河圖志敘

予觀漕河圖志未嘗不敬嘆我
祖宗之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當王關中
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
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
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幸濟四瀆畢涉舳艫
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
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汶濟泉源或

景州　德州　德州衛　德州左衛
故城縣　武城縣　恩縣　夏津縣
清河縣　臨清州　堂邑縣　博平縣
東昌府　聊城縣　東昌衛　平山衛
陽穀縣　東阿縣　壽張縣　東平州
東平守禦千戶所　汶上縣　嘉祥縣　鉅野縣
濟寧州　濟寧衛　鄒縣　魚臺縣
碭山縣　蕭縣　豐縣　沛縣
徐州　徐州衛　徐州左衛　邳州
邳州衛　睢寧縣　宿遷縣　桃源縣

清河縣　淮安府　山陽縣　淮安衛
大河衛　寶應縣　高郵州　高郵衛
揚州府　江都縣　揚州衛　儀真縣
儀真衛

漕河水程自通州至儀真水路三千里凡為驛四十有二

通州路河水馬驛至本州和合驛一百里
和合驛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至本縣陽青驛八十里
陽青驛至靜海縣奉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至滄州磚河驛七十里
磚河驛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至本州梁家庄驛七十里
梁家庄驛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十五里

甲馬營驛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至陽穀縣荊門驛八十五里
荊門驛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安山驛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十里
南城驛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至本州彭城驛九十里
彭城驛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至邳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至本州宜河驛六十里
宜河驛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至桃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至本縣桃源驛六十里

桃源驛至清河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至本州盂城驛六十里
盂城驛至揚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至儀真縣儀真驛七十五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一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五十二目錄

工部虞衡　屯田

遵化縣鐵廠記　戴銑
易州山廠志
工部蕪湖分司題名記　邵寶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二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 虞衡 屯田

遵化縣鐵厰志　　邵寶

工部分司在縣東六十里鐵厰中永樂間俱以各
衛指揮領其事宣德末始委虞衡司官董之分司
正統九年主事張宇建成化間主事馬祥與新馬
正廳三間中外門各三間左司房三間燕樓三間
右雜器庫鐵庫計二十四間米庫一間吏舍四間

雜造局六間爐冶所鐵砂場獄二十六間爐房九
間公廨過廳一間寢室五間四顧樓柴炭場萃景
樓蔬翠齋各三間滌煩樓亭一間廂房四間戶所
廳各三間在儀門外軍器局三間在廳北倉房五
間在廳西北 缺

易州山厰志　　戴銑

山厰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五年置
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
惟設部堂之所周以垣墉構以稠木蓋以茅茨僅
蔽風雨而已各府厰房未有定居率於西山寨口
置厰燒採地荒又徙他處凡遇朔望及柴夫銷批
倒解俱赴部廳習爲例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
二里許其廳堂官民廬舍苟完而已其後建部堂
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
前有東西長街各屬州縣分治列焉每門各設坊
牌以記之其部堂府治兩傍各有隙地爲積放薪
炭之所併植蔬果以供日用部堂總其綱府州縣
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兹役者歲億萬計車馬
湊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
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然舉八府五州

數十縣之財力也聚於兹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
膏腈日以告竭在易尤甚上不尉
國用而下能蘇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工部分治一所居厰之中

直隸真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五縣二十七

直隸保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三縣一十七

山東兗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四縣二十三

山東青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一縣十三
山東東昌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二縣十六
山東濟南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四縣二十六
山西太原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六縣二十三
山西平陽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六縣二十九

山西直轄五州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
轄縣一十七

工部蕪湖分司題名記　邵寶

公署之有題名舊矣姓名邑里科第官階差遣歲月之外不加一詞而褒貶之公論付之後人書之者無心而觀之者足以爲勸爲戒其微而婉也有詩之義其簡而嚴也有春秋之躰是故君子尚之而歷世不能廢也我
國家承平百五十有餘年百司庶府莫不任人就列內而省臺外而藩臬郡縣至於寓舘署廳皆有所謂題名者蓋世平治久制備文繁雖不出於令申而於事躰亦若有不可缺者如此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材木之椎焉而蕪湖爲畿輔近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稅所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歲請於
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月乃代越弘治正德至于今蓋五十有六年矣歷官五十有三人先是弘治乙丑主事永平張君秉清者嘗一題之今主事岳池張君大用謂其簡略失之也通加

詳訂序書分注以刻諸石將俾繼自今有所考焉用爲後人指議之地刻既成則託吾友李生原道書請予爲記予惟六卿分職莫非天工王事而虞衡所職則涉於權利士大夫之自好者往往不屑於是然君子論爲已之學者率謂錢穀簿書不足爲累蓋于其心不於其迹其道固然也况公私義利之辨正君子所當先講者故不當其事則已苟事有所當則夫地也吾致力焉而自考焉實於斯在蓋以公滅私固君子立心之要以義爲利尤君子制事之宜以是事國何職不共以是立身何德

不進易見則上干官箴下招物議刑書史筆不在於今則在於後雖有他美莫之能贖而況無美可稱者哉古今記題名者莫不以司馬公諫院爲先要其大指不過忠詐直回四言而已而後人所議率不能外今予之廣於後人者豈有他哉亦惟曰某也公某也私某也義某也利云爾嗚呼人有恒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可不畏哉可不儆哉張君發身賢科始仕初政乃是之涖而於斯記汲汲焉圖之予知君之能愛斯名也亦可以觀乎其人矣婺原道乃吾同年贈司空舫齋先生之子文行粹然克肖家學凡所稱君其言也信因附書之而不敢加一詞者亦題名體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二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三目錄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御史府記　方孝孺
重臺諫之任　丘濬
欽遵勑諭申明憲綱事　汪鋐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再擬憲綱未盡事宜疏　王廷相
定擬巡按及按察司造冊疏　王廷相
論巡按　葉盛
提督軍務都察院題名記　汪鋐
定職官之品　丘濬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六科衙門　葉盛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清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大理寺題名記
論刑獄疏　黃綰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三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綿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之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須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者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府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

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循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險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是位者規

重臺諫之任　丘濬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
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
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
彈劾御史以白大夫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
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
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
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
三道各設監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
廣曰山東曰河南曰山西曰陜西曰廣東曰廣西

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
衛并直隷府衛則分隷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
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
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
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係職司皆得以糾
察焉

欽遵勅諭申明憲綱事　汪鋐

臣伏覩
皇上即位之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諭都察院內一款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
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
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
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
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
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姦避事等項實
跡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
事跡不許容隱具奏照例奏請黜罷等因臣仰窺
聖意惓惓以考察巡按爲論良以巡按關係甚重
得其人則一方之民無不受惠非其人則一方之

民無不受害其爲慮至深遠矣
聖諭又謂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
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
心怠弛此
皇上洞燭幽隱卓越千古之見又無以加矣臣竊
欲淬勵盡忠仰答
聖意竊以御史言官
朝廷耳目之寄欲考其不職而劾罷之苟非眞有
顯然事跡可據則固未可苟焉爲之也臣是用忘
其固陋謹以

宣宗皇帝所定憲綱及
皇上所降勑諭竊取夫宏綱大旨爲巡按當行當
禁切要之務與夫臣等得以憑據而考之者著爲
條款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
一宣　德意仰惟
皇上勵精圖治即位以來屢次頒降
恩詔傳奉　勑旨及　欽准事例凡恤冤獄寬
賦稅輕徭役節財省費救患分災興利除害靡
所不至奈何各該有司不能仰體

聖心着意奉行以致　恩澤不得下究御史巡
按一方事權最重人心視以爲向背官吏視以
爲作止詔令不行御史誠不得辭其責今後巡
按御史務要盡忠體　國督令司府州縣各該
官員凡　恩詔　勑旨及　欽例所載各項應
行應禁事宜作速一一着實奉行毋得視爲虛
文漫不加意亦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仍要
嚴立程限頻加考較分別勤惰奏　請黜陟回
道之日備將各官某事已行某事未行某事行
之已効某事行之未効開具揭帖呈報查考如

是御史不能盡心督責臣等查訪得實參劾罷
黜
一勤巡歷伏覩
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出巡必須遍歷竊照
近年巡按御史省城駐劄之日多郡邑巡歷之
日少以故偏州下邑多不及到甚至一二府全
不到者亦有之夫既未到其地則官吏之臧否
軍民之休戚又安能盡得其真耶合無今後巡
按御史初到省城止許駐劄一月隨即巡歷各
該地方每府十日以上每州縣五日以上務要

周徧不許遺落一州一縣如違即係推姦避事
按察司每于季終將巡按出巡府州縣地方日
期緣由開具揭帖呈報都察院查考如有隱匿
不報及開報不實一體參究
一精考察伏覩
憲綱內一款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
一己之私昧衆人之見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
必于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議以恊衆情毋得
輙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捏
求細事羅織人過臣竊照先年巡按御史率務

多方廣詢密訪如
憲綱所云近來巡按御史巡歷既不能徧安能
廣詢密訪夫既不能廣詢密訪則安得不任一
已之私昧衆人之見乎安得不聽里老吏胥人
等之言顛倒是非乎又安得不搜求細事羅織
人過乎甚至寄耳目於鄉里親戚其爲害又有
不可言者矣合無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務
要廣詢密訪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問事事
細察毋惑于一偏毋膠於一節回道之日務將
詢訪所得來歷各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

考

一愼舉劾伏覩
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
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姦佞者戒飭之
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臣查得弘治年以
前巡按薦舉各官閣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
三人其愼重如此近來所舉一疏不下數十人
碔砆與美玉錯雜無別夫
朝廷寄耳目於巡按藉其舉劾以爲黜陟實
國家大政所關顧苟且冒妄若此其爲負　恩

誤　國抑執甚耶合無今後巡按薦舉各官務
要精擇才行出衆政績卓異者舉之照依弘治
年以前閣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其糾
劾各官務要求其眞實不才事有顯跡者劾之
不得任情作惡濫及無辜其所舉所劾如曰廉
能公謹必指其廉能者何事公謹者何事如曰
汙濫姦佞必指其汙濫者何事姦佞者何事每
一人項下必舉十餘事少亦七八事不得爲泛
然無稽之論臣等查其舉劾若無事跡明白開
註或事端開註不實即指其不職而劾罷之如

是所舉之人始以廉舉而卒以貪敗始以公謹
舉而卒以不謹敗吏部即查明白連坐以罪臣
等即亦指實參奏其清軍提學巡鹽巡關茶馬
屯田等項御史止將該管官員舉劾賢否其餘
不得一槩舉劾

一謹關防照得巡按御史所帶書吏倚藉聲勢濫
受贓私御史多不能禁蓋巡按事權既重有事
之人百計夤緣賄通書吏或抄摘狀詞或沈改
字樣或沉匿案卷或棄行牌面或透漏消息無
所不至御史方且墮其術中懵然無覺臣伏覩

憲綱內開所至之處先要防閑合無今後巡按
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靴等物止作一扛
不過百斤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扛只此二
扛緊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
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
二扛一一撿閱明白方許收放推行并將書吏
監生身上一併搜撿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
載卷箱封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
割御史督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撿明白方許
收受其書吏監生若與御史同鄉或親戚故舊

即當迴避送回另差
一禁迎送照得巡按御史駐劄省城則守巡兵備
等官專在省城日逐伺候巡歷府州縣則三司
掌印官絡繹差官問安該道守巡兵備官護
隨從早晚不離其各該新任或朝　覲考滿回
還官員雖千里之遠亦各赴其所在衆致荒廢
職業莫此為甚況水陸夫馬船隻費用不貲宜
是各官自辦一皆出自百姓合無今後巡按御
史務要嚴加禁革毋得安然受之致乖憲體如
違臣等詢訪得實併其同道一併考劾

一親聽斷伏覩
憲綱內一欵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
如有陳告官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
不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又一欵風憲之官當存
心忠厚其于刑獄尤須詳慎照得近來巡按御
史接受詞訟不拘事情輕重俱是批委各衙門
問理其有稱冤赴京奏訴准行御史親自再為
勘辦者亦只轉委于人百無一二親問間或親
問又專用毒刑固執偏見不肯虛心細察惟務
羅織成獄及至奏訴在在拘泥成案不肯與辯

接管御史亦曲為回護不肯改斷如是而欲民
不冤何可得也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但奉本院
劄付行仰親自提吊人卷再為勘問有冤與辯
者務要遵依親自提吊從公勘辯不得轉委及
專用毒刑固執偏見臣等查其回繳招由初次
欠允駁回再問二次欠允具實參劾
一積儲蓄照得布按二司官并各府州縣掌印官
若能勤於供職問理民詞朝夕不倦又能廉以
律身贓罰紙米毫髮不私則稻粟穀石收貯于
倉司府月可以千余計縣可以數百計積之既

條則陳冊相圖遇行[illegible]可以備[illegible]過有[illegible]
益可以[illegible]賑給足食足兵[illegible]切事此条何各該
官員[illegible]玩愒[illegible]數目不能[illegible]一詞貪[illegible]無疑
[illegible]歸於[illegible]如[illegible]之不
充也合無今後巡按御史[illegible]歷[illegible]要稽其
儲蓄有無[illegible]有而多者[illegible]無而少者
爲貪爲惰[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奏先
要以此爲准則明白[illegible]于[illegible]下以備其
部[illegible]考黜陟[illegible]御史不行[illegible]心[illegible]
報不實即係[illegible]徇私臣等查訪得實候其回

道察[illegible]黜退

一嚴督率照得[illegible]按分司官例[illegible]二月初出巡五
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二月終回司奈何各
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
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遂各託故羈於省城安
坐巡按御史樂其趨奉竟不督令出巡以
致地方無人管束貪官汙吏得以肆志强劫盜
賊得以橫行一有失事互相隱蔽曠職殃民莫
此爲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督各官遵
照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輙便回司如敢故違御

行參奏每年終行按二司將各官巡歷及回司
日期開報都察院查考如是巡按御史徇情不
行嚴督臣等查考得實一體參究

一戒奢侈照得風俗莫善於儉約莫不善于奢侈
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者奢侈則必淫富者
以奢侈而遂貧貧者以奢侈而爲盜故風俗之
弊惟奢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爲儉
約非委任權力之重不可爲也御史奉
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
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

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
得取費於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
易之仍遵照
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
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
得扛擡四轎乘坐座船凡可減省者無不減省
然後行令司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悉從儉約
凡飲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有品
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欲敗度踰禮犯
分之事無不禁革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

爲侈用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
轎故違
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紊緩如舊
臣等查訪得實条劾治罪
一謹禮度伏覩
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
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
廷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禮
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
左方面坐右又一款指揮運使運同知府知州

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近蒙
皇上欽准事例又復申明前規奈何巡按御史
不能遵依方面傍坐運使等官行跪猶循舊弊
合無今後務要遵依
憲綱及欽准事例所定禮儀一洗數十年弊風
之習則名分正而人心安紀綱自振法令自行
如再抗違臣等詢訪得實条奏治罪
一慎請差照得御史差出巡按先年舊規率以到
任先後挨次差用臣竊以爲人之才力大小強
弱不能盡同若不論其才力之應否止以歷任

淺深爲差次似與
皇上簡命之意弗馳合無今後　請差巡按臣
等務要體　國秉公質諸　天地鬼神不拘先
後精選才力相應者二員開具上　請簡命一
員如此則庶幾巡按得人地方受惠嘉靖九年
正月二十日具奏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御史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係甚重舊曾
成法具載憲綱朕已勅諭都察院舉行但近來
人心漸弛都不遵守覽卿所奏深切時弊都准
行便行各該巡按御史及各該二司等官務要

着實奉行有不遵依的依擬舉劾黜退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爲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靖
六年八月內
皇上勅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
端弘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
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

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礙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奸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覩之餘仰見

皇上愼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

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鹽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碍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碍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嘗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擬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褒貶只漫言指摘似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擬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筭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脩否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

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具

本開坐謹題請

旨

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粮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粮長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稱脩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懲奸者慮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采

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
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
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
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
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
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脩
否
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
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間官

懾於利害富家之室賄賂靈於神明朴實之民
鉗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
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懇
小民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
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中此合無今後
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
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
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
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

院以憑考察職業脩否
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切惟御史爲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
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
推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
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
足恭便以爲好即一槩濫舉多致數十餘人致
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
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
奸蠧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

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於斯
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
要即事察政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
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若
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
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不得混
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
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
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
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

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擧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

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寃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僻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係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爲干碍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俱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拾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遠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

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淸修[illegible]

約鎭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役滑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淸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若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更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

一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送以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寬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

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寃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蓋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
題 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
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奏請降調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 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要着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

再擬憲綱未盡事宜疏　王廷相

爲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要着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欽此欽遵臣等切惟御史之官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行止語默纖毫有違則人人得而非議之而寄斯忝矣
憲綱一書垂示九十五條蓋亦周爲之防必欲憲臣之無忝其寄而後已也但法行既久人心易弛故臣等不揣一得之愚用陳六事之奏防其因循也則曰除革奸弊防其苛刻也則曰伸理寃枉防其偏私也則曰揚清激濁防其凝滯也則曰完銷勘剳防其擾也則曰清脩節約防其傲也則曰撫

按協和然亦孰非憲綱之所包括者哉仰瀆
宸聰俯降　温旨且以未盡事宜責令備細申奏
臣等查得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
爲申明憲綱以勵巡按官員事題奉
聖旨卿所奏條舉憲綱事件皆切於恤民圖治要
務便行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務要着
實遵行若仍有蹈前弊虛應故事的堂上官查舉
降黜欽此續該先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爲
欽遵勅諭申明憲綱事題奉
聖旨御史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係甚重條章成

法具載憲綱朕已勅諭都察院舉行但近來人心
漸弛都不遵守覽卿所奏深切時弊都准行便行
各該巡按御史及各該三司等官務要着實舉行
有不遵依的依擬舉劾黜退欽此前後
勅諭申明憲綱以爲巡按御史之防者各已明備
臣等除查有大義兩相同者不開外其事理有不
相同者盡行開具及尚有關係地方之休戚者臣
等又增入三條如蒙
聖明採納　勅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出巡之日
本院俱填入劄付內一併着實遵行回道之日仍

聽本院憑此考覈則御史無失職之忝而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亦於是乎有賴矣緣係節該
奉
欽依未盡事宜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申明事
件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
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相
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甚

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
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
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
互相糾察以淸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接
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伺候作揖
奈積謏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
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
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軟
則彌文去而實效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
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
者半年未見涖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
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
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
者定行參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奸弊無不察
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 官吏
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於
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

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冤理不
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
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
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
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
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於庸
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
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迹顯著若指實參奏
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

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
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淫刑以逞鍛
煉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寛凡一
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
審無冤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
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皂隷靑道
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綵鋪氈無名供

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
庶免小民供備之繁
先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申明事
今擬申明事件
一巡視倉庫房屋仰本府州縣提調官常加點視
若有損壞即便脩理及嚴加關防官吏斗級庫
子人等收支作弊近來官司倉庫所儲出納滋
僞或實藏不及月報之多或濫費已過歲積之
半或匿案而通同侵欺或乘機而私自借貸此
等奸弊不止一端合無今後巡按御史所至務

須親臨倉庫嚴加點視逐年簿籍必檢閱以驗其收除各官儲蓄必分註以別其勤惰中間如有侵欺實跡即行參奏拏問毋得專一委官查盤虛應故事巡歷滿日仍將查盤過錢糧等物參問過侵欺人員備細數目事由開報

一巡察盜賊伏覩

憲綱內一欵境內盜賊仰衛府州縣提督所屬晝夜用心巡察擒獲務要盡絕無遺民患夫盜之起多以仍歲凶荒賦歛横出征役頻興故聚而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或白晝突入城

池或黑夜打刼村落捕之稍緩勢必蔓延其徒必衆遂致倡亂往往貽地方之患各該官司上下惟相推委以避罪責滋亂長姦莫此為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所按地方如遇盜賊竊發即嚴督巡守府衛州縣等官動調兵快多方勦捕若有怠緩誤事及事機重大者即須參奏處治有能薄賦平役民各樂業而境內不聞盜賊之儆者仍須奏舉以為有司之勸

一撫卹軍士伏覩

憲綱內一欵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並要撫恤軍士各令得所夫人之危苦莫甚於軍今雖相安於承平無事之日然或管操或領運或屯種終歲勤苦不得少寧兼以近日管軍官役恣肆貪殘生事虐害遇公務輒以月米扣除給屯田輒以威力侵占餘丁則包納役使犯罪則拘係索財剝削之害非止一端若不禁除而欲天下軍士得所亦難矣合無巡按御史所至務要稽查各衛所軍政得失如有前項虐害軍士弊政具實參奏提問其能視軍士如視已子撫邺之政卓異衆人者仍須一體旌舉以為武用之

備　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題九月初二日

奉

聖旨是這申明憲綱事宜原有旨着各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着實舉行但近來憲院官多務姑息不行覈實考察以致巡按官恣縱抗違按察司官因循畏怯全不舉行這各該事件并續擬的你每便通行曉諭務要遵照着實舉行有違的巡按官考覈黜退按察司官指實參奏欽此

定擬巡按及按察司造冊疏　王廷相

爲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竊惟風憲之官責任至重凡一
切興利除害等事開載於
憲綱者既明且備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憲綱內各事理復切府宜例巡按御史於巡按滿
日按察司官於每年終或逐季各將行過事績文
冊開送本院以憑考察則各官職業方得驗之實
政而不徒事乎虛文矣近者巡按御史回道止照
舊式造報新定條件則遺漏而不開各按察司不
惟年終季終造報後期其所報事復疎略而不詳

若不定爲規式難以齊一憲度臣等欲將　欽遵
憲綱并節年題　准事例及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憲綱內各事理係風憲官相應造冊者逐一開款
於後合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
及浙江等十三按察司官遵照造報以憑查考庶
事體歸一而憲度益明矣緣係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監察御史巡按滿日造冊定式
一薦舉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廉勤某官公

謹俱要指摘所行實事若干件開報不得用虛
過考語塞責
一禮待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凡各官賢能有何政
事可以獎勵明白開報
一糾劾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汚濫某官奸
佞某官罷軟等項俱要指摘所行實事若干件
開報
一戒飭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將各官某事等項件
數明白開報
一舉明過孝義若干起如孝子節婦之類俱要開

具查勘過實事緣由
一問革過文職官若干員凡各官所犯情罪俱要
開具略節招由
一查理過各庫錢糧若干數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逐項明白開報
一提督過學校生員要將作養過人材後日堪爲
世用者若干名開報
一興革過軍民利病共若干事如某處興某利某
處除某害逐一開報
一存恤過孤老若干名口要將各府州縣收入養

濟院見在人數各廢疾并無依緣由開報
一會審過罪囚若干起如審允轉詳處決及辨理
過原擬罪名俱將各犯略節招由開報
一問理過輕重罪犯若干起凡凌遲斬絞徒流杖
笞等罪各計若干名口具實開報
一追過贓罰若干數如還官入官贓罪給主等項
逐一明白開報
一督捕過境內盜賊共若干名凡各府州縣官於
某年月日獲過强竊盜名數具實開報
一督脩過城壕圩岸塘堤共若干所要將某官於

何年月日脩過某處塘圩等項明白開報
一禁約過囑託公事若干起凡按屬地方有無學
校權豪勢要本土刁民挾制囑託者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非法用刑若干員凡所屬軍民職官有
用非法刑具殘害人命者除參問外仍須指實
造報
一禁約過剋害軍士若干起凡參問過所屬管軍
官旗人等剋減月糧索納月錢等項情弊逐一
開報
一禁約過倉糧奸弊若干起凡府州縣倉廒處所

曾經拏獲包攬侵盜之徒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軍民刁訟若干起所屬地方曾經拏獲
教唆健訟刁徒各誣害過良善事迹逐件開報
一禁約過科害里甲若干起凡所屬州縣等衙門
官員不體小民貧苦專務奢侈行事浪費民財
不知節省甚至科取使用除拏問外仍須指實
開報
一禁約過淹禁罪囚若干起凡司府州縣衛所如
有不才官吏受財聽囑及庸懦不能訊決將輕
重囚犯淹禁日久不理者除參問外仍指實開

報
一禁約過科差奸弊若干起凡各府州縣掌印官
派科點差或有任用奸邪聽受賄囑偏私不均
者除參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土豪兇徒害人若干起凡所屬地方曾
經拏獲兇惡土豪倚恃族大或假仕宦勢力聚
衆執持兇器圍繞房屋歐打良善或至搶擄家
財姦淫婦女者逐事逐名開報
一禁約過賭賻爲非若干起凡所屬地方曾經拏
獲有等好閑之徒聚集賭賻因而爲非者逐起

開報
一禁革過民間奢侈若干事凡所屬地方曾經挐
問過婚喪踰禮服舍踰式及群聚宴會盤張糖
卓縈供殽饌以奢僭壞民俗者逐起開報
一禁約過罰害軍民若干起凡所屬官員若有指
稱脩理恣意罰害軍民者除參問外仍要指實
開報
一完銷過勘合共若干起要將接管幷自奉各項
勘合已未完數目緣由明白開報
按察司官造冊定式

一各處驛傳革弊端以平政體事每季終將所屬
州縣驛遞等衙門各應付過關文夫馬船隻廩
給幷錢糧數目備細開報以憑稽察
一欽遵
勅諭條約以新風紀事每季將巡按御史幷布
按二司官巡歷地方有無導從兵快人馬衆多
及隨帶官員人等盛設飲食供帳之具以勞州
縣等項俱要從實開報
一欽遵
勅諭申明　憲綱事每季終將巡按御史幷布

按二司官各巡歷地方及回省日期具實開報
以憑查考
一循省典嚴守巡責實效以消災變事每年終將
本司官行過事跡除舊舉禮待糾劾戒飭文武
職官及舉明孝義完銷勘合外其餘與巡按御
史同者共二十一件俱要備細開報以備考察
一行移勘合事每年終將奉到府部院一應勘合
已未完數目逐項開報以憑查考
一奉勅會事每年終將所屬府州縣衛所等衙門
查盤過各倉稻𥞊穀分別多寡數目造報備

查

論巡按　葉盛

景泰壬申歲予出官山西時山西巡按御史慈溪
王昇於是年莅事大同宣府七年始以司還巡按凡
會五人華亭張鎣安化璩安涞水張鵬通許賈銓
蜀人黃紀是已不及祖見而於先人嘗奉䎬也天
順二年有兩廣之行廣東巡按者呂益曰仇蒼歛
李曰良王朝遠塗棐棐嘗過之道次清軍則宋欽
採珠則呂洪護軍則王齊廣西巡按則吳禎吳綽
劉淵遠紀禎又協贊清軍者易巖廣東勘處賊劉

清事又有馮定乙酉歲復來宣府則有吳璛馮顯
展毓與今馮徽又四人矣御史巡按
祖宗成憲也一方得一人則一方倚賴之一年得
一人則一年倚賴之不得其人則否其所任不既
重矣乎

提督軍務都察院題名記　汪鋐

江廣閩荆四省相接之地凡八府一州山勢聯絡民易聚而爲盜盜自弘治甲寅置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統治之即贛城剏都察院以居焉迄今凡三十有五載相繼蒞任凡十有一人未有題名鋐懼夫久之無考也乃命工礱石題其名於上與末傳焉夫人臣以盡職爲貴都御史奉天子簡命提兵一方責至重矣使其兵威振盜盜懾伏不敢出斯爲盡職矣乎曰未也然則空巢掃穴草薙而禽獮之斯爲盡職矣乎曰未也必也使民安其業相生相養率自恥於爲盜焉斯爲盡職云耳然此豈易能哉守令者民之師帥守令帥民以仁而民不暴帥民以廉而民不貪則民之安其業恥於爲盜實惟守令使之耳在昔[illegible]守令治績之著者載之史傳可攷也然守令安得其賢若是哉上者下之

所視傚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守令之上爲監司監司之上爲都御史都御史身也監司臂也守令指也身使臂臂使指轉移變化之機固在此而不在彼焉昔君陳監殷成王命之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君牙爲大司徒穆王命之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自古統御之官先自治而後治人大抵然也然則都御史之盡職其大且要有不在是乎是故敎吾仁飭吾廉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喜怒予奪一至公而無私俾監司以是道師守令守令以是道師吾民則庶幾其可耳乃若其事於兵如前二者之云謂之曰盡職則末矣雖然易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然則誅暴禁亂君子豈不事兵哉[illegible]以除民[illegible]以懲[illegible]之仁不服而征謂之義仁以生之義以成之一陽數陰翕自然不易之理耳方今聖天子在上汲汲[illegible]以安民爲心[illegible]任賢良宣布德威神武不殺[illegible]常[illegible]文武異世同符嗚呼有君如[illegible]忍負之[illegible]之凉薄深懼盡職之難也遂書此以自規

定職官之品　　丘濬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重臺諫之任一

臣按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

祖宗設立六科實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諸郡應有封章無不經由者列署內廷侍班殿陛日近　清光咫尺　天顏上無所於隱言有所分理歐陽脩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今雖無比比至於司馬光所謂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則今猶古也然則是職也亦豈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時知治體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諫官則上而

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隨

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以經由有所違失牴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缺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六科衙門　　葉盛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
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承
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
科都給事中馬顯强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
今止稱六科亦未爲當也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
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蓋
子私錄且詳識其由也今[illegible]二十年矣具錄如左
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守宿內門前班官軍
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少十名東中門
七玄武門一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并隨

經濟錄卷之二十三　三十九

伍內摘　午等四門除東華玄武依前後班於
隨伍官軍內增減十名餘皆定數　各門除東
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以
隨伍軍校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
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羽林前
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守濟州府軍濟陽府
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右府軍右羽林右金
吾右府軍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
各具官軍等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
八日早掌科事官於

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閘過數目奏本
送科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
不點閘者隨
駕錦衣衛也錦衣暨金吾前後府軍府左右後
羽林左右虎賁左皆名隨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鋪
闕右門并守鋪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
并守鋪　長安右門并守鋪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鋪　東上門并
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墻門　東安門

經濟錄卷之二十三　四十

并守鋪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鋪　西上門并
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門
西安門并守鋪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鋪　北上門并
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鋪
四城官軍揭帖者　守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
分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東城神武左忠義左
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蔚州左寬河忠義後
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忠義左後義勇中北

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月三日一點挨次不
論大小盡如初一日至初三日點過則本日晚
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本送科本科類揭帖
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　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淸

中書之官昉自西漢之尚書後改曰中書魏晉以
來至於隋唐曰秘書曰內史曰紫微俱以省稱雖
位望少異而職掌大略近之至設中書省則典司

政本乃樞機之地宰相之職也中書舍人本中書
省之屬後乃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遂爲儒臣
之盛選
國初仍元中書省之舊建於右掖門設直省舍人
洪武九年始改中書舍人後中書省革獨設此官
存古制也多簡文學魁傑之士居之後有致位宰
輔如蹇忠定黃文簡商文毅張文僖者其他進官
卿佐出參藩憲督學政守大郡者益彬彬如也正
德庚辰興濟孫君道夫嘗采自洪武以來凡官於
是者之氏名刻而紀之太常少卿黃宜記之顧猶

未備君既滿九載再遷尚寶少卿仍理舊事嘗語
同官曰名固不可無題而題亦何得有遺脫哉乃
旁搜博考增前之未及者自宋遜而下得一百七
十四人將礱貞石重刻之以予爲四十年前舊舍
人也請爲記惟今中書舍人所典書
天子辭命凡親王郡王幷妃初冊封號合授金銀
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
下至鄉君合給
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授封爵合給鐵券凡勅
戒內外文武官應給

誥命　勅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
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　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
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　駕侍班凡會試
擬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宮
坊尚寶司六科同爲侍從之臣諸司無相轄者其
地勢至淸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脩書成
被　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生儒惟有勲勞大臣蔭
宮僚講官子孫宜承蔭叙奉　特旨者乃得之用
之亦非輕矣顧今之仕者每見翰林講讀未嘗不
改容加禮遇中書舍人或蔑視之此世俗計冷要

逐勢利者之所爲也而謂達禮義之君子肯爲之哉惟昔蹇忠定以是官超拜吏部侍郎黃文簡入內閣始改編脩高文義以纂脩功遷侍讀厥從敘遷有例推薦有令功名事業炳然煥然者不可勝紀且士居其位惟患無以立耳苟能有以自立位之卑崇誠有不足顧著而況寧脩名著有崇登峻進之階

朝廷亦何負於人哉夫道名非古也而近代相承爲之書其氏名里與其位任而人品之高下行業之純疵自不能掩往者無庸言已其今在仕途者

顧名思義其亦知所勵哉予昔官中書滿九載恆以職弗稱是懼既遷提學以去出入中外踐更臺省脫粲猶機務德學勳績卒無所成就視忠定諸公深有愧焉嗣子紹芳暨孫元又相繼被

恩旌授官於茲絲綸世掌益增慚恧泚筆作記心用惕然初中書省罷秖以官名爲署恆言每呼爲科　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爲令不敢襲而稱之作中書舍人題名記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矯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儒術深明

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　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大理寺題名記

國家建官分職三公而次專任九卿凡軍國大政無不與議其九卿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執法故又謂之三法司大理之設則自兩法司所聽斷日拘成案引囚徒詣寺詳讞究者疑者情與輕者一一據律條駁之求之當然後月報歲聞於

上請施行之其職亦重且要哉寺有卿一人正三

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五品總率二寺官
屬以共
王事蓋建置百五十餘年已爲定之由是而有聞
於天下則自少保于公文淸薛公而下亦若干大
矣正德庚辰靑齊趙公克正涖寺事旣久慨先臣
之蹟世遠而或湮之乃與少卿李公孔教葛公子
爲張公元素張公仲齊袁公醇夫議將題於石以
示來者於是旁求冊籍及士大夫之所睹記總得
若干人姓里歲歷大略稍備於此諸君子之用心
有以哉蓋刑者天下之大命也自唐虞之世明於

五刑以弼五教辟以止辟刑期於無刑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而王道備矣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詳不詳惟刑之恤是求苟盡吾心焉將天下國家
實賴之獨名於一時也哉史云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自漢以迄
于今千有餘年矣聞之者尚能使人如病得蘇如
渴得飲而況當時被其德者乎夫是之謂名是之
謂不朽不然所欲活則與生附所欲殺則與死比
若之人固有以是而躋華要操樞柄者矣而又安
足爲執法者道哉幸不出此而或以姑息爲仁避

事爲省則又大非王者之政所爲毀一人而千萬
人懼者故知寧失不經若權也唯可與權者能之
也聖人之事也法也者經也可常行之道也臣子
之事也然則今之執法者其亦惟經是守將不得
藉口於權徒以爲妄奪倖免之資乎哉國家自
祖宗建極以來明法布令昭如日星凜如秋霜使
人望而知避而忠厚惻怛之念實行乎其中又若
元氣之無乎不在若臣下奉法罔敢怠乎故端方
平之士先後相望有不可勝記者若今題名者是
已嗚呼其亦爲執法者之榮也則可懼也哉蔡旣

列觀者庶止原始要終君子將不能無瑕瑜諸公
相顧喟然曰正唯吾徒之意哉於是爲之記焉

論刑獄疏　黃綰

伏爲我朝
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
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
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旣設刑部以掌邦
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
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情
不合律駁回再問若駁同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

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
有冤枉因自畨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
門問擬二次畨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
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見行條
例遇有重囚辯冤原問官員艱難辨理者許該衙
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
會問辨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盖
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
不積誠竭慮揆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
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

以辟以止辟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
心玩怠問刑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尤審錄者
不知覩刑之中獄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
究其當究刑每濫於無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訛於
非情苛碎煩擾長究興奸俾良善無控訴之門徂
詐得横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因陋踵弊反
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恠異以論舊章爲任愚遂使
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
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厲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
等幸沭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
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决不可清他若詳定法
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滞省節煩擾體悉
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循舊章上裨聖政之萬
一也伏望
皇上俯察特勅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若
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
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冤枉因自畨異不
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比照條例
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
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

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
乞 勅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
下幸甚爲此開坐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
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若或情重律輕
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
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 請奉有欽依發落歷
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
聖明參酌情罪以補 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
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

職守不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
復奏請上煩
宸斷深爲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
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
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
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欵具
奏取自上裁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
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
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
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
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
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
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
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
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譁滑借爲口實至
於參駁本是亦不降心聽從輙逞雄辯往復數
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
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
獄不淸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

除許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
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疏者比照試御史
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
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見在者除寺正寺副不
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
年久未諳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
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
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
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
堂上官不能正已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

乞
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
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
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已私不體
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
虛實輙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定奉
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
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於獄雖經御
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
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

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大燕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比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
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頹風易靡不可不預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淩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

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幷未結事情雖係眞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証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見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
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憚復
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因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燻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
勑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躭悞參究治罪如此則
陛下如天之仁及於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人難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挨拿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反

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幷托故推調不即起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幷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

等以爲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細民愚蠢無
知過愆不免或因醉酒喧嘩或因微末爭搆至
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
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
問反戾人情誠爲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
後除强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
問外其餘一應小事番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
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
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其馬司等衙
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幷吏員人等到部違限及洗
改緊關字樣者查考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
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
其情多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固久候巡按
考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
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
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
恤一槩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
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頂人繕寫遠方
貧吏未免揭債了事揭債日多未免貪求自給

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
其細故而啓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今後
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幷事故已經起
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十七箇月與官批限
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違限及查有
真實奸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
照舊追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幷所在
官司告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樣
洗改批而咨結貞正咨結洗改而批貞正或結
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幷洗改非緊關字

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
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責
其守法矣嘉靖六年十月十二日上奏
聖旨這本所言體悉人情不渝法守 逭合朝廷
欽恤之意法司便查照着實舉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三終

魏鄭公諫錄五卷

（唐）王方慶輯

明正德二年曾大有刻本

魏鄭公諫錄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王方慶撰、方慶名綝、以字行、其先自丹陽徙咸陽。武后時、官至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終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縣公。諡曰貞。事蹟具新唐書本傳。此書前題尚書吏部郎中、蓋高宗時所居官。而本傳不載、則史文脫略也。傳稱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此乃所錄魏徵事蹟。唐書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光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標題互異。惟洪邁容齋隨筆作魏鄭公諫錄、與此相合。方慶在武后時、嘗以言悟主、召還廬陵。後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復位之漸、皆人所難能。蓋亦思以伉直自見者。故於徵諫爭之語、摭錄最詳。司馬光通鑑所記徵事、多以是書爲依據。其未經採錄者、亦皆確實可信、足與正史相參證。元至順中、翟思忠又嘗作續錄二卷、世罕流傳。明蘇州彭年採通鑑唐書補爲一卷。今思忠所續錄二卷已於永樂大典內裒輯成編。年書寥寥數條、殊爲贅設。今故刪年所補、不復附綴此書之末焉。

重刊魏鄭公諫録序

君子有忠愛其君之誠則所以啓沃而匡救之者無所不用其極要使之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觀唐魏鄭公之所以事其君者格心之學雖未之聞而所謂因事納忠者蓋優為之其愛君之誠亦自有不可掩者貞觀之所以盛其太宗納諫之明乎否則充華之聘封禪之舉必奪於群議而不能以終止銅車譟安堂

陛睽乖而卒不能悟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君明臣直固若有所待然古之君子畏天命而悲人窮則苦口於讜言之秋憂治世而虞明主猶昌言於滿損之戒其心一而已矣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諫君之道宜莫是過而又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則其言有不可苟者何也諫有五義歸在一誠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於匡救責難之地而有

納約自牖之幾則昔之扞格者潛孚而頓解故小言可以弼違大言足以流澤君有顯德而臣有完名此鄭公之所以願為良臣者欲以成全其君也使其在逢干之時則自

靖自獻當亦無愧安計利害於來赫公之心易地而觀之可也公名徵謚文貞其諫録凡五卷而附以遺事予奉
命至姑蘇得善本於膳部員外
皇甫世庸乃謀翻刋而將與
有道者質之嗚呼力行仁義之效雖封德彞不及見之而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獻納之功矣今
聖明在上嘉言罔伏讀是録者論其世而心其心則忠藎之

攄不為無助幸勿以三謨衍義而全責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春二月
朔

賜進士文林郎監察御史齊安
曾大有識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第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諫簡點中男入軍
諫復龐相壽任
諫斬叱奴隲
諫武官起服
諫討擊馮盎
諫科祖孝孫罪
諫決王文楷杖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爲訕謗
諫國家愛珠
諫西域諸國入朝
諫科閬川縣官罪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於虢州採銀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遣使西域市馬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卷第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責顯仁宮官司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封禪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諫禁張士貴
諫案驗告訐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閹豎安有所奏

諫責房玄齡等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擧
諫上書多論綾錦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卷第三

對突厥大雪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對大亂之後不可致化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隋日禁囚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爲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西胡愛珠
對奏事戰懼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西蕃通來幾時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識之爲用
對侍臣全無諫爭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吐谷渾使人懼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日出山東養馬
對隋主入突厥界
對不見讒言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藉我撫養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兒子常一處
對無事與公等飲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卷第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平定四方

史030-580

對刑法寛猛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對隋大業起居注
對帝王有盛衰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月令蚕晚有
對讀書善事
對弘演内肝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對百姓安否

對守文創業
對君臣治亂
對山崩川竭
對隋主博物有才
對牲歲馬料
對古今人同異
對慶善樂爲文舞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封禪
對積德累仁
對賢人出仕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加闌謩罪
對陸敬乞貸責所擧
對高麗三番僧求學
對可愛非君

卷第五

或奏公阿黨親

權貴疾公
霍行斌告變
房玄齡考績不平
侍宴於丹霄門
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御西堂宴集
文德后載誕侍宴
進五代史
讓左光祿大夫

太宗移舊閣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皇孫載誕侍宴
上額戴氏禮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豫章公主薨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辭太子太師

手詔問疾
手詔重問
賜殿材爲起堂
太宗親臨喪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太宗臨朝問群臣

目録終

魏鄭公諫録卷第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即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敕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爲準折公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平分萬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爲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爲況以太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

諫簡點中男入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彜等並欲令取中男敕三四出公執奏不可德彜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敕中

男雖年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點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然比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耶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鬬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

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有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所取信又共理所寄唯在縣令刺史年常檢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為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諫復龐相壽

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

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地物祗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原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

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諫斬叱奴騭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騭盜用官倉案驗並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太宗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服

武官丁艱憂屢有起服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縗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諫討擊馮盎

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藺謩中郎將牛進達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奈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田河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貟外散騎侍郎李公淹充使既至盎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

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無惑唯魏徵以為千石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蒲州蒲阪也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

敕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爲教女樂差殊責及孝孫臣恐天下貽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下罔上爲孝孫爲辭溫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忽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此爲責秖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懔然作色公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笞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爲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愚以爲文楷識陛下恩貸見寂是大臣不時威逼論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文楷不問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爲訕謗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公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諫國家愛珠

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土俗對曰其愛肉珠以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爲愛重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交絡身太宗哂之公曰此物誠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諸胡

愛重珍寶若遇好珠則傾家市取乃劈肌膺藏之於身內此人有所經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聞皆以爲笑然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卽以我爲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旦磨沉水等諸香用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爲虛費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何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諫西域諸國入朝

高昌主麴文泰將入朝也西域諸國咸欲遣

使乃敕胡人厭怛紇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公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纔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復加於此也若任其興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爲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寧晏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減千人使緣邊諸州將何取給事旣不齊人心萬端後方悔之恐無所及太宗然其議乃追厭怛紇干還

諫科閬川縣官罪

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閬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丞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太怒曰此等官職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見李靖王珪等如此見我宮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空處約等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閬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

不敢移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宦者過誤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益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永嘉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

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疋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即道勿爲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不公對曰貞觀之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身因事觸類爲善志存儉約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至於諫事特有忤色以此爲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敬俱以告訐爲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其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群臣信挾

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若群臣素無矯僞空使上下離心以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申其枉正其餘疎賤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疋歲而姦狀漸露遂免仁敬而出萬紀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貴要

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横卿等何爲蔑我兒耶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

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尊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非世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虢州採銀

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勅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爲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甚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所寶豈是珍奇珍奇既積仁義必損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太宗御兩儀殿謂公曰朕比來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昔年對曰若威之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論若德義潛通人心悦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亦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朝應由德義所加德義不如昔時功業何以得盛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今以海内無虞漸更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是不如往時太宗曰今所行與往前何以爲異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爭悦而從之

四年以來不悅人諫雖僶俛聽受而終有難
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公遂陳之曰即位
之初處元律師罪死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
無容濫加遂賜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或曰
所言尋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以來未
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某州司戶
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等級人有言之者陛
下令其自首不首當與死罪遂固言是真竟
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少卿戴胄
奏云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但與

死罪胄曰陛下即不時殺非臣所及付臣法
司法不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爭
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欣然赦之曰曹司但
能為我作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
以從諫也往者某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
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賈誼當漢文之
代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長太息者五自古
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
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受諫太宗曰誠如

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
未道之時都自言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
覺志意漸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
歷諸國市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
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
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
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

既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
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
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
乃償其道里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
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
凡所施為皆邈擬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
欲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
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
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

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魏鄭公諫録卷第一

魏鄭公諫録卷第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册使將行公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爲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

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册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彦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内外群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其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公曰群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爲分疎公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

皇太宗曰何謂也公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
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
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
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
反覆自陳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
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蜀王妃父楊譽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
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
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

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
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杖
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公進諫曰城狐社鼠皆
是微物爲其所憑恃除之不易况外家公主
舊號難治漢晉已來莫能禁禦武德之中已
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仁方既是職司
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
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
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備預不虞爲
國常道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竊

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耳
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加
懲肅笞三十放之

諫處張君快等死

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
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
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
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尚書任城王道宗録
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跡可明何得
各爲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

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爲劫殺何得免死因令
殺之公進諫曰據律劫賊傷財主者皆死謀
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餘皆配流劫賊
重謀殺輕赦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主免
死配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寛而刑部於後從
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幾人行劫公對
曰三人下手者處死罪太宗令議議定奏聞
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

不下馬今皆失於儀準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爲非法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爲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褻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爲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此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

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愼陛下向責王珪乃從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責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旣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爲供奉儻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傳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柰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爲奢靡也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爲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

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之公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寃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

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
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
服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
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
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亾而存之懷
我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
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
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
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
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

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
我我授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以禮法
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
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
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彥
博計（嚴本與史同彥博與史不同）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
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爲華陰令公進諫曰帝
王震動若雷霆怒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爲給
使夜行遂出敕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宦
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
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深
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公諫曰陛下初臨
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
遏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
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
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

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
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
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亦作）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
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諫高昌不失臣禮

太宗謂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
平此一國甚自內懼今欲永隆功業唯在上
下不驕（矜）進拔忠謇以自斥退黜貪殘用忠良
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三道守茲實

位公進言曰臣觀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誡懼採芻蕘之言從忠讜之策天下既安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張良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廢嫡立庶良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言況陛下功業之盛以漢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即位十有五年 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係意方欲 用忠良開正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並飲桓公謂叔牙曰曷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笑謂公曰朕不忘布衣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諫封禪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宗欲封太山數與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群臣咸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違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晩公諫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乂安耶曰乂安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諸夏乂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喩於人今有人長患十年疼痛不息醫療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爲良醫除其疾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爲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已東曁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終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懇亦有與人之誦衆無以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傍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赤箭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召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誡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馳六轡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若欲自輕其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逢蒙之伎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亟反宮上即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為誡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郎將等士貴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為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行杖小有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為後法又以杖輕加責彌復驚駭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終恐有虧聖德太宗大笑遽令釋之

諫案驗告訐

太宗聽告訐之言案驗多謬公進曰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親朝廷輯睦今則告訐者進遏惡者不齒君子苟免小人遂志莫相勸誡任其是非國俗如此何以求化太宗納之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敕大理卿孫伏伽推鞫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公諫曰萬均兄弟誠欵夙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了若事無指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穆公飲盜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纓之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況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太宗納其言而罷焉

諫新羅國獻美女

新羅國獻美女公諫曰臣一昨在內客聞新羅國重更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欵必不得已然後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

諫閹竪妄有所奏

閹竪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公進諫曰閹竪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諫責房玄齡等

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邪玄齡等拜謝公進曰臣不解陛下所責亦不解玄齡等謝玄齡等並是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何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臣所不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

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秦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齡等問旣無事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桂州督李弘節身歿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旣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救案之公諫曰陛下生平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

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來多論綾錦却不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閒參奉往來極爲便近王旣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

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第二

魏鄭公諫錄卷第三

對突厥內大雪

吐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境內大寒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其人情大惡太宗聞之謂公曰觀古來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卿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欲爲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卿以爲何如公對曰昔晉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

曰戰數勝戰數則人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馭疲人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太宗謂公曰今北蕃擾亂須發兵收取河南地公對曰突厥雖亂未甚指的必其牙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愚請更詳審太宗曰古有好仁義而亡者有好戰伐而滅者朕意止欲安靜得非病耶公對曰靜者爲化之本

對大亂之後不可致化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

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淳樸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爲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靺鞨內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爲編戶太宗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突厥歷代以來常爲勍敵今頭首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不動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有美質在石

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弘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匈奴破滅海內康寧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群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獨在朕乎何敢飾讓也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非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覽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對隋日禁囚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纔被放出亦遭推劾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千人內唯

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謟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囹圄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對齊文宣何如人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

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殺之宣帝雖頗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

實清平之粃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對爲政之要務全其本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群臣曰爲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今中夏又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爲強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絶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自覩此輩何得不誡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彌覩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

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

妄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

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對奏事戰懼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况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頼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爲威勢

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

人遂至亡滅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爲帝王者必須愼其所與只如鷹鷂狗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髠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髠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

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
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
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嬙奇味即有龍
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兎綠耳此等今既無之
王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
無賢未知前代之賢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
然之

對西蕃通來幾時

太宗嘗御瑶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
時公對曰禹貢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叙

不明境域所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
此已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群臣曰朕聞漢武
帝時爲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太半此事著
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葱嶺已西
鎭守俱未當死者經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
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即有白骨狼藉北築
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
之聚而爲盜煬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
秘爲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爲鑒誡今與諸
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勿得面

從苟相悅譽且朕素無學術未閑政道一日
萬機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
致有失所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
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
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既以漢
武帝隋後主爲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
規諫也群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弘至化
砥礪群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
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
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騁其欲以

革四夷聞蒟醬而開邛僰貪良馬而通大宛
北逐匈奴南征百越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
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
府庫空虛乃榷估鹽鐵征稅關市課算舟車
告緡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外內困窮無
以給邊費議以營田代卒冀以助軍迄於暮
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
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思欲追
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
戮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

爲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于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爲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爲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咸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

選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爲患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

對鐵之爲用

太宗曰鐵之爲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皆愛之公曰兵仗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正爲沓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爲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鵠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謇諤爲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王世充優劣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冑奏稱王世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爲化但爲一特之利不甚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爲誡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

復治常以此爲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
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素稱其使大戰懼太
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歸國
並爲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即
致亡何得不懼也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
外則勤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覩此但以清

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
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力何有於我哉
只將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
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
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
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公
對曰當時官人因白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
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産業官人馬盡便覓

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爲盜太宗謂侍
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
實所重惜思安其榮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
煬帝都不以官人違法爲意性多猜忌唯慮
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
有冤滯每見宫寮之徒殊不掛意宜體此心
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殺之道公對曰陛下平
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定天下已安而
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識聖
意太宗又謂蕭璟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

璟對曰白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輙得
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
察之奏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
悴則曰彼將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
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
知齊王遠矣
　對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大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
自古以來不過一兩代耳大業之末胡人極
欣今一朝並爲我擒以此觀之富貴不可

驕逸也公對曰天下安危唯在爲政善惡臣觀隋氏突厥之敗實由貪殘放逸陛下居安思危故得天下靜謐

對不見讜言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爲是度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爲鑒誡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議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貞觀八年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問民間疾苦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區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對人君所務寬厚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爲非朕終不改此志

對向曉後有一星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旦向曉後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昏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星公

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孛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孛星小短彗星如掃形今人所謂掃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誡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爲災

對人身假令無病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用人求備理實爲難公對曰自古爲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爲

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爲惡者多譬
如百赤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
能全不爲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對百姓稱我撫養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稱我撫養
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雖道九成往來百
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
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録陛下所有短長此人
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對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
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遶官同入
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書公對曰
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
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
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昇殿
顔延之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
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對兒子常一處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
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
孫代代相繼且又絶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
皇與私亦異以鎭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
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
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
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
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
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無事與公等飲

太上皇幸兩儀殿内外群臣奉見太上皇還

西宮太宗從至大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
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
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酬宴之後猶不忘庶政
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
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
便棄前功解免黜放忽處如此公對曰人君
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
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乎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誡慎

魏鄭公諫錄卷第三

魏鄭公諫錄卷第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覔新奇斗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吏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者末代亡國之主爲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爲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爲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生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爲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巳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爲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究寬猛之間若爲折衷公對曰自古爲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糺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還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斷之主平定六國巳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爲難祇爲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闕巳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巳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爲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爲非皆言爲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

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録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爲實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録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

供爲此私將筆抄録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遂

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令又親承誡勗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

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從之小澤則必有繒弋之憂黿鼉保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鉤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

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内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爲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

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於

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内肝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讐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讐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

何爲常差山東衆丁於苑内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畋獵尤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准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君甚冀臣折衷從容諷動依行之孔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

漢元帝嘗酎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勲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廄中馬三十匹賜物七百段并給傳乘至是還

奉見馬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王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産雖不關巳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言此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對守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地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為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有仁德天下樂推同心恊力為物除害天授人與蓋為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巳彫殘而衰斂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

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惛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惛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為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壞而崩古人不以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為災太宗曰然

對隋王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黈纊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准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歲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闕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慶善樂為文舞

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蕩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脩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爲人旣

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爲善亦可以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愼太宗稱善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爲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擬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麗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愼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覩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

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啓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爲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爲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

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太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太山公等評議

對積德累仁

太宗問公曰朕為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

優劣公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下之利

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溺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余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

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

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駑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不放黜即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機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篋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對加蘭謩罪

太宗與大將軍蘭謩語謩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聾耳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

藺謩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藺謩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陵敬乞貸責所舉

有司奏近臣所薦陵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爲臣等欺

罔實不甘心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對可愛非君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

魏鄭公諫錄卷第四

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遠嫌疑爲人所道雖情在無私事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損君衆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經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勑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

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體一同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遂懷隱避公乃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敢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繇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謂曰君但莫違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一百疋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爲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旣封爲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爲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克己爲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

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止

霍行斌告變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聞而有大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安請鞫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謗豈能由己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
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
集案之公奏稱無阿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
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
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
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
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
不當秪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
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
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

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
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
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無
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
阿黨遂釋不問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
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疾之如讎豈謂今日
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
時誠亦可怒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謂

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徵每諫我不能得
即嗔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賞大有喜
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
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
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
論亦何為不得公曰昔舜戒群下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
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
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
為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

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
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群臣委
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
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
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太宗
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待至京下當
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群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内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耶乃令李靖充使公從往九成宮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爲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爲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唯魏徵與朕爲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

文德后載誕侍宴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群臣於丹霄殿太宗命公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日

遂與公碁纔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尚乘馬一匹并金裝鞍轡勒仍賜絹千疋

進五代史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蕭瑀左僕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修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既不相統攝撰者無所稟承事歷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爲秘書監乃奏停後魏而修梁以下五代史勅道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從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資筆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爲總論梁史六秩五十六卷陳史四秩三十六卷周史五秩五十卷齊史五秩五十卷隋史六秩五十五卷奏之特稱良史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讓左光祿大夫

公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

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流輩死亡畧盡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既深唯思報效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轉加增劇夭縱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卒轉動即覺心識悶亂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無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畀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僉議以爲未可

太宗移舊閤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閤伊乃謗我作塋陵臺公等須爲我鞫問取謂楊師道曰卿道姜行本作處用十車銅闡誰道師道奏曰魏徵道太宗問公曰何以生此公不應太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諫爭語臣若道

姓名某即是訕謗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爲在下不向朕道是朕盡心向卿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御史引出鞫問之乃謂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曰朕於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懍悚懼魏徵於朕非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待朕借問遂有所隱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盡心昔蕭何有大功於漢家秪爲請上林地漢高祖尚繫械之計魏徵勳庸豈得與蕭何爲等朕爲其人能諫爭遂寵

還至此乃恃寵自驕朕昔問房玄齡事答云不知徵當即奏稱豈有人臣輙主得有所隱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遣御史推問乃肖氣作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爭還作此驕慢亦須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顧惜看伊意況以國家不得伊特即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得而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勑杜正倫速按問公附奏稱此閣初移臣等面奏勑旨本為避濕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讟臣初聞望陵臺名即欲内奏仍共楊師道平章云

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閤名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即奏至尊聽其與説不顧即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宫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閤處須釘鍱甚急恐少鍱須市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臣即語云移一舊閤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舊事料理釘鍱須十車五車臣即向師道説前日面奏進止所造蓋亦不

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小事即以為多百姓不可家至戸説邪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謝太宗令韋挺謂之曰卿罪重於千鈞朕任卿使卿踰於管仲自近代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問卿事遂隱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恠恨向若遂即不適数不與卿相見欲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耶頼卿出外列其姓名朕録卿忠誠所以不責公對曰臣本九

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内愛養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軍國機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無由奉見聖顔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懾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恵中國既安遠人自服

狄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公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太宗幸積翠池賜貴臣宴太宗曰今茲年穀既登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舉酒酒酣各詠一事公得西漢其詞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赴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

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宜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群臣等奏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上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抃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一不喜酒酣太宗召左僕射房玄齡及公於御床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東西討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勳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讜安國利人犯顏正諫斥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數戴氏禮

戴氏禮弁爲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

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編第弁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幷賜物一千疋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獨爲所稱房玄齡對曰爲仁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爲有王景

畧太宗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公拜謝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朞服此乃前書與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涉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爲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寧安又行師用兵感動勍敵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諫朝夕孜孜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爲務無所欺負執忤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己過知善爲文章工諸技藝皆自爲己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畧文匠詆訶蕪音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傳毋養子類而豫餙乃堪見人若櫛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覽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斥諫之臣道其愆過即其爲政無大乖違一日萬機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喻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睹見己形既數條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

高士廉等數數勵之

辭太子太師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加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爲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爲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爲輔弼昔

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鑒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亡後可以信來具報

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

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令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展力所以弄閑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為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

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求免上為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而已餘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為勞息委頓始驗任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書何盡心畧而言耳

賜殿材爲起堂
公宅内無堂太宗常欲爲營造公謙讓不受太宗慮公疾甚乃以小殿材爲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中使齎素屛風素褥几案床等就賜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曰觀御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爲横濟黎元經圖達化耳豈爲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謝

太宗親臨喪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屛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來久何似但得眠即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公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爲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動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趨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

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黎魏洺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邢字下恐有闕文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二史云相州都督）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勑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勑祭之太宗因望送作詩曰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峯沉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爲書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煙閣觀其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勁條逢霜摧美質合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餘形無復人

太宗臨朝詔群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

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葉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在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魏鄭公諫録卷第五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讐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敬書

右魏鄭公諫録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畧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彫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redacted]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子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吳興李

魏鄭公諫録卷之五

重刊魏鄭公諫録後序

唐魏鄭公諫録凡五卷首有目録卷一卷二曰諫共四十一事卷三卷四曰對共六十二事卷五則奏對宴飲辭讓喪葬等雜事凡二十有七末

有跋語二一爲茂陵馬萬頃一爲吳興李(名脫)中云陳丼進舍人得此本以屬予客馬丼度校正紀年爲淳熙己亥今刻本爲皇甫春官世庸所藏侍御曾公按節之暇見而閱之嘆其久無傳也屬郡守林侯思紹翻刻之自序于首命啓志其後嘗見文獻通考有陳氏謂此録爲高宗朝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所編所謂丼進者非即其人邪李之

名無可考其稱馬丼度則萬頃字也但唐時書無刻本丼進所得本不知何時或者抄本亦未可知淳熙己亥爲宋孝宗年號迄今

皇明正德丁卯凡三百三十年

紙敝字脫幸為皇甫君所收
一旦賴公之力復傳於世使
人得見魏文貞諫事之始末
豈不亦一快哉蓋公以博實
之學經濟之才方當諫諍為
職林侯亦嘗職諫有聲者必

皆欲堯舜
君民自任豈特景仰文貞而已
因為詳次其卷目及編刻時
代且綴公之德而侯則附見
云

賜進士奉議大夫福建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前監察
御史蘇人杜啓序